民國叢書

第五編

·95·



民國叢書

第五編

·95·

綜合類

茹經堂文集（三—六）

唐文治著

上海書店

茹經堂文集

第四編

唐文治著


茹經七十八小影
重宴鹿鳴之歲

茹經堂文集四編目錄

卷一　雜著類

茹經堂文集四編卷一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雜著類

文周孔三聖宗要

宗周文王法

昔孟子述由堯舜至湯由湯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或見而知或聞而知所知者何道統是已堯舜爲湯之師文王爲孔子之師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然則師資豈必在當代哉見堯於羹見舜於牆見周公於夢取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以爲師庶幾進賢關而闢聖域不難也謹述宗周文王心法勉自觀省以策將來

文王之學在內勘諸心

文王學詳於周易其言曰(易彖辭爲文王作)乾元亨利貞周公釋之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曰終日曰夕自強不息之學也有息則懈矣孔子釋之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又曰與時偕行內勘諸心者也詩皇矣篇帝謂文王予懷明德者明心也而孟子之贊文王曰望道而未之見夫文王之於道豈有未之見乎惟其聖不自聖所以日進无疆自古未有自滿而能爲學者也

文王至孝

禮記文王世子篇文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問安否日中又如之日莫又如之蓋雞初鳴陽氣方盛之時也日中陰陽之氣交會之際也日莫陰氣方盛之時也凡人身體安否大率轉移於此時至於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厥後曾子養曾晳即師其法孝爲德本一國元氣所係書康誥篇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民彝大泯亂其速由文王作罰可見文王彝倫師表也自古未有非孝無親而可以爲人者也

文王畏天命

尙書贊堯曰欽若昊天載舜之歌曰勑天之命禹之言曰天其申命用休堯舜禹古所稱大同之治也豈迷信哉詩長發篇之頌湯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祇詩文王篇假哉(假大也)天命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其末章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是文王與天合德矣顧思齊之詩云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何其敬畏之深也孟子言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文王蓋由畏天而樂天者也是保國之師也

文王愛民之大德

書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文王本敬天之意以勤民故周頌詩曰文王既勤止書無逸篇稱文王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諴和萬民曰

懷保曰惠鮮其惻怛之誠周浹於閭閻矣誠和者易傳所謂保合太和各正性命是也積太和之元氣於是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其度量之大氣象之光明何如哉孟子言文王視民如傷文王之民豈有傷哉乃常視之如傷發政施仁必先窮民無告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愛民之心至矣盡矣若夫制田里教樹畜行養老之典降德於衆兆民允實政之當師者也

文王自述境遇自道心得

文王自述坎坷曰履虎尾不咥人亨蓋即囚羑里事也而其所以超然處之者素履而已故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素履者中庸所謂素其位而行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者也至自言心得見于易謙卦曰君子有終吉謙坤上艮下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大象傳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繫辭傳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嘗謂自古聖王之量與天地同其大者先人後己而已大舜之舍己從人泯人己之見也文王之不伐不德亦無人己之見也天下之大善在先人而後己天下之大惡在有己而無人後世以爭奪爲事者皆起於有己無人也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一國興讓其盛矣夫

孔子宗文王

孔子之學惟師文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是其師文王之明證自心學言之則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自孝行言之則曰先王有

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先王執謂謂文王也自畏天言之則曰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自愛民言之則曰節用而愛人又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至文王之境遇心得則於易繫辭傳發明作易憂患之旨曰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卽指文王言也聖聖相傳心法一貫後世尊崇師範欲求最高之範在先宗法文王

宗周公法

嗚呼人獸之辨不綦嚴哉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敍列聖之德終之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周公施諸政事以敎庶民者無非欲人之遠於禽獸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孟子又言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蓋紂奄飛廉有形之夷狄也（此夷狄謂其無禮義敎化）虎豹犀象有形之猛獸也而無父無君者則無形之夷狄猛獸也非周公其孰能驅而逐之哉爰敍公宗旨大要以尊師統而塞亂源

周公敬天命

有天下者當敬畏天命吾於宗周文王法篇已言之或疑爲虛渺非也蓋敬天者敬心也敬事也何言乎敬心詩昊天有成命周公所作也曰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單者厚也爲之不倦非敬心乎何言乎敬事詩敬之周公所作也曰天維顯思命不易哉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士者事也天監厥事非敬事乎書召誥篇周公召公所合作也曰節性惟日其邁惟不敬厥德乃早

墜厥命後儒疑性命之學爲虛渺若能以周公爲宗則自天祐之矣

周公之至孝至弟至性至情

千古言性情者首推周公唐李漢謂周情孔思見周公爲性情中之大聖孔子爲思想中之至聖也周公至性至情見於鴟鴞東山之詩者尙已而其尤至者厥惟書金縢篇與詩常棣篇金縢篇曰自以爲功功者質也以己身爲質故曰以旦代某之身（某指武王史諱其名也）下文曰爾不許我乃屏璧與龜非要約神明也蓋當時周室未寧東都未定頑民蠢蠢欲動若武王遽崩則周之邦家危亡在卽矣下載公曰體王其罔害驚喜之辭友愛之情如見矣後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大孝之情亦如見矣至誠可以感天地泣鬼神所以召風雷之變也常棣之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語從肺腑中流出篇中言兄弟者入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喪禮也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葬禮也急難禦侮惟兄弟是賴至第五章一轉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則聲淚俱下矣末章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何其情之至也孝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此周頌思文之詩所由作也中庸贊周公善繼善述其達孝矣乎文王大孝周公達孝晉君陳篇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明王以孝治天下後人欲法周公之政事宜宗周公之孝友

周公勤政愛民樹八百年之基業

召誥篇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民至此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矣徂厥亡出執者小宛之詩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填寡者顛連也皆入岸獄矣非周公其誰能救之無逸篇周公所作也古之人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曰訓誥曰保惠曰教誨其愛民之精神惠民之懇摯一日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夜以繼日無時或休所以能奠八百載之基業非至誠貫徹曷克臻此譸張為幻者上以欺誑教其民則下以欺誑報其上天下之所以治者誠也所以亂者詐也朝市皆狙公倏忽變幻尚復成何世界哉周公愛民道在親民周易姤卦周公之繇辭曰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遠民故上下蒙蔽矣史記魯世家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近民則民歸遠民則民怨斯千古政治之大較也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秉父兄之教以為政用誠和萬民矣保祐命之自天申之其感民之情至矣

周公制禮

周公著作具載於易書詩三經而其尤大者則在制禮其作儀禮經喪祭二禮專在教孝曾子讀喪禮至於泣下霑襟其感動孝思實無涯涘中庸云周公成文武之德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皆有以報其祖考而伸其至情其作周官經亦首重孝弟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入刑首不孝不友之刑大司馬掌九伐之法國有鳥獸行則獮之曲禮

曰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人既無異於禽獸天乃以草薙禽獮之法待之盡根株乃止無遺育無俾易種此卽兼夷狄驅猛獸之志也

孔子宗周公

孔子法周公縈諸夢寐追其衰也不復夢見周公論語中如從先進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中庸云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皆懷周公也作春秋據魯史以周公之法治人故曰周禮盡在魯矣禮運篇傷魯之衰則曰吾舍魯何適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然魯卒秉周禮而後亡豈非孔子抱殘守缺之功哉論語微子篇末載周公謂魯公之訓開國承家本原忠厚培數百年之氣運有以夫有以夫

宗孔子法

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宰我子貢有若三大賢智足以知聖人尚贊歎之不能盡司馬子長好學深思其贊孔子世家且兢兢焉不敢盡其辭後儒敢以管窺天哉雖然吾輩願學聖人必當立一標準勉勉循循以赴之或有入道之希望否則視之過高若登天然或受人譏笑中道而止深可痛也且至聖自言不過曰下學上達迄於登峰造極則曰精義入神天德王道聖功一以貫之因迹象以求精神豈終不可幾及乎謹摘錄至聖之言分下學爲一層上達爲一層神化爲一層並節取至聖言論事實略加詮釋要以救世救民歸於實用爲

主中庸有言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無疑不惑後學何敢自承惟區區愚誠質諸至聖之靈或者默許其萬一乎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待其人而後行豈終不可幾及乎下學之方

庸言之信　庸行之謹

孔子言道不遠人在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朋友先施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周易乾卦文言傳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夫乾二爻師位而兼君德也故有天下文明之象而要其實首在信庸言謹庸行善世博化已基於此若大言不慚之人或世而已豈足以善世乎更有進者論語載孔子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可見修德講學四者實與謹言愼行相輔而行聖人亦猶人耳尙志特立爲學聖之第一步內外交修當知所從事矣若夫雅言在詩書執禮四教在文行忠信讀經之法要必約之身心明體達用何患不能善世哉

上達之功

仁者不憂　知者不惑　勇者不懼

聖學第二步惟何智仁勇是矣案不憂不惑不懼論語凡兩見而志學章聖人自言四十不惑蓋不惑者致知之功效亦即修養知覺之方法也論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學問中之知

覺也大學於止知其所止出處中之知覺也易傳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一貫之知覺也窮理盡性之學皆知覺之流行貫徹而知行合一之道在是矣是故因智以行仁即因仁以運智智者動仁者靜動靜交相養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安利互相資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皆以一知貫徹之知覺之用大矣哉而後世尤要者厥惟知恥近勇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不恥功名之狹隘而恥道德禮義之不修此僅就一身言也若以一國言之聰明技藝之不若人也文化武備之不若人也尤皆可恥者也是故聖門尚勇子路問強左傳所載明德開先抉門著績冉有有若樊遲俱爲勇士至於夾谷之會聖人正言大義以却萊兵後之言外交學者莫不以聖人爲宗法論語載孔子慎戰禮記載孔子言我戰則克惜乎無實權爾苟與一旅之師以討陳恆門弟子雲龍風虎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矣

神化之效

精義入神　開物成務

孟子言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未言其所以然之理竊謂聖人有一心之神化有應世之神化何謂一心神化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聖人嘗自言其方寸之於易曰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何謂寂意者心之音也

意不動則心無音故曰寂何謂感二氣感應也感善氣則同氣相求感惡氣則以至誠化之周于通書所謂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而其要樞則在極深研幾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一心之神化也然而聖人非孤守此心也常推此心以救世先知先覺開物而成務則有應世之神化繫辭傳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可見聖人於窮變通久之中宣神化宜民之妙用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使來動之使和此其功用與放勳勞來匡直輔翼自得振德相同是以堯稱則天夫子之不可及亦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是乃至聖之極則惟有可感嘆者繫辭傳言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比於尺蠖之屈龍蛇之蟄此猶中庸贊至德至道而終之以明哲保身道大莫能容豈不悲夫

茹經堂文集四編目錄

卷二　雜著類

茹經堂文集四編卷二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雜著類

顏曾思孟四賢宗要

三聖心傳謹已詳述竊維周子有言士希賢賢希聖爲學以循序而漸進聖不易希當先希賢顏曾思孟四大賢學說具詳於論孟諸經中分類以觀之虛心以求之躬行以踐之其於救人心世道之方亦可得其要領矣故凡講聖學者當先講此篇有志希賢者亦宜先讀此篇

宗顏子法

或曰孟子言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顏子能見大者也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進而上之則化矣或曰孔子於易爲乾卦顏子於易爲復卦繫辭傳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引復卦初爻不遠復爲證是二說者可謂精邃矣愚竊更進一解以爲顏子不僅用復卦實兼綜九卦何謂九卦繫辭傳論易憂患之指曰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復德之本恆德之固損德之脩益德之裕困德之辨井德之地巽德之制曷言其履與恆也簞瓢陋巷素履而行不願乎其外矣幽人貞吉是以不改其樂語之而不惰見其進未見其止非恆

久而不已者耶然而顏子與禹稷同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爲邦用四代之禮樂非損益之大者乎故下曰巽德之制也若夫困以寡怨井以辨義顏子之心學已於不遷怒不貳過見之而吾人所尤當學者則在於謙繫辭傳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即顏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也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吾友先儒以爲指顏子言余於論語大義中發明之曰人之生莫不有德有德即有量人莫不具天地之量祇以私欲錮蔽遂至動與物忤而已之所知所能亦遂日以狹窄顏子之從事於斯所謂有容德乃大也進乎此則如舜之與人爲善而與天地同其大矣陸稼書先生曰顏子已至充實光輝之域而欿然不自足方可謂若亡若虛今人未至充實境界正當就正有道雖博稽廣詢不得謂之若亡若虛顏子立於無過之地而人自犯之方可謂犯而不校今人未能無過我以非禮加人人亦以非禮答我此乃出爾反爾非犯也即使默然無言亦不得謂之不校故欲如顏子之若亡若虛當先如子夏之切問近思欲如顏子之不校當先如孟子之三自反旨哉言乎勞謙之德文王孔子傳之顏子紹之握德之柄其稱復聖宜矣後人欲師顏子當學顏子之能見其大抑更有進者宋程伊川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凡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

固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非僻之心無自入矣故顏子所事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又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其好學之道也以上程子原文據此則宗顏子之法已可得其精蘊而信道篤與行之果二語尤入門之要旨也

宗顏子法述錄

論語雍也篇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此心理學也好學之事夥矣而心理最要學問以治心爲至難也孟子言學問之道求其放心亦此義但功夫較淺耳不貳過卽易傳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論語顏淵篇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己者有我之私心也惟克己而後能舍己大舜之舍己從人是也天下歸仁四海之人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莫大乎與人爲善也孟子引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此卽所謂不違復讐洪範五事貌言視聽思四勿箕以一思也宋程子四箴宜熟讀

論語子罕篇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道本中庸雖以適當非恍惚之象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誘通牖開導也顏子疑聖道高深夫子仍教以切實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所立卓爾立於禮也欲從末由未達一間大而不能化非謙辭也後儒疑此章恍惚窈冥

莊子遂以心齋坐忘之說託於顏子貽誤甚矣

論語衛靈公篇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夏時謂以建寅之月爲歲首世所傳夏小正是也輅大車之名殷輅樸素渾堅冕朝祭之

冠其制度等儀至周始備韶舜樂盡美盡善四代禮樂損益得中政治彬彬可知矣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孔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樂惡佞恐其亂義鄭聲溺人心佞人害民命淫而殆國其危矣

孟子離婁篇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

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禹稷佐堯舜得仕之宜顏子不爲世用得處之宜故孔子兩賢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禹稷雖過門不入而天懷高曠所性分定故也顏子雖居陋巷而不忘百姓之病憂思未嘗釋也故曰易地則皆然

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一喻禹稷一喻顏子文法特奇

案諸經中載顏子嘉言懿行不勝枚舉茲擇其尤精者著於篇深望後世有志者蒐羅編輯成顏子學一書至深企望

宗曾子法

隋書經籍志載曾子二十篇其書已佚案大戴禮記中載有曾子十篇近阮氏爲之注釋余擬彙集孝經大學論語孟子小戴禮記諸經周秦諸子所載曾子言行輯爲一編雖未能還二十篇之舊而大義已備丙子歲門人葉生長青見而好之余因屬其補輯成書並加疏釋值丁丑歲國難作遂中輟惜哉茲編輯宗曾子法分三類曰大孝曰省身曰政治擇其約而又約者著

於篇宋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朱子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由誠篤而日躋於上達所謂吾道一以貫之也世未有心粗氣浮而可以爲學爲政者深願後人勉旃

一曾子至孝根於天性

韓詩外傳七曾子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待親存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饔

案蔡邕琴操載曾子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而鼓之曰往而不返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歔欷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兮欽崟遂歸其至情至性發爲歌詞悱惻動人參以韓詩外傳所載可見往而不反數語爲曾子所常誦椎牛祭墓不如逮存古詩云一滴何曾到九泉凡無父母者讀之潸然出涕矣迺末俗澆漓伸其志而約其親者比比皆是良心未泯何以自安詩曰有母之尸饔曾亦思吾母辛勤尸饔以養我而我未嘗報恩於萬一也其食尙能下咽乎哉

小戴禮記祭義篇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

孝經曰不敢毀傷此五者皆無形之毀傷也莊即敬也中庸云齊莊中正足以有敬蓋一敬可以勝百邪能敬則邪僻之心無由起矣終以戰陣無勇爲非孝者何以無勇好貨財私妻子階之厲也凡人當臨陳時天理與人欲交戰一念及我有家貲鉅萬數十萬百萬其肯爲國赴死乎又一念及姬妾之奉宮室之美其肯爲國赴死乎岳武穆謂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自太平夫愛錢者未有不惜死者也好色者未有不惜死者也天下多不忠不孝之徒國其殆哉或曰死於戰陣豈非毀傷乎曰不然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謹守仁義所以保全我之神明志節揚名千古豈非不毀傷之尤大者哉

孟子盡心篇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小戴禮記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口澤之氣存焉爾不能者不忍也不忍之思充滿於中有觸斯應見所獨而感發見所同而未嘗不感發焉然惟獨知之者其悽愴爲尤甚而不忍爲尤深也不忍性也人而無性非人也不忍之發情也人而無情非人也曾子爲至性至情中人故可爲萬世師法中國大孝之人虞舜周文而後厥惟曾子思之毋忘至性中之良知

一曾子省身學本於慎獨

論語學而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此聖門身學之權輿也陸稼書先生曰乾坤中最貴者此身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則此身也然最危者亦此身爲愚不肖之小人甚至淪於禽獸者亦此身也故必當省省之先有涵養之功省之後有克治之力又非徒省而已也

大學誠意章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大戴禮記曰以其顯者占其隱者蓋曾子慎獨之功最爲精密因心搆象其敬畏之誠如此要之所視所指卽鑒察吾意中之事吾意而在穿窬害人爭名奪利則十目視之十手指之矣吾意而在孝弟忠信濟世救民則十目視之十手指之矣然則所視所指非虛渺也蓋誠其意者實誠其意與身與家國與天下之事惟其於無形之中無所愧怍而後於有形之事更無所愧怍曾子嘗謂子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又案揚子法言修身篇曰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獨智者非獨矜其智乃慎所獨知也此三門者其嚴乎

曾子政治學原於忠恕

論語子張篇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喜

失道者爭民施奪也財聚則民散民何以散在上者斂財則民窮無所之而室家離散矣然悖而入者悖而出多藏則厚亡可痛哉鹽鐵論後刑篇引此文說之曰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奸猶弋者覩鳥獸挂網羅而喜也語尤痛切長民者讀之盍動其惻隱之心乎

大學平天下章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老子曰君子處上而人不重處先而人莫能害以物理言在上之物壓力重在下支持者不能勝則上必坍塌壓力愈重則坍塌之力亦愈甚在下之物固受傷而在上坍塌者更糜碎焉壓力爲害豈不大哉論語孔子言一貫曾子何以言忠恕蓋忠恕者人與己爲一貫也陸桴亭先生謂就忠恕以解一貫意義較深就所惡於上節以解一貫更易透徹蓋推己及人之道盡於是矣余嘗謂治平之道在先泯人己之見凡居中央者必處事得其中而後能平天下之不平然此僅就消極言之也若就積極言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然後可以定中心而安其位

又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

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大學言生財而此斥務財用者何也蓋生財者天下之公利而務財用者飽一己之私囊也一人搜括於上衆心離叛於下天災人害相逼而來雖有善者非特無措手之方抑且無駐足之地可痛哉吾嘗謂利與害常相因而貪與貧字形亦相近故利者未有不害貪者未有不貧易傳曰利物足以和義不以利爲利之語上承先聖之訓下開孟子之傳故七篇之書首辨義利有國者讀之以利公諸人而不以利自殺庶幾乎天下太平矣宗曾子法述錄

大戴禮記曾子疾病篇

曾子疾病曾元侍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蓋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隼以山爲卑而橧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蹶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年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乎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乎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意而已矣與君子

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愼其所去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宗子思子法

子思子壁立千仞其氣節學之法式乎孟子言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又言繆公之於子思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非養君子之道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又言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然至居於衛而有齊寇則曰如伋去君誰與守此其忠至義盡非窮理精深者而能若是乎孟子養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其卽述聖之心傳乎故曰氣節學之法式也其著述散見於小戴禮記者曰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均極精粹而中庸探性命之大原發傳道之奧旨著述憲章經綸化育尤爲聖祖精神所在竊嘗疑表記諸篇當爲子思中年所作至困於宋而述中庸則晚年之作也余嘗撰中庸大義揭序二篇上篇言中庸準周易而作特發以人配天之宗旨而人道教育一曰孝二曰誠三曰禮義四曰政治以篇幅較繁特口述大略（別錄本經最精要者三章講貫其奧蘊）下篇則力闢孔子囿於封建思想

之說學者要知執德宜宏信道宜篤不可惑於世俗悠謬之論至中庸內含哲理近儒研究者頗多如謂喜怒哀樂相感召卽電學之類亦頗精覈並宜參考而發明之

中庸篇大義（見茹經堂文集三編）

近世以來論者輒曰孔子囿於封建思想因而詆毀之以爲孔子一代之儒者爾嗚呼豈不誣且妄哉吾觀孔子答顏淵問爲邦則曰夏時殷輅周冕韶舞答子夏問禮樂則曰五至三無答子張問十世則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此皆孔子大經制因時損益之規畫使其囿於封建思想也則四代之禮不當以告顏子懷乎天下不當以告子夏況春秋時周天子尚在使其囿於封建思想也則繼周之說方且觸犯忌諱何敢以告子張哉若夫中庸一書子思子所以發明先聖之微言繼述聖祖之志事者也其掃除封建思想更有可得而證者試綜其全篇觀之自天命之謂性至父母其順矣乎中庸篇大義已止於此自鬼神之爲德以下則別成一篇與中庸無涉此乃子思子專言祖德配天俟百世之聖人雖孔子生前不得位不能損益三王制作禮樂而至誠爲治天下之道能使百世天下之人皆齊明盛服承祭孔子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孔子之神洋洋乎與堯舜文武之配天相同此子思子之微言也此應別有篇名但子思子明哲保身不敢明著篇名而接存乎中庸篇之後以授於傳經之弟子門人耳康成鄭氏注祖述堯舜四句以爲孝經春秋之事淺人詫之不知此必子思子微言傳禮之門人述之鄭氏

得之於古禮說者也以上本阮氏元中庸說 至於有德無位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皆所以贊孔子也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極其效至於聲名洋溢施及蠻貊傷孔子之有其德而無其命也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由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至於篤恭而天下平亦所以擬孔子也甚矣子思子能知聖祖之心也厥後得子思子傳者惟孟子故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又論伯夷伊尹與孔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是則孔子固有朝諸侯有天下之德矣何嘗有封建思想哉甚矣孟子能得聖人之心也先聖後賢其揆一也吾於是求之於易考之於禮徵之於孝經驗之於論語質之於春秋無一不與中庸相通無一不破除封建之思想孔子作易革卦之彖傳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而作乾卦文言傳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蓋所謂聰明聖知達天德也其作繫辭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則聖人之情見乎辭矣是易之大義在破除封建也禮記之精粹者無如禮運禮器子遊作禮運述孔子之言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有志者志乎五帝三王之事也於是慨想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外戶不閉是謂大同蓋惟天下歸於賢能而後進乎大同之治故禮器篇曰禮時爲大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惜乎無尺寸之柄不得行湯武之功業是禮

之大義在破除封建也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蓋雖畎畝之中亦有嚴父配天之義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王者之威儀要皆聖人之法式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孟子亦引此詩以孔子擬湯文矣是孝經之大義在破除封建也論語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傷可致此物而不得致也堯曰一篇歷敘堯舜禹湯武周之心法而以寬則得衆四者繼之何哉子貢善贊聖人者也曰夫子之得邦家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乃躬備大德上爲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下爲無湯武之放伐而己之德淵然無所施於人故常神遊於堯舜三代之隆而欲以寬信敏公四者博施於春秋之世孔子之志尤可見矣中庸述孔子之言謂中庸至德民鮮能久道其不行矣夫而下文即贊舜之大知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蓋中者天地之道帝王之治聖賢之學皆不外是堯之傳舜曰允執其中而舜亦以命禹孔子固欲以時中之德上繼堯舜允執其中行執兩用中之道故曰時措之宜也是論語之大義在破除封建也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引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董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亦引孔子曰吾欲載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

秋春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孔子以匹夫操南面之權筆則筆削則削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故後世稱孔子爲素王左邱明爲素臣而公羊家學說以爲孔子張三世由亂而治是春秋之大義在於破除封建更未有顯著於此者也自古以來道與治合則天下平道與治分則天下亂孔子不得位目擊生民之顛連憔悴無以拯諸水火之中是以栖栖皇皇惟以救國救民爲職志逮至請討陳恆欲發魯國之兵而不獲大張其撻伐於是獲麟絕筆鬱鬱以終後之人讀其書者靡不悲其志而猥曰囿於封建思想嗚呼何其誣且妄歟善乎柳子厚之言曰封建者繼世而理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是孔子破除封建之意柳子固深知之矣寧惟柳子宋周程張朱諸大儒亦深知孔子之意者也寧惟周程張朱明顧（亭林）陸（桴亭）王（船山）黃（梨洲）諸大儒亦深知孔子之意者也所以不明言者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有孔子之聖則可無孔子之聖則僭且亂也而後人因孔子禮義名敎不便於己遂謂其囿於封建思想欲舉數千年之道德綱紀一切詆毀而掃除之無識之士衆口附和同然一辭夫是非直道之公雖不容泯於天下萬世然君子一言之不智而道於以日亡人心於以日惡世界於以日開禍亂相尋民生已不勝其痛苦悲夫悲夫

宗子思子法述錄

小戴禮記中庸篇

君子之道費而隱

門人陳氏柱尊云費者明也（楚辭招魂注費光貌）廣也（荀子勸學篇地見其光劉台拱云光廣也）隱者細也（見廣韻）匿也（見玉篇）此極合古訓王氏船山謂吾儒言隱顯不言有無道無寂滅讀此節與本經首章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二語可證其義極精鄭注以此二語連屬上章非是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良知也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良能也愛親敬長匹夫匹婦亦能知之而能行之也及其至而聖人亦有所不知蓋物理之繁賾聖人有所不及知也及其至而聖人亦有所不能蓋人官物曲之巧妙聖人亦有所不及能也雖然聖人不必求盡知不必求盡能也惟務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彌世間之缺憾而已人所憾於天地張子西銘所謂罷癃殘疾惸獨無告者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當爲天地彌其缺

憾者也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而人可無憾矣故君子語之大者謂天下載籍所不及載博之至也語之小者天下莫能破其說精之至也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也即所謂費而隱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古人引詩皆觸類旁通不囿於一事如論語子貢引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喻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子夏引詩素以為絢而即悟禮後是也此節言物各循其性之自然所謂率性之道也蓋言鳶而道在於鳶也言魚而道在於魚也然言鳶而道不限於鳶也言魚而道不限於魚也蓋言鳶而鳶之類道無不在也言魚而魚之類道無不在也且言鳶而非鳶之類道無不在也言魚而非魚之類道無不在也言其上下察也見物之各循其性而得其所也察字之義近曾文正謂治事法有三曰剖晰曰簡要曰總核剖晰者切磋琢磨每一事來須先剖成兩片由兩片剖成四片由四片剖成八片愈剖愈精細簡要者事雖千端萬緒而其要處祇一二語如人身雖大而脈絡針穴不過數處萬卷雖多而提要鉤元不過數句總核者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每日所治之事至一二月當總核一次總以後勝於前者為進境則事無不理矣此節當與盡人性盡物性章參讀贊天地化育所以補人之缺憾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造端夫婦憫夫婦之愚不肖而教導之以擴其知能也察乎天地補天地間之缺憾也易傳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孝經云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所以挽救世運轉否爲泰必賴有仁孝明道之君子

以上中庸第十二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易艮卦大象傳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天之所命人之所以自立也思出其位則行出其位行出其位則違天之命既無以自立卽無以爲人矣履卦之初爻曰素履往无咎象傳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素履者所謂素位而行也獨行願者無慕乎在外之紛華而獨行我本心之所願也此履卦所以爲德之基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吾自樂吾之天養吾之性修吾之道故曰自得非因入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境而始有所得也然而天懷之淡定經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而愈覺光明矣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惟不陵下者始能不援上亦惟不援上者始能不陵下諂人者常驕人不驕亦不諂矣惟正己始能不求亦惟不求乃所以爲正天下之有求於人者皆邪心也皆邪行也未有求人而能正己者也逢人卽有求所以多怨不怨不尤其功端在於正己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繫辭傳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蓋天下之迷途多矣而自君子居之則皆易也自小人行之則皆險也何也蓋世界中固無所謂易無所謂險也視乎吾之心而已君子處世常覺其易者心乎義也義者天下之正路也心乎義則其心易而其境無不易矣小人處世常覺其險者心乎利也利者天下之危道也心乎利則其心險而其境無不險矣孟子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君子之道始於知命繼而安命以俟命又繼而立命至於終則能造命矣徼幸者之於富貴亦或暫時得之乃不久而大險隨之矣嗟乎人之處世其願處於平安乎抑願處於危險乎欲知易與險之分無他義與利之間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孟子曰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曰正己曰不怨皆取本經之義惟反求諸身所以能不怨也而孔子云似者何也似者似焉而已蓋民生而有血氣則不能無爭射者有形之爭名利者無形之爭然而射者之反求諸身其志在於正

鵠也君子之反求諸身其志非在於名利蓋在於道德在於學問也故曰似也

以上中庸第十四章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聖字本訓爲通明論語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此聖字遂爲大而化之之義其所以繫於至誠者至聖爲天下之至名至誠乃天下之至德也易曰知臨大君之宜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蓋惟聰明睿知足以能行中庸尚書堯典曰直而溫寬而栗論語曰寬則得衆無寬裕溫柔之德卽不足以容衆易傳曰容民畜衆又曰容保民無疆容民者君人唯一之度量也發謂發皇尙書臯陶謨言九德曰剛而塞彊而義擾而毅非此不足以執德也齊莊中正卽本經所謂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動必以禮自能中正敬者列聖相傳之學堯典屢言欽哉卽敬也湯之德不過聖敬日躋文之德不過緝熙敬止而已學聖者其必學敬乎文者物象之本王者所以宣教布化於朝廷理字從玉從里蓋玉之文理最細里之經緯最明窮理者精如治玉麤如治里則衆物之表裏精麤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自能退藏於密而萬品以察矣故曰足以有別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廣大也淵泉深沉也廣大而不深沉其弊也流於浮陽剛之過也深沉而不廣大其弊也流於刻陰柔之過也能以時出之則一陰一陽之運行與四時合其序矣時者聖人時中之德本經所謂時措之宜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如天其大何如如淵其深何如蓋萬彙託其包羅百川歸其谿壑矣民莫不敬信說者蓋至聖能自保其信用自修其敬德自養其和悅而民乃莫不敬莫不信莫不悅也其相感者有素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尙書皋陶謨之贊堯曰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此所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也天以好生爲德而至聖體之血氣者生機也盈中國蠻貊推而至於舟車所至六者皆生機之所在也以生理感生機焉有不鼓舞而不尊之親之者乎此聲名之洋溢於宇宙間卽生機之洋溢於宇宙間也配天者論語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休哉唐虞之世其庶幾乎

以上中庸第三十一章

宗孟子法

同治壬申文治年八歲先大夫授以孟子句讀光緒辛巳十七歲受業於鎮洋王紫翔先生之門師授以孟子大全兼示盡心知性要旨故文治於孟子學所得較深厥後入仕途遊歷歐美各國慨然嘆曰讀經貴乎閎通當具世界知識今日一大戰國也殺機洋溢惟孟子之學正人心救民命兩大端可以挽回世運爰於中年後撰孟子大義迨避難桂林復輯孟子分類學茲因編四大賢宗法特錄孟子分類學序開示門徑昔司馬子長作孟子列傳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何以利吾國之問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利誠亂之始也蓋義利之辨不獨人心生死之界抑亦古今中外治亂之樞紐也然則讀七篇之書者躬行實踐當先去其利心若徒知以身發財刻剝百姓人見其禽獸也豈特孟子之罪人抑亦世界之罪人哉若夫析心性學以救人心明政治學歸於仁義黜異端詖淫邪遁之害揭吾儒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經皆後學所當奉爲宗法而不可終身離者也

孟子分類學序

嘗集諸宏達而問焉各國有漸滅其文化而能久存者乎曰無有也然則吾國人不讀吾國經書非自滅其文化歟則皆默然既而曰讀經難也傷腦力也余曰嘻吾自六歲讀經迄今七十年矣曾未傷絲毫之腦力近世豪傑之士其體魄之聰明強固勝我奚止十倍乃畏難而恐傷

腦力乎無是理也則又歎然既而曰科學之繁無暇讀經也無師資也無善本也余曰固然昔時有修身科今改公民科若以公民易讀經講修己治人之道爲益大矣而況來復日可從容研究乎且法奧等國專設中國文學科與國且依我舊制讀四書五經五年畢業反謂我國無暇讀乎燕昭王復興其國也問興賢之策於郭隗先生郭隗曰請自隗始今慮無師資在寒暑假時補習而已足慮無門徑而求簡本當自孟子分類學讀本始於是諸君子有懷疑問難者首曰今日一大戰國也惟戰可以強國而孟子以善爲陳戰爲大罪且曰善戰者服上刑提倡仁義欲不戰而屈人非自弱之道乎應之曰此說誤矣孟子言仁人無敵於天下豈有無敵而不戰者哉告滕文公鑿池築城效死而民勿去其決戰也明矣贊周武之功曰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引泰誓我武維揚侵于之疆是武王不特張殺伐且因紂之殘暴而侵其疆界矣聖賢立教有爲一時言者有爲百世計者明恥教戰殺敵致果此一時之教也不嗜殺人能一天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則百世之敎也阻兵無衆安忍無親邇來火器日烈飛機橫行小民之罹慘毒者目不忍睹口不忍言數十年後民生凋耗世界厭戰講信修睦歸於大同必有行孟子仁義之學者試懸吾說以驗之

其二曰今天下爭利之場也惟利可以富國而孟子惡利僅言食之以時用之以禮無奈窒塞利源乎應之曰此說誤也科學至近代而發明春秋以來祇有農業孟子告梁惠王不違農時

與五畝之宅兩飾原則已具師其意而善用之正賴後賢之因時制宜而謂其窒塞利源乎況孟子所惡者一人之私利非天下之公利也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乃仁義之公利易傳曰美利利天下惟以其義爲利爾若藉口於公利而惟以身發財變金積帛刻剝小民壟斷之賤夫乞墦之齊人接踵而至國焉得不削弱哉悲夫

其三曰孟子言壯者修孝弟忠信入事父兄出事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夫制梃可撻堅甲利兵乎非大迂乎應之曰此讀書而不知事實者也本經言殺人以梃與刃蓋平時訓練用梃刃將戰則授以甲兵不然梁豈無堅甲利兵哉且制梃教練有深意焉禮記王制篇有徵發軍事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皆在徵集之列國語齊桓公親問鄉長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則以告制梃所以練拳勇股肱蓋拳勇吾國之國粹也凡戰先用火器至兩軍迫近則用刺刀相肉搏於是股肱敏捷有力者勝矣故練拳勇木器當習大開大合之法無取乎內家拳術也故讀書宜會其通

其四曰孟子空譚心性無補時艱告滕文公性善未免迂闊齊人築薛文公甚恐孟子告以彊爲善毋乃計窮至識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豈受命不爲恥耶應之曰此讀書不明義理者也告滕文公進瞑眩之藥猶可以爲善國蓋言改革以善國性爾夫爲善豈空言哉井田爲善也學校爲善也發政施仁養生送死無憾皆爲善也豈虛言哉大舜取人爲善與人爲善握萬幾

而攬宏綱所以稱大智且孟子功不在禹下者在訓練國民知覺曰良知曰先知保固有之善良而後導以亹亹然後知覺不流於機詐而漸進於深沈夫治國之道曰智曰勇然智不深勇不沈淺露俘夸機要不密與無智無勇厥害維均故孟子論道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論德慧術智曰慮患也深子思子所謂淵淵其淵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國語吳語句踐出師之深沈不可不奉以爲法也至謂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正謂小國之師大國橫暴而無恥耳故曰如恥之莫如爲仁莫若師文王又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誠能爲仁而師文王恥道德之不若人學問政治之不若人藝術武器之不若人殫精竭慮日夜求所以勝之何患物恥之不振國恥之不興乎（見禮記哀公問篇言事物國家之恥必有以復興之）孔子曰知恥近乎勇

四問既明諸君子渙然冰釋復有質疑者曰講經重家法七篇之書孟子所自作今比類而分之恐有割裂經文之誚曰不然詩經分類吾已起其例矣凡研究學術自分類始孟子重知類之學曰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禮記學記篇大學之教知類通達宋朱子輯孟子要略共分五門即分類法也元金仁山先生錄其目近代劉氏茱雲纂成之曾文正刊行之（見文正全書中又文集中有孟子要略跋）茲廣要略之意分爲十一類內以政治心性兩門爲重心學者熟讀而會通之庶幾政學合爲一而國家可興而盛歟

宗孟子法述錄

孟子道性善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時楚都於郢在今湖北襄陽宜城縣西南九十里宋都商邱縣滕在今山東兗州滕縣西南十四里自滕至楚取道商邱路稍迴遠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或謂性有義理氣質之分善者義理之性也實則不然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賦焉仁義禮智屬於理者也知覺動靜屬於氣者也理卽在氣之中理善氣亦善其流而爲惡及善惡混者氣之昏而雜又有私欲以壞之非恆性也性善之說所以救人心之陷溺而返於本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世子至楚時已爲許行之徒所咻而其時性惡之說方在萌芽故復見孟子孟子卽曰世子疑吾言乎凡人不能入道病在於疑故孟子告梁王亦曰王請勿疑惟篤信乃能學道道統於一尊不可惑雜家之說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有為者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特提舜與文王周公者舜大孝文王至孝周公達孝皆性善之標準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瘳愈也性善良知也國民具有良知則國性善矣故性善之說人之藥也善國之說國之藥也戰國時國疾甚矣孟子欲攻之達之無如病者不能用而厥疾至於不可為惜哉

性無善無不善章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後儒謂告子無善無惡近於佛氏心之精神光明寂照之義故朱子注生之謂性章亦比之作用是性竊謂告子未必見及此實係渾淪不知辨別故於諸說莫衷一是也明王陽明先生謂無善無惡心之體說者以為與告子相類實則絕然不同說詳余所著陽明學術發微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唐蔚子性有三品之說蓋近是按史記紂爲微子之弟爲比干兄之子而此以比干微子皆以紂爲兄之子者舉長以該幼省文也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歟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或解若作順者非情者性發見之端也此因有性不善之說而解其惑謂彼性雖不善而仍有善即如象之性誠不善矣乃若見舜而忸怩則其情可以爲善可見象之性仍有善是乃所謂性善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此答上述性可以爲不善之說也人各有良能而有爲不善者乃本心之陷溺非材質之罪也才且善而況性乎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五倍曰蓰曰皆有曰固有以有對無所以破無善無不善之說此與公孫丑篇不忍人之心章略異彼章由性而達之於情此章乃由情而反之於性弗思耳矣上發明情之可以爲善以見性之善求則得之下發明爲不善非才之罪益以證性之善性也情也才也雖有體用之殊而其善則一也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烝民之篇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此節引孔子說詩之言總闡上文三者之說曰有物必有則是非無善無不善矣曰好是懿德是民好善而非好暴矣曰民之秉彝是有性善者其常有性不善者其變矣孔子說詩僅用數虛字詠歎而意義自顯與仁則榮章引鴟鴞詩同例聖門說詩家法在悟道而已矣

人之所不學而能章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故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易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坤之正理正氣也然惟不學乃能權其學不慮乃能盡其慮若以不學不慮爲放任法則近於禪宗矣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愛親孝也敬兄弟也孝弟出乎天性所謂良能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達之天下所謂推而放諸四海皆準也良知良能在家庭爲愛敬達之天下卽爲仁義自明王陽明先生創致良知之說以教人後人發明其說訓練國民知覺可以善良而靈警此立國之根基所由以孝弟爲先也

茹經堂文集四編目錄

茹經堂文集四編卷三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雜著類

崇聖祠急宜興復議 己卯

人類之所以生存於世界者性情團結而已性情之真惡乎見曰自家庭孝弟始孝道惡乎行曰必有觀感之具禮記君子所謂孝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其孝德之尤大者沒世不忘千百年後國人猶肅然起敬曰幸哉有子如此於是爲人祖若父者莫不欲教其子孫期於爲聖爲賢爲人子若孫者莫不欲孝其祖父以求進於聖賢此其觀感在於無形大者若崇聖祠是矣崇聖祠設於文宣王至聖先師廟後自周以迄唐宋先聖先賢嚴奉俎豆弗替乃近今以來地方官紳利用聖廟屋宇竟拆毀崇聖祠甚至有淪爲女伶歌唱地者嗚呼人事悖謬若此先聖在天之靈必有痛心而不安者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人而至於非孝無親則不成爲人而無異禽獸造物者遂以草薙禽獮之法待之而殺機遍天下哀哉哀哉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何者孝道盛也迄於末世廢棄人倫災害並至禍亂相尋數十年未知所底何者孝道絕也欲救人患急宜興復崇聖祠樹之風聲有不遵者科以嚴罰人

執無親覩茲矜式必當感動天性不能自已矣或曰如此不近於迷信乎應之曰設祠雖一家猶兢兢焉此孝子不得已之心何況崇聖堯舜創典近世歆羨以爲大同郅治其言曰親睦九族允諧以孝受命於文祖天其申命用休上古不以爲迷信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凡敬天畏天者國無不與欺天滅天者國無不亡史書所載歷代末造往往不敬天不祀祖昏迷不恭荒道敗德無法無天國遭大亂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嗚呼可悲也已

三綱論 辛巳

三綱之說惡乎始或據論語注謂始於馬融而朱子釋之非也考白虎通有三綱六紀之文曰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禮樂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婦綱遭近代蔑棄人倫遂欲舉三綱而廢除之謬矣綱者憲也法也言君當爲臣法父當爲子法夫當爲婦法其言固至正也若反言之臣當爲君綱子當爲父綱婦當爲夫綱其可乎古文孝經閨門章曰閨門之內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此誠謬說也然若反言之子弟可徒役其父兄妻妾可徒役其夫其可乎易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書曰天敍有典天秩有禮惟尊卑貴賤之分明而後秩序定秩序定而後天下治此天理人情之不容易者也世人競言平等夫等者階之級也本無所謂平也惟尊者之於卑者貴者之於賤者曰若與吾平等也則是撝謙也是惠下也天下皆以爲可也若卑者之於尊者賤者之於貴者

曰汝曷爲不與我平等則是越分也是陵上也天下皆以爲不可也是平等之說尊者貴者可施之卑賤者而卑者賤者不得責之尊貴者責則國家亂矣君臣之綱今世之人所深惡然而一國必有主也一家必有主也旁而逮於工商一廠有主也一肆有主也主即君也君臣者統稱也在上皆君也在下皆臣也倫者類也有綱而後人類有法紀故謂君使臣以禮而後臣事君以忠可也若反言之謂君當事臣臣當使君則大不可也大杖則走小杖則受曾參孝子之言也若謂父毆其子子當反毆其父其可乎是故君臣之倫廢而犯上作亂者起矣父子之倫廢而非孝無親者夥矣夫婦之倫廢輕於合輕於離而誨淫無恥偕死忘生者衆矣此大亂之道也揚子曰世異時變人道不殊彼我易處未知何如而溝瞀之儒因三綱五常不便於己遂欲舉君臣父子夫婦之倫尊卑貴賤上下之等一切唾棄而掃除之箕踞高譚以快一時之論炫耀新奇熒惑視聽舉座鼓掌如雷如吼如醉如狂其始也投合時尚其終也顛倒是非君子曰痛矣夫人心漓矣世道乖矣天壤易位人違禽獸不遠矣芟薙之封陸沈之禍豈獨廢除三綱而已哉痛矣夫

朱子學術精神論 辛巳

余治朱子學五十餘年初輯朱子大義八卷繼撰紫陽學術發微十二卷覺其精神之高遠識見之廣大思慮之閎深條理之精密一時莫測其津涯其平生所著書共一千數百卷爲古來

賢哲所未有其幼年精究天文地理律呂象數政治經濟兵法出入於老佛諸子百家晚年乃壹歸論語之施濟大學之絜矩中庸之致中和孟子之道性善其自爲經注釋外復有家禮小學以端教育之本至於詞章學則有楚詞集註校讐學則有韓文考異靡不網絡通貫豈非大而能博哉茲欲究其精神所在藉以善國性救人心必提綱絜領舉其犖犖大者謹述如下

朱子講學精神其一曰孝蓋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家庭中之天則萬事秩序皆從此起莫能外爲者也孝經一書於修齊治平之道無所不包考朱子甲寅上封事云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論孟之書知南康示俗文云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維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朱子上告君下教民其尊崇孝經如此蓋人之生必有所以生之理孝者生理也孟子論事親從兄曰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此乃所謂精神是也故家庭之間一愛情而已矣一和氣而已矣和於家庭而後能和於社會和於社會而後能和於政治朱子或問精神在涵養未發之中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以保合太和其論孝道節目備詳於小學明倫一篇誠能以此精神推之本良知良能以講信修睦在家庭則爲愛敬達之天下即爲仁義有真誠之心無乖戾之氣於是愛情結和氣滋生機日暢而千古之人道乃不至於滅息

朱子講學精神又其一曰仁人生天地間莫不自重其性命而欲有以保人之性命故曰天命之謂性命者生也生之謂性性者生也此乃精神之本也孟子生當戰國慨然嘆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蓋言世有治亂而性理終不絕於世無如天未欲平治天下秦政出焚書坑儒殺人如草芥此爲有天地以來最不仁之慘禍朱子生南宋時嵩目時艱覩有國者積弱日深勢將淪爲異域於是本其惻隱之精神發爲大文曰仁說曰玉山講義又散見於與張欽夫等書其言曰仁者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於性善之旨反覆申明告誡蓋朱子之心猶孟子之心也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也故其知南康軍及提舉兩浙常平茶鹽時值歲大饑賴其精神貫注救活災民數百萬人其所修荒政及所頒社倉法詳載於文集中千古奉爲率典其放賑詩曰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喪狼藉正悲吟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有心人讀之當無不潸然流涕嗚呼此非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乎康誥曰如保赤子孟子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夫斯民皆吾同胞即皆吾赤子也安忍見其破產流離散之四方竟成溝中之餓莩乎興言及此則必當使之得所而搜括敲扑決有所不忍矣是故朱子論仁之精神曰察識曰擴充而朱子行仁之精神曰社倉曰發賑

士君子生宇宙間所以能浩然自立有不可磨滅之精神者講明氣節而已孟子曰居天下之

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此言立身之氣節也又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此言立朝之氣節也朱子一生出處精神惟以氣節爲重讀壬午庚子戊申己酉封事諸篇浩然正大之氣溢於楮墨之表嗚呼盛矣厥後文文山先生廷對策問謂政治之本在於帝王不息之心其說實本於朱子戊申封事而謝疊山陸秀夫諸賢接踵而起豈非講學之精神有以致此然則宋末氣節之盛實皆朱子提倡之功有以激厲之也而余向所深佩者尤在攘夷狄復疆土兩事特節錄於左以興起吾人愛國之精神

朱子壬午封事曰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夫議者所謂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爲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可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強自力於進爲而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應矣其守之也必不堅其發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氣爲勢所分志爲氣所奪故也然則本根終何時而固形勢終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則是以驕敵者乃所以啓敵而自驕所以緩寇者乃所以養寇而自緩爲虜計則善矣而非臣子所宜言也此朱子議攘夷狄之精神也

又曰請復土疆冀其萬一之得此又不思之大者夫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沒豈可使仇讎

之虜得以制其予奪之權哉顧吾之德與力何如耳吾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歸於我我無以取之則彼安肯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則我弱而彼強較然明矣縱其予我我亦豈能據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費而所得者未必堅也向者燕雲三京之事可以監矣是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假使彼誠不我欺而不責其報我必能自保而永無他虞則固善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復祖宗之土宇顧乃乞丐於仇讎之戎狄以辱國家臣雖不肖竊為陛下羞之此朱子議復疆土之精神也

雖然復仇復土豈空言所能致哉當有所以能復之實策蓋恢復必有恢復之資實倉廩儲邊備是也又必有恢復之人選將帥勵士卒是也又必內外不間以讒慝之口親君子遠小人是也讀朱子戊申封事曰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遂使宴安酖毒之志日滋日長臥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蓋朱子之言痛心極矣如封事所言（以下所引皆戊申封事）虞允文為相盡取歲終羨餘之會輸之內帑以奉燕私之費曾懷破祖宗舊法盡刷州縣舊欠悉行拘催生靈受害寃痛日深則彼時內外之倉廩可知屯田者邊備之所以儲也封事中極論當日屯田之弊不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強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反為民田之害則彼時之邊備可知又言諸將求進必先殖私財以結朝廷之私人私人以姓名付於貴將貴將具為奏牘而言之諧價輸錢無異晚唐債帥

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時之將士可知更有大者君子小人之消長國家否泰之機也未有用小人而國不危亡者封事所言往者淵源說抃之徒勢燄薰灼傾動一時已無可言矣顧今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發其姦故取此流以塞賢路則彼時君子小人莫辨又可知嗚呼朱子畢生精神志在恢復而其言不用卒至萬事疲茶絕無振作之幾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勝嘆哉

夫忠孝者生人之大節也朱子距今九百年忠孝綱常炳如日月後之學者僅知朱子研訓詁窮義理尙躬行明道德庸詎知其本原忠孝若是嗚呼當宋南渡以後講和之為害烈矣讀岳武穆宗忠簡遺文未嘗不為之太息流涕也朱子父韋齋先生以不附秦檜和議致遭貶黜故朱子平生專以復讎為要旨雖然欲復仇當明戰略而講戰略首在自強朱子之言修攘也謂必敬以直內而後能內修政事必義以方外而後能外攘夷狄豈迂言哉蓋敬義者周武王所守丹書之訓所謂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此千古戰事之本可見朱子自強之策胥在本心方寸之間其非虛憍浮夸之士所可僞託明矣而維時陳同甫之徒乃詆道學為無用謬哉謬哉

且自古聖賢豪傑未有不文武兼資者朱子平生精神生活以大學格致為宗格致者兼學問

踐履閱歷而言能爲第一等之學術始能行第一等之政治考朱子自主簿以至安撫使仕於外者僅九載在南康二年在漳州一年在潭州不滿三月蓋自同安以來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然其流風善政民不能忘約之可分三大綱曰美風化之政則如褒崇忠孝大節俎豆先代名賢修明禮教儀式曰興庠序之政則如修葺學校書院廣儲經史書籍躬親講習討論曰惠閭閻之政則如敦崇倫紀清釐經界興修水利蠲減賦額簡省繇役蒸蒸乎盛治矣而其精神之尤可師法者則在經武之政約之可分五目一條陳軍政如庚子封事所論考覈軍籍練習民兵等是二訓練武藝如在同安時徹地作圃令民習射在漳州時每日更番入校場角藝等是三論降洞猺如在潭州時猺人蒲來矢作亂遣軍校田昇諭以威福不血刃而降等是四約束保甲如嚴禁保甲藩口鬪集聚衆弄兵陵弱暴寡等是五劾罷庸將如安撫潭州時嚴劾東南第八將陸景伍尸位養痾立即罷斥軍政爲之一肅等是夫朱子才略經文緯武惜其在朝秖六十日爲僉壬所阻在外任屢遷故其設施僅止此藉令其得位乘時膏澤下民當不難佐成堯舜之治孔子曰學道愛人又曰我戰則克朱子其庶幾矣余嘗謂居今之世欲復吾國重心欲闡吾國文化欲振吾國固有道德必自尊孔讀經始而尊孔讀經必自崇尚朱學始海內同志能研求朱學者讀朱子四書集注或問及文集語錄外其餘評論朱子之書雖更僕數約舉其要則有王白田朱子年譜朱止泉朱子聖學考略宗朱要法秦定叟紫陽大指及鄙人紫

陽學術發微性理救世等書皆可備參考夫閑先聖之道待後之學者救心救民救國胥在於斯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有不聞風興起者乎

精氣魂魄神爲五寶論 辛巳

醫家以精氣神爲三寶然魂魄離散必賴巫陽之筮予（見楚詞）世衰道微邪氣充塞吾悲夫人之不愛其生至於喪精亡氣失魂落魄而神亦與之俱盡也救之之法惟在讀經經不亡則人生之精氣魂魄神存而身不亡家不亡國亦必不亡爰發明周易洪範孟子禮記之大旨以醒人心蓋學道之方養生之主舉在於是矣

易繫辭傳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朱子釋之云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張子正蒙云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聖人盡道其間存神其至矣此言順氣化以存神亦易旨也

京房易因繫辭傳定爲分宮取象又有五世及游魂歸魂卦之說例如乾宮姤遯否觀剝爲五世卦而火地晉則爲游魂卦火天大有則爲歸魂卦是也推諸其餘七卦皆然蓋易爲心學之書一心之消息靡有定時所謂游魂歸魂者卽人心之魂魄爲之聖人精義入神惟能握一心之消息然後窮神而知化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卽消息之謂也養之維何定其精氣魂魄則神清明而貞固故養心先養氣心與氣合魂與魄交而神全矣左氏

傳劉子言能者養之以福又言敬在養神皆心學也書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天之精氣凝爲五行人之精氣發爲五事分配之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水以陽用陰體動而用靜貌得其事故以貌爲水天下之有姿態者皆水也火以陰用陽體靜而用動言得其事故以言爲火天下之用筆舌者皆火也木以柔用陽以動而爲靜金以剛用陰以靜而爲動視以動爲靜陽而近柔聽以靜爲動陰而近剛故以視爲木以聽爲金天下之接而易合者皆木納而易斷者皆金也李氏光地云人之生精氣而已魄也者精之微也魂也者氣之微也神者魂魄之會精氣之主也貌者精之成形者也言者氣之成聲者也視者魂之營也聽者魄之宮也思者神之用也由李氏說推之則論語之非禮勿視聽言動皆收攝精氣魂魄之法而四勿則神爲之主也論語君子九思禮玉藻九容亦統攝心神之旨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按耳目之官精也魄也心之官氣也神也耳目之官滯則亦同於一物由無本心之氣與神以運之也立乎其大立心也心靈則知覺靈耳目之官爲之役神爲之主而精與魄隨之爲用孟子告子篇論心學邃矣而此節與小戴禮樂記云物至而人化物義相通蓋滅天理而窮人欲則精氣銷亡而魂與神散矣

周易繫辭傳曰无思无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人

心之爲寂爲感者精氣魂魄也惟神有以統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窮神知化洗心退藏於密心益定氣益靜則神益清孟子言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卽易傳鼓之舞之以盡神也由是言之救國當先救心可知矣經濟者國之精氣也吏治者國之魂魄也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猶精氣魂魄之聚散也貪利私已吸民脂膏則精氣壅滯魂魄耗喪而神離矣吏治卑污人才屈抑則精氣昏昧魂魄蕩析而神亦離矣歷稽史傳每居末世國民精氣稍耗於徂亡岸獄之中而長民者之魂魄則銷耗於聲色貨利之中左氏傳曰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言國神忽不知其所之也豈不殆哉老子曰載魂魄抱一能無離乎一者神也魂魄靡所載神能無離乎莊子曰抱神以形形將自正又曰汝神將守形形乃常存吾守其一以處其和一者神也此以養生言也若以養民言民之神卽國之神也且夫國之治亂心之存亡正氣與邪氣交戰爲之而國家正氣之大本則在於經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禮記經解篇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溫柔敦厚疏通知遠六德聖經之精神卽國家之精神也古有淹貫羣經而稱經神者漢鄭君是已宋朱子足以繼之經盛則國治經廢則國亂乃後人有倡言廢經者此何劭公所謂膏肓廢疾是也安得經神起而救之吾故曰治國先治經救國先救心

治心在研幾論

吾嘗謂治己心治人心要在於研幾學約而言之有心幾有事幾有時幾心幾明而事幾時幾各得其宜萬民以乂矣爰作論以諗當世

幾學肇自虞廷書曰一日二日萬幾此事幾也上文曰兢兢業業因心幾應事幾也禹曰安汝止維幾維康此心幾也大學所謂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而安也不定不靜而欲慮失其心幾焉能得事幾乎虞舜之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此時幾也時幾一往而不可追惟敬畏天命而後能得其幾故曰率足興事慎乃憲屢省乃成喜起合訢君明臣良心理於以不隔矣厥後紹幾學者其惟周公孔子乎周公作易屯三爻辭曰君子幾不如舍因即鹿入林無引導者察其幾不如舍也往窮則吝不知幾之當止也當止而不止禍將至矣至孔子作乾卦文言傳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此因心幾以應事幾知行合一之道也又繫辭傳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研幾者此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由寂而感感而復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又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動之微者意念將動之時寂感之交吉凶之分界也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皆幾也精義入神之學其在是乎易道陰陽闔闢之幾卽人心消息之幾故曰與時偕行自是而幾學大昌矣

聖門幾學傳諸曾子又傳諸子思曾子作大學誠意章自欺自慊皆心幾也一則昧其心幾一則慎於心幾也故朱子云實與不實蓋有他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

幾焉小人揜不善而著其善而人如見其肺肝然心幾不容揜也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視指吾心之幾乎其嚴乎子思作中庸首章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朱子注云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是以君子尤加謹焉蓋未發謂之中已發謂之和而慎獨之功則在將發之際此心幾也後人矜言前知私智穿鑿而不能出於至誠按中庸明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禍福將至善不善必先知之朱注云惟誠之至極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可見前知要在察幾而壹本至誠所謂不逆不億而亦先覺者也此聖門相傳之幾學也

漢唐而後紹幾學者其惟宋周子乎周子通書誠幾德章曰誠無爲幾善惡此言幾通善惡之界也誠神幾章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幾微故幽所謂未形有無之間者直紹孔子所言幾者動之微與夫曾子所謂視指子思所謂隱微之旨迨楊龜山羅仲素李延平繼之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朱子迺大暢宗風作已發未發說而幾學益明於後世

吾悲夫天下心幾之昏昧也吾悲夫天下事幾時幾之顚倒而迷謬也特求所以治心之方惟有於意念將發之時體而驗之爲正乎爲邪乎爲善乎爲惡乎爲是乎爲非乎果正而善也是也則發展而履行之朱子所謂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王陽明先生所謂意即行之始也儻爲邪乎爲惡乎爲非乎則嚴制之或淡忘之使不得發朱子與陽明先生所謂省察克治

存天理遏人欲是也而抉其幾要在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人己之界義利之分吉凶之萌一身一家一國之廢興存亡胥在於是危乎微乎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若夫養心之法孔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則幾無留滯矣孟曰勿正勿忘勿助則幾得其中矣其萌柢尤在於思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先立乎其大言大其心以正天下之事幾也周子通書釋洪範曰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然則貌言視聽皆幾也而必以心幾統攝之故思者聖功之本心幾之徹始徹終者也是以聖人言愼思又言君子思不出其位

或問曰幾與機奚以別曰幾無形而機有迹大學之興仁興讓貪戾作亂其機如此善惡之大分也孟子言機變之巧無所用恥莊子言有機人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彼機人取巧鑽營專天下之大利自以爲得計不知已爲機械之人心早死矣罔之生也幸而免哀莫大於心死也一二人之機心勝則千萬人互以機心相鬪相逐而生民之被禍不忍言矣哀哉機心盛斯造殺機殺人之機愈新流毒至千百世受禍至億千萬人而無旣極君子於此不僅當避殺機也宜講明正學以救天下之機心

原仁 戊寅

聞諸先賢曰仁人心也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蓋人者天地之心故各得生生之理以爲心

仁乃其種子故曰仁義禮智樂之實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果實皆生機也若斬絕生機則一身一家之種子絕而民種岌岌乎不能保嗚呼危矣哉聞諸先賢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醫書言手足痿痹為不仁如手足不仁氣血不貫皆不屬己先王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運之掌上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脈絡之貫通也反是而與民膜隔疾痛痾癢不相關上下不交於象為否生氣絕而國氣亦絕終至於剝嗚呼危矣哉天下之道仁與不仁而已矣凡民有血氣心知之性不能無爭晚近來天理滅人欲熾人皆誤於以身發財淪陷於貨利日流迷而不醒於是壹意有己而無人己處於富貴而剝削人以至於貧賤己處於安樂而逼迫人以至於困窮天下有是公理耶天下之己交結盤互紛挐糾射由是爭民施奪大亂莫可紀極孔子憫焉欲救人己之間隔特發明仁道大聲疾呼克己為仁躬行提倡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約之以一貫先之以忠恕於是仲弓子貢子思諸賢皆篤守師法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子貢之傳仁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弓之傳仁也忠恕違道不遠子思之傳仁也孟子生戰國殺機徧宇宙七篇之書首揭仁義其言仁政者不一而足蓋欲本仁為政本政合於仁千古道德家政治家莫能外焉者也聖賢救世之心苦矣哉然而不仁者不可與言利心一日不去則仁道一日不行字義仁从人二其一為我其一為人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以一人之機詐欲鬪千萬人之機詐以一人之貪冒欲吞千萬人之貪冒自侮自毀自伐有不亡國破家隨屬者哉

世界如是人心如是乾坤或幾乎息矣吾用是發明仁道之大原在破除人己之見保一心之種保生民之種去身與家與國之痿痺不仁特明示之曰舍己而從人者出自聖門後己而先人者出自賢門推己以及人者出自人門有己而無人者墮落於禽門

原信 戊寅

信者爲人之質幹人格所由立也我孔子繫易習坎之象懼其險也曰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蓋寒暑值時天之信也潮汐應候地之信也履信尚賢人之所助者信也矧際難屯險阻之會未有不需信以濟者民邑之興也大抵由於失信我孔子論政治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子貢問政不得已至去兵去食則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之言未有若此斬截者誠以無信不能立國即不能立於天地間戰國時秦政李斯輩出欺罔百姓塗飾耳目弊竇沿習上下相蒙狙公賦芧朝三暮四每發一號出一令莫不疾首蹙頞謂不可不行掩藏愈巧民志愈疑政令不能出國門一步是孰啓之哉上行者下效浸至學界則歲改名稱商賈亦時易標識雖閭閻保甲數號月必更一二目曰我辦某事也我改革某政也圖其名而不究其實莫知所從嗚呼僨哉古之長民者衣服不貳度數有常以齊其民末俗衣裳日新月異眩惑觀聽非此不足稱時髦權衡錢幣紛紊尤甚下逮一飲食期會之微午必至申酉必至亥有用之精神耗敝於無用之地嗚呼詭哉禮曲禮篇曰幼子常示毋誑詩巷伯篇曰愼爾言也謂爾不信夫

不信之徒口是心非習與性成害及風氣誤及社會國家惜哉其不讀詩禮也吾於是正告國民並教諸生曰五常之信與五倫之朋友杓維相繫而不可解大學贊周文敬止之學與國人交止於信論聽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無情者不信也誠意首毋自欺自欺者不信也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驕泰者不信也欲國民守信必先讀大學六書之義人言為信論語首篇自曾子三省章以下皆有信字吾嘗謂之五信章曾子子夏皆主信友得孔子主忠信之旨聖門家法用是兢兢末俗掃棄倫紀朋友信義尤視之蔑如排擠傾軋反顏若不相識落穽下石倒戈相向行反間作內奸恬不為怪人道至此可慨哉故欲國民守信必先讀論語大同之治天下為公其本專在講信是已七情十義胥由此行聖人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信曷克致此禮運篇言講信修睦凡三末章言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是謂大順故欲國民守信必先讀禮運孔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孟子曰君子反經吾謂經正民興昭大信而已矣

原恥 戊寅

知恥子處廉潔之鄉居清明之宇閱歷世變六七十年痛天下之人心術卑污是非昏昧恥其所不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思有以救之乃集通人達士而問焉曰恥哉恥哉吾將使無恥之人變而為有恥之人無恥之國化而為有恥之國敢問其方於是有發言者曰近世人心所

以流於無恥者在貪高位伺候奔走援據營求王侯之門狂吠沸騰叩稽匍匐暮夜紛紜語言巧詐如落厥魂冰山倏倒羣寞無存此無恥之原喪其品行者也又有言者曰人之無恥在貪貨財悖入悖出靡所紀極鉤心鬬角日叢厥惡多藏厚亡盜思刼奪以金爲棺以銀爲槨蜷伏其中志滿意足溘焉朝露如夢初覺此無恥之原失其本心者也又有言者曰人之無恥在毀倫常非孝之說洋溢家庭莫知由來耳不忍聞男女無別跳舞歌臺遺簪墮珥冶容招災目眙罔禁肩比相諧更可痛者局戲樗蒲夜以繼日煙霧迷漫不辨朝夕此無恥之原瀆其倫常者也知恥子曰恥哉恥哉俄而有賢一人翩然來臨謙然入座羣語以故賢者曰恥哉恥哉是皆恥其所不當恥故不恥其所當恥也吾聞聖門之訓行己有恥斗筲之徒不足齒數邦有道而貧且賤恥也今之貧賤者何寂寂也邦無道而富且貴恥也今之富貴者何赫赫也吾聞昔之大賢有仲子者不恥縕袍負米而恥忮求之不臧今之譚氣節者胡鶩其名而無其實乎吾聞古之人有禹稷者思天下有飢溺由己飢溺之三過家門而不入後代之人民死於水死於火死於干戈而莫能救胡不師禹稷之汲汲乎吾聞古之人有伊尹者不恥五就桀而恥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今世且以堯舜爲僞胡不求元聖而與之戮力乎吾聞孟子之言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學問之不若人也道德之不若人也才識技能之不若人也而猶訑訑然謂人莫己若乎吾聞孔子繫易象消小人長君子擯包羞傾否隔是宜上下一心共肩斯責者也四郊

多與卿大夫之恥也土地荒而不治士之恥也知恥近勇無恥故無勇豪傑之士其亦激厲我國性反省我國力乎知恥子瞿然曰恥哉恥哉其知恥之大原哉迺揖諸君子退而作原恥

救濟叢談 辛巳

嗚呼居今之世民有飢色野有餓莩尚忍言哉然此猶爲吾所及見及聞者也其爲吾所不及見不及聞困憊顛仆不得出門而餓死者遙想情形更不知如何慘酷試思吾得飽食而各處之餓死者不知凡幾也吾得煖衣而各處之凍死者不知凡幾也然則吾輩而生今日實爲善大好時機自當以行善爲惟一之天職茲先就施粥施衣二者言之

冬春兩季施粥爲第一急務惟現在米價奇昂有志者每苦力有不逮鄙意擬約同志分任例如某君任東鄉某君某君任西南北諸鄉各量力之所及逐漸推廣至於弊竇宜隨時稽察如米粟之偷漏也柴料之走作也簡易之法改爲放米亦可惟貧民無力購柴自以設廠爲要如慮聚衆生事或分託各飯店代辦亦可其法先擇窮餓者給以粥票令其持票往食每店以一兩桌爲限不得與買飯者雜坐飯店必須從豐給值菜以青菜蘿蔔乾爲普通食料並派司事隨時稽查尤爲重要

至於施衣亦以散衣票爲主惟常有偏而不周之患鄙意亦宜請司事分段間日訪尋遇有寒凍者即給與衣票告明發給地點及時刻恐受賑者未必識字也如此辦法庶無偏枯之弊

余常謂放賑有明賙暗恤兩法而暗恤更屬重要因隱貧之戶多崇尚廉恥有情願閉門餓死不願出外求乞者切宜訪查周密除施衣外按期施粥或給予錢米亦可

清張伯行先生論荒政事宜云担粥之法富家有立願施粥者每遇風雪寒冷難以求食之日煑粥叠担令人肩挑隨處給食食畢則已明日再煑陸續挑給担粥者衆則全活者多且無斂怨爭攘之患矣又風雪之日飢民不能出戶每人量給粥一頓俟天氣和暖方能出門營求總以救至存活爲度如慮聲張隱行其善可也此論可師可法

余去年曾撰放賑急救法以爲放賑譬如救火遲一日即多斃數命萬不可遲緩且放賑人須能茹苦又須有耐性茹苦尚不難惟耐性實不易禮記所載齊大饑黔敖施食於路見一餓者黔敖曰嗟來食餓者怒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終不食而死此餓者恐是隱貧之徒黔敖嗟來食口氣即無忍耐性行善而適以造孽矣可爲殷鑒

原慈一 戊寅 居心之慈

老子三寶其一曰慈天將殺之以慈衞之而釋氏有大慈大悲之訓二家言慈皆性善之明徵也而儒家言慈則更有進字義从心从茲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念念不忘乎慈也梅書又廣之曰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亦言念念不忘乎慈也是故言愛者曰慈愛言和者曰慈和言惠者曰慈惠言祥者曰慈祥念念不忘乎慈則美德皆歸之也大學言慈者

所以使衆引康誥如保赤子釋之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蓋心誠則能中赤子之嗜欲孝出於天性慈亦出於天性赤子之啼笑父母愛憐之也赤子之飢寒父母飲食衣被之也赤子匍匐將入井父母奔走拯救之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治國者不僅如嚴父當如慈母萬姓皆赤子也長官皆怙恃也九州之內啼飢號寒者不知凡幾也匍匐入井者不知凡幾也斯長官之責也而忍欺罔之乎忍誅求之乎忍投之井而下之石乎諺有之曰堂上一點硃民間萬點血妝令一行書百姓千行淚嗚呼能無恫乎芸芸衆生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誰無妻子末世孝弟忠信之德溺而殺機蜮獝之樂業安居者未幾而顛沛流離矣朝之開口而笑者暮則塡於溝壑矣夫何使之至於斯極乎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天道人事報施不爽呂政殘虐不旋踵而亡李斯被五刑於市魏晉而後迄於六朝五季爲惡受報之慘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嗚呼能無恫乎凡人間世慘酷之事胥賴文章家紀載之億萬姓呼籲無告口不能言之事胥賴文章家傳達之吾爲此文不啻衆生之環伺號呼於吾前也然則環伺號呼於吾前而吾恨無實力以拯救之也然雖無實力以拯救之而世之讀吾文者或大動其不忍之心也然猶慮其不聞而不見也則更願號呼於吾前者轉而號呼於當事者之前也然猶恐當事者之漠然無動於中也則更願其念念不忘乎慈保其身保其子孫以保我黎民也嗚呼能無恫乎作原慈一

古有孝經而無慈經大學推保赤以慈民宜本斯意別輯慈經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卽爲生民立命余自後作文當專注於此茹經自記

原慈二　愛民之慈

余往昔咏橘有三流淚今茲有三痛哭鐵鳥盤空炸彈之酷城市村落盡成灰燼吾民支體分裂腦濺川谷腸懸樹巔凌遲之虐萬不至此一痛哭也難女伶仃老弱輾轉沿路號咷不久同歸於盡二痛哭也稍稍安全之區受錢幣壓制粒食萬難乞丐滿街聞其啼聲惻然瞿然時局不定一二年後白骨莽莽吾輩亦猶是耳三痛哭也於是日夜旁皇以哀籲天求所以懷保吾民之策而視天夢夢若弗聞也哀哉古之仁人爲民卽爲國愛國先愛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國以民爲天未有國與民離而爲二而可以立國者何辜於天我罪伊何今之民何如哉嘗聞賢人君子救垂絕之民不啻慈母伏其將死之子嗚呼子而將死慈母伏之肝腸寸斷矣今之當道者見垂死之民其亦肝腸寸斷乎何忍擠之水火中也宋朱子詩曰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有心人讀之靡不流涕今之民何罪哉余昔年夏居鄉閒見有痛毆其子者其子才五六齡耳號哭而逃父急逐之子惶遽自投於河父乃大驚鄉人爭撈之則已氣絕矣父追悔無及痛哭不止後世之束縛馳驟吾民者其亦有悔於厥心乎子而自投於水則無子矣民而投之於水火則無民矣余傷懷世變惻怛之誠結轖於中形諸夢寐恍爲四鄰

孺子俱病將死其父母撫之欷泣旋號哭聲四達戶外余迺大慟曰嗚呼小民皆病且死矣倏爲醒不禁涕淚之盈枕也哀哉又往年秋覩某邑育嬰堂嬰孩有遍體瘡痏者有作寒熱者有索乳哺者笑則誰愛哭則誰憐爲之潸然贈以一聯云可憐無父母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勿愛少子孫是皆吾子是皆吾孫古書連言子孫黎民黎民皆子孫也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夫孫子雖多豈其數真不止十萬哉蓋兼黎民言也維商紂之不慈故自棄其孫子維周文之仁慈故撫有商之孫子然則己之子孫轉而爲他人之子孫矣尚忍言乎彼主一鄉者一鄉其真爲吾有乎主一邑者一邑其真爲吾有乎主一國者一國其真爲吾有乎惟一鄉一邑一國之民心歸之而後一鄉一邑一國之地乃真爲吾有無他慈與不慈之判也鄒與魯鬨鄒有司死者三十三人穆公怪其民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孟子告以上慢殘下有司莫以告出乎爾者反乎爾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循環之運若空氣之往來無隙不入彼用乂讎斂罪合於一有怨無不報理數之必然察來彰往終古如斯何以救之救之以慈何以保之保之以慈何以振興之振興之以慈作原慈二

天地溫厚慈祥之氣雖當昏亂之世不容滑滅惟賴君子長養而維持之俾不絕於宇宙此吾人所當共勉也昔孔子與子貢論爲政去食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朱注謂寧死而不失信於民愚謂長民者當無食之秋計窮力竭與其見民餓死不如先民而餓死

庶良心可以稍安耳茹經自記

原慈三　急難之慈

戊寅自春徂夏余避難桂林居城中環湖路獨海常有瞽婦抱小兒一約二三齡背負小兒一約四五齡攜持小兒二約六七齡者一八九齡者一號哭乞食於途聲慘惻不忍聞厥後聞桂林遭轟炸者屢是婦及諸兒必併命死矣痛乎悲夫己卯夏余避難上海居南陽路六月某日有匍匐哭於門外者一孱弱婦也詢之則曰吾夫中槍彈死吾侍老姑並挈一子入難民收容所今晨吾子暴病死吾姑痛極欲自盡吾兩人命不久已矣言次哽咽不成聲少頃復曰今來乞求棺木資以殮吾兒於是家人集資得二鈔幣與之婦叩頭謝曰足矣一路涕泣去嗚呼此特爲我見耳其不得見而不得聞者不知億千萬也痛乎悲夫吾常有大疑不解者孟子言善戰者服上刑此其害當有人尸之何爲乎遍及編戶之民無辜之輩而訑訑者汰侈如故沈酣如故予智自雄獨尊惟我日夜謀殺人投民於水置民於火皐皐訿訿呼號不聞百姓如棲苴無不潰止向所謂施無不報者今乃無天道之可言何耶或曰人生數十年譬諸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彼其報在十數年或二三十年吾或未及見聞或聞之知其當然奚爲不報余曰嗚呼洵如是彼尸之者知多藏厚亡雖悖而入其悖而出者不知加幾倍其殺人父兄子弟慘而毒者更不知加數十倍也若謂及是時般樂怠敖此數年或十數年中好官我自爲之

厚貲我自擁之庸詎知一旦如火之燎原如水之滅頂不旋踵若霧散若煙消而子孫亦隨之痛乎悲夫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揚子曰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處未知何如今乃謂世異而人道殊彼我不易處無用其惻隱之慈人見其禽獸也知其獮薙之無幾時也吾聞其人吾見其事益動吾本心之慈作原慈三

急難之中自顧不暇遑能救人然君子救民命之心無時或息倘能於流離顛沛之時援救難友性命或數人或數十人百人豈非良心中愉快事耶茹經自記

原慈四　行軍之慈

易說卦傳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以性也有命命也有性對言又言養性立命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蓋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性命之重於世豈不大哉顧今吾中國之民命橫遭屠戮曾牛羊犬豕之不若痛心何如乎古詩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夫功成而萬骨枯猶可言也若功未成而萬骨已枯則更有不忍言者左氏莊公二十七年傳晉士蔿曰禮樂慈愛戰所畜也戰事必以慈愛爲本此制勝之要而後人不知也吉者積儲也養民而用之民心固而戰無敵矣爰就經旨所載續作原慈四

周易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丈人指師尙父言毒養也所謂亭毒萬物言殺人正所以止殺而養人也故大象傳曰君子以容民畜衆上爻言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恐小人之妄殺而亂邦也妄殺行軍之大忌弟子輿師正因妄殺所致聖人之意可見矣

論語子曰善人敎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不言勇士傑士並不言君子而獨言善人何也以善人能勝殘去殺也古語慈不掌兵此言大謬自來惟仁慈之士然後可以掌兵彼秦項之坑卒其殺身之報何如乎

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得道者得仁慈之道也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人十人同心同德夫億兆夷人可謂衆矣然而前途倒戈攻於後以北紂首遂懸於太白者不仁不慈是以離心離德親戚畔之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不直曰君子戰必勝而曰君子有不戰者蓋君子以不戰爲主有備無患而已

禮記檀弓篇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行人儀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

祀宗廟厲疫病二毛髮斑白者斬祀殺厲獲二毛不仁甚矣厥後夫差反其地歸其子是尚有不忍之心也

又檀弓篇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商陽仁不忍傷人故棄疾以王事勸之每殺一人而掩目不忍之至也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非謂坐朝與燕者當多殺人也自傷不能大用耳禮由義起復禮爲仁殺人之中有禮擴而充之非仁義之師乎是故軍禮不妄殺

春秋穀梁文公十一年傳冬十月叔孫得臣敗狄於鹹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然則何爲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

司馬法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舍服明其勇也公羊宣公十二年傳晉楚邲之戰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慈哉莊王以百姓爲心所以能成霸業也叔孫得臣之滅狄種左氏傳張之穀梁傳抑之吾謂折衷軍禮當以

穀梁傳爲正

老子道德經第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果猶濟也言善用師者取濟難而已不以兵力取強於天下也物壯喻武力暴興以兵強於天下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故暴興必不道早已也嚴氏幼陵曰不道之師如族庖之刀不折則缺未有不早已者也中國古之以兵強者蚩尤荒遠已秦有白起楚有項羽歐洲有亞力山大有韓尼伯有拿破崙最精用兵者也然有不早已者乎曰好還曰早已老子之言固不信耶至有始有卒者皆有果勿強而不得已者也

又道德經第三十一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與孟子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意義正合明王陽明先生破宸濠後諸弟子入賀先生愀然曰吾軍之死喪者不知幾何敵軍之死喪者不知幾何且重苦吾民矣慈祥愷惻正仁人之言也老子爲柱下史此數語皆古軍禮相傳精義嚴氏幼

陵曰此章精旨在今戰時公法中西人之所實行者非迂談無實用之言也與孟德斯鳩法意論攻兵一篇其旨正同

墨子非攻篇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情不知其不義也

情者實也莊子齊物論篇曰彼一亦是非此一亦是非烏乎是烏乎非蓋天下是非之亡亡於無人心殺千萬無罪之民而譽之以爲義不殺無罪之民則以爲不義顛倒若此詩云自有肺腸莫知其尤其斯之謂歟

此篇爲止殺根本聞歐戰未起之前英報登載切望英國不開戰端謂開戰卽使每戰必勝已受極大損失何況戰敗曷若不戰可毫無所損善哉言乎余前撰孟子論戰學卽止戰止殺之意清湯潛庵先生謂人當以怵惕惻隱之心常存於胸中庶天地生機不息人道可以常存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故鄙人深望戰爭各國早停一日百姓元氣卽可早蘇一日若持久不決士農工商一概失業民無所生活將盡爲溝中之瘠矣人皆有不忍之心萬勿以作戰爲生涯也茹經自記

慈幼保種篇 己卯

嗚呼一家而無子孫謂之絕嗣一國而無子孫不謂之絕種乎大兵之後人其流離戶口之凋喪也民族之零落也君子引爲大憂曰吾國民種將奈何且夫天下之最可哀憐而寶貴者莫幼稚若也請以物喻之昔者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歸麑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求麑答曰予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人問之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見韓非子）仁哉秦西巴否則幷麑母而殺之矣禮記曾子引夫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以其絕不忍之根源也蘇子瞻謂屠殺牛羊雞豕魚鼈鱔鯉以爲膳羞使其見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俎之間必將投箸而不忍食余往年之桂林有饗余者供赫然一小豕訝而問之則曰取諸母彘腹中味更甘美余惻然不食又聞浙省海鹽土俗剖孕羊取其子毛更柔價以倍余聞之潸然嗚呼忍矣哉物猶如此人何以堪越句踐之沼吳也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嘗載稻與脂以行國之孺子出遊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見國語越語）其慈幼也若是而西人遇水火兵災之厄凡爭救之者必先兒童非特哀而憐之也人種攸關卽國種攸關也不忍絕亦不容絕也今玆慘遘烽鏑遇炮火炸彈流離於道路者皆難民也而其尤可哀者難童也中路失其怙恃問其姓不知也問其名不明也覽其形狀飢餓而垂斃也聆其言語哀痛而迫切也曰吾父母棄我之時號哭不能止也吾牽衣追之父母尚揮涕而躊

躇也云吾暫置汝有人收養汝也嗚呼此難童也吾今不救汝則兒必死可憐鷲犬飽爾齒也吾今暫救汝寒暖飲食誰與護持也他日送兒歸何處也向使外人將兒行他年長成寧復知爲吾國人也思之淚下涔涔也嗚呼此難童也人種之關係也非吾救之而誰也然則收容難童院不可不急設也教養難童法不可不急講也人之子孫猶我之子孫也孟子曰殺人之父兄人亦殺其父兄推而言之殺人之子孫卽殺己之子孫也反而言之救人之子孫卽救己之子孫也嗚呼殺一人之身絕一人之種也絕一人之種絕一家之種也積之卽絕一國之種也救一人之身救一人之種也救一人之種救一家之種也積之卽救一國之種也人人存此心而後吾國之人種庶幾可保也他年戶口之殷繁民族之興盛胥根荄於此也書曰保我子孫黎民吾願當道者愛我黎民如愛護己之子孫而後吾國人種可以常存也朱子詩曰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哀哉赤子父母之心何如哉嗚呼吾不知何以爲情曷爲痛徹於心欷歔流涕而不自禁也

易傳曰保合太和各正性命惟保太和之元氣而後民生各安性命收養難童所以保元氣卽以保民種也功德莫大焉睢州湯潛庵先生云孟子謂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吾人能常存惻隱之心卽可上達天德何以言之蓋天地之大德無非生生之理也今日兒童遭難之慘豈止匍匐入井而已惟望當世仁人君子疾呼奔走以

救之唐文治自記

再余每見人家毆撻子女若有讎恨然此大不可因小兒亦知怨憤無形中生反動力骨肉乖戾皆起於此余昔年夏居寶界山見有爲父者以大杖撻其兒兒急逃父逐之兒惶急投河及救起已氣絕矣父大慟號哭不止余曰噫與其痛哭毋寧不撻兒女之爲愈乎回憶當時情狀慘怛不忍言曾頌詩曰匪怒伊教此言治國者陶淑國民性質也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此言治家者涵養子弟性情也治國者且不宜怒而宜教若治家者動輒撻其子女大之至於隕生傷骨何以對祖宗孟子曰父子相夷則惡矣又曰不祥莫大焉亟揭之以爲社會家庭勸文治又記

說雪哀民篇 己卯

己卯歲杪大雪歷數日說者曰此祥霙也瑞兆也予曰此果祥乎瑞乎在本心方寸之間而已昔周幽王不親九族賢者而好讒佞父兄長老作角弓之詩曰如食宜饇如酌孔取言其貪也教猱升木如塗塗附言其亂也其末二章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言德澤不下逮而龐然自大以居驕也曰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言行同蠻髦而國可憂也然則雨雪果祥乎瑞乎一念而善謂之祥瑞可也一念而不善謂之非祥瑞可也天人相與之際兢兢業業可粉飾而自欺哉采薇之詩曰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當斯時也歲暮寒兇雪虐風饕征夫旅客淒涼欲絕矣而況哀鴻遍野無食無衣觱發栗烈其飢渴顛踣而死者動以數十萬計哀哉哀哉天下之大患莫如有已而無人吾食而飽曾未嘗知餓死者之苦也吾衣而煖曾未嘗知凍死者之苦也我聞其聲我見其人體會其慘酷將死之情哀哉哀哉彼富貴逸樂之家衣狐裘飲醇醪處煖室搜括以自豪曾亦思號呼於道路者屢起屢躓鋌而走險者禦人於國門之外雖有米粟末由周濟極目千里溝瘠相繼頻弁之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彼誣慢聖賢荒道敗德君子察其朕兆必至於斯矣哀哉哀哉苟爲善黎民必有受其利者矣鰥寡孤獨窮民無告者必使之得其所老安少懷民吾同胞萬物一體急宜設安老所恤嫠所而慈幼所爲尤要彼難民之遺棄兒童賣男鬻女者不可勝數難童蹤躅道塗彷徨歧路鄉土何處父母何人哀哉哀哉善人既宜收養而愛憐之並宜急採余放賑急救法廣設粥廠送粥担以拯貧病不能出門之人一面多運秈米來埠設貧民飯店平糶所均減其值並限定時刻擇寬廣處所毋任老幼擁擠踐踏免致損傷性命蓋有善心尤貴有善法也且更有大可哀者比來米價騰貴物價隨之而長不知何所底止貧民粒食維艱久之無生活之路勢必成爲餓殍當勸告富人切勿囤積米糧投機販賣蓋囤米居奇作孽最大所剋剝者無非窮民之脂膏他日果報必在子孫況民怨日深一旦橫被搶奪冤孽所結何堪設想耶正月之詩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蓋勸富人哀惸獨也天生我於此時歷千百年未遇之刼

實穀我以爲善際此善緣而不爲善是違天理也是悖人道也是自賊其本心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豈閉門修養之謂哉道在取人爲善與人爲善公其善於天下以善國性故曰猶可以爲善國

放賑急救條議 戊寅

諺云放賑如救火遲一日卽多斃數命鄙人前因故鄉太倉水災施放冬賑棉衣因請護照手續運到時凍死老嫗小孩各一爲善而反以作孽至今痛心引爲大恨故放賑愈速愈妙漢汲長孺甘延壽矯制發粟唐曾成王除溫州刺史郡大饑王至溫夜不解衣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可師可法也（目下倘遇急迫待救之時儘可便宜行事後開會追認）

宋程伊川先生論賑濟法云凡濟飢當分兩處擇老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過飽俟氣稍完然後再給又宜先擇寬廣之處多數門或甲乙門進丙丁門出或前門進後門出切不可狹窄擁擠輒傷無論施米施衣施粥等皆當如此如煮粥飯須同人親嘗恐生及入石灰故也

淸張伯行先生論荒政事宜云担粥之法富家有力願施粥者每遇風雪寒冷難以求食之日煮粥一擔令人肩挑粥擔隨處給食食畢則已明日再煮陸續挑給擔粥者衆則全活者多且無斂怨爭擠之患矣又風雪之日飢民不能出戶每人量給粥一頓俟天氣和暖方能出門營求爨以救至存活爲度如慮聲張隱行其善可也（目下不能舉火之戶行此法最善）

明陸桴亭先生勸施米湯約云凡飢民至飢歲不得食而死者十之六七得食而死者亦十之三四蓋飢民餓久腸胃日細驟得食急不能容受往往腸斷而死今願與同志約凡朝夕炊粥飯時少增勺米湯沸必挹取數盞盛大甕中多多益善明晨以湯再炊入麥粉少許使成稀粥更以水薑三四塊擣碎調和各就所在地施送蓋米湯中少投以麥則無恥之徒苟能自活者不思侵奪又飢民畏寒寒氣入心無不立死有薑汁則可辟寒氣通腸胃一舉而二善備矣

昔人謂放賑有兩要端(一)能吃苦(二)有耐性余謂吃苦尚不難惟耐性不易耳嘗有放賑受人包圍及當面詰責此特窮民無告飢寒交迫激於意氣使然非其本意也若因此灰心不啻因噎廢食災民無所依賴轉造孽矣書康誥曰如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蓋百姓皆赤子也故放賑者對於災民如父母之對於赤子受盡煩惱氣仍宜體恤周至懷保提攜俾之成立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又曰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能充父母愛子之心施於赤子入井之際則所以造福於地方者無窮所以錫福於子孫者亦無窮矣

再每見報章載放賑輒斃人口至爲慘痛鄙意此後設粥廠者來食之人所持票證或牌片務須分定若干排注明發放時刻如第一排八時二排十時三排十二時之類放米槧等亦如此千萬預防軋傷老弱是最要事也

餓者言 戊寅

禮記檀弓篇載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曰嗟來食餓者揚目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嗚呼此餓者蓋隱貧人也蒙袂不欲人見也輯屨憊不能行也揚目怒而始視人也嗚呼此餓者蓋隱貧人也吾敬其志節之高而惜其不容黔敖之悔過也今舉國餓者觸目皆是無志節之士如齊之餓者其人乎言念及斯不覺淚下之如綆也爰述餓者言

勸善子居於海濱遊乎通衢凜然飄風淒然凍雨見一老翁蹣跚而來顛躓者屢詢之則泫然曰吾紹興人也幼讀書游庠序避難來滬今值米荒無以爲活祇得赴水死耳吾一人不足惜尚有子女不久亦成餓莩耳言已號哭瞥見其子女追踵至曰阿爺毋乃覓死兒輩願隨阿爺以殉彼此相持泣勸善子方悲不勝又見行乞婦女數輩哭而來曰餓死矣餓死矣兩日未得食然見其所抱之兒方在懷中索乳又不禁淚流之如綆也

餓者又嗚咽言曰吾既不得食尤難堪者風饕雨虐不得一椽庇手脚凍皴皮肉似死然尚有知覺迨霜雪砭肌骨則冰且僵殆非人境露宿人家階下屋主出被怒逐巡警亦來呵叱驅走雖憊甚亦不得逗遛或猛犬狂噬猙獰若犴狴吾懷中兒怖欲死幸得善人施衣一襲粥票一紙匍匐數里始得啜一盂粥不得果腹吾輩祖若父亦顯者今求爲傭奴傭婦而不可得豈料入此地獄毋寧速死爲愈乃以頭搶地無數作求死狀勸善子更不覺淚下如綆也

爰走訪諸善士籌救之之法僉曰以乞人奔走數里始得一啜粥非善策宜多分粥廠俾就近食然地方遼闊措置非易宜多設粥担沿途博施有力者宜多設收容所廣庇衆生釐訂章程預防流弊推行各省施救較多孔子有言善人爲邦勝殘去殺無論政界社會各推善心而溥善緣庶幾善氣充積刦運消除而太平有望乎爰作歌以悲之曰

嗟我同胞神明華胄何爲慘酷而至於斯嗟我同胞誰無父母恩斯勤斯保抱懷持以養以長而竟至於斯誰無兄弟急難相攜誰無夫婦白首相期而竟至於斯嗟我同胞大兵之後人其流離老弱溝壑膌此孑遺而竟至於斯嗟我同胞我之所聞所見如斯其不可見不可聞者蓋千百倍於斯嗟我同胞安得廣廈雲連覆庇於斯倉箱積儲粒食於斯經綸杼柚衣被於斯我爲哀籲於天惠鮮鰥寡孤獨幸得善人君子哀民水火以拯救於斯嗟我同胞際茲改歲來春之後哀鴻遍野白骨淒其其景象靡底止於斯吾因餓者之言痛徹腑肝和淚濡筆以紀於斯

茹經堂文集四編目錄

卷四　經說類

茹經堂文集四編卷四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經說類

讀經條議　丙子

竊維讀經當提倡久矣往者英人朱爾典與吾華博士嚴幼陵相友善嚴嘗以中國危亡爲慮朱曰中國決不至亡嚴詢其故朱曰中國經書皆寶典也發而讀之深入人心基隆扃固豈有滅亡之理余謂朱說良然吾國經書不獨可以固結民心且可以涵養民性和平民氣啓發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國非讀經不可顧讀經所以無統系者一程度淺深極難支配二難得通達之教師三難得顯明易解之善本以上三端以得善本爲尤要蓋既得善本教師即可循是以講授主持教育者即可循是以核定功課譬諸行路然可按圖而計程矣今擬自初級小學始以至大學文科研究院按照各經淺深緩急分年支配規定課本附以說明若能切實講貫尚不甚難惟更有進者讀經貴乎致用而致用之方必貴於躬行實踐故凡講經者必須令學生一一反諸於身驗諸於心養成高尚人格庶可造就其德性才能俾腦經清晰氣質溫良學道愛人方有實用若徒矜考據鶩訓詁自命爲博浮泛不切或好立新義亂名改作非徒無

益而又害之矣至於實事求是之法尤貴有恆若試行一二年後動輒更張學生耳目淆雜無所適從亦決無成效也爰述管見先定統系再於說明中列方法如左

(一)初級小學三四年級應讀孝經

說明　孝經一書廣博精純而實切於日用行習教愛敬之原立蒙正之本今考其書共一千九百零二字當於初級小學三年級起讀之分四學期務期熟誦(經文及註語精要者概須熟讀以下各經皆然)是書唐明皇註本無甚精義明黃石齋先生孝經集傳又嫌太深鄙人所編孝經大義亦嫌略深惟須善講者譬況使淺引證故事開導學生良知良能是爲立德立品第一步根柢又如坊刻二十四孝書亦宜講貫以養兒童德性

(二)高級小學兩學年應讀大學及上半部論語

說明　大學一書數十年前學生無不熟讀膾炙人口久矣自格致誠正推及於修齊治平全體大用靡不深切該備至於論語一書言學言仁言政言孝弟忠信言禮義廉恥莫非修己治人之要今考大學共一千七百四十九字論語自學而篇至鄉黨篇共六千八百九十三字於高級小學三年中支配之可以一律熟誦大學以朱子章句爲主明王陽明先生復古本實與禮記注疏本同鄙人所編大學大義兼採鄭朱二家注亦可作課本論語以朱子集注爲主鄙人所編論語大義貫串義理亦可作課本或疑大學論語皆政教合一之書初學讀之似嫌躐

等此說誠然但須知童年知識初開正當以此等格言俾之印入腦經養成德器敎師慮其沈悶可略舉史事以證之自能引起趣味矣

（三）初級中學三學年應讀下半部論語及詩經選本

說明　自先進篇起至堯曰篇止計共八千九百八十六字定二學年必可畢業或疑下半部論語有後人僞託之處極謬鄙人嘗編論語外編已詳辨之矣詩經溫柔敦厚足以涵養性情考見政治風俗且有韻之文易於誦讀當以朱子詩集傳爲主但恐一年尙不能卒讀鄙人嘗編詩經大義共八分類曰倫理學性情學政治學社會學農事學軍事學義理學修辭學共選詩九十餘篇每篇均有注釋幷詩序詩旨可作課本

（四）高級中學三學年應讀孟子及左傳選本

說明　孟子一書尊重民權民貴君輕用人取舍一順民之好惡惟其嚴公私義利之辨故其政見精覈若此他如孝弟人倫之本出處取與之經察識擴充之幾闢邪崇正之道與夫不嗜殺不忍人之心諸學說皆足爲今世良藥其書共三萬六千五百八十九字當以朱子集注爲主附以鄙人所編孟子大義於兩年中支配之至左傳爲禮敎大宗旁逮外交兵事等學無所不備惟卷帙繁多短期中難以卒讀鄙人左傳選本共分八類曰兵事類外交類禮敎類內政類紀事類諷諫類闢邪類小品類可作課本於一年內支配之注解以杜林合注爲善

（五）專科以上各大學及研究院應治專經之學

說明　凡通經宜就性之所近專治一經精通之後再治他經循序漸進不能拘定年限務宜研究微言大義與涉獵章句者不同其尤要者實施之政治推廣文化改良人心風俗如禮記經解篇所謂絜靜精微爲易教疏通知遠爲書教恭儉莊敬爲禮教諸端纂言鉤玄確得要領他如大戴禮記國語二書並宜精究鄙人所編十三經提綱周易消息大義尚書大義洪範大義禮記大義中庸大義各書均可藉以入門此外博考羣籍如十三經註疏古經解彙函通志堂經解七經精義淸經解正續編及諸大儒經說均宜分門參考總之不尙新奇不務隱僻庶學有實用蔚成通才矣

以上所述管窺之見未敢自信鄙人默察近來世變人心日尙欺詐殺機循環不窮倘不本孔孟正道以挽回之竊恐世界刼運靡所底止深望海內賢豪相與講道論德以期經明行修正人心以拯民命救中國以救世界此鄙人馨香以祝之者也

讀周易大綱　己卯

易經由四聖人首定伏羲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文王作彖辭如乾元亨利貞等是也周公作爻辭如潛龍勿用等是也孔子作彖傳象傳文言繫辭等傳分釋伏羲文王周公之意謂之十翼四聖作述盡天人之奧旨矣

凡學易不可視爲高深應作淺近講解如乾元亨利貞淺釋之猶言天春夏秋冬有一世之元亨利貞譬如人生百歲二十五歲爲元以下爲亨爲利爲貞各二十五歲有一歲一日之元亨利貞節序無論矣以一日計早起爲元平旦之氣良知發現之時日中爲亨爲學辦事激勵正在此時自午至酉爲利綜核所得幾何有益於人者幾何戌亥之交檢點一日所亡所能貞下起元優游爾休矣君子法天觀元亨利貞行健之象用之以自強不息

周易變動不居論其要不外數象占三者如乾卦之初九九二等數也潛龍見龍等象也勿用利見大人等占也然亦有有象而無占者如坤卦初上兩爻等是觀象自可知其吉凶有有占而無象者如元妄九四可貞无咎大壯九二貞吉是然易者心學之書視心術以爲吉凶觀於春秋占筮而知之矣（如左氏襄公九年傳魯穆姜筮出東宮遇艮之隨曰隨元亨利貞而穆姜知不足以當之曰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又昭公十二年傳魯南蒯將叛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可見占筮惟居心忠信方可爲吉若祈儌倖得福妄矣）

有學易之道有占易之法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學易之道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占易之法也論語學易無大過又引易不恆其德二句曰不占而已矣亦爲學易占易之分聖人洗心退藏於密又齋戒以神明其德學與占二者盡於此矣

朱子八卦分宮取象歌有世卦孟子所謂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是也有旁通陰陽對待如乾坤坎離等是也有上下卦相易如乾宮一世卦爲天風姤而風天小畜則爲巽宮一世卦等是也有游魂歸魂卦如乾宮之火地晉坎宮之地火明夷爲游魂卦乾宮之火天大有坎宮之地水師爲歸魂卦等是也一縱一橫可樂而玩務宜熟讀

既知易爲心學之書知行合一務宜以積善爲主坤卦文言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繫辭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孟子生戰國之世大聲疾呼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後世學易者居恆心術之隱其爲善乎其爲利乎兢兢業業常自省察庶幾有以善其性而善國性矣

讀易參攷各書漢易以鄭康成先生荀氏爽虞氏翻爲最著至唐代李鼎祚輯周易集解集其大成宋易以程伊川楊誠齋二先生易傳朱子本義爲最著南宋以迄元明惟此三書盛行至清代周易折中一書通象數之本原窮義理之奧窔爲李文貞光地所擬定集其大成不可不研說也學海堂經解中如惠氏棟張氏惠言又崇尙漢易推闡鄭荀虞師法莫過於是矣

論周易君子教育 己卯

居今日而言君子教育其爲人所唾棄厭薄也久矣以爲處今世何貴而爲君子乎嗚呼是何言與夫學者所以學爲君子人也教者所以敎人爲君子人也薄君子之名而不爲君子亦將

薄人之名而不爲人乎既不欲爲君子將甘爲小人乎胥國民而淪爲小人國其危哉且英美各國倫理學亦有君子教育之説矣所惜者或徒務其名不能行諸實事耳吾因講易而有感爲特引周易所言君子小人之辨推及於諸經願諸生之勉爲君子也

君子之名惡乎始解者曰君尹也發號施令者也子者尊稱也此言人品之貴也又有解者曰古者王子世子及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鄉校所升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學終業之時其成也恭敬而溫文則可謂君之子也已此則重其人以尊其親興孝道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未有不孝不弟而可稱君子者考周易乾坤生六子與蒙卦言子克家蠱卦言有子考无咎令人繼志述事之念油然生矣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君子教育權輿於易而推衍於孝經

易言君子教育權輿於易也蓋提倡爲君子者始於周文王如坤卦君子有攸往同人卦利君子貞謙卦君子有終是也至周公爻辭始以君子小人對言如剝卦君子得輿小人剝廬革卦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解卦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是也孔子作六十四卦大象傳皆以君子爲矜式而於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垂千古之炯戒蓋人心消息之轉移國家治亂之根本世運隆污之樞紐罔不係乎是君子小人之進退卽一治一亂之循環然則君子教育爲政者其可忽乎哉

君子教育心術爲先嘗謂易者心學之書也其大義備於乾坤而始於復彖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孔子於冬至之時見天地之善心而教人以養心孟子於平旦之時驗天地之善氣而教人以養心其義一也故曰聖人以此洗心洗者滌也君子之所以畏天命也大有卦之彖傳曰順天休命未有不畏天命而可以爲君子者故孟子曰畏天者保其國人生當世無日無時不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卽無日無時不在吉凶悔吝之中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吉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凶也悔也吝也利與善之閒所謂心幾也由利而之善卽由凶悔吝而之吉由善而之利卽由吉而之凶悔吝惟變所適在心術之轉移而已矣

君子學問窮理盡性始於辨義乾文言傳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大畜象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曰聚曰辨曰多識曰畜皆辨義之功也乾卦文言傳曰可與存義坤卦文言傳曰君子義以方外繫辭傳曰井以辨義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竊謂惟辨義而後能存義義以方外惟方外而後能精義論語言徙義孟子言集義皆一以貫之者也是故君子喻於義而不喻於利（此利字謂一己之私利非天下之公利）

君子品行事業爲善而已矣坤文言傳言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大有象傳言遏惡揚善而其初爻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言積善之多且厚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繫辭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

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之爲道所以兢兢於積善也吾人生於今世行乎患難正爲善最好時機所負之責任惟在於善國性孟子道性善曰猶可以爲善國可見道性善非僅修養之謂乃教導國民以爲善欲以善國性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言君子教育者得一善而拳拳服膺日積之以至於無窮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也

讀詩經大綱 庚辰

(一)詩學源流　有作詩采詩陳詩刪詩學詩說詩次第作詩上自卿大夫下至閭里士庶勞人思婦太師采之陳之以觀民風古詩三千篇孔子刪之爲三百十一篇於是詩學興焉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知人論世皆學詩要旨也

(二)詩學貴致用　論語孔子言誦詩貴通達政治貴能專對十五國風具詳民性民情民俗民力修教齊政因時進化端在於是專對者如左傳載齊晉鞌之戰賓媚人對郤克引詩兩條見成公二年傳　魯穆叔聘於晉拜鹿鳴之三見襄公四年傳皆彬彬得風雅之宜矣雅頌之詩周公召公所作者尤宜熟誦心維周公詩若鴟鴞東山常棣閔予小子敬之諸篇是也召公詩若篤公劉泂酌卷阿三篇是也

(三)聖門說詩家法　孔子言興觀羣怨事父事君爲詩學權輿（鄙人編大義分類即本於此）厥後如大學中庸之引詩觸類旁通不囿方隅皆孔門家法也

(四)詩分四家　齊魯韓三家西漢皆列於學官魯詩最得經旨毛詩平帝時始立後漢鄭衆賈逵馬融鄭玄申明毛義三家寖微至唐孔穎達因毛傳鄭箋爲正義而毛遂獨行於世

(五)參考書　注疏外若詩經傳說彙纂陳啓源毛詩稽古編魏源詩古微陳奐毛詩傳疏皆精覈通博

詩小雅常棣篇講義 庚辰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此詩周公閔管蔡失道而作首二章相聯屬首章以常棣起興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至情至性之語讀之可以下淚矣死喪二句喪禮也原隰二句葬禮也凡人當喪親之時兄弟有相抱而痛哭者矣孔懷者天性發現之時也至於營葬無論高原下隰負土之事豈能求他人惟兄弟自求耳三四章相聯屬脊令性最急曾文正鳴原堂論文謂脊令載飛載鳴人鑒於茲當移其性於急難患難之中惟兄弟互相救護良朋或有心無力是以永歎鬩牆暫時小忿鬩字从門从兒言若兒童偶爾角逐旋卽相忘若外務之來(務與侮通)惟賴兄弟

悉力共禦之設有夏朋之助將以爲外姓而爲人屏蔽矣五章一轉言安寧之後乃兄弟不如友生是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視骨肉如路人天性乖戾人道或幾乎息矣六七章相聯屬凡人兄弟無故飲酒於家庭間其情義親厚無異於孺子相慕故曰和樂且孺兄弟以天合者也妻子以人合者也天合者既無乖睽人合者可永保安寧矣末以咏歎作結然乎否乎令人深思而自得之孔子誦此詩而贊之曰父母其順矣乎見悌弟之必出於孝子也此周公之意也余誦此詩而重有感焉左氏僖公二十四年傳載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引此詩首章及四章爲證案春秋二百四十年干戈相尋泰半起於兄弟之禍故伐木之詩曰兄弟無怨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斯干之詩曰兄及弟兮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民生無乾餱之爭兄弟自相好而無相尤矣乃末世兄弟之間始也爭意見爭是非繼也爭貨財爭田產骨肉之親反眼不相識視同陌路甚至有白刃相仇者嗚呼曾亦思己之一身爲祖考之所遺父母之所賜兄弟之身亦爲祖考父母血統之所聯屬乎父母切望子弟之和好而兄弟乃互相尋仇清夜捫心其何以對父母乎夫兄弟手足也手必護其足足必衞其手若以手攣足以足踢手豈非自毀之道乎昔平湖陸清獻公爲嘉定縣令時有兄與弟爭訟不休公令縛兄之左手足縛弟之右手足使掃地服役旬日傳訊之則皆言不勝苦楚涕泣求出不敢再訟公曰汝輩始知手足之相連乎倘再爭訟當械汝手足矣二人感泣而去

復爲兄弟如初淸獻大賢也宜其感人若此蓼蕭之詩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豈愷字省文）兄弟之令德維何讓而已矣故大學之文曰一家讓一國興讓又曰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莪篇講義 庚辰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瓶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止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此詩爲千古孝思絕作首二章相聯屬莪即小雅菁莪之莪係美草常抱宿根而生有子依母之象俗云抱孃蒿至蒿蔚則散生非叢生也詩人與而兼比見蓼莪本可依親膝下而蒿蔚則遠散讀哀哀父母四句悽然欲絕矣三四章相聯屬三章言無親之苦四章言育子之艱瓶罄罍恥言勺水俱無何以得養鮮者孤也如此孤露之民惟心泣血曷若早死之爲愈乎怙亦依賴之義人之初生怙父而恃母至於長而行役則父無怙而母無恃此所以出門而銜恤恤者憂也上堂不見親入室不見親家室全非靡止息之地矣謝叠山先生謂生我如天之生物鞠我如地之養物拊者以手撫摩察其肥瘠畜者謹其出入察其起居惟恐其

疾病長者如南風長養萬物調和其寒暖滋養其血氣育者如易云育德孟子云敎育涵養其德性開導其聰明顧者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首以顧之如有所遺也復者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尋而呼之歸如有所失也腹者懷抱之也父母有所往將出門懷抱其子而未忍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其子而不肯置人能深思此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余謂九我字如追魂攝魄父母之魂魄繫於其子則子之魂魄自當依於其親尤要者在顧復腹三字謝氏僅就平時近別而言若至喪亂遠離之時則顧復頻頻揮涕如綆矣腹者非僅懷抱若鍥之於心而不能舍也嗚呼父母之愛子若此爲人子者亦有銘心刻骨之愛於其父母乎夫家庭之際非可以報施言也然即以報施言之報之寧有窮期乎如昊天之罔極矣末二章相聯屬烈烈律律發發弗弗皆言行役之艱苦山川悠遠不遑出矣凡民莫不善我獨何害害字協韻讀曷仍作禍害字解言獨受害也不卒不得終養也悱惻纏綿幾於一字一淚陟岵鴇羽思念於父母尙全之日猶希冀可以補報也蓼莪傷感於父母既沒之後罔極之恩無可報矣樹欲靜而風不定子欲養而親不待終天之痛何時已哉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爲之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然要知子淵門人所以廢此篇者欲抑子淵之哀而吾輩所以不忍廢此篇者人子當終身不忘其親然而竟有至於忘親者則不得不誦此詩以警醒其良知也司馬子長曰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嗚呼

吾呼父母而父母不得聞矣然則人子當親在之時眷暉之報其可須臾忽乎曾子曰親既沒雖欲孝誰爲孝乎故曰孝有不及嗚呼念之哉

孝經開宗明義章講義 庚辰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本經五刑章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世惟有非聖人非孝之人乃釀大亂而開刦運於是國民家庭間遂致互爭意氣骨肉乖離痛心曷已夫宇宙之間和氣與戾氣相爲消長而已和氣盛則一家一國未有不興者戾氣盛則一家一國未有不衰者感應之理然也余竊不自揣常欲提倡保合太和之道由一家而推之一鄉一邑漸推之於一國既無實權迺發之於學說茲特講孝經首章作爲法式第一節道德二字始見於易傳曰和順於道德此渾言普通之道德然亦必本於和順若夫極至而最要者則必本於孝和順之氣日盛則乖戾之氣日消故治天下之大原必基於民之和睦無怨大學治國平天下所由先以齊家也孝爲德本木著於地謂之本樹木在地根柢槃深而後枝葉峻茂若拔之離

地則立見枯槁猶嬰孩離父母則必飢寒顛踣以死是以史記言父母者人之本也教之所由生者敎字从孝从攴言督飭人以孝道也敎道所包者廣然必以家庭敎孝爲權輿生者本立而道生也身體髮膚兩節有淺義深義廣義旁義身體節淺言之謹言愼行不罹刑罰是也深言之保身體卽以保心性神明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也廣言之視中國猶一人普天下皆吾身體髮膚百姓有一毀傷者猶吾身體髮膚之受毀傷也又有旁義禮記祭義篇曾子曰戰陳無勇非孝也若臨陳而畏怯卽大不孝故不毀傷其忠愛之天性卽不毀傷其身體髮膚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正所以爲孝非畏葸之謂也立身節淺言之人生最要者在自立惟立身而後能行道惟行道而後能揚名也深言之父母之名本當顯著惟爲子者不能立身行道而父母之名乃晦要知所立之身卽父母所賜之身所行之道卽父母所敎之道禮記內則篇曰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惟勇於爲善然後能顯父母也廣言之則傳嬗道統敎育天下英才俾之皆立身行道而吾父母更大顯榮矣又有旁義今人但知功名富貴以爲顯親揚名不知奔競利祿取不仁不義之財以養親適以貽羞父母故立身行道者先從絕不義之富貴始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見事親事君要以立身爲主愛家乃能愛國也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自古亦豈有貪汙卑鄙之身而可以事君者哉無念爾祖二句詩大雅文王篇修

德修孝德也本章第一節稱先王實指文王而言文王大孝人也其孝行詳見於禮記文王世子篇視膳問安無微不至兼推其孝以教百姓詩天保篇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言徧爲孝德也禮記內則篇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亦謂文王降孝德也人孰無父母文王我師也此開宗明義之大旨也

論語分類要旨 己卯

孝　如學而篇第二章其爲人也孝弟第九章慎終追遠第十一章父在觀其志爲政篇孟懿子問孝以下四章子奚不爲政章里仁篇事父母幾諫以下四章皆是也而父母之年一章爲尤要蓋父母之壽與不壽係乎人子之孝與不孝也以後如先進篇孝哉閔子騫子張篇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兩章皆是

學　有淺者有深者學而篇所言大抵皆下學淺近之功有貫徹始終由淺入深者如爲政篇十五志學章是也有專主心理言者如雍也篇論顏子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是也有專去氣質之偏者如陽貨篇好仁不好學等是也有兼政治言者如子張篇仕優則學是也宜分類細讀之

仁　論語言仁三分層工夫其淺者如里仁篇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述而篇我欲仁斯仁至矣皆返諸本心而即是者也其較深者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

是也（此節亦專言仁）其最深者若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是也要而言之仁从二人必去人己之見而後可造於仁故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推己以及人不仁者有己而無人惟有己無人而天下亂矣

政　論語政治學為政篇引其緒次詳於顏淵篇而最詳於子路篇顏淵篇言仁兼言政蓋政必本於仁非仁無以為政也仲弓問仁古本有作仲弓問政以下子貢問政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齊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皆仁道之大樞政事之根本而在上者本身作則尤為要務季康子問政三章孔子屢提子字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其義更為明顯子路篇合聖功王道之全攝諸子百家之蘊其首章曰先之勞之次章曰先有司後又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蓋身者天下之衆也至於為君為臣皆當以專制為大戒惟其言而莫予違即喪邦之一言也後世行政者能無兢兢業業乎

以上論語分類學已可略覩大概而二十篇中精蘊尤在君子敎育君子之稱始於文王周易之彖辭周公爻辭亦多言君子孔子作十翼屢稱君子大象傳繫以君子者五十四所謂君子敎育也論語言君子者凡百有四首篇首章言不亦君子乎末篇末章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故論語二十篇包括君子敎育之綱領後世讀論語者其皆躬行實踐勉為君子慎毋墮落品行流為小人

大學格物定論戊寅

格物之訓多至七十餘家馳說騁辯推繁炫博與在我之身心初無關涉又何益乎夫大學所謂格物者必當驗諸心得措諸躬行方爲實事求是而可以修齊治平楊子曰羣言淆亂折諸聖謹參考羣經折衷至當分析七大問題以息羣言

一 鄭君朱子王子解釋格物本原一貫

參考鄙人所著王心齋格物論蓋格物之學當知內外之辨心意知內也身兼內外者也家國天下外也鄭君注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兼內外而言之也朱子註窮至事物之理似偏於外而補格致傳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兼內外矣王子言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正其不正以歸於正由內以達外也

二 研究本經物有本末之物卽格物之物

王心齋謂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身與天下國家皆物也當時謂之淮南格物學者宗之劉蕺山先生謂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爲正第少一注解格知誠意之爲本而正修治平之爲末則備矣愚案物有本末節本屬承上起下文知所先後句卽下兩節所云先後據此則知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由是言之格物之學方歸於實

三　定格字確詁

尙書大誥篇（周公作）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是爲格知二字之始大學致知在格物實本於此孔子三十而立至不惑知天命皆格物之學格者量度也（見文選蕪城賦注運命論注引倉頡篇又見玉篇廣韻）此爲格字確詁阮氏芸臺曰物者事也格者至也事者家國天下之事卽止於五倫之至善明德新民皆事也格有至意亦有止義履而至止於其地聖賢實踐之道也愚謂學問之事要歸實踐量度知也履而至之經歷家國天下之事行也知行必須合一若徒知不行空言無補實吾國學者之大弊周易說卦傳艮者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艮止也故惟格物而後能知止阮氏此言可謂不磨之論惟其解物爲事尙不免偏於外而遺其內爾

四　八條目皆基於格物當博採羣經條分縷析方能躬行實驗

六經皆格物之書也經書所載物字或內或外其分各殊茲略舉大概如左

甲　致知　易繫辭傳陳九卦曰復小而辨于物又曰復以自知辨物卽格物自知吾心之善惡在內者也蓋復卦要旨重在中以自考先儒所謂省察於意念之初萌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也繫辭傳又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來物雖屬在外而善惡之自知實根內心而出鄭君注本此老子曰萬物並作吾以觀

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曰靜此雖道家言而至靜之時亦可參驗

乙　誠意　禮記樂記篇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愚按大學誠意發於好惡之正故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自誠意以下各章亦皆以好惡爲主如有所好樂好而知其惡二句其所令反其所好民之所好好之二句等是也好惡無節則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而拂人之性矣知誘於外之知是惡物之感人化物者孟子所謂違禽獸不遠也吾嘗謂誠僞之界乃人心生死之界亦卽人禽之界昧於格致之學變詐作僞惟利是圖以致人品淪於禽獸天理滅而一身滅一家一國亦滅矣痛哉中庸言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朱注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所得之理旣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吾嘗譬諸置一食物踰數日則精華盡而腐敗又踰數日則臭惡矣故本經曰如惡惡臭

丙　正心　孟子告齊王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知輕重知長短致知也物皆然心爲甚所謂心物也度量度正心之學自格物始卽自度本心始在內者也孟子言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引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長者陽道之長消者陰道之消人心陰陽消長之幾卽

存亡之幾一心存而一身一家一國存一心亡而一身一家一國亡危乎微乎欲格知存亡消息之微無他利與善之間而已矣養者養其天命之性斬其利欲之私也

丁　修身　孟子答公都子問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蓋心與意無形而難見者也身有形而可覩者也以天地最貴之身而百端之物感環伺於我前一爲嗜欲所乘貪利所引失其身而流爲小人終身不能自拔則爲天地間最鄙最賤之身矣孟子曰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惟不能自治其心於是忿懥好樂恐懼憂患四端攻於前親愛畏敬哀矜賤惡傲惰五端襲於後身不可得而修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可見修身當以誠意爲本而格物之學不明窒其萬物皆備之體而更知閉塞矣又深而言之尙書洪範五事貌言視聽思卽論語九思四勿之本思曰睿睿作聖爲格物最精之學四勿根於克己而實踐於禮故中庸曰非禮勿動所以修身也此兼心物身物合內外之道者也

戊　齊家　家庭以孝道爲大本禮記哀公問篇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孝子成身物者實理卽法則也故易家人卦傳曰言有物言有法則也法則惟何孔子之言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故曰敎以人倫人倫乖而家道喪

己　治國　大雅烝民詩美仲山甫先之以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何也蓋仲山甫之德古訓是式威儀是力事事合於物則故下文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何以能明若否精於格物也此其學廣矣大矣禮記王制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修其敎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何以格知不易俗不易宜又何以格知國性格知國情國力此格物學之至廣至大者若格致之學一差則所行之事謬以千里矣孟子云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惟其用貪用詐是以奸宄朋興人民受害無所底止欲求救國必格物以學禮孔子曰不知禮無以立言無以立國卽無以立於天地之間學禮必先克己智深勇沈格物學之退藏於密者也

庚　平天下　上言治國學禮卽格物之學也若周禮一書自體國經野至酒漿廛市至纖至悉莫非格物而尤者在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曰智仁聖義中和心物也曰孝友睦婣任恤身物也曰禮樂射御書數藝物也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內外交修格物全矣夫天下之所以不言治而言平者以人心有不平也人心有不平強以壓之乃日以亂平天下人心之不平始可以致太平其道維何易謙卦大象傳所謂稱物平施而已稱物者格物也格知輕重厚薄親疏遠近之等而平以施之則人心平矣君子有絜矩之道絜者度也

絜矩非卽格物乎更有進者易繫辭傳言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曲成萬物而不遺又曰開物成務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惟格物之精且確故能曲成不遺而聖賢之心惟在開萬物之愚蒙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伊尹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是也知者平日之知覺者臨時之覺未有國民知覺常落人後而可以立國者也陽明先生言致良知於事事物物惟能致良知是以能先知近人對於國民知覺漫不加意自窒其國民知識殆哉

五

論人物當格知君子小人之辨

格物以知人爲大要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然而皐陶謨且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孔子於堯曰篇言治道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又曰患不知人不明於君子小人之辨則無以修己無以觀人而在我之品行終必至於墮落中庸言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成物之智基於格物務嚴君子小人之辨此其學首推虞舜舜好問好察孟子贊其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察人倫者察人類中君子小人正其不正以歸於正故其去四凶決用二十二君子無不各得其當其於萬物之情似燭照而數計又推其善以與人同取人爲善與人爲善取與之熟格致之精也易同人大象傳曰君子以類族辨物類族卽以辨人物舜之所以稱大智也橫覽二十四史通鑑所載靡不用君子而興暱小人而亡洎乎

末季不知君子小人之分久矣甚至視爲迂談可嘆矣或問君子小人其別焉在曰孔子有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六

論事物當知是非善惡之界

經籍所載物字屬於事物居多如本經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雖以事與物對言然經歷家國天下之物卽經歷家國天下之事也孔子裕經世宰物之略作易序卦傳敎萬世學者格物之道曰物生必蒙物穉不可不養是敎育中之格物也曰物畜然後有禮然後能養是禮敎中之格物也曰物不可以終通終否是天人消息中之格物也曰物大然後可觀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是觀人取人之格物也曰物不可以終盡終過是執兩用中之格物也曰物不可久於其所物不可終遯終壯是出處進退中之格物也曰物不可以終難是素患難時之格物也曰革物者莫若鼎是治曆明時之格物也曰物不可以終動終止終離是人生動靜離合之格物也曰物不可窮受之以未濟終焉是反終原始轉移氣運之格物也綜上下兩篇而宇宙間世變人情畢見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而研其奧旨則在格知事理之是非繫辭傳曰雜物撰德辨是與非欲格是非先明善惡然而天下由是而非由善而惡者多由非而是由惡而善者少何也不能格知事物之幾也繫辭傳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四知字皆從格物精密而

得幾學肇自虞廷一日二日萬幾因應萬物之幾也舜自道其心得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其學可知矣周公達紹之於屯卦爻辭曰君子幾不如舍孔子達紹之曰極深研幾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皆格物之功細入無間者也周子又達紹之曰幾善惡幾微故幽幾動於彼誠動於此朱子本經誠意章注曰謹之於此以審其幾中庸首章注曰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凡此皆涵養未發之中當意念初萌時即審察其是非善惡夫然後以心幾應事幾發皆中節而物無不當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象其物宜者格物之至也

七

論物理當格知道藝不可偏廢以道爲本

物理精微易經最奇而奧如小過卦飛鳥以凶即今世之飛機是也說卦傳言萬物出乎震巽萬物之絜齊離萬物皆相見坤萬物皆致養兌萬物之所說坎萬物之所歸艮萬物之成終成始此天工之物也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此化工之物而人工取以製造者也故曰變化既成萬物夏禹六府孔修分水火金木土穀其後世工廠之權輿乎中庸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二物字迥然不同爲物以至誠之理言無形者也生物乃天地山水之氣凝結而生之物惟天下至誠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言使物各得其所是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堯典自親睦九族平章百

姓推及於若上下草木鳥獸禮運爲不獝獸不狘大順物情推愛民之心以愛物故孟子言仁民愛物張子言民吾同胞物吾與君子盡格物之功未有不推恩於萬物者也惟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培傾覆之理即推亡固存之道察知其聚散浮沉靜躁生死之氣而已矣昔儒疑易繫辭傳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獨不詳制器尚象未免缺點後人遂謂周禮闕考工記大學闕格致傳中國格物之學遂亡此臆說也周禮天地春夏秋冬各官盡包格物之學大學誠意章以下莫非格物無待補傳古經文法不得以後代文法律之聖人制器尚象別詳於繫辭下傳包犧氏王天下章作罔罟作耒耜作舟楫作杵臼作弧矢作宮室皆製造家之祖而歸結於造書契蓋文者物象之本格物之所必先聖人崇文化如此所以尊道於藝也邇來言道者絀藝言藝者鄙道相爭而未有所決庸詎知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道無以植體非藝無以利用格物之學皆在焉豈容偏廢禮記禮器篇人官有能物曲有利人官所以馭物曲故古者用人德進事舉言揚旁逮曲藝而近人欲用科學以治國夫聲光化電誠可以修齊治平乎喜怒哀樂之發譬諸電學可也不得謂天命之性也鄭子產之稱君子在恭敬惠義豈僅博物而已哉然則謂大學之格致足以該科學則可而謂西人之科學足以盡大學之格致則不可陽明先生格庭前竹子惜當時科學未發明爾吾懼夫政治之龐雜而

小民之日益顛連也又懼夫吾國文化之日益澌滅也因論格物而引伸之以曉天下後世

余前數年作王心齋格物論編入性理救世書但係論體未可作爲講義丁丑冬于役湘鄉銅佃灣戊寅正月二日爲諸生講周易格物學爰作此篇屬陸生景周筆錄患境蓬心恐多率略不妥之處幸大雅君子指正之唐文治自記

中庸新義序 乙亥

上海張君新吾中國化學第一名家也弱冠遊學東瀛余初掌商部時調佐部務君在北京創辦丹鳳火柴公司聲譽大著後曾攝農工商部長忤項城意旨遽辭職專營實業可謂高尚其事矣居恆瀏覽羣經殫心著述甲戌歲貽余中庸新義一書曰吾以理化學溝通周易中庸幸先生是正焉余受而讀之迺大嘉歎如釋喜怒哀樂節闡發經陰陽動靜之義通貫萬彙變動不居三極論上下篇精深奧衍以爲中者太極兩端者兩儀寂感無定幾微而幽權而得中迺爲大智蓋易傳所謂乾道變化者卽一陰一陽之道由靜而之動也各正性命者由動而之靜也保合太和者致中和之明效也而其卦象著於咸咸感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卽以己心之陽剛陰柔感人心之陽剛陰柔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尙書洪範五事推極三德剛克柔克亦卽此義若夫雨暘寒燠極備極無蓋陰陽之氣偏激而成記曰天有四時

風雨霜露無非敎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敎也宇宙間一理與氣之流行其在人心則爲未發之中故人皆有四端之心彼此相感不甚相遠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盡人性盡物性形著動變悉基於至誠故曰誠者物之終始僞則腐且敗而人心死人道滅矣近世科學家以西學之格致傅會大學之格物余謂道可以平天下而藝不足以治天下然如君之所言形上形下兼賅內外因理化精微而悟修己治人存心養性之方凡天下之無過不及者皆其稱物平施者也一有偏焉小則戕一己之性命大則害天下之生命危乎可懼哉孟子言求放心之法勿忘勿助長忘者不及也助長者過也忘且助長則國性國氣餒而暴矣然後知中國之經學與西人之科學未嘗不息息相通物理固屬於科學天道之循環人情之向背亦無在非科學而古聖人旣竭心思制器尙象人官有能物曲有巧皆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知天地之化育者也

孟子不忍人三章講義 丙子

易傳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德生理生機生氣而已天地以生物爲心人處其中因各得天地之心以爲心此心也天地間最可寶貴者也余今日爲諸君講孟子不忍人之心三章用廣天地生生之義幸諸君垂聽焉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章要旨乃敎人爲人之道特重一人字人之本在性性者何卽不忍人之心也人而無不忍人之心卽非人矣說文忍字從心

刃聲此形聲字亦兼會意若曰加刃於心是謂之忍卽欲殺人之心也雖然人而終日加刃於心初則殺人卒之未有不自殺者此六書之微意也孟子又於離婁篇中言不忍人之心曰聖人旣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又曰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嗚呼以不仁人而爲政宜乎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賊民興喪無日矣欲救此禍請以六字贈諸君曰正人心救民命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且曰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此無他卽本心之良知也天下芸芸民生孰非孺子昔宋朱子於同安放振時見百姓流離失所爲詩曰孰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誠仁人之言也大學引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此心也卽不忍人之心也孟子於下文卽細分仁義禮智之性寓於心者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論不忍人之心則惻隱二字足以括之何必如是之累規疊矩推孟子之意蓋以爲人之所以爲人者在四端俱備失其一卽非人是知仁義禮智之四端人人有之而諸君居今之世又以是非之心爲重蓋諸君今日之所以入學讀書者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讀書以明理耳明世界之是非耳須知孟子之意四端猶四體不可缺一故下文又有自賊賊君之論孟子嘗言惟大人爲能格其君心之非蓋君者民之表率也表正則影端若賊其君卽賊其民矣末節結論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

而充之矣此又有精義焉蓋不忍人之心既屬人人有之然當其惻隱之心之發也或如電光石火忽起忽滅雖有是心亦徒然耳故尤貴乎能擴充知皆擴而充之即良知也無待外求者也苟能充之四句深切精警不忍人章大義如此

孟子引論語云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蓋仁者之里風氣必純不仁之里殺機必熾舍風氣善良之處不居而日處機械變詐危機四伏之中可謂之智乎孟子於是又進而論之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夫何以言人役哉蓋不仁即不智即無禮義秖得爲人役耳戰國時燕還於齊危甚追燕昭王立問敎於郭隗先生答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國與役處此可知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即係奴僕性質奴僕可恥爲人役乎孟子既痛心此輩故爲之喻曰猶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夫仁義禮智固屬爲人第一要義然人欲立德必先有量孟子所謂取人爲善與人爲善者即量之謂也

滕文公問齊人將築薛吾甚恐當時以齊之強大滅一蕞爾之滕固易事耳是故其時滕之國勢實危殆已甚而孟子答之曰彊爲善而已矣夫所謂善即不忍人之心也充不忍人之心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故國雖危弱苟行善政猶足以自存按孟子告滕文公問爲國者二事一曰復井田二曰興學校井田乃古制今可不論而興學校一事則爲強國之基蓋惟有善人斯有善政有善政斯有善國善政民愛之民既愛之孰能亡之滕雖弱向使所行者盡仁政則人倫

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猶可以爲善國也夫人民何自而能善官吏何自而能知行善政惟有聖人之道教化之薰陶之耳此孟子所以教以設爲庠序學校也是誠根本之論也我國人民在世界中天性最爲和善故爲善國也至易孟子所以諄諄道性善者以此孟子道性善爲善之方有二曰取人爲善曰與人爲善易大有同人二卦是也然此中功夫又分深淺如此章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取人爲善也大舜之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與人爲善也非有容人之量與天地江海同其大曷克臻此至於舍己從人其功奈何先在克己惟克己而後能舍己蓋天下之大善在先人而後己大惡在有己而無人曾文正公淸中興之豪傑也其目光至遠其識見至廣其教人也常以本章爲宗旨時有李申夫者請問爲人之方於文正公公告之以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二事爲日常功課又須日日計之自省一日之中取人爲善者有某事與人爲善者有某事行之既久則人格自高倘局量自遠大矣吾希望諸君亦能行如是功夫同學中品行學問之優者吾效法之卽取人爲善也有功課稍遜者吾扶助之卽與人爲善也他日更從而推廣之則德業無窮爲故孟子於此章結論所以云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也雖然舜之所以能樂取於人以爲善者蓋舜乃大孝之人也惟大孝之人乃能爲大善之人所謂孝爲百行先是也然則諸君欲爲善尤非自孝弟入手不爲功世斷無不孝之人而能爲善者更斷無不孝之人而能與人爲善者諸君可以知之矣是故人如心地不良則必

機械變詐初則害人驟至自害聚千百機械變詐之人而成國尚能成爲國乎故欲謀強國必先養國性如人人能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互相親愛敦崇倫紀如手足如同胞如父子合力以互助國安有不強者乎故此章實救國救世之學也以上三章大義余既略述梗概雖然讀經非可空言也要當切實行之余今更爲諸君言爲學切實功夫明代之捍衛社稷建立大功者有三人曰王守仁曰俞大猷曰戚繼光俞戚二人後於陽明先生其行軍用兵亦一以陽明先生爲法陽明之學最重致良知實不外知覺思想二事人皆知思想當純正殊不知如知覺不善良思想何以能純正乎此陽明所以言致良知也今日吾人之思想往往落於人後不能爲先知先覺之賢哲而惟步人之後塵殊屬可恥然吾若不甘爲後知後覺之人則必求知覺靈敏夫知覺何以能靈敏惟有致良知而已人惟能行致良知功夫其思想乃純正而不機詐然此又須講學以訓練之務使知覺靈敏純潔而後思想之來自無不正陽明一生之功業爛然可觀爲歷史上罕見者此蓋得力於致良知之功也初先生以忤官者劉瑾遠謫龍場萬念俱絕遂悟致良知之學未幾遂大用任江西巡撫迨宸濠反先生即舉兵討之當前鋒交綏之時猶在離南昌二十里地講學自若嘗一日講大學未終忽探報來謂前鋒受挫當時有伍先鋒者已中鎗我軍且潰敵去此僅十數里矣聞者皆驚懼而先生講學如故頃之又來探報謂伍先鋒負創奮起士卒感奮我軍已反敗爲勝矣而先生講學如故頃之又來探報謂我軍已大

勝前軍追殺數十里已還近南昌先生復講如故迨一章講畢從容而退於是弟子向之道賀乃流涕答曰雖然吾百姓之死者亦衆矣彼敵軍死者獨非忍乎且曰吾亦當往前線未數日捷音傳報則宸濠已成擒故用兵之道一靜可以制百動我國文臣用兵未有如先生之神速者蓋主靜之功也靜則此心虛靈不昧凡物之來雖毫毛之細察之彌精矣至戚繼光用兵深得陽明先生之學其所著愚愚稿有曰克一嚴城易克一私欲難陽明亦曰殺山中賊易除心中賊難皆致良知極精細之論非其心之虛靜堅定烏能如此吾望諸君亦能以此法應付一切無論世界如何我常以靜心出之則無往而不綽綽然有餘裕焉故余又望諸君切記正人心救民命六字外更能研究陽明先生學說時時注意致良知居家孝敬父母在校尊敬師長扶助同學隨時隨處莫非良知之作用諸君當此青年誠蓬勃朝發之時他日必有爲國家辦大事者吾望諸君不忘斯言

孟子分類簡明讀本序 戊寅

嘗集諸宏達而問焉各國有漸滅其文化而能久存者乎曰無有也然則吾國人不讀吾國經書非自滅其文化歟則皆默然既而曰讀經難也傷腦力也余曰嘻吾自六歲讀經迄今七十年矣曾未傷絲毫之腦力近世豪傑之士其體魄之聰明強固勝我奚止十倍乃畏難而恐傷腦力乎無是理也則又默然既而曰科學之繁無暇讀經也無師資也無善本也余曰固然昔

時有修身一科今改公民科若以公民易讀經講修己治人之道爲益大矣且法奧等國專設中國文學科奧國且依我舊制讀四書五經五年畢業反謂我國無暇讀乎燕昭王復興其國也問興賢之策於郭隗先生郭隗曰請自隗始今慮無師資在寒暑假時補習而已足慮無門徑而求簡本當自孟子分類學讀本始於是諸君子有懷疑問難者首曰黃帝阪泉夏后觀扈商湯鳴條而孟子以善爲陳善爲戰爲大罪且曰善戰者服上刑提倡仁義欲不戰而屈人非自弱之道乎應之曰此說誤矣孟子言仁人無敵於天下豈有無敵而不戰者哉告滕文公鑿池築城效死而民勿去其決戰也明矣贊周武之功曰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引泰誓我武維揚侵于之疆是武王不特張殺伐且因紂之殘暴而侵其疆界矣聖賢立教有爲一時言者有爲百世計者明恥教戰殺敵致果此一時之教也不嗜殺人能一天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則百世之教也阻兵無衆安忍無親邇來火器日烈小民之罹慘毒者目不忍睹口不忍言數十年後民生凋耗世界厭戰講　修睦歸於大同必有行孟子仁義之學者試懸吾說以驗之

其二曰今天下爭利之場也惟利可以富國而孟子惡利僅言食之以時用之以禮無奈窒塞利源乎應之曰此說誤也科學至近代而發明春秋以來祇有農業孟子告梁王不違農時與五畝之宅兩節原則已具師其意而善用之正賴後賢之因時制宜而謂其窒塞利源乎况孟

子所惡者一人之私利非天下之公利也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乃仁義之公利易傳曰義利利天下惟其以義爲利爾若藉口於公利而惟以身發財囊金積帛刻剝小民龍斷之賤夫乞墦之齊人接踵而至國焉有不削弱者哉悲夫

其三曰孟子言壯者修孝弟忠信入事父兄出事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夫制挺可撻堅甲利兵乎非大迂乎應之曰此讀書而不知事實者也本經言殺人以挺與刃蓋平時訓練用挺刃將戰則授以甲兵不然梁豈無堅甲利兵哉且制挺教練有深意焉禮記王制篇有徵發軍事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皆在徵集之列國語齊桓公親問鄉長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則以告制挺所以練拳勇股肱蓋拳勇吾國之國粹也凡戰先用火器至兩軍迫近則用刺刀相肉搏於是股肱敏捷有力者勝矣故練拳勇木器當習大開大合之法無取乎內家拳術也故讀書宜會其通

其四曰孟子空譚心性無補時艱告滕文公性善未免迂闊齊人築薛文公甚恐孟子告以彊爲善毋乃計窮至識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豈受命不作爲恥耶應之曰此讀書不明義理者也告滕文公進瞑眩之藥猶可以爲善國蓋言善性爾夫爲善豈空言哉井田爲善也（此指當時言非謂後世可行井田）學校爲善也發政施仁養生送死無憾皆爲善也豈虛言哉大舜取人爲善與人爲善握萬機而攬宏綱所以稱大智且孟子功不在禹下者在訓練國民知覺曰覺知曰先知保

固有之善良而後導以靈警然後知覺不流於機詐而漸進於深沈夫治國之道曰智曰勇然智不深勇不沉淺露浮夸機事不密與無智無勇厥害維均故孟子論道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論德慧術智曰慮患也深子思子所謂淵淵其淵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國語吳語句踐出師之深沉不可不奉以爲法也至謂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正謂小國之師大國橫暴而無恥耳故曰如恥之莫如爲仁莫若師文王又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誠能爲仁而師文王恥道德之不若人學問政治之不若人藝術武器之不若人殫精竭慮日夜求所以勝之何患物恥之不振國恥之不興乎（見禮記哀公問篇言事物國家之恥必有以復興之）孔子曰知恥近乎勇

四問既明諸君子渙然若釋冰復有質疑者曰講經重家法七篇之書孟子所自作今比類而分之恐有割裂經文之誚曰詩經分類吾已起其例矣此獨所謂求門徑者也行之於中學非餉著作家也孟子重知類之學曰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禮記學記篇大學之敎知類通達宋朱子輯孟子要略凡分五門卽分類法也元金仁山先生錄其目近代劉氏葆雲纂成之曾文正刊行之（見文正全書中又文集中有孟子要略跋）茲廣要略之意分爲十一類內以政治心性兩門爲重心學者熟讀而會通之庶幾政學合爲一而國家可興而盛歟

孟子論戰學題辭

或曰孟子非戰者也宜輯孟子非戰學余曰固也然孔子有言善人敎民七年亦可以卽戎又

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引申其說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然則善教民者固可以用之矣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行軍之道著於論語所謂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見逸周書丹書文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豈真闢天時地利哉特不如人和爲根本爾故曰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且夫春秋之世殺機日甚然猶未爲極至迨戰國時諸侯放恣刼運慘毒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故孟子特勵齒言之曰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蓋專爲善戰好殺者言之也非廢戰也制挺以撻堅甲利兵言暇時訓練壯丁則用木器演習既熟臨時授以甲兵乃可以奮撻伐豈以民之血肉當人之堅甲利兵哉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數十年後秦始皇出焚書坑儒人道絕滅不二世而遂亡孟子之言皆驗漢賈誼過秦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然則後代興國方略仁義爲本攻守爲備而已矣輯孟子論戰學第一

孟子尊孔學題辭

人必自愛其心自保其心而後可以爲人國必自愛其心自保其心而後可以立國我國之重心維何尊孔是矣夫他人尊孔而我獨廢孔我推之而人挽之是自滅也他人尊孔而我始尊孔人云然我亦云然是自趣也孔子之道曰仁與義孟子申之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去仁義貪利而國心失矣孔子之道樂天畏天孟子申之曰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蔑

視天命而國心鼎矣孔子之道嚴辨君子小人孟子申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進小人退君子而國心糜爛不可收拾矣凡茲尊孔要端在實事不在虛言今世人士曰我孔子之精神他逝已久矣蓋吾國往者之尊孔雖去其精神猶存其郛郭今則並其郛郭而掃除之詎非自滅乎然則欲復興中國必先復孔子之精神欲復孔子之精神在教師能講經學生能讀經輯尊孔學第二

孟子貴民學題辭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言出而民與君之位定後世有欺君者稱爲大惡科以大罪乃欺民者比比不聞有發其惡而科其罪者抑何不平之甚天下大亂率起於此是謂侮辱民位吾怪其不讀孟子也孟子告鄒穆公曰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幾千人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夫百姓皆赤子赤子匍匐入井忍心害理而莫之救斂怨爲德上下膜隔後世胥蹈此弊是爲抑遏民情吾怪其不讀孟子也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孟子言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皆曰不可然後去之皆曰可殺然後殺之一切舉廢生殺之權悉聽諸國人後世執政者徇私害公好民所惡惡民所好災及其身而猶不悟是謂違反民性吾怪其不讀孟子也天下最苦者莫如農民手足胼胝恪盡義務悍吏至其鄉叫囂隳突一不稱意縛之以去遇凶荒兵革流離更不忍言孟子曰方命虐民又曰終歲勤

勤不得養其父母可痛哉是謂敲吸民財吾怪其不讀孟子也天之聰明寄於民之視聽孟子引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又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訓練國民知覺先善良而後能靈警後世教民惟務就淺或反導以機變之巧於是民之知識昏閉皆落人後是窒塞民智吾怪其不讀孟子也孟子云域民不以封疆之界誠以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有民而後立國後世諱愛國而不知愛民言救國而不知救民歧民與國而二之民亡而國亦危是謂遺棄民命吾怪其不讀孟子也幸我國必將振興上下覺悟余所謂侮奪民位抑遏民情剝削民權敲吸民財窒塞民智遺棄民命諸端皆當掃除而更張之余所謂結民性固民志善民俗厚民德諸端皆當審問而力行之將求先路之導吾知其必讀孟子也輯孟子貴民學第三

孟子孝弟學題辭

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此學校之中教誨學生以孝弟也又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此鄉里之間訓練壯丁以孝弟也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根於天性而不容已而後世竟有非孝者何也漢有韓信我民族之英雄也於漂母一飯之德感念知己報以千金後人名之曰投金瀨爲其知恩而圖報也人子之於父母自嬰孩至成人飲食教誨胥賴於其親乃悍然不知圖報天下何貴有此忘恩負義之人乎忘本

滅倫於是朝秦暮楚反覆無常甚至倒戈相向生民皆受其殃哀哉孝經曰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孟子學說最有功於世道人心者曰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又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蓋夜氣之萌至子丑之後一點良知纏綿悱惻生理生機因之而發故小宛之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二人者父母也人當平明初起未有不思其父母者曾子學於孔子數十年一日蚤起喟然歎曰往而不反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乃急歸耕此良知乍發性善之明徵也擴而充焉事天明事地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明代王陽明先生倡致良知學說不可不心體而力行之也

孟子曰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何也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此之謂要道蓋在學校行養老之禮讀禮記文王世子篇天子視學大昕鼓徵章其制備矣仁人之事親也不獨自盡其孝必教人皆盡其孝孟子載文王善養老凡二章一言伯夷太公爲天下大老一言文王制田里教樹畜導民妻子使養其老旣醉之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當此之時風俗純美雍雍熙熙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何其盛乎明王以孝治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豈不信乎我國復興之機四海嚮風心理皆準其必以教孝爲大原乎輯孟子孝弟學第四

孟子政治學題辭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國與役處此郭隗告燕昭王之言卒復燕國詎知孟子已先言之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願處於爲役不啻弟子恥受命於先師弟子以先師爲迂而恥受命則不能成人小役大弱役強以大國爲法則不能立國然則欲免人役而能自得師者莫若師孟子孟子本人道以言政治（周易說卦傳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曰行仁曰懷義曰不忍曰憂樂與民同生殺與衆共詳矣而尤當服膺者在答齊宣王外交之文以句踐事吳爲法夫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愚也有報人之志而使人知之危也事未發而先聞殆也此子貢告句踐之言也（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句踐師其言卒復會稽之辱故曰畏天者保其國畏者謙愼斂藏之意句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如鷙鳥之先匿其形而吳果爲沼使其囂然號於衆曰我臥薪也我嘗膽也其爲吳夫差擒決矣是故智不深勇不沈浮躁淺露未有能濟事者也吳夫差適得句踐之反昧遠交近攻之策窮兵黷武雖勝齊艾陵而精銳銷亡（見左氏哀公十一年傳）復遠略晉土適成強弩之末黃池之會僭然盟主（見左氏哀公十三年傳）而越已入吳矣安其危而利其災不仁者可與言哉吾讀國語吳語與史記越世家喟然嘆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韜晦者如此驕肆者如彼逆天者如彼畏天者如此滄浪之水清斯濯纓濁斯濯足後世有國者其知識幸毋出孺子下哉輯孟子政治學第五

孟子心性學題辭

或問曰孔子罕言性與心論語言心僅二章（從心所欲 其心三月不違仁餘如有心哉無所用心之類皆與學問無涉）言性僅一章（性相近）而孟子乃極言心性豈孟子之學高於孔子與曰不然孔子之言心性詳於周易繫辭傳說卦傳其言心性也深孟子之言心性也淺戰國之世橫政暴行遠過於春秋以挺刃殺人以政治殺人以學說殺人心術之害慘於洪水猛獸非直指本原不能激良心而復本性故孔子之言心性爲中人以上言之也孟子之言心性爲庸愚之輩言之也聖賢立教各因其時救世之心一也

或問曰孟子言心性以救世精義安在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宋張子正蒙語）孟子論心性訓練知覺而已矣學無論中西胥歸於實惟知覺虛靈能御實而使之精吾國民之積弱正由於知覺之蠢愚浮躁居一邑而不辨其人之賢否也辦一事而不究其事之始終也讀一書而不明其所言之綱要也如此遲鈍故事事落於人後孟子述伊尹之言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知養於平時者也覺發於臨事者也視必求其明聽必極其聰思必致其睿學之弗得弗措行之弗篤弗措夫然後知覺靈而智慧達然若私智穿鑿機心相角利欲相計較則知覺轉爲之窒塞故孟子又清其源曰良知本家庭之愛敬擴而充之於治平善良以爲體靈警以爲用善良以治內靈警以對外推諸東海西海此心同此性同也推諸南海北海此心同此性同也故孟

子之學不獨可以救國且可以救世

或又問曰孟子心性之學傳授如何宋之陸子(諱九淵字象山)明之王子(諱守仁字陽明)或譏其空談心性豈非歟曰此臆說也師孟子者不獨程子朱子皆有實用卽陸子王子亦絕非空談孟子言本心陸子宗之此指禮義廉恥而言曰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後之人爲宮室妻妾所識窮乏者所累至喪失人格者多矣豈不哀哉王子之宗良知曰知善知惡其解大學致知格物曰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夫致良知在內者也致知於事事物物以歸於正在外者也合內外之道萬物皆備於我也何空虛之有

或又問曰然則孟子之言心性用功當何如曰始也動心忍性繼也操心知性終也存心養性動也忍也所以生其心於憂患不使死其心於安樂然後增益其所不能也孔子論性曰操則存舍則亡存亡云者一心之存亡卽一身一家一國之存亡也知者知天之所以命我仁義禮智爲經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緯也存養者涵養未發之中辨善惡於幾先也動與忍豪傑之事操與知希賢之事存與養希聖之事荀子勸學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孟子論學始乎爲豪傑(盡心篇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終乎爲聖賢至宋朱子晚年專敎人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二章蓋孟子言性善非徒一人之性善欲以善國性也言求放心非徒一人之放心將以求國心也國性

善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也國心固民心和而無敵於天下也孟子之意如此朱子之意亦如此國家者執政與人民心性所造成也故心性之學盛則國運盛心性之學衰則國運衰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此乾坤剛大清明之氣充塞於人間而終古不息者也輯孟子心性學第六

孟子教育學題辭

今日所教之事即他日所行之政雖然行政殺人人得而知之教育殺人若戰國之世罔民設教桎梏其智能窒塞其聰明導以欲誘以利其志卑其行鄙而害且及於人心家國人鮮有知之者豈不悲哉孟子志在救世七篇之書所言無非教育有家庭教育古者易子而教父子之間不責善也有學校教育庠者養校者教序者射也有國民教育霸者之民驩虞如王者之民皡皡如善教得民心也有高等教育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也有分級教育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也有慈惠教育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也有嚴格教育不屑教誨是亦教誨之也苦心而孤詣故曰七篇之書無非教育也

然則其精意安在曰約有三端一曰人倫教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憂之教以人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是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舜察於人倫行仁義標準而天敍天秩始定未有人倫不明而政治有秩敍者然而聖賢之教人也惟恐

人之近於禽獸後世之教人也惟恐人之遠於禽獸夫是以六國紛擾橫逆之來由一身而一國妄人盈天下與禽獸奚擇遂釀草薙禽獮之禍豈不悲哉

二曰性情教育天命之爲性仁義禮智信是也故曰性善性之發爲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故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惟有真性情者乃有深學問亦惟有真性情者乃能愛國家戰國時矜言法治不廣天性陷溺人心以致子弟多懶多暴（告子篇富歲子弟多賴賴即懶之省文）叫囂呼躁率由此起迨商鞅李斯輩出流毒後世人皆歸咎於政治而不知生心害政實由於教育之不良任法而滅天理人情也豈不悲哉

三曰道德教育自國家言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自一身言之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惟以道殉人於是廉恥無存氣節掃地而政治受其影響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豈有無道無德而可以爲教者教與政分天下亂矣盆成括小有才未聞大道至見殺於齊孟子傷之庸詎知後世之盆成括且接踵而起也豈不悲哉

或曰子之悲深矣毋乃戾於時乎曰此正吾所謂時也夫人倫性情道德千古不變者也聖賢至教如陰陽寒暑適協於時庸愚詭教如風雨晦明悉愆其候直者枉之雅者俗之左道者矜異之桀傲者蕩鮮之譬諸南鍼而北指故曰教不時則傷世（見禮記學記篇）要知限制我之人才即以

限制我之國力君子遏抑則小人日進是以愈趨時而國愈危也且所謂時者孰若近代之科學道藝華資科學自宜特重惟當以孟學爲體純而益求其純以科學爲用精而益致其精夫如是乃可以救心乃可以興國輯孟子教育學第七

孟子論辨學題辭

與衆會集發言盈廷之時不能出論以折服人者非愚則怯然有苟阿衆人所好博鼓掌歡呼者於理則悖於事則凶何者違正道也孟子與荀卿並稱荀卿曰有爭氣者勿與辨故荀於辨學不甚措意孟子深於雄辨學者也於農家則闢許行墨家則闢夷子貉道則闢白圭滑稽善辨如淳于髡亦辭而闢之廓如者明正道以折服之也而其主要尤在闢當時策士公孫衍張儀景春稱爲大丈夫孟子斥爲妾婦之道告陳代曰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蓋仕道而相逐以利無所不至矣告周霄曰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使子弟爲卿謂之壟斷求富貴利達等諸乞墦所以深惡痛絕若斯其甚者非以其逢君之惡荼毒民生哉六國之亡也率由於處士之橫議而如秦之范雎匍匐入橐蔡澤涕唾流沫品行猥瑣君子所不道商鞅韓非法律家也慘礉少恩李斯荀卿弟子也背師變本之數人者陰陽捭闔日夕揣摩時好根據盤互職爲亂階始皇竭情縱欲夢夢三十七年至於二世伯益遺族不祀忽諸百姓草薙士卒禽獮劫運相仍枕骸百萬痛矣夫然則穿窬害人之徒逆探意旨動以言不言相餂者其

人豈可用哉真可畏哉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養天地之浩氣閑先聖之大道微孟子吾誰與歸讀公都子問好辯章溯治亂之原可以慨然興起矣輯孟子論辯學第八

孟子氣節學題辭

人生有骨乃能立身天地之間氣節者氣骨也無骨何以有節然苟遇社會不良風俗薰諸洪鑪陶鑄不獨易其心幷且銷其骨可懼孰甚老子曰弱其志強其骨夫志不可弱而骨必求其強強骨俠骨也弱骨媚骨也民多媚骨執政者與讒諂面諛人居國其殆哉孔子平生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謂得位不得位）曰有命魯穆公欲與子思友不可得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孟子繼孔子子思之精神故有泰山巖巖之氣節而先以辭受取與爲之標準辭受取與者廉恥爲之骨也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推伊尹天民先覺先以非道非義一介不取與吁嚴矣哉世衰道微羞惡心滅苞苴請託昏夜嘗求無所不至夫樂正子從於子敖孟子斥其罪曰徒餔啜李斯將之秦往見荀卿曰詬莫大於卑賤悲莫甚於困窮設此言對於孟子必嚴辭訓誡而荀卿無一言正之是以李斯營緣呂不韋揣摹苟合人第見其焚坑之酷抑知其媚骨爲害遂致天下被其毒然而後世更有飾爲氣節者叫囂聚突意氣紛呶有識者曰此脆骨也訑訑之聲音顏色不久即折吾悲夫近世人士之骨非化即折亟思有以救之輯孟子氣節學第九

孟子社會學題辭

唐韓文公作曹成王碑文曰重知人情急世之要余嚮者非薄人情世故以為多鄙夫之談屢讀韓文始憬然悟世未有不通世故人情而可以處社會者也但不可同流合汙耳人生不能無羣居羣之中而取相契者為友故凡人之品行性情氣質皆視所取之友為轉移即觀人者亦必觀其所取之友故曰友也者友其德也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昔者孟獻子無勢利之交可法矣進之為費惠公又進之為晉平公又進之為堯舜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上下交而志同得治天下之大道焉友之為義大矣哉末世掃除倫紀變情徇勢遇小利害反擠下石者比比皆是嗚呼朋友之倫廢社會尚可問哉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孟子斥之曰徒哺餟樂正子立自刻責曰克有罪使其不得大賢為依歸則所以求富貴利達者焉知其不與齊人伍乎危乎微乎君子小人之分途即在於此乎西儒之言曰社會紛紜形形色色有若麟者有若鳳者有若雞犬者有若鴟鴞若腐隼者有若虎若豹若狐狸者非盡人物之性不足為社會之主信乎社會可以成我德亦可以喪我德洞達世故人情不為風氣所囿而能轉移風氣者上智也外圓內方不至墮落者中材也處不擇仁推助惡化者下愚也吾為後世社會大聲疾呼曰人不可以無恥輯孟子社會學第十

孟子大同學題辭

后司合爲同稽諸字義言上下一體也大同始見於洪範君從卿士從庶民從亦言上下同心也禮運篇言大同之治曰天下爲公講信修睦若幾微之中有毫髮之私則見諸事爲者作好作惡拂人之性反言之則天下爲私逷言同逷言大同朝三暮四行類詛公我詐爾虞利其反復鄙媚無恥有若芃狐逷言信逷言睦逷言大同孟子引孔子之言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禪繼必當於義此天子大同之義也曰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又曰民爲貴君爲輕此諸侯大同之義也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治七情修十義夫然後幾於大同後世相爭相奪殺人盈城盈野百姓幾無噍類皆起於人主一念之私嘻吁乎哀哉凡人居一處意以爲此地吾所有也不移時而易人矣然則所據之名位所據之富貴與所據之土地果爲吾有乎哉知此則得大同之旨矣輯孟子大同學第十一

孟子通周易學論 戊寅

余嘗謂孟子不言易而七篇中多寓有易理昔人謂善易者不言易豈不信歟然先儒從未有發明之者余特論孟子周易學俾學者以兩經對勘實說心研慮之大端也

周易繫辭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孟子滕文公篇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宋陳氏淳字北溪朱子門人謂繼之者善乃造化繼續流行處有至善之理是先天之善人得之以

成性是後天之善乾隆時戴氏震斥之以爲空虛案中庸天命之謂性鄭君朱子注皆就陰陽五行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卽周子太極圖說所謂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惟人得其秀而最靈也陳氏雖就造化原頭處言而現在之生人生物亦不外此故未嘗淪於空虛也論性必以孝爲先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下文又引舜何人也文王我師也舜與文王皆大孝人也

周易說卦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愚嘗謂孟子萬章篇爲窮理之學自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人倫之際與夫出處進退辭受取予之節莫不推勘入微故中間以孔子始終條理爲主而推及於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末章更以貴戚之卿易君位遙遙相應可謂窮之至乎其極矣告子篇爲盡性之學末以動心忍性作主所謂盡性也盡心篇爲立命之學首三章是也其闡發易學可謂精純矣

周易乾卦文言傳曰元者善之長也利者義之和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利物足以和義說卦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孟子梁惠王篇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不遺親不後君乃人道之當然利莫大焉故朱注曰仁義未嘗不利後之人惟於仁義外求利是以不奪不饜而戰爭相殺之事接跡於天下易所謂迷復之凶也

周易乾卦文言傳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坤卦文言傳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
孟子公孫丑篇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至大至剛是乾德然云以直養則兼坤德矣配義集義坤德也然一陰一陽之謂道亦兼乾德矣浩然之氣即乾坤之正氣也自強不息之功在於是矣

周易同人大有二卦序卦傳釋之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孟子公孫丑篇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有大而能謙即善與人同也與人同者物必歸焉天下歸仁也舜之舍己從人取人爲善與人爲善皆由其謙尊而光也故孔子贊舜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孟子贊舜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古今來未有訑訑自是而能成德行者也嗟乎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周易繫辭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

久有功則可大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孟子盡心篇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凡人之身莫不得乾坤之正理與乾坤之正氣知屬於天者也能行乎地者也乾以易知即孟子所謂良知也坤以簡能即孟子所謂良能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即孟子所謂達之天下也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中庸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惟人肖天地故當代天行事而彌天地之缺憾此孟子性善之說所以有功於世道也

周易繫辭傳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孟子盡心篇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舜居深山異於野人幾希即易所謂寂然不動時也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禦即易所謂感而遂通時也天下之至神也朱子注云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神速而無所不通實即引用易義

周易乾卦文言傳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坤卦文言傳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孟子盡心篇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大行不加二句即樂行憂違也仁義禮智根於心面盎背施於四體即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也此與上所引其爲氣也兩節相同上節乾德下節坤德也

周易繫辭傳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孟子盡心篇孟子曰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充實二句言坤德也大而化之二句言乾德也聖而不可知即易所謂未之或知也以其窮神知化盛德不可名言或以窈冥不可測解之謬矣又孟子盡心篇王者之民章曰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即易所謂和下之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孟子貫串易義如此至七篇中引詩引書痛切時弊者尤多如引天作孽猶可違及自求多福載胥及溺逝不以濯皆怵心劌目之辭有國家者可不日三復哉

茹經堂文集四編目錄

卷五　贈序壽序類　書類

茹經堂文集四編卷五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贈序壽序類　書類

贈劉腴深先生序 丁丑

余竊不自量抗顔講學常以正人心救民命爲宗旨質諸當世自一二同心外羣怪爲迂甚有漠然若不欲聞者丁丑冬余于役三湘得交瀏陽劉腴深先生蓋天下之善士也深契余言若針芥之合慇慇然贈詩相勗數千里外患難之餘得一知己詎非大快事哉湘省曾文正公發祥地也文正之言曰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又曰常保此拙且誠者出而濟世人才之興不可量矣當文正之時寇氛蔓延十數年荼毒半中國而文正秉拙誠之心卒成大業迺默觀近世適與相反聖人有言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此不誠之害也又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此不拙之害也以聖人嘆無恆斥不知者而吾國民皆蹈之國事庸有幸乎天下之達德惟智與勇然智不深勇不沈浮誇淺露實與無智無勇等不足以成事適足以僨事越句踐之報吳與端木子教以三事句踐兢兢焉奉以爲準用能臥薪嘗膽卒以沼吳鷙鳥之擊必匿其形誇張者敗韜晦者興從可知矣且夫周易消息

大義往復平陂剝果不食水不深火不熱則國民耽於汏侈晏安而不知禍至之無日然而撲燎原之火塞滅頂之水自有其本原在生人大患惟在利欲梏亡其良知無形之水火召有形之水火利心是矣利令智昏奸宄萌生率由於此利心長幾何天下人心民命卽消耗幾何利心消幾何天下人心民命卽長養幾何孟子道性善進瞑眩之藥可以爲善國言乎善國性而絕私利也斬施奪心發財心以義爲利由定而靜人倫明小民親然後止於至善古之聖賢正一己之志斯通天下之志修一身之業斯安天下之業全體大用一以貫之子思子揭天命之性非空言道本也曰敬天曰順天曰樂天曰先天此用功之次第也曰安命曰基命曰定命曰立命此自修之程序也曰節性曰彌性曰養性曰盡性自涵養未發以致天地萬物之中和也善吾性在此善國性不外乎此大舜有大爲善與人同舍己從人舍己者克己也克己私而之爻天下爲公徇己私則求小康且不可得惟彊爲善去利行仁義善氣積君子進小人退邪慝消政治庶幾清明民生庶幾康阜昔文正告李申夫方伯勉以取人爲善與人爲善八字作爲程課每日紀之於册旨哉推而布之是善國性之樞機也然則正人心救人命而紹文正之大業無他嚴義利之大防孳孳爲善而已矣夫如是通可以救國切願與臏深先生勉之更願與湘省諸君子暨國中豪傑之士共勉之

王杏塘先生七秩壽序 辛巳

歲躔辛巳建子之月十有六日忻逢杏塘王先生七秩攬揆之辰其哲嗣伯衡君海上嚶鳴社友也於是同社羣賢葉君扶霄金君巨山顧君詒穀鄭君漱石陳君葆初周君德蓀殷君紀常吳君鏡予張君書銘謝君桐侯賈君仰山余君駿聲相率來請曰杏塘先生年高德劭而伯衡君辱在知交茲者冬釀初熟祥風四扇吾輩將晉眉黎之祝願請一言以爲侑觴之助余維諸君結社義取嚶鳴今茲慶祝其卽伐木之詩所謂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既有肥牡以速諸舅之義乎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暇飲湑洵和聲而鳴盛矣請卽引詩以爲頌願聞先生之世系衆曰先生名門望族世居滬濱其地曰法華鎮清初王之明先生名進士也是爲遠祖代有名宿帶經而鋤自先生祖若父始兼營商業厥考子春先生丕承堂構菑畬培植冀大門閭先生纘戎繼武迨弱冠時娶莫釐席夫人主持內政無內顧憂遂學成名立焉余曰善哉其在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子春先生訓子如是其勤可謂允儗式穀矧夫君子好逑琴瑟靜好詠思媚之周姜媲有齊之季女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蓋一門兼之矣頎更聞先生之事業衆曰先生棄儒就賈後衡量時局商戰爲先爰引錣輕重調劑金融先後任益承崇大義大正泰元春太康晉德蘇綸源昌華大等銀錢商號知其名者爭相延攬最後就中國銀行總經理之聘然性喜風雅未嘗輟吟詠庚子北方之變影響及於滬瀆先生慨焉亟萌退志寧波董樂山海鹽宋石年兩畫師爲合繪松菊猶存圖先生自題四絕以見志海內和

者百餘人係一時名宿不足徵雅逸之致乎余曰善哉白圭猗頓史傳所稱范蠡計然致富有術然而性情高尚者恆不多覯其在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是爲有無相通之證若夫穆如淸風永懷式慰者豈闤闠中所易得哉願更聞先生之行詣衆曰先生居恆好善爲懷不吝施與睦婣任恤有古人風每見窮民無告者輒解囊周濟之每遇旬休輒聚其子若孫圍坐一堂縱譚世故父慈子孝鄉里豔稱此非家庭敎育之盛事乎余曰善哉孟子言仁義之實基於事親良知良能行諸門內則爲愛敬達諸天下即爲仁義天倫之樂百善之根其在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先生恩斯勤斯保艾爾後敎澤孔長詎可限量而余則更有進焉者居今之世國步艱難惟有樂善不倦自求多福而已抑之詩曰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曰臧曰嘉皆善德也鴻雁之詩曰鴻雁于飛集于中澤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言民族流離而能勞來安集之也此爲善之修於外者也天保之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能修仁義禮智五常之德故能戩穀貞固如南山之壽也此爲善之修於內者也修於內者無不足修於外者恆有餘則請頌閟宮之詩曰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此言錫有土田而降福孔多也先生其有得於此乎又曰令妻壽母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先生伉儷偕老齊眉其有樂於此乎誠能孳孳爲善日邁月征則請頌臺萊之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洎乎善氣充盈太和保合百年餘慶降福穰穰則請偕同社諸君聿修養老之典載賡七月之詩曰

朋酒斯饗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彊

譜弟曹君叔彥七秩雙壽序 丙子

歲躔丙子月正吉日爲我譜弟曹君叔彥暨王夫人七秩雙壽之辰先期君戒家人勿稱觴告親友勿祝嘏余謂際茲儉德辟難之世理固宜然箕子陳疇言福言壽而周易經傳獨不言壽豈不以聖人明憂患與故其壽當在天下在後世不在一身乎惟念吾兩人交誼歷五十餘年亟欲效古人贈言之義表受祉介福之繇君又貽書戒之曰子宜規吾過不宜頌吾德余雖聖人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賢人之過君子不能知焉能得所規乎無已請舉平日讀易之一得爲君誦之易與天地準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先師沈子培先生論宋代易學曰程子之易元祐紹聖之易也朱子之易淳熙紹熙之易也誠齋易傳師法干氏而時會不同亦與干氏殊旨惟知時者可言消息旨哉斯言然亦有未可泥者若鄭荀虞三家或宗費氏或出孟氏各紹承家法非可以時會論也清初惠張諸儒處極盛之世發攟漢易義例未可謂之乾嘉易也惟姚仲虞先生生嘉道時外患頻仍憂思著書不忘百姓之病則可謂之道光易吾輩生斯世也爲斯世也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既不能握宙合之消息以旋乾轉坤惟有以默識諸心者準之聖經之卦初乙酉歲余肄業江陰南菁書院君訪余於章字齋中君年十九治詩禮余年二十一研性理一見如舊相識訢合無間然斯時也文德純懿民志咸定其當小畜與履乎洎壬辰甲

午歲余與君先後捷南宮余佐農曹君襄內翰上下交同而志同爰訂金蘭之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其當泰與同人乎蠱之上九高尚其事蓋自處在吉凶悔吝之外故經不繫以吉是豈君與余之初志哉厥後君膺張文襄公之聘主講兩湖書院昌明經術敎思无窮臨大亨以正矣迨奉特詔授職編修異數殊榮邱園生色賁之文明以止也無何而爲大過習坎之時棟橈本弱入于坎窞於是兩人又以獨立不懼常德行習教事相勗勉天之與山相望而不相即其象爲遯物不可以終遯惟冀陽息而爲壯艱貞晦明又豈君之初志哉然而夬未能決姤之一陰羸豕蹢躅有隕自天無何而爲革痛矣夫虎變豹變講學以開文明而已易之終受以既未濟自天地萬物以至一人一事無有能越其範圍者豐之見沬旅之焚巢中孚之鼓罷小過之鳥音龍潛蛇門占事知來惟思患預防斯君子之光其暉吉矣九卦之陳也其樞要在復小而辨於物蓋自格致誠正以至修齊治平胥基於此鄭君大學注所謂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是也君子處世要當慎持於剝復之交復者出坤入震善氣初生所以見天地之心也昔滕文公迫於強齊孟子告以彊爲善蓋人倫不明小民不親於是國性不善斯吾人之大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舜年百有十歲非羨夫必得其壽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爲善與人同是大有同人二卦也積善爲得壽之基大有卦積中不敗乾爲積善也其大象傳曰遏惡揚善卽孔子贊舜隱惡而揚善也順天休命卽禹之戒舜天其申命用休舜自言勑天之命

也同人大象傳曰君子以類族辨物類族者孟子贊舜察於人倫也辨物者明於庶物也于郊于野無非取於人者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是卽易之无思无爲寂然不動時也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是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天下之至神未之或知也約而言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者乾元之德義者坤元之貞舜由仁義行學者當行仁義吾輩學易惟有仁以行之義以方外而已繫辭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聖人治天下惟在導人之良知良能乾以易知良知也子思子所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坤以簡能良能也子思子所謂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舜恭己無爲得易簡之道也而其本在定性分以正人心孟子廣土衆民章隱涵乾坤二卦之義曰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卽乾文言傳樂行憂違確乎其不可拔也又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性其生色也粹面盎背施於四體卽坤文言傳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也吾輩學易惟有自強不息以治己厚德載物以待人而已抑余勉君者更有兩端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吾輩於盡性至命之學未能深造君之憂世不免過深而實無裨於事惟余亦然其蔽也愚是爲研幾之障君子幾不如舍惟有交相勉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生民治亂之循環任元氣之鼓盪屈信相感而利生焉何思慮之有此一端也君體本弱時患肝陽上越商兌未寧不克介疾惟余亦然雜而厭越其失也煩是爲說心研慮之害心亨因以窒心病因以滋其心

不快未足聽也有乎惠心弗問之矣惟有交相勉曰學休復之吉不為頻復之厲休復非僅休美之謂詩曰泮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故曰以下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聖人操存無時非至休之至也頻或作顰自蹙過嚴迫慼不安乃至顰復惟祛此弊而後能敦復无悔終以自考者自省其身即自養其心也此又一端也周文演易於艮卦彖辭採取連山易義程明道先生答張橫渠先生定性書曰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所事則不用智矣夫然後其定性也若禹治水出於自然至朱子平生得力在涵養未發之中其答張欽夫先生書論坤艮復三卦動靜交養之理謂動以驗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先儒說易其躬行心得之粹若此其交友善道又若此吾輩可不師前言往行乎抑聞君刑于之化更有不可及者家人卦二爻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四爻曰富家大吉王夫人德行淑慎佐君家政井井秩秩言行有恆蓋正家而天下定固君之志也余嘗謂禮記內則之訓與孝友之家風吾蘇當以君家為最推諸全國可作楷模君既仰纘先德竊願君之賢子孫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繼繼繩繩守家規於弗替蒙之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童蒙吉順以巽也聖功養正如山巖巖如泉淵淵劑剛柔之偏裨人自至其中導順巽之質使人善繼其志繼自今君與余超乎吉凶悔吝之外常處乎果行育德之中夫吉凶者言乎其失得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一身一心之失得天下之失得也一身一心之純疵天下之純疵也吉凶與民同患果何以發民之顓蒙而救吾之赤子哉聖人自洗其心而後有

以洗天下之心自善其性而後有以善天下之性盛德大業通於神明繼善成性和於道德君與余益當反復乾乾宣敎明化庶幾一心先甲元亨而天下治矣夫

周作民先生六秩雙壽謹序 壬午

粵維昭陽協洽之歲孟陬之月吉日忻逢作民先生暨德配何夫人雙壽良辰余覽先生自著年譜又熟聞邦人稱述善行則知先生道德學問事業固大有在宜乎令聞令望九疇錫福也先生出自淮安望族蒙王父輔廷公都司之武烈暨尊人佩瑲公觀察之文謨復荷高堂盧太夫人之徽音與繼母程太夫人之懿德幼聰穎熟讀古經比長博聞強識初肄業廣方言館既而遊學東瀛研習工科翱翔大學奉父諱歸國值辛亥政變風塵鞅掌南北旬宣時則中樞閣部名公鉅卿交相延譽推爲財政家於是內簡於財部而庫藏以裕出任於蕪湖而度支以舒平官行擠兌之風潮溉萬姓生成之雨露管晏之猷自茲發軔焉惟時先生盱衡斗室橫覽八埏以爲中國銀行尚居少數而社會金融事業正待擴張爰高掌遠蹠集思廣益於丁巳夏五先在天津創辦金城銀行股 有限公司以樹模範本根旣固枝葉自繁以分行推暨論之自丁巳歲以迄丁丑歷二十年恢擴者三十六處其他因年來蟻沸蜩螗栗駭蓬轉支行設而消息阻滯者不在此數冋溯丙子春上海分行以地居經濟重心旋改爲總行商業益見繁榮於是北走雞林南逾羊城東窮芝罘西踰隴蜀聲名洋溢無遠弗屆矣先是河間枋政合肥組閣

先生獻議將止付庚款發行公債許以京鈔交易補救中交兩行停兌之弊當時長財政者韙其議而推行之植中央之信用培閭閻之元氣一舉而數善備焉至於金城銀行歷年成績爲先生勞勩而提倡者更可得而數焉夫天產豐茁地寶蕃敷運輸棣通多庶閑馳於是先生有組織各鐵路車債借款團之舉隴海蜿蜒亥步難周覩滇路綫急需展築於是先生有組織中外銀團承募債票之舉百貨貯藏倉棧比櫛棉米絲煤厰爲大宗於是先生有合組通成貨棧公司之舉坎水襄陵離火剝廬見微知著功在消防於是先生有擬設太平保險公司之舉周官泉府國服爲息平準食貨道在交濟於是先生有發行農工商貸款之舉餘如聯合北方著名各大學組成華北農產改進社聯合銀行界同業組成誠孚信託公司旁逮輔助化學工業紡織工業冶鍊工業等不可僂指計偉哉其事業之閎且遠也顧吾謂事業之閎遠本乎學問之賅博而學問之賅博歸於道德之精純先生紹承家學書擁百城淹通六藝兼習天文輿地之學厥後汗漫東遊復周歷南洋羣島考察工業無非學問而始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當軸縶維之而不可得人第見其事業彪炳寰區而不知其養之有素也余嘗主持農工商部提倡商業道德開商智聯商情厚商力一時飇起雲從僑胞歡躍彈指光陰星霜已卅餘載茲值先生振興大業盱衡當代可謂同志不孤矣今者元月春融祥風和扇椒花獻頌桃實效珍慶甲牒之綿長躋華堂而晉祝何夫人賢德懋昭克勤克儉鳴雞弋鴈偕老齊眉介弟作屏作孚作

仁聯鎭競爽棣萼交輝喆嗣震瀛兆瀛麟趾鳳毛壎箎翼翼淑媛筱韞適頡芳違適劉珠圓玉潤婿水融融孝若待字宗室有齊椒衍瓜綿門閭鼎盛天壽平格褒熾褒昌請歌天保之詩曰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載賡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爰序而紀之以爲永錫祚胤壺史之榮他年子孫繩繩當緜延百代云

朱君蘇吾五秩雙壽序 辛巳

粤維歲躔辛巳八月十日忻逢同鄉南翔朱君蘇吾暨德配畢夫人五秩雙壽良辰其哲嗣澍華澍椿淑媛令昭將知賓朋張音樂釀酒稱慶君慼然曰毋然方今國難未已世變元黃欃槍孛乎麗天嗷鴻徧於中澤加以鐵鳥盤空蔀家燬室蘭石渠答桑若貫珠蕩析離居殆難億計每一念及瘝饋難安敢稱觴而言壽乎於是澍華等不獲已謀以文章爲紀念來請贊於余余曰君之言仁人之言也君之心仁人之心也昔徐幹中論曰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惟行仁而後有令聞君庶幾得之請徵事實以爲眉黎臺萊之祝於時有崇內行之說者稱頌曰孝弟爲人倫之瑞古聖人言孝爲德本教所由生中庸立天下之大本鄭康成先生注大本孝經也君自幼天性至孝其事親也視無形聽無聲出必告反必面守曲禮之訓循內則之箴鄉黨咸曰孝哉朱氏有賢子也更推而廣之敦宗族之誼如修家譜建宗祠正族規均力任仔肩蔚成德行溯乃祖少農公以名茂才有聲庠序際洪楊之難困於金陵幾罹不測幸身藏明倫堂講

書帖一紙藍平時戀戀不能捨者曾文正公知其事護送之得歸故鄉君爲編一紙再生集徧徵名流題詠荒少農公之擉道出於至誠而君之孝思尤爲不可及也往者余門人胡子春臺撰君家二桂堂記謂君稟承父訓豪爽好交遊尤篤於孝悌之誼先德家風謹守弗替不愧性情中人因非虛譽夫家庭庸行積久彌彰此非君之明德歟於時又有崇實業之說者稱頌曰歐洲各邦以商立國海禁宏開商戰尤急然而商務之樞紐實以農業爲權輿吾國天產豐富振興紗業必以改良棉種爲要君自民國七年畢業警官傳習所後適上海聞蘭亭先生創辦紗業商場聘君爲營業科長厥後又任統益紗廠漢莊經理旋創辦德泰花號兼任經理於時四方皆知君忠實賢能爭相延聘君乃高掌遠蹠於長沙沙市宜昌等處設分莊又於仙桃沙洋漢陽等處創辦軋花廠吾鄉利泰紗廠上海大豐紗廠均委託君以漢口分莊事務自是聲名鵲起有若漢口申幫棉業公會會長棉業出口同業公會常委湖北棉業拒攙會經濟董事湖北棉業改良會委員工商部漢口商品檢驗局顧問等職又有若申新一二五八廠銀團代表申新二五廠管理委員會委員兼業務處處長君皆先後粥任之咸稱厥職蓋聯絡商情開通商智於斯爲盛矣於是余進而昌言曰是二說者韙矣而余更有爲君祝且爲君勗者舊制鎮洋嘉定寶山崇明四邑屬於太倉而嘉定人文爲最著錢竹汀宮詹王西莊京卿著作燦然而君同宗朱佑曾先生易周書校釋一書膾炙人口君以紫陽後裔喬遷仁里詩書之澤沾溉

尤深君疊則懋遷貨殖夜必讀孔孟之書以抒胸臆夫四子書爲文公集註其大者修己治人之道應世接物之方畢萃於是其次則訓詁義理靡不賅備實爲吾國文學文法盡善盡美之書君體而會之實而踐之擴之以救國救民則凡今日之煢獨無告離散而不得其所者當有以慰止而安集之矣矧君德配畢夫人幼承庭訓寬厚慈祥持家儉樸如君亦能知書達理盤匜承歡一門之內和樂融融善基固已培植矣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又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余常謂處今之世實爲善不可失之機會竊望君兢兢以圖之則善氣之旁薄扶輿惠澤及於寰宇他日期頤之壽操劵可期又豈僅大衍花甲以上哉衆皆曰善哉斯言爰退而序次其說以期君之積善淵源而流長云

答譜弟曹君叔彥書 辛巳

昨奉覆書欣矯一是左右研究尚書學至爲佩仰竊維典謨訓誥以敬天爲宗旨堯曰欽若昊天舜曰勑天之命禹曰天其申命用休道統相傳皆以畏天爲主宰故宣聖亦曰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孟子言畏天者保其國引詩于時保之爲證今久晦矣兄於書中每喜讀金縢召誥無逸三篇而召誥節性日邁以敬字爲本召公之以引以翼壽至二百餘歲一敬足以該之贊之吾弟以爲何如茲寄奉拙著尚書大義一册祈切實指正承賜中庸通義已讀數過序文抉經之心執聖之權本經肫肫其仁三句可作通義定評兄擬編中庸講義獲益匪淺

人道淪胥餓莩載道兄在太倉去冬議設粥廠今夏改發麵粉先調查貧戶再發證券在米舖給領未識蘇城可仿辦否百孔千瘡何從下手孟子曰彊為善而已矣為善機會萬不可失承示努力崇德皓首相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敢不共勉之惟為道珍重

答高君二適書丁丑

奉手書懃懃之意溢於言表而見道之言尤為精至承詢漢宋學源流弟自志學後受業鎮洋王文貞公之門初窺理學門徑奉紫陽為依歸弱冠後受業定海黃先生之門又得聞經學與旨奉高密為矜式當時不屑標幟既而閱歷世變研討政治識見稍闊竊以為吾人為學救世而已矣凡合於孔孟家法者皆是也不問其為漢為宋也其不合於孔孟家法者皆非也亦不論其為漢為宋也孔子不稱春秋學孟子不稱戰國學則鄭君豈得限以漢學朱子豈得範以宋學哉聖賢之講學也以德為大本以量為大用孔子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與天地同其量故曰有教無類彼入主出奴者非釣弋聲聞即自文弇陋此爭端所由起國性所由漓吾國人所以不能合羣者士人度量狹隘不得不尸其咎也且性與天道聖門弟子不可得而聞綜論語心字惟從心所欲心不違仁二語為最精餘三心字與學術無關而論性惟性相近一語至孟子則暢言性詳言心雖齊宣之惛愚亦導以格物之學曰物皆然心為甚是豈孟子之學高於孔子而萬章公孫丑之徒優於顏曾端木哉蓋聖賢立教因時制宜道

在救世而已矣春秋時人心尚未大壞魯邦猶秉周禮是以宣聖之教曰詩書執禮曰文行忠信知行並進由博反約其學說循循有序蓋所以救萬世戰國時仁義充塞詖淫邪遁之辭生心害政孟子於是大聲疾呼曰性善曰良心曰本心蓋人雖極惡苟闔戶而詔以良知未有不面赤汗下而憬然乍悟者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蓋其志在救一時然較孔子易傳所載成性存存洗心藏密與夫窮理盡性說心研慮諸說其淺深高下爲何如哉宋程朱講學曰居敬窮理曰致知力行孔子之家法也宋陸子講學曰先立乎其大明王子講學曰致良知孟子之家法也然孟子無弊而陸王末流多弊者孟子本集義以養氣陸子則專務收攝精神孟子力闢告子無善無不善陽明則主無善無惡龍溪心齋之徒大扇宗風陽儒陰釋愈變而愈離其真厥後陸稼書張楊園諸先生黜之不得已也時至今日微論爲程朱者渺不可得卽爲王學者吾亦未見其人乃復斷斷於門戶之見甚且槪目爲禪學詎非不知量者乎姚姬傳先生精古文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洵如尊論所謂文章家之義理未足廁理學家之列以弟觀之姚氏九經古義及吳摯甫先生經說皆能闡大義若援鶉堂筆記之屬則瑣碎矣曾文正秉豪傑之姿上希賢聖立德立功立言皆造其極數百年來一人而已比時惟唐確慎羅忠節兩公學術可與頡頏若倭文端若吳竹如先生則局量褊淺矣吾輩今日欲爲理學宜自清初二陸二張及湯文正李文貞諸先生入手以上溯紫陽姚江欲爲經學宜

自顧亭林段懋堂阮文達陳東塾入手以追蹤鄭許然亭林先生有言經學卽理學理學卽經學道原一貫若治經則自論孟以逵詩書禮春秋自學庸以通周易如是則吾國之哲學全而修己治人之道罔不備矣屬開理學書目謹略述大概請參閱拙著性理救世書第三卷亦有可采處抑更有進者記曰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易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昔周綱解結殺人盈城孟子療以瞑眩之藥是曰不忍今之世大戰國之世也火器日烈千灌萬辟殺機數十倍於曩時然而天理循環無往不復人道終無澌滅之日四五十年後塗盡車迴聖道大昌生機宏暢故弟竊不自揆常以正人心救人命六字爲講學宗旨朱子晚年恆教學者讀孟子性善求放心兩章弟以爲今日學者宜讀孟子不忍人之心三章與小德役大德四章牛山之木三章推之以教國民庶幾有豸舉凡一切毀譽榮辱得失皆不足介我之意卽彼穿窬害人者不必嫉之惡之秪當憐之憫之而示之以正軌所以充吾之德量而盡我之天職始也切切偲偲終也肫肫淵淵浩浩恢乎無所不容大學絜矩中庸致中和張子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其在斯乎附贈十三經提綱及讀經問題各一册希指正是幸

理學總集

正誼堂全書 淸張氏伯行編陸續刻印約七十餘種分理學經濟文章三類純粹無疵

宋元學案 明黃氏宗羲原本全氏祖望校輯浩博精深爲學者必讀之書

明儒學案 全上

學案小識 清唐氏鑑編雖略有門戶之見而大體已具

理學宗傳 明孫氏奇逢輯採錄先賢十一人事略並學術大綱頗爲精要

理學宗傳辨正 清劉氏廷詔纂輯以周程張朱爲主對於王學略有門戶之見

性理精義 清李氏光地輯以明代性理大全爲藍本抉擇精要爲理學入門之書

理學專集

二程全書 宋朱子輯明道先生涵養完粹文集宜熟讀伊川易傳上承漢易兼賅學術政治顧亭林先生最爲服膺

朱子大全 朱子門人黃氏榦等編應先讀問答書次奏議次雜著

近思錄 宋朱子與呂氏伯恭同輯凡理學之精粹者都括其中

朱子聖學攷略 清朱氏澤澐編爲朱子編年文集精嚴無倫

朱子年譜 清王氏懋竑纂朱學入門最要附錄尤精

王文成全書 門人徐氏愛等編天泉證道四句教與四無教首宜辨析

陽明集要 明施氏邦曜輯分類極精易得門徑

陸子遺書 明陸氏世儀著先大夫重加編輯明體達用與亭林同開曾胡之先抽著性理救世書中有研究法

張楊園先生集　清張氏履祥著純粹精實儒家正宗其中訓子語訓門人語尤宜熟玩

三魚堂文集　清陸氏隴其著闢王學最嚴因當時無善無惡之說盛行不得已也拙著性理救世書中有分類法

羅羅山先生集　清羅氏澤南著忠藎名臣有浩然正大之氣其中王學辨與陸清獻用意同

拙修集　清吳氏廷棟著持論太拘不免門戶之見

曾文正全書日記　清曾氏國藩著一代名臣三不朽具備學者讀其書宜師其人

茹經堂文集四編目錄

卷六　序跋類

茹經堂文集四編卷六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序跋類

袁評經史百家雜鈔後序 丁丑

光緒庚子夏五拳匪搆難京師親王載勛載漪爲之魁圍使館殺教士蜂屯蟻聚蜩螗沸羹各國聯軍駸駸偪畿輔而總署大臣許景澄竹篔袁昶爽秋嚴劾勛漪等殃民誤國奉旨逮二公下獄遂遇害時七月三日也初文治供職總署知難將作奉親避地北山之麓旋同城六月廿七日謁袁公於邸第公意氣慷慨面微露青色不言國事卒然語文治曰此處子舊游地（袁公所居舊爲翁相國宅文治曾館於此）何不來居我宅吾與子研理學文治婉謝之詎意不數日而禍起九重閶闔呼籲無門痛乎悲夫聞公臨刑時向監刑徐承煜戟手罵汝父子誤國至此我在地下候汝承煜相國徐桐子媚拳匪者也維時許文肅止之遂從容就義云先是慶親王奕劻聞許袁二公下獄進見皇太后力白二公冤且謂若誅二人恐青史書之有傷聖德長跽二時許太后曰若逮去慶邸出亟見徐桐曰幸君一言以解此禍徐曰此等漢奸多殺數人乃可慶邸含淚退而正法旨遂下痛乎悲夫文治讀論語微子篇殷有三仁竊疑聖人不稱忠臣義士而特褒以仁何

哉蓋賢人君子遭渾濁之世目擊姦宄痛憤填膺發於不忍之極思不屑以身苟活其間於是或去或奴而或死故曰仁也如袁許二公者潔身遠引或緘默不言未嘗非明哲保身之義而乃謇謇諤諤靡頂捐軀者不忍中國之阽危其身死而心不死仁之至也間嘗上下數千年歷史末季之朝或亡於女禍或亡於宦寺或亡於黨錮讒人至於殺戮忠良則一亡而不能復振是故清之亡非亡於甲午之議和非亡於戊戌之變政實亡於庚子之殺忠臣厥後雖勉支十年而國祚已替侀成不可變魚爛不可全痛乎悲夫袁公浙江桐廬人同治丁卯舉人主試張文襄公之洞亟賞之光緒庚辰以名進士分部曹充總理衙門章京出爲徽寧池太廣道洊升江寧布政使入爲太常寺卿兼總署大臣講學不倦宗旨純正爲詩尤工著有漸西村人集安般簃集于湖小集卒後事白賜謚忠節公平生外極方嚴內實和易而與文治夙以國士相期許己亥冬同文館招生公主試委文治監試既散給試卷公招入內廳詳詢太倉陸桴亭先生及諸儒學術絮絮不休日晡後則危坐堂皇命文治收試卷口誦手披躊時立訖其勤敏如此每與外國公使辯論正言滔滔恆至夜分所至嘗以書卷自隨藏書極富遇害後爲拳匪刼掠一空庚子十月長白世丈紹詩耶英越千購得經史百家雜鈔評本以眎文治曰此殆袁太常手筆耶審視果然公上代有諱紀者皆標圈尤其明證紹丈欲見贈辭之丁未南歸從丈假得屬門人李聯珪沈炳燾別臨一帙壬子入京將原本璧紹丈逾數年丈歿余念此書不置丁丑

春及門馮振赴河北託訪是書紹丈哲嗣世杰竹銘曰吾家昔年遭回祿書籍半燬於火幸此書無恙即贈唐君馮生攜歸無錫竹銘善承先志可感極矣開卷展玩墨跡如新回溯前塵不勝黍離麥秀之痛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公篤好桴亭先生之學讀新蒲綠詩霑余襟之浪浪矣

胡文忠公語錄序 乙亥

嗚呼道咸之間內憂外患交訌並作皐皐訿訿實靖夷我邦加以異說蠭起專雜言罷生民之憔悴者宛轉呼號於水深火熱之中而其強有力者草竊姦宄相爲敵讎潰敗糜爛幾至不可收拾天亦哀于四方民眷命用懋幹維刼運特生三名臣以救之曰胡文忠曰曾文正曰左文襄國民歡呼曰得此三賢天下定矣三賢者湘中三大手筆也或以性情格或以學術著或以雄才大略邁一時而其涵養正氣學道愛人則一嗚呼伊古以來未有不崇尚正義不學道不愛人而可以治軍可以行政者也鵠的所揭曷矜乎爾是惟有好學深思之士研究其經歷考核其設施審察其平生之憂患而後名臣之心術事功乃大顯於當世余主講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有武進崔生龍篤好文忠集孜孜矻矻編輯語錄若干卷都爲八類曰學問曰用人曰民政曰理財曰兵政曰兵法曰地理曰團練擇精以詳意沈而摯可謂專且勤矣明王文成論治兵曰治山中賊易治心中賊難戚武毅論治兵曰克一巖城易克一私欲難曾文正師唐確愼

李忠武昆仲師羅忠節左文襄刊正誼堂全書靡不兢兢業業以闡明理學陶鑄人心爲己任文忠則專以至情至性鼓舞羣倫然而故老傳聞則曰用人之道文忠更勝於曾左二公蓋立國者未有不嚴君子小人之辨而能定是非好惡之公者也周易泰否二卦發明陰陽消息國運升降之機實即政治學之萌柢泰之上下志同不過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譬諸天下无邦不過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否泰反其類在一念轉移之間一人進退之際而國運廢興存亡隨之孔子論用人之法曰視其所以視其手腕之靈與否也曰觀其所由觀其胸根之定與否也曰察其所安察其心術之正與否也兼是三者而萬物無遁形矣文忠愛才根於天性其言曰國家之於人才猶魚之於水鳥之於林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又曰國家生賢良忠直之才當爲國家愛護之其求才之急培才之殷若此此其量江海之量也此其心天地之心也矧優禮將僚上敬其老下慈其幼推心置腹歡若弟昆讀其移文批牘雖武夫悍卒亦且爲之零涕用是一時髦俊雷動雲合臨敵則奮不顧身聽命則惟恐或後賢者皆進不肖者皆退雖有荼苦化爲甘薺雖有鴞音亦遷喬木一德一心殄掃羣寇而閭閻謐如遂成泰交郅治是故惟有君子而後能用君子亦惟有君子而後能黜小人文忠之血性過人何嘗不本於理學德行政事言語文章一以貫之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後之讀公書者亶當以文忠之心爲心以文忠之學爲學以文忠之行詣時懸諸心目之間庶幾乎克紹文忠之大業非然者不能反求諸己徒浮慕

而貌襲之或闇忽於君子小人之辨視爲迂談且將并其名而掃除之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則何益矣

孫氏玉鑑堂先哲遺書目序 辛巳

吾邑攬惠錫二山之秀分太湖支流宛延環繞旁薄扶輿靈氣所萃蔚爲人文當有明時東林氣節彪炳寰區高忠憲顧端文二公爲之倡而著述因之特盛洎乎清代秦樹澧先生之禮學顧震滄先生之春秋學爭鳴於一時其他以學術文章令聞于世者累軌連踵不可殫紀最近有薛叔耘先生庸盦文集日記籌洋芻議瀛寰志略等書注重外交經濟明體達用製爲鉅觀故過吾鄉者靡不歎爲藝林之矜式焉顧邑乘藝文載歷朝各家著述有九百餘種之夥未有薈而萃之者同鄉孫君道始精研法律見善勇爲劬學不倦兼篤好鄉邦文獻歷時十數載費貲萬餘金各方蒐采共得五百餘種其中孤本藁本與夫流傳不經見本約有百種繕目成帙過吾齋請爲序余肅然起敬曰甚矣孫君此舉爲勤且難也夫吾人愛國其端惟何曰當先愛鄉愛鄉之端惟何曰愛本鄉之文化自丁丑軍事以來東南各省閭閻性命財產與夫著作文章載胥及溺有志之士發憤慨歎憑弔欷歔或收拾於刼灰餘燼之中存什伯於一二抱殘守缺以保文人身後之名吁亦可悲矣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天地間陰陽消息正氣與邪氣交戰而已方今邪氣充塞雖經浩刦之餘而人心世道愈不可問者正氣浸微

文化隱而不顯之所致也夫生命財產痛在有形者也文化淹滅痛在無形者也文者道之所寓惟無形者斯能興起有形嚮使各省各邑各鄉皆有如孫君者保存鄉土文化他日誦而傳之擴而大之吾國庶有豸乎抑吾聞孫君有言曰此時徵存目錄他日擬精選若干種集資刊行然則此五百餘種之書精光不泯固由鬼神呵護之靈實賴孫君鍥而不舍之精神貫徹始終傳所謂微斯人之力不及此者也易曰碩果不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旣見君子云何不喜孫君洵一陽時之碩果風雨時之君子哉其可敬也已其可喜也已

婁郡諸生譜序 己卯

歲躔己卯季秋寶山金君巨山以吾郡一州四縣諸生譜見眎將以合刻屬爲序言文治竊維自先高祖以迄先大夫下逮文治皆列名譜中者也義不敢辭爰謹敍其簡端曰偉哉乾坤之正氣文化之師承其鍾靈於吾郡哉俯仰二百數十年以來運會遷流人才消長之數可以知之矣當有明末造神州陸沉時則有若嘉定黃忠節昆仲侯忠節諸公捐軀殉國取義成仁彪炳寰區是爲氣節之師東林湮沒復社崛興時則有若張天如受先二先生繼弇州昆季後壇坫主盟是爲文學之師維時又若陸陳江盛諸先生不求聞達講學於荒江寂寞之濱是爲理學之師先民軌範風雅是崇時則有若吳梅村祭酒感慨興亡蔚成詩史是爲詩學之師太原王煙客奉常精研畫理淸代嗣響有若麓臺先生入值南齋九重器賞是爲藝術之師訓故名

理不乏傳人時則有若太倉黃忍菴顧抱桐沈敬亭先生開其先迨乾隆右文稽古經學昌明時則有若嘉定錢竹汀王西莊諸先生殫精攷據著作如林迄今潛揅堂集蛾術編廿二史考異十七史商榷膾炙人口是爲經學史學之師而朱亮甫先生覃思好古所注逸周書校釋相與頡頏稱師維揚阮文達拔擢名流時則有若太倉畢秋帆宮保宏開經訓堂幕府號天下之盛珊網珠聯已導厥始是爲文苑之師平陽貴顯衡王侍郎敬巖庶子後先濟美有婁東詩派之編蓋繼吳祭酒爲詩學之師粵匪難作吾郡屬諸生以身殉難者不可勝數立天柱而張地維氣節爲之一振同治中興決科選士庚午癸酉兩科吾郡屬賦鹿鳴者踵相接時則有若太倉陸蔚庭先生鎭洋先師王紫翔先生嘉定黃翰卿先生周桐侯峨卿先生寶山邵義人先生爲最著而先師後有慧言治熟掌故克紹前徽翰卿先生後有雲孫虞孫兩君桐侯先生後有次咸景萊兩君義人先生後有子曾鑑字心炯文藻秀出長老僉爲奇才此外敭歷仕途者有若太倉錢伯瑜陸星農兩先生先師陸伯葵總憲暨嘉定二廖二徐三秦或躋臺閣或領封圻或主持風憲或矜式士林五步十連海內仰望崇邑雖僻處海陬鬱而必發自乾隆迄道光間何羲門陳碩甫二先生僑寓蘇閶人尠知爲崇籍光緒中葉時則有若馮君雨人王君丹揆孫君子鈞施君穉桐道德文章卓哉經濟俱焜耀我邦家語曰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美弗繼明淸鼎革之交版圖有變遷郡縣有沿革太鎭嘉寶一經分析於是鎭洋人才會歸太

倉寶山人才統稱嘉定此掌故家所不可不知也自歐風東漸學校浡興邦人君子通變宜民務實求是時則有若袁君觀瀾才猷賅博曾攝教育部篆而金君俠聞金君巨山侯城張君君邁公權洪君景平胡君粹士金君游六皆一時俊彥飈舉雲興而余竊有進焉者先哲所重者道也體也今世所重者藝也用也而藝必原於道用必本乎體吾郡屬敦本崇文風俗純樸際茲刼運方熾之會度必有魁閎瓌瑋之儒愁然憂思將有以拯民之飢溺他日者恢民胞物與之懷救一鄉推之以救一邑又推之以救一國擴而大之以救一世而於乾坤之正氣文化之師承更有以維持而擴張之當世之士靡不頫首贊揚之曰偉哉太倉一州四縣之人才俱足爲師表也庶不負巨山諸君子編輯之志也已至是譜導源於潘君仲昂繼得寶山朱氏所藏遊庠錄又得沈君逸史編輯寶山詩存參互攷證嗣戴君伯寅徵得嘉定芹香錄旋又徵得太鎮諸生譜更得崇明縣學生員題名錄於是一州四縣博士弟子名籍燦然具備巨山合而成編甚盛舉也特書之用彰其守先待後之績云

婁水琴人集後序 辛巳

婁水琴人集爲吾婁徐秋士陸杏莊王研雲三先生先後編纂而周亦泉先生爲付剞劂今讀徐陸兩先生序言清雅絕倫而其惓惓鄉邦文獻用心勤且誠尤足資後學矜式也吾婁自海濱出日由劉家河蜿蜒而西扶輿旁薄環繞城隅以達於太倉崑山兩塘故人文之秀綿延弗

絕而尤盛於明清之交王文肅以功業顯弇州昆季以文學傳抱桐敬亭兩先生以經學名而陸陳江盛四先生提倡理學爲風俗人心之標準於是里庠黨塾敦樸成風綴學之士循循禮法無有軼乎範圍之外者迄今過九龍灣（尊道先生故居）淮雲寺（陸陳諸先生講學之所）訪七十二潭（安道先生故居）慨然想見先正典型徘徊仰止而不忍去嗚呼盛矣而其時梅村先生遂以詩史聲壇坫故老相傳清初雖鄉曲老儒靡不耽悅篇章比戶吟誦一時相習成風上自顯宦達人下至棬樞蓬戶爭出所著用相頡頏乾嘉而後汪宮庶靜厓先生爰有婁東詩派之輯越三十年又有徐陸王諸先生琴人集之輯先輩風流於茲未墜蓋其際遇太平和聲鳴盛尤令人歆羨不能已也世變滄桑元黃遞嬗迄於今日無可言者表妹王陳敬懿字佩蘐先師王文貞公之賢息其哲嗣慧言世兄之德配也先師爲詩雄健古質而佩蘐厥考玉森先表母舅亦工於詩乃佩蘐自丁丑避難後三子先後卒慧言亦逝世蓋閨秀中德行文學未有過於佩蘐者而遭遇之困厄屯邅亦未有酷於佩蘐者嗚呼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雖然先天而天弗違造命者也後天而奉天時安命者也佩蘐雖際厄於一時而撫其嗣孫福承以珍碩果於一綫則他日之寖熾寖昌當可操券而致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余常懼佩蘐之抑鬱而成疾也輒請其鈔寫章什藉資排遣佩蘐既爲余鈔理學宗傳辨正六巨册又爲余鈔琴人集八巨册紙筆之費絕不齒及余視同拱璧不知所以爲報爰敍其涯略郵寄佩蘐附錄簡末聊攄感激之懷抑

更有獻議於佩蘐者秋士先生言專集之傳不如總集自道咸以來吾鄉詩人可傳之作幾如恆河沙數而先師與先表母舅及先大夫皆僅有專集佩蘐於揮毫珠瀉之餘儻能廣加蒐集輯爲續琴人集一編燦朝華於未披啓夕秀於將振庶幾乎廣陵嗣響桑梓榮光也夫

唐荊川先生年譜序 乙亥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策士之論若爲長治久安計者未有不將相並重文武兼資者也文人而絕不解武事武人而不統攝於文儒此極危之道即或知文武合一矣而無性理學爲之根柢是非闇昧怯公勇私則內政棼而外侮乘之是必得有大賢迺可作中流之砥柱也文治幼讀吾宗荊川先生制藝心焉好之後讀先生文集文編更大嗜之高山景行之念未嘗去懷乙亥秋仲宗姪松源持先生十四世孫鼎元所編年譜屬爲序言文治何敢辭謹按先生在嘉靖乙丑擢南宮第一人名聞當世龍潛十數年東南寇亂痛憤時艱指畫方略當事以知兵薦遂與胡宗憲協謀征寇先生以禦敵上策當截之海外乃躬泛海自江陰抵蛟門大洋一晝夜踔六七百里從者驚眩且嘔先生意氣灑然寇泊崇明三沙督舟師要之斬馘百二十沉其舟十三後寇犯江北先生馳援大破之於姚家蕩復援三沙親躍馬布陣敵不敢出冒暑積勞疾甚返太倉猶不肯乞休力疾泛海而且卒矣有志之士靡不痛惜也夷考先生治陽明學惟陽明擒宸濠用兵在腹地而先生戰績則在外海腹地易而外海難先生之艱苦實逾於

陽明也陽明之學在致良知一超頓悟先生之學則以天機爲宗旨無欲爲工夫天機卽心體之流行寂而感感而寂靜無動有涵實於虛故雖視龍谿猶師與念菴爲友而絕不拾無善無惡之餘瀋說者謂陽明尚有末流之弊而先生則瑩澈而無疵也陽明文章世美其能追昌黎先生文初效空同一聞王道思言幡然取道歐曾博大汪洋不獨掃空同之塗附幾駕鹿門震川而上之讀沈紫江生墓碑記卓犖天才精光不泯爲有明一代傑作蓋陽明不必以文傳而文自至先生則無意爲文而文自雄也千古事業之成敗不以論英雄更非所以論賢哲先生戰功學問文章大致與陽明同而其文武兼資更無稍或異後之有國者得若是人而用之則治疏若是人而舍之則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間不容髮而論者輒謂吾儒迂闊不合時宜嗚呼詩所謂不尙有舊居圉卒荒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鼎元字玉虬綴輯是譜於三百數十載後覆蹟於文瀾閣四庫書中於先生事實幾無一字不蒐數易稿而始克成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尤近世之難能而可貴者深願其善述先生之事更能善繼先生之志也

許文肅公年譜序 丙子

嗚呼自文肅公庚子被害後不聞公謦欬距今已三十六年矣然其忠藎之忱高尙之節與其謙和沈摯之度猶歷歷如在目前也文肅死而天下危國事如江河之日下雖有善者亦無如何豈不悲哉余往者論吾國外交家惟曾惠敏與公二人惠敏際中興之後國勢尙強故能用

剛公則處積弱之餘外侮日棘故專用柔世言弱國無外交其然乎抑自餒之辭乎猶憶己亥歲京師方修東交民巷路各國使館薈萃地也時義大利國爲領袖公使照會譯署謂中國車輛不得行走東交民巷致蹂躪道塗余恚甚白公謂彼所施於我者吾亦施於彼請嚴禁西人車輛亦不得通行公閱牘竟笑謂余曰子過直矣第當云吾國修路原爲中西車輛便於往來若加禁阻彼此皆有不便不必專禁西車也子過直矣余恍然悟據以復義使噤無一辭西女賓之入覲也皇太后將於養心殿設宴以饗之義使以女賓不諳華言請增設繙譯席公與袁忠節公謂中國男女有別公主福晉不便與譯人雜坐拒之嚴義使遽怒曰華人素藐視我歐人稱我爲夷狄甲午而後尙不覺悟耶公遽笑曰止若爲飲食細故發此大言直笑譚耳止義使頰渥語塞遂罷去余侍公二載公以余書寫速常令記錄問答每見公接外使遇重要事彼此爭辨恆自午至暮或達夜分不厭不倦不怒不撓其究心公牘一字一句務求其安不使外人抵隙而入已其辦理東三省鐵路殫精規畫盡以所得督辦公費捐置俄文學校其遭逢拳禍蒿目時艱勞心焦思晝夜不寐鬚髮爲之盡白昔聖門論士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非公行誼疇其當之若夫先覺顯明應對開敏寓剛寓柔雖古子產何以讓茲迺天生公柱石之才卒酷虐之俾罹慘禍以死何造物不仁一至此耶非所謂夢夢者耶大雅抑之詩曰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小旻之詩曰維今之人不尙有舊公之遇禍也以之責天而天不可問也以

之責人而人皆不任其咎也豈不悲哉夷考周易消息危者平易者傾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出坤入震復見天地之心蓋國家不可知者氣數也不可知而有可恃者人才也孝弟忠信仁義氣節培養人才之基也禮樂干戈文猷武略造就人才之具也自古惟豪傑能立命惟聖賢能造命人定始克回天理正自然勝數逝者已矣後來者無窮此則吾輩責任所當盡無庸戚戚然悲嘆爲也當光緒壬寅癸卯歲余在譯署曾編公奏疏二卷函稿十四卷越數年吾蘇陸子欣媿長復補輯公遺稿十二卷已未歲嘉興盛萍旨先生復屬余編公外集六卷今歲冬及門嘉興高樹輯公年譜請序於余高生與公有戚誼余嘉其見義之勇著作之勤深望其成濟世之才也爰書此以敍之孟子有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余親炙公者是以於邑之情不能自已後之人讀是編必有發憤而興起者

農隱廬文集序丁丑

聖門分設四科曰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此蓋就其專長者言爾昔仲弓嘗爲季氏宰矣子游嘗爲武城宰矣子夏嘗爲莒父宰矣何嘗不兼嫺政事乎故余謂四科一貫而必以德行爲本吾鄉陸桴亭陳確庵二先生道學家也而皆具經世之大猶思辨錄治綱二書煌煌鉅著至於講求水利農田靡不以濬河建閘築圍築圩爲當務之急古君子明體達用軫念民生不當如是哉崇明王君丹揆余譜兄也爲人簡而文溫而有理闇然而日章余深佩其品行高潔有本有

原君之生也譜伯葆卿先生錫之名曰穆字之曰希林爲其效林文忠處爲名儒出爲名臣考文忠之政績蒲除鴉片鉅毒名振寰區而君平生亦痛惡鴉片之害不憚口誅筆伐之勞文忠興三吳水利疏濬劉河至今民頌其德而君督治太湖水利周歷各郡邑著太湖流域治水防災策視察劉河七浦白茆水利說略欲仿先正遺規置閘以蓄清拒渾而於班書溝洫志易還史河渠之稱議論精卓蓋本庭訓以莫犀生信乎能移孝作忠矣客歲武進崔生龍編次君農隱廬集示余而君過於謙抑書來謂於文章義法未及精嚴屬爲審定余則何敢蓋籍中水利諸篇獨所心折他若救國罪言學潮平議惜字小引皆正大縝密藹然仁人君子之言政事本於德行奚必拘滯於文章格律哉嗟乎以君之厚重簡默仁而不佞駸駸乎上跂冉子向令擴其鴻施見諸事實櫛垢爬痒蘇枯摧強吾民庶幾有豸乃抱文忠之量而不獲文忠之知遇遭文忠之阨塞而不及文忠之功名霖雨蒼生徒懷夢想天未欲平治天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況吾輩後天而奉天時者乎易泰之彖曰君子道長其象曰以左右民否之彖曰小人道長其象曰儉德辟難然則世運之轉移必自辨君子小人始矣余與君生而同郡同司農曹同官譯署同遷商部同奉毋諱去官遭際同志節同故知君最深敘君之文不禁舉然高望也詩大雅抑之篇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吾兩人年雖耄老何敢希衛武之謀猶然而師法鄉先賢之嘉言懿行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臨上質旁則皆兢兢焉罔敢失墜朱子所謂一息尚存此志

不容稍懈者竊以之勉君而益以自惕也

俞金門先生遺著序 壬午

光緒壬辰癸巳之間余以進士觀政農曹始居京師維時各省仕宦以蘇省爲最而蘇省諸邑則以常熟爲盛翁文恭公方以協揆兼軍機事在御史臺者有楊莘伯先生在翰苑者有龐絅堂劬菴邵伯英翁弢甫在內閣者有葉茂如在禮部者有李玉舟在比部者有翁又申諸先生每當春正讌集冠裳滿座濟濟蹌蹌恆至八九十人何其盛也而其中有斂然謙退不尙聲華者則有俞君實金門昆季君實先生孝友誠篤喜怒不形金門先生品詣學術純粹冠倫當是時士林風氣競尙新奇析言破律順非而澤見有履蹈正軌者輒相與非笑之以爲迂疏金門先生以名孝廉嘗一抵都應試覩茲詭異慨然嘆曰人心將亡矣亟歸虞山創設儒英學校講明正學所誦讀者孔孟程朱之書所服習者忠孝禮義之行由是學者知正學之攸歸不致迷於所嚮先生之功也吾嘗謂國家之命脈在世家大族社會之命脈在禮樂詩書世家大族衰而國運替禮樂詩書廢而名教隳豈非然哉俯仰數十年來世風升降之原未嘗不唏噓太息也壬午夏五及門錢君夢茗將先生遺著屬爲序言蓋夢茗曾肄業於儒英學校者得先生一脈之傳是以爲學純粹而無疵然則表彰先生之學說固夢茗之責也爰序而歸之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盱衡宙合老成凋謝極矣世有能讀先生之書者奉以爲典型可也

張君仲仁文集序　乙丑

光緒壬午秋先師仁和許恭慎公星叔諱庚身南海譚公叔裕諱宗浚奉命典試江南兩公崇尚經術壹以甄　樸學博文經明行修之人特以學詩爲二南命題追琢其章譽髦斯士於時蘇州袁部郎寶璜曹文愨福元金壇馮撫軍煦俱獲膺莪芃棫之選余亦濫躋其列而吳縣張君仲仁甫十六齡爲許譚二公所激賞榜發誤中副車蘇父老搢紳且喜且惜越三年乙酉君赴京兆秋試宴鹿鳴歸許公大悅揄揚無斁於是君名滿京師而余始識君於春明圜拜時厥後君敭歷中外舉經濟特科洊任弼德院參議嘗一佐項城袁大軍機世凱幕無何國步斯頻項城以總統枋國政赫赫厥聲其欲如執熱不可濯貪人敗類巧言如流謂有命既集宜保茲天子項城惑之遂稱受命改元維時君方任機要局長曰殆矣不知其玷也是用大諫當謹爾侯度毋淪胥以亡詎意發苟逝梁誦言如醉迨夫顛沛之揭始悔正直不與而亂不沮方事之殷識者以君究彼訩逢彼怒且爲將恐懼惴惴小心君坦然曰吾固不畏彊禦也遂出公府長教育嗚呼抑詩有言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又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項城能用君而不能聽君之謀非所謂回遹其德未知臧否者耶洎項城卒君隱居里門偶因民生利害發憤一言輒不得當遂益韜晦守白圭戒考槃之碩人永矢弗告白駒之嘉客金玉爾音豈已焉哉匪舌是瘁惟躬是瘁也士君子際天之方蹶無回天之力而不能不與天爭痛民卒流亡無救民之權而

不得不爲民救然而南箕翕舌北斗挹漿閶闔杼柚其空矣睠言顧之惄焉如擣謂之何哉數十年來師門殂逝而後若袁若曹若馮諸同年先後云亡而我兩人者亦曰既耄矣顧瞻四方中心如噎履冰集木日邁月征惟小宛之詩可以處世而進德顧山有嘉卉谷有幽芳無罪無辜廢爲殘賊可無以拯之乎然則躬丁板蕩心攬民勞曷嘗忘惠此中國哉我相此邦無不潰止有心人讀變雅末篇不禁涕零如雨也歲次丁丑某月爲君七秩攬揆之辰同人等裒集君所著心太平室詩文鈔及古紅梅閣筆記蓮幕集數種君門人嚴君慶祥將壽諸梓徵序於余余曰善哉天保詩頌九如曰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君歲寒松柏宜乎降福孔固俾壽而臧而嚴君刊斯集其諸承松柏之有心與爰序簡端方諸吉甫作誦山甫慰心庶無負先師學詩之訓乎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老成舊止殷監在茲凡百君子讀君之文慕君之節必有仰高山而景行行止者

雲在山房類稿序 乙亥

旃蒙大淵獻壯月執友楊君味雲裒所著書十四種題曰雲在山房類稿書來屬爲總序發而讀之文采斐郁諸體咸備而黃農虞夏之思黍離麥秀之感與夫國計民生蓋謀碩畫都萃其中不禁作而嘆曰美矣盛矣憶余與君訂交在光緒癸卯維時商部草創權輿人才鱗集吳縣胡君劭介單君束笙如皋冒君鶴亭淮安田君桂舫閩縣王君幹臣俱海內知名士而君實爲

魁傑每有鴻文鉅著恆就質於君歷金門上玉堂雖日試萬言倚馬可待炳炳麟麟藝林傳誦此一時也既國家淬厲維新遣五大臣周爰諸邦咨詢政治澤公貴戚精剛雅重君望奏調參贊君於各國內政外交法律財政教育實業軍備靡不殫精研究列邦人士傾誠相餉得書四百餘種回國後君爲提要鉤元成書三十種旋擢度支部參議總司清理財政君以歲杪制用載於禮經列國歲計鮮不爲則爰萓攝樞機預定程序有六年考成之計劃此一時也無何天造草昧乾坤屯蒙龍戰元黃羣情傚援君慨然曰吾輩但知爲國辦事政體變革非所問也癸丑簡長蘆鹽運使乙卯掌山東財政廳出其緒餘蘇枯栁垢民頌仁聲課績爲各省最或有以征榷羨餘說君餽獻要津者君愀然曰以閭閻之膏血供當軸之苞苴吾忍爲之乎已而復莅部任則帑藏一空掃地赤立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此又一時也君更歷世變蒿目時艱通經綸北方實業曰欲北方之民無饑莫如興農田欲北方之民無寒莫如興紡織於是設華新紗廠於天津唐山衛輝青島等處北地棉業蒸蒸日上暇則耽心文史嘯咏琴書薄遊蓮花泡十剎海諸舊名勝衰柳殘荷婆娑風月雖塵襟瀟灑而人事滄桑輒形諸詩詞寫其紆鬱又於梓鄉修葺顧梁汾先生貫華閣湖光山色萬頃爭妍詞客登臨僉懷嘉惠此又一時也嗟乎以君才華格經濟學儻得展其大用盡其設施則陸宣富鄭二公事業庶幾迪前賢光又或翊贊鴻業雍容廟堂燕許高文朝陽鳴盛亦當與河間儀徵兩文達聯武齊驅迺以天方艱難不尙有舊

未獲蒼生霖雨之寄縱小試經猷終無補於宏濟人之不幸歟抑世之不幸也雖然吾嘗誦詩而索隱矣考槃之碩人永矢弗告空谷之嘉客金玉爾音夏聲大矣試問葭蒼白露之中有青簡之流傳不也而君則名山鉛槧坐擁百城既刊師友遺著十餘種編爲叢書復纂茲類稿沾溉羣倫昔韓退之嘗欲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作唐之一經垂諸無窮夷考退之所成厥惟順宗實錄今讀君覺華寮雜記一編雅綴掌故指切當世善惡是非一露其抱負之宏遠是固近代得失之林也以視實錄何多讓焉易履之初爻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蠱之上爻曰高尚其事志可則也余故敍君之書特表君之學問志節以諗來者作之矜式至於法家拂士韜晦遯荒國勢所以阽危而不振有傾否之責者當憬然於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矣

廣思辨錄序　乙亥

吾鄉陸桴亭先生生丁明季養晦海濱紹千秋正學之傳負一代名賢之望者著思辨錄一書括周易三才之全大學三綱領八條目之奧其執友江虞九陳言夏雨先生爲之輯要張清恪公刻之於正誼堂全書中厥後書版散失先太夫子沈鼎甫先生刻之於江蘇書局迨先大夫輯錄陸子遺書復刻之於北京蓋風行海內久矣昔顧亭林先生讀其書與先生札云當吾世而有真儒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具內聖外王之學者也（見亭林文集）顏習齋先生讀其書俛首折服上先生書願受業於門（見顏氏遺書）當時大君子推重如此二百年後慈谿衮

君匡廬乃有廣思辨錄之作偉矣吾桴亭先生學派之傳信乎源遠而流長也
通天地人曰儒貴有用而已子思子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人生當世所負之責任惟在彌天地之缺憾朱子大學補傳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可謂深而通矣乃自宋以後學者張皇幽眇其弊也至有體而無用桴亭先生之錄實以經世為要歸開物成務囊括萬彙裘君是錄纘其緒舉凡辨章國學匡拯時弊靡不窮究其極致廣大盡精微而會歸於有用吾讀是錄而歎伊川先生道用卽不是之說未免伯夷之隘矣
易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果二乎抑道在器中也庖羲神農黃帝作網罟作耒耜作弧矢作書契特取六十四卦之象與意非謂道卽器也論語爲政篇君子不器正謂君子所重在道不囿於形器之偏爾近人謂泰西之格物卽吾儒之格物混道與器為一欲以一材一藝之長侈談平治而民生實受其病裘君之言曰科學方法治天下未免錯誤吾儒所格者事理西人所格者物質斯言也可謂一矢破的夫修教不易俗齊政不易宜風土人情異方殊嚮政治蓋自有本原矣豈技藝之士所能闚其精蘊哉吾讀是錄而知道與器不可誤緄為一也
自宋儒分氣質之性義理之性義理為先天氣質為後天歧理氣而二之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而戴東原焦禮堂輩遂得蹈其隙而肆其譏裘君宗桴亭先生之說以為理在氣先卽在氣中

是卽太極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之義斯言也吾更有以發明之孔子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子言形色天性又以口之於味五者爲性是孔孟未嘗離氣而言性也董子言性者生之質鄭君注中庸以木金水火土神生五德爲天命之性許君作說文謂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是西漢東漢諸大儒未嘗離氣而言性也周子言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程子言性卽氣氣卽性張子言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朱子言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周程張朱諸大儒未嘗離氣而言性也彼推及於人物未生以前者故爲窈冥之辭爾吾讀是錄益歎稃亭先生性善圖說得有真傳而戴氏焦氏之於理學未嘗得其門而入也

曩昔致疑思辨錄者厥有二家一曰吳氏竹如有讀思辨錄記疑一篇（見拙修集）一曰劉氏霞仙有思辨錄疑義一卷（見養晦堂全集）紬繹其義凡採及陸王者皆訾訾以爲未純此正諺所謂四路把截者也夫學問各有得力之處譬猶江漢朝宗於海何必自隘其津流哉婁君之言曰清季講宋學者唐鏡海倭艮峰二公治之尤勤顧唐倭之學以平湖楊園爲正宗外此皆目爲異說然陸張之學醇正有餘言及精微已嫌不逮唐倭專宗之而悉擯其餘則規模更形狹隘是以其學卒不能大行於世此近代學術可惜之事也韙哉言乎蓋吳劉二家亦唐倭之支裔也夫學術大本虛實兼賅周子曰無欲則靜虛動直朱子注大學明德曰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

注孟子曰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此蓋本於大易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旨若崇實惡虛則心之靈有不免窒塞者矣然則讀是錄者當知理學之所以悠久高明者盡心知性與夫存心養性道在虛實並進譬諸風雨寒暑不宜偏重而極無也

曾惠敏有言爲程朱之學者辨事不免拘滯不如爲陸王學者思路明通是言也吾信之吾重疑之夫辨事固本於學亦視乎其情與才以功德而言朱子固勝於陸子然明之羅整庵宗朱者也王陽明宗陸者也陽明之事功過於整庵遠甚陸稼書壹宗紫陽家法湯潛庵則兼採陸王二先生德行未知孰賢而陸之事功則遜於湯矣羅羅山宗朱黜王曾文正師事鏡海而二先生氣節大業照耀古今其中亦有命焉何庸優絀於其間乎是錄間右陸王非偏袒也君子立言貴因時也蓋平湖之闢姚江矯萬歷後無善無惡之失而袁君是錄則矯道咸來尊朱貶王之過也且乾嘉後未有治王學者也末世私欲薰心倘有眞能治王學者拔其本而塞其源方引爲同志之不暇而何爲闢之哉記曰教不時則傷世君子慎之矣學問政治理一分殊宜論是非不論新舊新者果是乎未必其盡是也舊者果非乎未必其盡非也近世新舊之爭紛呶不已意氣愈囂國勢愈弱豈不悲夫古聖賢之論新者曰日新之謂盛德又曰作新民論舊者曰人惟求舊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豈有新舊之見哉惟求其是而已矣求是而猶不免千慮之一失况膠執適莫之私有不僨天下之事者乎

吾讀是錄痛舊道德之淪喪新文化之似是而非不禁掩卷太息也

嗚呼今之世何世乎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內則機心熾而爭民施之奪外則機械夥而財用日殫將何以拯之乎孔子告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人綱人紀所由刱也告魯哀公曰五達道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三達德曰知仁勇其言達者何也蓋良知良能在家庭則爲愛敬達之天下卽爲仁義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孝經一書至德要道極其感應之效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達之謂也生斯世也爲斯世也惟有樹倫紀之大防修禮義廉恥之大本倡率羣儒庶幾國性可善國疾可瘳彼道家之言曰精神瞻足動合無形釋家之言曰本無一物何有塵埃而吾儒之言則曰必身在堂上而後可辨堂下之是非（程子語）此蓋語高世之識非謂出世之想也藉使豪傑之士皆懷出世之志則天敍天秩無與維持民胞物與無與匡濟子曰道不遠人事有終始權輿於忠恕建極於中和乾坤正氣宇宙生機於是乎在余老矣深願以淑人心扶世道救中國救世界之責屬望於婁君與夫後之讀是錄者

又按學者論世知人首重品行婁君謂欲攷毛西河之品行當讀全氏（名祖望字謝山）結埼亭集毛檢討傳欲攷戴東原之品行當讀章氏（名學誠字實齋）文史通義朱陸篇可謂抉摘盡致

菽園雜記序 丙子

吾婁陸式齋先生諱容明成化進士官郎中出爲浙江參政立朝謇諤不撓多所建樹性至孝

母喪當嚴寒先生且老猶徒跣擗踊勺飲不入口者三日三年泣血未嘗見齒其忠孝大節若是而世多傳其軼事云先生美丰儀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先生寢室先生拒之賦詩曰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託故去是秋領鄉薦先大夫嘗以之詔文治曰茲事隱德大矣汝宜志之歲躔丙子冬劉河同鄉汪君時雨朱君湘泉朱君慶治以書來詢曰筷日用物也而字典韻書均無此字作平聲讀乎抑作去聲讀乎余謂古祇有箸字如紂爲象箸張良借箸是也筷殆後起俗字箸字从者筷字从快者快一聲之轉自當讀去聲惟筷字始於何時苦無佐證爰思戚屬郁生增偉頗好學屬其爲余考之越日來報曰據陸先生容菽園雜記云民間俗諱所在有之吳中爲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箸爲快兒幡布爲抹布箸住音近故反言爲快俗遂加竹爲筷是筷字當始於元明之間从本字在卦韻余聞其言爰憶陸先生吾婁人也亟詢於王君慧言王君稔吾鄉掌故述陸先生事綦詳並及風清月白詩謂見州志雜記余忻喜逾望爰憶咸豐時顧廷一先生軼事頗與陸先生相類云顧先生諱元爵幼貧困甚設帳某鄉有嫠婦憂其無裳也每當昧爽時推柴扉入先生室呼之起先生置不理越數日竟揭帳以呼先生怒叱之亟辭館東人詢事由先生默不荅去雖窮餓不顧厥後見知於合肥李文忠公得大用至今顧氏子孫繁衍於州里云爰憶陸桴亭先生思辨錄云人有以邪干者應之以不知此孔子待陽虎法也又云人能常知此身之

貴常念此身之重則自能不淫於色均見卷八修齋類余往者讀之悚然起敬吾鄉風氣誠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說浸潰於人人之心所以化民而成俗者惟賴老成人作之模範式齋先生開於前桴亭諸先生繼於後用是倫紀之大防男女之辨別至密至嚴無敢踰越迄今四五百年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皆鄉先賢講學之功有以維持於弗替也文治追維先大夫遺訓益當負表揚之責以啓我後進敎我子孫於是大聲疾呼曰人生驟壞品行惟色與財爲甚而學校青衿血氣未定佻達狂悖漸染尤易一經墮落則名譽埽地虧體辱親終身不能自拔可痛哉矧邇來萬方多難男兒保國爲重倘外緣纏擾迷惑本心喪魂落魄豈復能效命於疆場乎夫家國盛衰人倫興廢判原於幾希之閒忍欲於須臾之頃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少年之士其猛省哉愼毋昧良知而一朝失足哉陸先生傳載於州志著有式齋文集三十六卷傳鈔本至菽園雜記十五卷多述明代朝野故實四庫全書著錄刻入墨海金壺叢書中余因考核字而得徵文獻若是可謂美談然非汪君等詢及芻蕘與王君見聞之博郁生考據之勤則紀載亦不能詳益知審問之獲益廣也於是諸君曰式齋先生之記風土之遺聞也而式齋先生之行則風化之大本也請序以弁諸簡端

余讀石遺室論文因喜讀史記郭解傳漢書金日磾傳二篇然瑣事聯屬若斷若續之文向未能作今縱筆爲之層巒疊嶂頗饒興趣也至於此文宗旨歸結在作家訓兼誨學校生徒

蘇東坡先生云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可謂名言以余數十年所見凡好色之徒悖倫蔑禮往往一身夭亡甚至一家消滅聞近時跳舞場中銷磨有用人才不知凡幾以父母生我貴重之身而甘爲下流輕賤之行曷勝痛心又況輕於合者輕於離所欲不遂偕死忘生自殺殺人者多矣此人道之大厄也文文山先生正氣歌曰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三綱實係命道義爲之根忠臣孝子具有典型天理人倫詎容泯滅及行迷之未遠當怵惕於斯文文治自記

乙亥志稿序 乙亥

吾婁自明弘治建州後桑懌民先生始創太倉州志厥後張仲明張南郭先生踵爲之淸乾隆初邑宰金上侯先生別爲鎭洋縣志嘉慶時青浦王蘭泉先生以大司寇致仕州牧翁伯麟先生聘纂直隸太倉州志蘭泉先生負文章重望蒐采完備當時稱爲善志咸豐初錢伯瑜先生遂有壬癸志稿之作距舊志五十餘年僅傳人物餘則闕如光宣間先師王文貞公繼纂州縣志故鄉文獻聿闡幽光顧王志刊成雖在宣統以後而其紀述人文實斷自光緒初年迄今又六十載矣其間風俗之變遷政治之沿革聲明文物之盛衰懼就湮沒邦人士爰有修續志之議謬推文治與聞其事世弟王君慧言文貞公哲嗣也頗稔桑梓掌故遂請其屬草并商諸錢君誦三各就所知略加增益仿壬癸志稿例先將人物一門付印就正於父老昆季爲人物者

一國之砥柱亦一鄉一邑之命根也吾邑人才始盛於明代太原以勳業煊當時瑯邪以文章著壇坫煙客先生以名閥耆儒精畫理傳奕禩理學則有尊道安道孝友貞介諸大賢經學則有忍庵抱桐敬亭諸鉅著詩家則有鹿樵世稱詩史厥後復有周子俶王端士等十子程迓亭先生崛起著作等身其所輯爲吟集披華啓秀爲平陽婁東詩派之先河秋帆宮保擘問彪炳經訓藩畬幕僚之盛與阮儀徵相伯仲彭甘亭先生駢四儷六符采複隱亦頗膾炙人口於是王氏有婁水文徵之輯邵氏有婁東雜著徐氏有婁水琴人集之編郁郁乎盛哉咸同後稍衰替矣然卽此六十年中若王文貞師正學碩望爲藝林宗匠陸文愼師忠謀藎節卓然有古大臣丰裁陸蔚庭先生謹愼循夏躬行儉德舉可師可法他如張君拙嘉畢君枕梅姚君柳屏文采風流雅負令望至如閨閣名媛義烈節行亦往往不絕間閱近代搢紳全書贊吾邑曰敦本畏刑崇文知恥蓋江蘇全省六十餘州縣所未嘗有於是知陸桴亭諸先生講學之功沾漑於無窮也先大夫嘗言中興之時若曾胡左諸公其政學合一體用兼賅實肇自桴亭先生溯其宗旨則曰尙志居敬以植其本致知格物以會其通天德王道以綜其全盡性至命以要其極然則吾鄉風氣之純樸其本原蓋可知矣文治年十四五時輒聞里閭新進某也賢某也才某也文學若發而穎豎學校如林譽髦斯士蓋庠序有正學而後社會有正人國家有正氣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深願吾鄉後起常以先正典型懸諸心目間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庶幾

造出類拔萃之英膺霖雨蒼生之寄正人心善國性或者導源於吾鄉焉文治固常執簡翶翶夙夜寤寐以求之者也

夢湘龕刼餘詩序 庚辰

先師湘陰左文襄公有言凡人幼時讀書之處自少壯迄老往往夢至其地嬉戲其間是卽赤子之心所發見孟子論性善所由證之以情也旨哉斯言余七八歲時讀書城西海寧寺衖陳氏集義堂堂爲表祖姑丈陳公研香所建書室在其西余與表母舅玉森拜彤兩先生同受業於孝廉方正蕭黻廷先生一堂誦讀如在目前至今猶夢歷其境而余與玉森先生相契尤篤光緒辛巳科試同列一等時相過從研說文藝先生旋食廩餼甲午登賢書辛丑秋余隨使東瀛先生與吳縣曹君夔一適作東遊歸途相見於海輪舟次握手歡甚同返京師時先君先母居東城紹氏餘園先生遂主余家夜必與先君暢飲縱談故鄉舊事或朗吟古人詩歌以爲笑樂坐花醉月逸興遄飛茲編中有詠餘園詩及水仙歌皆是時作也先生前由會典館謄錄以知縣需次湖北分校省闈得士稱盛宣統二年權長陽縣事勤政愛民師宋朱子法整理社倉積穀會歲饑民賴以濟辛亥國變棄官歸居滬上三載鬱鬱以卒年五十七悲夫方先生官湖北時南皮張文襄公方督兩湖其幕府極一時之盛先生嘗與瑞安黃仲弢學士黃叔雄太史及吾鄉汪仲虎部郎主持風雅月旦羣倫士林嘖嘖歎羨卽其常平發粟全活羣黎績媲曹成

頌聲比戶矣廼遭時不偶未克竟其所施嗟我生之不辰痛逢天之癉怒斯豈特政治之不幸益足徵文運之衰頹也悲夫悲夫夢湘盦掇餘詩爲其女公子景懿所輯錄今春以書來請曰痛乎先人遺著惟此僅存表兄文衙爲先人深佩謂得韓曾二家嗣響敢乞一言以垂不朽余深愧其言然追維在集義堂讀書時數十年來戚誼交情之厚與夫先生晚年經綸之否塞身世之屯邅俯仰盱衡不禁潸焉流涕也謹序以歸之聊慰景懿孝思至先生詩細膩風光雅近大歷十子余纂乙亥志稿中已略述之開卷循誦益用憮然

丹華火柴公司歷史序 壬午

當前清庚子之後國家銳意求治注重商政設商部聞貝子載振育周爲尙書維時余備員其中察商情立商會訂商律延攬工商人才上海張君奎字新吾自東瀛歸習精化學亟調充部員並屬其規畫火柴廠相地於奉宸苑衙門後池魚戶爲廠基余稟商載尙書奏撥部庫銀五千兩以爲提倡餘招商股合五萬兩定名曰丹鳳火柴公司旣而擴充至七萬五千兩張君擘畫經營不遺餘力踰年廠屋落成布置就緒又踰年余往勘視之巡閱一周則自鋸木以至火柴告成裝匣罔不井井然秩秩然始歎張君之才與其專門之學爲不易得也丙午冬余丁內艱去官張君仍矻矻不懈旋孫君淦寔甫與張君治商己酉歲就天津西沽村開辦第二工廠定名曰華昌公司西沽村者原爲陳君炳鍾靜齋所有基地隨捐地作爲股本者也於是京津兩廠

遙相對峙洵實業者咸知所觀感矣復於安東設立製造匣料軸木爲丹華東廠於是根基益固世界元黃商戰日亟外貨山積雲屯尤以火柴同業競爭爲烈而京津兩廠始終發達不渝雖中經京廠火災而善後籌畫不久復興皆張君強毅之精神始克臻此昔曾文正有言辦大事者其始當有勇果邁往之精神其繼當有從容鎮定之精神其終當有貞固恆久之精神吾國實業家儻能取法張君之精神商業之興庶有豸乎上海項君鎮方激雲與余有師弟之雅經理張君主持京廠事務歷有年所一日持丹華火柴公司四十年歷史來屬爲弁言余雖爲創辦人追憶前塵有如夢境矣滄桑之感棖觸於懷爰敘而歸之以嘉張項兩君維持無間之精神云

斗航詩鈔序 己卯

清光緒己卯朝命太子太傅吏部侍郎仁和夏子松先生督學江蘇庚辰春案臨吾郡先生正直莊嚴人倫師表專心壹志整風端化終日堂皇無少倦怠維時應童子試者張君仲翔張君海鳴管君銘之蔣君伯言暨余姊丈許君弼丞等俱獲儁余以幼童濫竽其間鸞旂芹藻泮水同游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父老嘉鮮子弟歆羨可極一時之盛未幾而海鳴先卒蓋同進中最俊秀者厥後余肄業江陰南菁書院旋服官京師與仲翔諸君蹤跡疎闊越十餘年余丁先妣憂回南任南洋大學校長又越數年頗聞仲翔貧困爰稍佽助之既復慮其不繼詒書詢清況

君第報曰如君古道能有幾人而絕不言貧洎壬申歲而君赴至矣後數年銘之伯言弼丞相繼逝世僅余孑然視息人間悲夫悲夫君歿後余及門李君誦韓陳君柱尊裒其遺詩得二千七百六十餘首名曰斗航詩鈔寶藏之今歲秋仲柱尊持以眎余回首前塵不禁涕泗之交迸也吾嘗怪自古文人往往數奇不偶造物者何酷虐若是豈屈其遇而俾伸於後世與然君子固窮雖窮於境而不窮於心禮儒行篇曰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身可危而志不可奪若君者非窮於境而不窮於心者與非古憂思之君子與運來世變益亟我相此邦無不潰止君先朝露庸知其非福與誦韓逝矣如柱尊之惓懷舊雨微顯闡幽亦豈易幾及與而如余之更歷滄桑茫茫身世更何以爲情與閱君晚年悵感慨曰方今八表同昏夫復何言爰本其意敘君詩曰乾坤否塞人心溺兮風雨如晦雞鳴息兮命之衰矣云安適兮精氣不磨虹貫月兮大雅詩史曠遠緬兮古色璀璨涵古香兮雖卒不施遺著昌兮後世寶茲漢亦有光兮

讀書管見序 癸未

余於戊寅歲避地滬上得交寶山同鄉金君巨山古道君子也擁書數十萬卷涵泳其中由博反約精進无彊春秋佳日輒招諸同鄉小飲一觴一咏塵襟爲之一滌至足樂也癸未孟夏攜所著讀書管見問序於余余雖寶山本附屬於嘉定而太郡人文以嘉定爲最錢竹汀王西莊開其先淹貫經史炳炳麟麟潛研堂集廿二史考異十七史商榷蛾術編諸書風行藝林膾炙

人口君所著筆記蓋於蛾術編爲近推而論之上足以追顧亭林先生日知錄次足以方陳蘭浦先生東塾讀書記均無愧色其與鄙見最相合者若解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謂魯自有曆實用夏正駁關周王魯之說厥誼極精詩豳風七月篇爲周公所作亦取夏正而不用周正左氏傳中列國三正雜用實以夏正爲主可爲顯證其有略貢鄙意者如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君駁舊注多從悲哀立說引呂覽報更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注云哀愛也應作思念解竊按此章之義舊說似皆未安按古人歌詩均以三篇銜接爲序如儀禮左傳所引工歌關雎葛覃卷耳及鹿鳴四牡皇華文王大明緜是也關雎篇與葛覃卷耳並歌論語之哀而不傷乃指歌詞之音節而言即卷耳詩維以不永傷是也後儒或解哀爲愛或破作衷字恐均未是質之於君以爲何如抑余更有進者亭林竹汀諸大儒不獨精研訓詁且兼膺道統之傳者要在綜覃經之大義而無取支離破碎之說也文字之學第涉其流足矣曾文正有言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此千古學道之正規也君師法文正茲編已綱舉目張他日所造必更有精深而純粹者韓子有言後學求之此其蹊余不敏願與君共勉之

朱生貫微讀經筆記序 庚辰

乙亥歲崇明朱生貫微攜所著讀經筆記曰讀易隨筆二卷讀尚書筆記四卷讀尚書反身錄

一卷讀詩劄記十五卷讀論語隨筆二卷讀孟隨筆一卷都凡若干册就正於余余披閱一通欲爲弁言而未果會丁丑歲戰事起余避難出走是書遂沈淹錫邑己卯秋始浼人檢出郵寄至滬此蓋貫微平日辛苦成之者宜造物有以默護之也治經之要漢儒重師法宋儒尊道統余謂師法者道統之所寄非師法末由傳道統後人強分門戶陋且傎矣貫微讀經兼採漢宋樸屬貫通其所心得多有出於舊說之外者既不墨守亦不苟同方諸前人與宋魏鶴山先生諸經要義爲近信乎能篤守正道者比年以來邪說橫流壞人心術廢孔孟堙程朱侮慢聖賢荒道敗德泯泯棼棼靡所旣極能得如貫微者數輩障百川而東之人心何至陷溺國本何至動搖哉聖人有言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惟有耻而後能不辱貫微外交家也嘗隨使於法旋隨使於比遂任大使於那威小相於和會壇坫之上從容言論爽能不辱使命陸子欣尙書亟賞之向使得酬其平日之志展厥經綸當可繼郭筠仙曾劼剛諸先生而起乃世事元黃國運杌隉陸尙書以宏才碩德遁跡空門矣貫微隨即退休遯時養晦獨抱遺經於碩果不食之秋守先待後著述孳孳其道遠也僅一綫其任重也若千鈞向所景行子羽修飾子産潤色者今則徒縈諸夢寐之閒嗚呼人才與人事之相需何背道而馳若此世道尙可問哉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際茲患難之餘每與貫微誦變風變雅之詩未嘗不慨然嘆息且潸然以悲也故余敘其筆記特累嘆言之歐陽子曰道其盛時以感其衰

愙齋考釋題跋記序 癸未

古語有云偕日月齊光與金石並壽何哉國家以文化之久長爲壽而文章事業必鐫諸金石乃可以永永而常傳然而古人所謂不朽者尤在立德立功立言修諸德建諸功而載諸言被之金石然則金石之所以壽世者自有根底在也己卯孟夏吳君湖帆暨德配潘靜淑女士輯其尊王父清卿先生愙齋金石考釋題跋記慇懃請序於余余維文化者國家之命脈也而文化之流傳自經史諸子百家集部外其愈久而彌存者莫如金石文宋歐陽文忠作集古錄跋詳見源流而作唐書藝文志序與送徐無黨序於古書之散亡磨滅者爲之累歎頹息不能已已然則欲文章之永壽於世決當鐫諸金石矣厥後趙德父蒐羅考訂爲金石錄青浦王蘭泉先生據之輯金石粹編規模大備阮文達鐘鼎彝器款識盛傳於世不第爲訓詁家傳述已也以余所見吾鄉陸星農先生有八瓊室珍藏諸器錢聽邠先生亦接踵而起而吳郡葉鞠裳先生著有語石一書金石之壽亦待其人而後著也清卿先生開府湖南時曾晉京入覲與余彼此往還惜相左未獲一見其猶子訥士當光緒之季任江蘇教育總會幹事與余交頗久茲者摩挲是編不禁爲之神王矣嗟乎士大夫生乾嘉而後考古論今雍容揄揚潤飾鴻業身世與文章並壽何其盛歟迨其衰也藝林之士蔑古荒今視前代文獻等於弁髦槪以爲迂闊不足學經史且屏棄遑論金石學哉吳君伉儷之輯茲編抑亦世運盛衰升降之大原也周易大義

一消一息名山著作或晦或彰豈不重可慨耶余敍愙齋考釋題跋記益用憮然而如瑚帆沆儷聰聽彝訓永言孝思又豈易得哉亟敍而傳之俾壽梨棗用以餉世之好古者

宋朱子勑書跋 己卯

嗚呼此宋朱子勑書先師鎮洋王文貞公所珍藏也謹按先師年譜載庚寅歲家居客有攜朱子遺像一幀索售者以兼金得之上方列勑書二一爲紹熙五年封婺源縣開國男一爲寶慶三年追贈太師信國公紙色闇淡塙爲宋時物爰以兩勑別裝成卷跋其尾云云迺此卷源委也光緒十八年壬辰文貞公攜之京師時文治設帳常熟翁文恭公府第文貞公命文治將此卷請文恭公題額癸已春書額歸文貞公越五年而文恭公獲譴貶歸原籍越十二年而文恭公卒文貞公旋亦逝世又越十八年丁丑中日戰事作文貞公哲嗣保譞字慧言子婦陳景懿字佩蘐夫婦二人攜此卷避竄無錫輾轉至溧陽出入槍林彈雨中兢兢弗敢失墜或勸之曰此贅物盍舍諸慧言慨然曰此吾父所遺吾攜之縱被掠猶可知所失處若棄之何以報先人於地下自是雖屢瀕於危而此卷卒無恙戊寅夏間關返太倉則家藏朱子像已爲人攫去矣其秋九月慧言悽愴困踣竟病歿佩蘐余之表妹也以書來泣告曰此卷吾夫性命以之吾不忍其淪陷且先賢名器道統留傳謹仰體先文貞公暨吾夫之意歸諸兄長庶物得其主而吾亦得稍釋仔肩文治聞其言悲不能已回憶昔年捧此卷請題時文恭公方以大司農直毓慶

宮侍講旋入直軍機際遇極盛乃未幾而遭誣被黜庚子以後蜩螗沸羹國社遂屋文恭公既抑鬱以終文貞公閉戶隱居自號溪山老農抱首陽之節而卒書曰咈其耇長舊有位人詩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豈不信哉俯仰數十年來國運之陵替世事之遷流人心之晦盲否塞偕偕士子莫知其尤悠悠蒼天豈云可問加以師門厄運先後同符滄海屢更輒不覺涕泗之交迸也慧言家幸賴佩韱通曉大義搘持門戶而惴惴小心履冰滋懼今撫此卷同在飄搖風雨之中身世茫茫豈長而與此終古乎天地生生之心雖際昏亂未嘗一日或息惟冀人心悔禍剝往復來海宇乂安昇平重覩此卷仰邀文貞公呵護之靈得常留中土九州之內文治謹什襲藏之且馨香以祝之矣

羅念菴先生文要跋丁丑

甲戌春閱上海書肆目錄有明代羅念菴先生文要四冊共六卷價二十金余擬以十二金購之書賈報曰此理學書故可賤值他書不爲例余歎曰嗟乎理學書爲國人賤如是乎展讀確爲明板前有鄒東皐先生序手蹟翻刻余極寶之置臥室中嗣因撰性理救世書移庋家祠書架是年冬十月余七十初度同學胡端行粹士傅煥光志章等籌建茹經堂於錫邑寶界山以爲壽固辭不獲至丙子正月四日行落成禮是晚余設宴西溪寒舍款待諸同學祠門未扃是書被竊去子婿慶棠並失去狐裘暨攝影具二事余嘆曰嗟乎志不可滿樂不可極非分之福

余志滿樂極矣小懲大戒天人消息之必然得不爲之悚惕乎顧愛書成性旦夕不能忘越丁丑三月國學專修學校同人吳君蕘涵顧生增賢之蘇州文學山房購書書賈偶述某處有念菴文要寄售索値二十金吳君喜許以十二金書賈諾之閱數日寄書來顧生曰此帙得毋即先生所失乎檢視卷首果茹經堂印亟持以告余余喜極而歎曰嗟乎失得之報成茲離合之跡抑何邇且奇乎豈此書有靈天下無識者故仍從舊主乎吾不能知其數亦可推知其理矣先生爲陽明再傳弟子與龍谿緒山相友善亦學良知之學者也世之病先生者以爲近禪然其論致良知書謂別善惡之端至於毫釐之不容差信是非之實至於今古之不可易夫然後謂之致良知是其無思無爲本原精義豈高談無善無惡者所可同日語乎孟子生戰國時志在正人心息邪說其講學之旨曰本心曰良知今日一大戰國也欲善國性當以致良知爲先路之導先生之學終當大顯於世可知曩東人以王學強國近設漢學院讀經必背誦昌言曰孔道已爲我所有他日中國師資非我邦奚屬嗟乎我推之是以人挽之我廢之是以人興之奚怪其有是言乎文化淪胥伊誰砥柱吾國古書善本爲外人捆載而去者歲計不可勝數是書而或東渡則爭購者數十百金猶不可得何至弁髦視之乎乃此書卒不去而獨歸余其諸果有靈乎當正德嘉靖之間吾宗荊川先生與外寇戰於崇明沙邀念菴先生出先生辭焉洎荊川先生訃至先生方靜坐遽下堦痛哭其浩然正氣至今不猶在乎然則異日此書之流傳

必歸諸能正人心扶中國之人庶幾先生靈爽所式憑而不負今玆離合之跡也乎

理學宗傳辨正鈔本跋 己卯

理學宗傳辨正爲劉虞卿先生廷詔撰表章於霍山吳竹如先生廷棟刻於六安涂朗軒先生宗瀛求在我齋並附羅羅山先生王學辨堪稱精本其原委具詳余所撰性理救世書中憶光緒壬午文治應省試先師鎭洋王紫翔先生命購此書得之金陵書局中昕夕披讀不忍釋洎壬辰歲服官京師攜以自隨丁酉世兄溫州黃仲弢學士典試湖北屬擬理學策題將此書假去迄未歸趙追憶是書不能去懷屢於他處覓購不能得蓋理學久爲世所廢棄矧是書能讀者尠書版久燬寥寥天壤殆所存無幾帙矣己卯避地滬瀆擬於先師府中借鈔而世兄慧言已逝世其德配陳氏佩蘐余表妹也精通翰墨復曰是書寒舍亦散失矣惟吾婁圖書館中尚有之當即自任借鈔二冊餘三冊即浼館員淩君琢如暨諸友分鈔請友人李君惠農詳校數月蕆事寄余可感也嗟乎湖成田矣桑爲淵矣余以暮年值非常之變抑何不幸與然行乎患難之秋得重覩四十年來求而不得之書豈非不幸中之幸與惟是帙也藉非先師曩昔之提倡婁館中安得有此本與飲水思源撫今懷舊其感慨爲何如與特志之以諗後人俾知理學爲世道人心之命脈道德性命之指歸且念展轉鈔寫之艱碩果不食殆有神明呵護其間宜永永寶藏而弗失之也

顧晴沙給諫風草圖題詠跋辛巳

元默敦牂之歲壯月同鄉孫君伯亮以書來告曰寒舍藏吾鄉顧晴沙給諫風草圖題詠一册爲先祖保元公於洪楊亂後所得曩歲錫邑欃槍横孛蚩霧驚飛敝居晴梅館痛被燎原夷爲瓦礫以爲此册必付刼灰矣望風太息委諸無可如何之數乃去冬竟得之於書畫販夫之手亟購之歸喜而不寐茲者重事裝璜願請一言用垂佳話余曰異哉夫先哲之文化必待後進以寶藏之天也實人也而其間或顯或晦或存或亡或始傳而終滅或先闕而後彰則人也亦天也今風草圖題詠册巋存煨燼之餘歷刦不泯冥冥中若有呵護之者何哉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非孫君精誠豈能失而復得若此蓋天也而實人也易曰碩果不食又曰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鄉邦之文獻皆後進之楷模人與文精神之所寄託於是焉在宋黃山谷詩曰滄江靜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此精神之騰爲精采也嚮使藝林之士皆具有孫君之精神則由一鄉一邑推諸一國之文化皆如碩果之綿延又奚患文獻之不足徵哉夷考晴沙先生自乾隆十七年壬申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累擢監察御史會畿輔患大水先生疏請以工代賑全活甚衆旋出守寧夏一時同僚同年暨無錫同鄉送別者相與歌詩以張其事首列先生畫像爲邑人華吉厓先生所繪太倉王蓮心先生爲之補圖蓮心者麓臺先生之曾孫俗稱小四王之一人也當是時若青浦王蘭泉侍郎若長洲彭芝庭尙書若南匯吳日華副憲而錫邑同鄉若鄒

念喬侍郎若稽受之侍講若秦端厓司業諸名公鉅卿共二十五人皆與其列此册即紀當時盛事而作者也先生之任旋調平原會歲旱饑請發粟布政使持不可而先生救民是急毅然行大賚謳歌徧野漢汲長孺矯詔發粟唐曹成王臯倉實與民以今方古無多讓焉繼署四川按察使會大憝嘓會子舉重若輕奸民股栗歸化輸誠旋以秋讞失出掛冠歸里吾邑自高顧兩先生東林講學以來名儒碩彥項背相望先生遙承學統主講東林十餘年循循善誘不尚聲華多士翕服奉爲圭臬復蒐集漢魏以降邑中名著編梁溪詩鈔五十八卷揚風扢雅嘉惠靡涯而又以其時行諸善舉凡施衣施粥施藥施棺櫬靡不盡力提倡昔孔子歎善人不得見孟子稱樂善不倦爲天爵先生當全盛之時尚孳孳爲善若此而況生叔季之世者乎故特大書之以諗來者或曰世俗菲薄科舉久矣今以制義列其間得毋詬病乎余曰不然夫制義者將以貫通四書大旨發揮聖賢義理試讀明清諸大家以古文爲時文者何嘗不興起人心激勵末俗近人土苴制義其修身立品較往哲爲何如吾悲天下多耳食之徒爰並著之

王麓臺先生藝菊圖題跋 壬午

表姪朱君屺瞻家藏吾鄉王麓臺先生藝菊圖爲雉揚禹慎齋先生所繪先師王先生紫翔題其後謂麓臺先生政績燦然不徒以畫見長洵非虛語文治嘗聞麓臺先生入值南齋時內廷初開書畫譜館簡先生爲總裁一日先生方在館點染山水雅興正濃 仁廟屏蹕出立其

後潛覯之先生不知也值小監在旁先生呼曰取煙袋來　仁廟睇小監與之旋入追先生畫跋則　御賜煙袋並精鐫小章一方云畫圖留與後人看小監已奉命頒給並以　仁廟潛覯事白先生散值後舉朝傳布以爲美談當是時上下泰交明良喜起後人不獨欽先生之畫理益羨其遭際之隆爲不可及也方是時吾鄉藻儒相國枋政太原門第鼎盛而吾婁之經術文章詩畫人文蔚起黼黻當世豈不庥歟今披覽藝菊圖脩然物外有飄飄出塵之致淵明高節不圖見於顯宦之中清介如斯吾輩後進緬懷芳躅益覺景行不置云

天心鶴閒圖跋　丁丑

歲躔丁丑夏五門人閩侯葉長青手其尊人鶴峰先生天心鶴閒圖屬題頓首請曰吾父平生學道家言喜靜坐實行袁了凡功過格樂善不倦於世俗名利泊然無所營孤高抱道以卒願先生表章之余維古人詩云月到天心水到渠又云天寒有鶴守梅花惟先生志潔行芳默與道契故性情高雅若此且靜坐閩學之心傳也宋程子見人靜坐卽歎爲善學楊龜山得其傳以入閩暢言體驗未發之旨羅仲素李延平紹述之至朱子而大昌宗風益闡道經人心道心之說而補之以敬此閩學授受之源流也明王陽明靜坐山洞悟澈良知其大弟子王龍谿作調息法最得老氏緜緜若存守天地根之誼厥後主靜坐者有三名賢曰高景逸曰劉念臺曰李二曲高子言靜坐在主一以得平常之體劉子言靜坐則謂行住坐臥皆作坐觀食息起居

竹存靜想而李子則專取來復之幾以七日爲限三子者其揆一也而陸稼書力闢之以爲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乃後人僞託朱子之言儒家無此學顧文治嘗謂周文演易於坤象牝馬採取歸藏易於艮象艮背採取連山易儒家道家其原一貫何必存門戶之見乎聖人洗心退藏於密退於何處藏者何物此靜坐時之實驗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至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此靜坐時之省察也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靜坐之奧窔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曰靜靜曰復命此靜坐之命根也恍兮惚兮其中有象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此靜坐之變態也莊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形形將自正此靜坐抱神法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形乃常存此靜坐守形法也夫如是乃與天地精神相往來靈光周萬彙先覺而成天下之務若夫庸碌之徒沈溺於嗜欲薰心於利達憧擾之中使一靜坐而不泯之良知未嘗不豁然呈露已失之魂與已落之魄亦可稍收攝於無形故儒家常主靜道家則尙靜坐入門之法同惟道家修養神氣歸結於淸虛而儒家存養心性則自正心誠意推及於修齊治平此其所以爲異爾而司馬談非儒家以爲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尊道家以爲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揣摹時尙嗇哉陋哉鶴峰先生之學道其不離儒家而通於易理者乎孔子作復之彖傳曰復見天地之心伊川謂安靜以養微陽此盡人性以合天心也繫辭傳釋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行君子之所

以動天地也此卽聲聞於天之說也周公敬之之詩曰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吾動一念而天地鬼神監之可不戒愼恐懼乎哉先生蓋善會斯旨矣長青博學工文辭善承家學洵所謂鶴鳴而子和者他日本誠正之詣孳孳爲善以推諸修齊治平救國救民庶不負先生往昔之志矣爰攄所見並以勗長青云

謝氏詠史詩輯注跋 庚辰

謝氏樹經堂詠史詩八卷輯注沈君夢花遺著也沈君與余爲姻婭居劉湄春秋佳日祭埽先塋輒訪君縱譚詩史一尊佳釀議論風生醉月坐花樂而忘返惟時郁君佩如昆季與乃姪伯戻朱君萬含等同相過從神王志得極一時之樂可謂盛矣洎乎辛亥國變君晝夜痛心遠仰藥以殉緊維宣統三年九月初八日也當斯時也怒潮嗚咽鬼神感泣里中父老聞之僉流涕曰乾坤之正氣其尙在人間乎其在我婁江之濱乎其鍾於我沈君乎君旣往矣而如佩如昆季等俱先後殂謝人文寥落又何衰也越二十八年其孤佑烈等奉君所注謝氏詠史詩首卷見眎藍墨跡如新焉余於前歲避難桂林歷虎門過零丁洋誦文信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不禁潸焉出涕若君之取義成仁方諸昔賢載諸淸史殆無愧色而如余之飽經患難猶復視息人間覩茲故人遺墨益增身世之感矣

朱生貫微癸卯鄉試硃卷評語跋 戊寅

光緒丁酉余官京師太倉李生聯珪頌韓來應秋試先期與諸同學結合文社請余命題余以諸生踽踽科舉讀經不務措諸躬行不知研求體用兼備之學因應世變爰以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揭題蓋本亭林先生有恥而後不辱之說意在激厲人才也當是時崇明朱生誦韓貫微亦自南中來與社課余閱其文嘆賞之知爲佳士拔置第三爲長評奬勉有加貫微寓其親戚孫吏部子鈞家子鈞哲嗣孫昌烜字晴余及門弟子也遂介貫微來受業教以應讀性理各書秋風報罷貫微留京越數日必來請益嚮學慇拳癸卯秋仍假河南闈鄉試字晴先得捷音時先師陸文慎公監臨覆命余往謁師告余曰崇明同鄉有朱誦韓中副榜汝知之乎余亟歸告貫微謁見座主房師其卷爲傅君沅叔所薦傅君名翰林也得貫微卷亦決爲佳士蓋沆瀣一氣如此越數年貫微以內閣中書調外交部旋隨使法德奧俄等國足跡遍歐洲部長陸君子興激賞之派任代辦瑞典那威兩國公使貫微奉職益兢兢剛柔相濟悉中窾要曰吾不敢忘有恥不辱之訓也外人頗欽敬之又越數年陸總長引退貫微遂歸崇明杜門不出研究羣經著作極夥多見道之言戊寅秋之海上一日出傅君原評硃卷裝潢成帙以眎余請一言爲記余於是重有感也邇來人士動稱弱國無外交且動稱交涉無人才嗚呼曾文正有言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能陶鑄一世之人才而謂天下無才可不可也吾謂桎梏人才即係斲喪國力皆由不才輩厲階之夫吾國折衝儁彥雖曰無幾然自同光以來若郭筠仙若曾惠

敏若黎蒓齋薛叔耘若許竹篔諸先生舉能炳炳烺烺飛聲壇坫洎光緒庚子後國勢瀕危而陸君子興在和會中尙能力爭國體不屈不撓貫徹贊襄與有力焉而謂交涉無人可乎哉惟夫當事者不明有恥不辱之義猥以闒冗者流濫竽充數遂致辱國體而失國情此可爲太息流涕者也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治亂自古爲昭屈子離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芬荃蕙化而爲茅痛乎小人之當位也儻使君子得位以主持之則蘭芷常芬茅茹化荃蕙而協彙征之吉矣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惟在造就人才與選拔人才者能知其根本爾余於是正言以曉之曰人才者國家之命脈而氣節者人才之命脈也紬繹聖賢大節不可奪之文參考左氏傳所載孔子相積弱之魯夾谷却萊兵齊人懼歸侵地子產相蕞爾之鄭周旋晉楚間爭晢爭承折強隣莫之抗而謂弱國無外交可乎哉人縱自甘暴棄可暴棄一國之氣節乎余於是因貫微之請題辭特揭有恥不辱之明訓大書之爲我國人告並以告後世外交家能敦崇品行者

聞當時和會各公使提議因中國庚子年縱容義和拳匪仇殺外人破壞國體應降爲三等國陸子欣公使大窘起而力爭謂義和拳匪乃一時激烈之舉外國歷史中亦有類如此者且中國早經懲辦禍首何得降三等國維時俄國大使陸之贊友也起而助陸辯議始寢陸憂憤甚夜不能寐幸而終會不再提議嗚呼如陸公使者可謂不辱國體矣有此人才聽其淪沒至入空門以老哀哉

書陳生柱尊臨諸家評點韓集後 庚辰

天垂象見吉凶所以保合栽傾蒙辟靡紀者不可得而測也地秉陰竅於山川所以流形風霆露生庶物者不可得而測也人事之紛棼世運之遞嬗仁義禮智信五性之沖漠無朕不可得而測也通天地人而爲儒通天地人而後可以爲文通天地人而後知文之不測而後可與讀韓文禮中庸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以無窮名天以廣厚象地說山狀水獨以不測歸諸水何哉近世有用機捕魚者魚類多怪奇人不敢食博物家曰江海之水深至十丈以下多怪物潛焉然則至二十丈三十丈以下其能變化風雨噴薄出沒者殆難計數水哉水哉仲尼歎不舍晝夜孟子稱觀水有術非以其不測乎水之深者不可測文之深者亦然昔蘇明允評韓子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不敢迫視何哉惟其不測也知此者可與讀韓文姚姬傳先生之論文曰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精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吾謂姚先生之言探一陰一陽之成性能闡道義之門夫如是乃可與讀韓文彼其於麟之爲靈龍之噓氣成雲馬之以千里稱皆一一自負其爲人自象其爲文至於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有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則又舉其生平抱負磊落崚嶒鬱勃不平之氣發之於文而卷舒風雲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故能知韓子之生平乃可與讀韓文吾嘗以翕純皦繹論文之精翕純皦繹者世俗所謂起承轉合也或以飛鳥喻或

以紬絲喻或以皎日喻樂理不易測也其起也如山之立其承轉也如水之渟如輪之疾其合也如山勢之環抱而無迹曲如折止如槁木其變化神明如天馬行空而不可羈勒心通其意者乃可與讀韓文承學之士先之以五原雜著繼之以贈言序記又繼之以傳狀金石碑銘則不測者層累曲折而進日邁而月征其程矣北流陳子柱尊素喜韓子文嘗臨方望溪姚惜抱曾文正張濂亭吳摯甫諸先生評點彙錄一帙極藝材之壯觀而於其不測之義法惟文正入堂奧諸家則偶涉焉余維柱尊胸次磊落豪放類韓子平生登山涉水抗懷古人類韓子其文章放恣橫縱亦類韓子進而上之通天地人之文而求其所以不測之端所謂其來無蹤其去無迹者則駸駸乎閭韓氏之席而嚌其胾矣柱尊其勉之哉昔孔子見老聃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此言老子之道不測也顏子贊聖德曰仰高鑽堅在前在後如有所立欲從末由此言我孔子之道不可測也儒家道家系統皆祖黃帝然其道皆顯於文苟溯其源沿而不止必達於海卽韓子之語以求之安在其不可測乎柱尊其勉之哉往聞曾文正秉節過山左丁雨生中丞贈世綵堂韓文文正詫爲奇寶題十六字曰其光熊熊可燭天地其氣灝灝可吞江海傳示幕中三日曰君子不奪人所好仍歸諸雨生中丞今余假臨柱尊本重以歸之儻可續文正之佳話乎

書諸兄王文恪公鐵路痛史後 癸未

嗚呼此吾誼兄崇明王文[illegible]公鐵路痛史也當光緒二十九年國家設立商部頗有庶政聿新之象國內鐵路統歸管轄旋改爲農工商部公之意欲以造路爲強國之基密如蛛網遍布二十二行省有事則一呼立應若血脈之流通無所停滯國防於以固民心於以定計無善於此者當是時先生駐節上海並分赴南洋各商埠聯絡商情厚集商力羣情大爲振奮赴星加坡時有華僑來晁公覿面即大哭公訝而問之某商曰吾前次數謁吾國官長一二次不得見三四次亦不得見迨得見後敖慢非常吾輩屏息不敢發一語今一謁即見公謙光下逮故不禁感極而泣也公亟慰之而農工商部之隆譽迺大著詎意甫越三年公與文治先後丁母憂去官部中執事者以爲鐵路無利可圖亟移交郵傳部而郵部則以爲鐵路有大利可圖盡攬其權一推一挽其心目中注意者各有在也又越二年郵部令鐵路悉收歸國有有敢抗違者格殺勿論商人大駭集商股築路者以川省爲最多羣奉德宗木主奔走痛哭而武昌革命軍自此起矣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綜覽清代之廢興存亡實由鐵路爲之樞紐公之言曰當年政策之變遷關係一國之盛衰與民族之安危海內人心散失幾釀土崩瓦解挽救無從豈不信哉豈不痛哉夫人決不能與天爭吾輩明知之而不能不與天爭者國家民命之關係決不容漠視也公歿於辛巳六月臨歿時猶感憤時事惓惓不能置嗚呼公往矣其精神固猶在人間也文治嘗仿太倉陳安道先生哭陸尊道先生之例爲敍行狀茲復書鐵路痛史之後

每念國家與身世之滄桑加以交情之縈結不覺涕泗之橫流也

附錄中國商辦鐵路之痛史

世界各國之鐵路有屬於民有者有屬於國有者大抵貨物運輸利於商業之路宜屬民有軍隊往來關於國防之路宜屬國有實則國家有事需用民路政府命令公司悉聽指揮民有無殊國有也且築路費用鉅大須視國力民力以爲挹注國有之路發行內債路雖國有利實在民中國之築路必借外債所謂國有不啻外國有也京奉路自籌銀一千四百九十餘萬兩又借英債二百三十萬鎊京漢路自籌銀五百六十餘萬兩又借法債一萬七千八百八十餘萬佛郎滬寧路自籌銀五十萬兩又借英債二百九十萬鎊正太路借法債四千萬佛郎汴洛路借法債四千一百萬佛郎此皆中國官辦鐵路借債之大略也清光緒二十九年剏設商部注重商政華僑開風內嚮粵省潮汕新寧兩路首先成立三十一年閩皖浙贛四省鐵路先後奏准歸商自辦繼起者粵漢蘇省洛潼同蒲西潼滇蜀騰蜀等六公司合共十二公司四川鐵路由川督奏請自辦時在商部成立之前初派司道充督會辦旋由川人公推總協理故川人亦自承爲商辦也綜核各路地點南部則福建潮汕粵漢新寧滇蜀騰（分東西兩路通川）中部則蘇浙皖贛川漢北部則洛潼西潼同蒲依商部計劃一面督促進行一面切實維護有如粵漢川漢之內鬨者由部派員開導尊重公衆權利消除意氣紛爭正幾

制裁必能就範商部自設銀行招商股一千萬元各省徧設分行凡各公司收集股款統存商部銀行保管其路成而營業收入不敷開支者由商部銀行保息假如某公司股本五百萬元年息七釐應付三十五萬元商部銀行如數支撥記某公司往來賬商辦鐵路入股者志在獲利粵漢定章每股五元販夫走卒咸爲股東一呼而集千餘萬元其在上海收股者江浙人加入不在少數各公司皆聲明股票不轉入外人手則本國人不論何省皆受歡迎故部定保息辦法風聲所播各公司之招股必較順利潮汕新寧兩路純係華僑資本必能集股展長路綫其他公司觀感奮興亦必恥居人後期以十年洛潼西潼告成卽便展至蘭州蘇之北綫由南通經徐州達開封與津浦官路成交叉點浙之通閩贛皖之南通浙贛北通豫鄂贛之通湘粵同蒲之南與洛潼接軌北由大同展至綏遠包頭陝西之路必由南鄭入川湘省除粵漢經過外西通黔西南通桂大有發展餘地四川除川漢外北通陝南通滇黔西通康藏雖路綫長工費鉅非尅期所能完成而規畫宜先有成算路股以保息而有信用商民以獲利而樂投資各路需用鋼軌漢陽一廠不敷供應山西可添設鍊鋼廠就地採鐵其採礦公司如須招股仿用鐵路保息辦法則集款不難輪船招商局官辦腐敗華僑原有輪船未得政府保護不得已皆託外籍挂洋旗如經商部招徠力予保護航業自有贏利無須官爲保息但令航商自保海險則東可涉太平洋而達美洲西可經蘇彝士運河而達

歐洲土貨出口水陸聯運華商獲利如操左劵故各省路軌交互聯絡四通八達鐵路網已早密布於國中商路發達必有提議贖回借款各路者辦法有二贖回之路改歸民有一也路仍國有由政府發行贖路公債年息八厘響應必多二也商辦各路創設之初以省爲界畛域太嚴動多窒礙宜由部爲之矯正如滬杭甬一綫蘇境僅上海至楓涇一百十二里橋樑多故路本重浙路自杭至楓三百五十里橋樑少故路本輕若驟議合併浙人必有違言不知浙路如加入錢塘曹娥兩江橋樑工費則統計路本亦必不輕部中考核滬楓路工果然堅固款無虛糜則股本攸關斷無聽蘇路受虧之理且滬甬爲起訖當然爲獨立一公司不與他路牽混蘇路注重北綫開通應與豫省聯一公司南綫只須推董事二人監察一人加入滬杭甬公司可矣粵漢宜聯司湘鄂三省爲一公司川漢宜聯川鄂兩省爲一公司其他各路仿此化除省界融洽感情就近有短距離之支路宜附屬於大公司節省開支彼此有益商路股票流動市面如有數路酌派紅利信用益固票價必高中國雖貧路爲民有資本悉由自籌年有增加必能自一二億萬元積至數十億萬元實爲藏富於民最善之法中國雖弱鐵路開通關稅自主內地需用洋貨必能暢銷各國同霑商利中國愛好和平以道義爲長城無須用大規模之軍備外交亦無釁隙可尋或謂鐵路民有拒收外股近於排外難免招忌則應之曰試問各國鐵路有中國人參加入股者乎大學絜矩之道外人咸能了

解必不我忌也且中國實業之開發各種礦產各種工藝殊感人才不足除培植學生外必須借才與國助我成功故國際往來友好必能維持民心固結政治必較清明粵東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可免犧牲辛亥武昌之變無緣發作日本必無二十一條之要求絕無國恥可言各省交通便利新興事業甚多必無內戰發生九一八以迄今茲之事變亦可斷其必無爲乎孰謂一國遠大之政策而可輕率變更矣乎商辦鐵路之政策主之者爲商部侍郎太倉唐君蔚芝今猶健在假使唐君能執路政三十年或中有更替而不改唐君宗旨請國人試作遐想中國發達之程度當如何中國在國際之地位當如何譬如種花者唐君一花匠也美麗之花固已燦然呈現於大衆之前不料風雨摧殘莫知愛護繼之爲花匠者不知養花爲何事並花之根荄而拔除之唐君主路政三年而郵傳部成立鐵路移交郵部管理對於商辦諸路陽示優容陰實忌嫉潮汕新寧兩路告成郵部不予展築路短利微僑商氣沮粵漢川漢兩路始基未立衆喙爭鳴郵部不與調解以致兩路枝節叢生湘省粵漢段經鄂督電政府請留湘人公舉之總理順天府尹袁樹勛辦理不允是皆商路根本動搖之徵兆蘇浙兩公司遵照奏案竭蹶進行工程迅速尅期可成忽有人嗾使英商公司以延未簽訂之蘇杭甬草約向我外部饒舌此項草約本可作廢只須原訂大臣致函銀公司聲明足矣乃不此之務而認草約不可廢鬨者譁然引起拒款風潮蘇浙兩公司推派代表入京據理

力爭亦歸無效在紳商訏為違反民意在政府認為民氣囂張上下睽隔是幾易否卦之象也當交涉之初奉朝命責成盛宣懷辦理詎英商狡詭不與會面盛宣懷據實奏明遂得脫身事外致此事變為英使與外部之交涉部中王大臣應付失宜僵持不決適使英大臣外部侍郎汪大燮回京與英使朱爾典會商朱允令銀公司讓步未幾汪赴英署侍郎梁敦彥與銀公司議定造路借款分為兩事路由蘇浙人自造款歸郵傳部承借另訂存款章程以英款轉存於兩公司顧此事鑄成大錯郵部撥交第一次存款後逾期延不續交遵照奏案章程卽應作廢而郵部延閣不辦浙代表見郵部侍郎沈雲沛沈面告代表京張鐵路行落成禮時英使朱邇典謂蘇杭甬合同已失效力敝國不願中國國家壓迫人民使人民反對政府此語甚為正大是英使並無堅執借款之意郵部所深知也卽原訂草約之盛宣懷亦曾告蘇浙京官及兩公司均曰草合用本應作廢是兩公司之巨款不啻為盛宣懷所慫恿也浙路總理湯壽潛參劾郵部侍郎盛宣懷上軍機處電文內稱盛宣懷既為借款之罪魁又為拒款之禍首蓋卽指此總之郵部破壞商路夙有成心種種留難無非變詐蘇浙人聞之莫不為之髮指各省商路公司聞之莫不為之心悸向之踴躍認股者至此皆趑趄不前向之熱心愛國者至此皆深滋危懼洎乎辛亥鐵路國有之命下川民猶激烈抗爭其他各省明知事不可為爭亦無濟武昌革軍乘機崛起海內人心散失殆盡土崩瓦解挽救無從

政體既改郵傳易名交通而路之國有政策如故民國二年蘇浙兩路先後經部接收蘇路本息分十五期五年償清浙路本息分十二期四年償清然數期後時局不寧屢屢愆期或以不兌現之中國銀行紙幣償付兩路股東受虧匪細尤足異者兩路末期還款延至民國二十五年減折半數償還經余電部力爭未得效果在鐵道部清理前交通部之舊欠爲蘇浙兩路籌得現金減折歸還視同一商辦之川湘鄂皖等路收歸國有至今未予歸省者猶爲此善於彼也烏乎路歸國有商辦股本或還或不還或還而未清人民之損失尚小路歸國有輒借外債興築不僅利權剝喪路債期限延長子孫負擔加重人民損失之大真不可以數計也唐君蔚芝離政界講學術長交通大學十三年長國學專修學校十八年孜孜以救人心救民命引爲己任雖痛心於鐵路商辦之不成而未嘗一日忘國家遵養時晦唐君有爲余亦經歷商辦鐵路之一人親嘗艱苦至老不忘回憶當年政策之變遷關係一國之盛衰一民族之安危爰敢追敘事實名曰痛史俾後來策國是者用資借鏡焉

茹經堂文集四編目錄

卷七　傳記類

茹經堂文集四編卷七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傳記類

王文恪公行狀 辛巳

清初蘇省設太倉直隸州其屬四縣曰鎮洋嘉定寶山崇明而崇明地處海濱乾坤淸淑之氣旁薄扶輿欝積二百餘年篤生鉅儒長德曰王公丹揆公之生也人仰望之以爲蒼生霖雨之寄乃不幸未竟厥施其殁也鄉邦震悼涕泣相告羣請撰行狀曰寥寥天壤知公者惟君請毋固辭余曰維公行誼宜列諸國史垂諸天下後世余與公辱在知交允宜闡發幽光用俟來者公諱清穆丹揆其字晚年別字農隱其先世當乾隆中葉有都閫公者爲蘇松鎮右營都司高祖漢明公隨官至崇遂占崇籍傳五世至公考諱誠字葆卿妣張太夫人咸豐十年生公幼有異稟端重聰明長老咸器重之及長益莊嚴其侍葆卿公也正容聽恭靜默不輕發一言其交友也溫而文恭而有禮人或有失輒箴規之其讀書也默識心通精探義理體用兼備弱冠補博士弟子戊子登賢書己丑應春明試下第遂留京師庚寅成進士殿試二甲以知事簽分戶部乃益精擘經世有用之學館北京旗籍崧氏其主人本爲崧讀三先生諱申曾任丙戌館會

試總裁殁後家世寖微乃兄崇厚與俄國訂伊犂條約受給失地經御史彈劾者也欺猶子孤弱欲侵蝕其家產公憤約丙戌諸同榜馮君夢華等往見崇厚崇曰此吾家事諸世兄無庸干涉公曰不然若世丈家事能自理當然不敢與聞今不能自理吾輩分屬世交不得不出而干涉馮君助之辭極嚴峻崇不得已立約析產壹聽公論洎公歸館則崇子某已將書室擣毀棄聖像於地公大怒曰若敢再來吾卽縛送之官崇子懼遂絕跡嘉定徐季和先生聞之擊節嘆賞曰王君捍衛孤子義而兼俠是吾鄉傑出才也於是公卿要人聞之爭欲識公矣當是時朝廷雖晏然無事而外侮憑陵已成積弱不振之勢甲午之役割地償款先生憂憤填膺遂益精研外交學丙申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充會典館協修戊戌傳補章京其秋欽差大臣溥良赴山東查辦事件檄公隨往踰年返都直聲益著迨會典全書告成奏保加五品銜是年冬拳匪蔓延畿輔庚子夏遂殺敎士薄京師公與余竊議曰事急矣宜速避地不可以驚堂上公奉親避之寶坻余奉親避之平義分村旋各返京供職而各國聯軍已陷天津舉朝震擾時公與余俱充戶部雲南司正主稿主管漕粮奉檄盡發通州倉儲旣蒇事旋派宿內廷譯密電軍書旁午警報日夜紛傳公與余竊議曰國事淪胥吾輩親在可無死當守以待變是年七月初匪勢益張親貴爭相附和矯旨殺大臣許景澄袁昶越旬日聯軍迫通州李秉衡出戰死之是月望日余省親返京則見拳匪紛棄紅巾北竄曰洋兵至矣兩宮西去矣余不得已折回夜望京

城火光熊熊益思公不置天方厭亂載造元黃朝命慶親王弈劻留京議和踰月消息傳鄉閭余乃隻身入都寓東城紹氏家越數日公至述冒險赴實坻狀譬諸再世相見悲喜交集時各署破毀戶部尤狼藉別設公所清釐案牘辛丑秋余隨使東瀛壬寅四月余又隨使英倫公以一人主戶部雲南司仍兼譯署事厥後譯署改外務部別設專官公改任外部榷算司主稿兩宮回鑾後銳意維新二十年癸卯春夏間開經濟特科以招天下異能之士同鄉總憲陸公伯葵奏薦公應選余亦濫竽其列同往應試不中第是年秋創設商部簡固山貝子載育周振爲尚書先是總理衙門改外務部設尚書一侍郎二左右丞暨左右參議各一商部倣其制時余承乏右丞載尚書問誰可任參議者余以公對尚書一見公大喜遂自外務部員外郎超擢右參議蓋異數也吾國數千年來盛衰興廢以儒行四維爲綱而西國則以商業盛衰爲紐公曰欲聯商情保商利開商智創商業道德非設商會不爲功剔除內弊考察外情胥維商會是賴載尚書韙其說遂委公駐上海先立商會次推及各省次推及外埠商民大悅有海外僑商某謁見先生忽大哭先生驚問之則含淚言曰吾前謁大官貴人一次不得見二次不得見三四次得見後倨傲不得達下情今一次得見公而謙恭和藹故不覺感極而涕零也公亟韙之其至誠感人如此丙午公入都報績洊升商部右丞會商部奏設路務議員稽察各省鐵路利弊北洋管路某權貴患之謀削商部權或獻議曰先去王某則彼部棟撓本實撥矣遂奏保公

任直隸按察使蓋左遷也時公適病余詣榻前彼此執手欷歔公語余曰吾將乞退矣已而乞養南歸其冬丁太夫人憂余亦奉母諱離京矣蔴衣同志慟哭相逢棘人欒欒勞心茹結遭際之同可哀也已服闋當事者稔公廉正起用浙江監理財政公至告諸僚屬曰大學絜矩之道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利者人之所同欲然利爲害之萌一或不愼害且及己監理之責必先潔一己之操守推之以潔人人之操守廉潔之士多貪黷之風戢天下自然太平矣願以浙江爲倡由是羣僚感其言風清弊絕初吾國興築鐵路俱借外債舉辦折扣侵漁路權利權兩俱喪失加以路歸國有之說臆決倡聲牢不可破公慨然曰世界各國鐵路有屬於民有者有屬於國有者實則國家有事需用民路公司悉聽指揮民有無殊國有也商部成立提倡築路保護基殷不與民爭利自改歸郵傳部後以爲大利所在覬覦攫取對於商辦諸路陽示優容陰實嫉忌潮汕新寧兩路告成郵部不許展築粵漢川漢兩路始基未立衆喙爭鳴郵部不爲調解以致枝節橫生怨讟交作宣統之季枋路政者創抗違國有格殺勿論之議而武昌之變起矣嗚呼路歸國有商辦股本或還或不還或還而未清人民損失尚小路歸國有輒借外債興築不僅利權剝喪路債期限延長子孫負擔加重人民損失愈大痛哉言乎蓋公嘗偕湯蟄仙京卿與築滬杭甬鐵路工堅料實政府以其商辦亦奪而有之惟時川民參與川漢鐵路股權者羣奉德宗木主大臨以哭余讀先生鐵路痛史追念淸社之所以危亡未嘗不流涕長太息

也東南夙稱澤國吾蘇享水之利有時亦受水之害辛亥國變後公養晦不出會蘇浙士紳議設太湖水利局推舉公督辦請於政府報可公曰此民生利病關係之大者乃出任職博攷古今水利諸書並周歷江海各口詳加研討握要以圖乃其時有疑先生計劃迂遠勞而無功者公慨然曰天下事最誤於因循而亦忌速成治水大事也豈能限時日而奏功乎夫地方之有水道猶人身之有血管也必使大小血管周行無滯而後身體乃能健全故有各鄉應辦之水利有縣邑應辦之水利省會應辦之水利節節疏通始有成效宋范文正嘗謂修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不可缺一而置閘爲尤要今宜從常鎮運河本身及沿揚子江南岸自京口起逾東南至劉河止各設雙閘大小卅八座視水之旱潦以時啓閉則吾蘇水患減除而浙省亦受其益嗟乎以公之德行與才純粹縝密儻能竟其設施則民生憔悴皆有來蘇之慶豈僅水利一端而已然卽以水利論視吾鄉郟司農父子與陸桴亭程確庵諸先生前賢當畏後生矣丁丑厄運假造蚩霧障天庚辰之歲崇鄉土客交鬨各鎮死於烽火戈鋋者不可勝數其斷臂折脛啼飢號寒者交走死無弔公急聯合紅十字會募款前往施賑道梗不得達則輾轉以輸將之活數萬人嗚呼斯德也崇人固不能忘斯志也崇人當繼而續之者也公愛國愛民愛鄉之念鬱結於中不得發至而病作矣始外證發於面部旋蔓延各處內病亦作遂於辛巳歲六月某日卒余於四五月間兩夢公檢理行裝若將遠去心竊惡之洎聞公病急馳往則已疾革但

拱手向余稱謝越日而訃至傷哉痛哉公享壽八十有二配蘇夫人繼配吳夫人金夫人俱賢而有德子毓斌先卒次毓僑女孟賢適施仲賢未嫁卒孫男炳章達章榮章琰章孫女鍾淑曾孫男蓮身一門鼎盛其能纘戎祖考克昌厥後可知也公卒後同人議私謚余曰公德行政事非一二字可罄禮有之文理密察中正齋莊曹有之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請謚文恪可乎衆皆曰允矣哉嗚呼余嘗讀禮儒行篇近文章砥礪廉隅往復於特立獨行之詣而憂思章則曰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身可危而志不可奪猶不忘百姓之病公其古特立之君子歟其憂思之深者歟自古以性情相契合締交畢世者衆矣而如公與余同譜同寮同進同退同韜晦以遯世始終不渝殆戛戛乎不能多覯今公往矣而余尙孑然虛生於世滔滔之宇宙茫渺渺之忠魂俛仰身世不覺霑襟之浪浪也嗚呼欷矣抑余更有爲其子孫者辛巳正月六日公爲其高祖妣沈太孺人薦祭作二百齡紀念因敍世德以眎余謂曾祖蔭巖公培植後進自道光之季至科舉廢止六十餘年中曾孫輩遊庠者凡十二其中歲貢一食餼者二增貢試用訓導一迨小子幸掇科名忝高位殆非偶然云云然後嘆積善餘慶理有固然孟子言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世惟積善之家可以長久深願王氏子孫樂善不倦勿替引之其永守公之遺訓哉

沈思齋先生傳 庚辰

凡人處常需乎德而處變必兼德與才有才而無德者流於雜霸有德而無才者涉於迂疏此

蓋賦於天稟於人而不可強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才德俱備之謂也余耳沈思齋先生名久矣庚辰季夏鄉人君子持先生行狀來徵文余瞿然曰此所謂才全而德備者當之無愧色矣先生姓沈氏諱惟賢字思齋晚年別字逋翁蓋取遯世之義明季時其先世有諱國英者官江南參將始卜居於松江郡城六傳至先生幼岐嶷聰穎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旋列高等食廩餼識者知非凡器顧先生不屑屑舉子業精研乙部歷史通鑑外旁逮馬氏通考金元氏族西北地志罔不考證搜羅瞭如指掌蓋史者所以資治察來而藏往微顯而闡幽稽諸前代而不謬示諸後世而不誣明體達用之學已畢具於茲矣光緒辛卯登賢書第五人屢上春官不第爰以四品銜議敘知縣分發浙省補寧海知縣旋丁父憂服闋補新城知縣會新邑萑苻不靖聚衆揭竿攻城先生慨然曰良民宜撫亂民宜誅不可縱也遂親率民團擊之戰守五日深夜入山掃穴擒渠民慶安堵其應變之才如此厥後調補石門歷署嘉興桐鄉仁和錢塘知縣積功保三品銜候補知府補用道其在嘉興時有蟄災禾麥不登先生親詣各鄉田塍間詳勘閭閻感額相告遂攝影籲請普減三分五厘親赴省垣陳狀大府為之感動不幸為主者所沮先生憤解官去嗚呼民間治亂正氣與戾氣屈伸而已正氣衰則戾氣充塞故先生去未浹旬而桐鄉有聚衆鬨災之案先是桐鄉冬漕積弊有野貓手名目野貓手者斛手臨斛用手擄米狼藉滿地遺棄滯穗因緣巧取謂之餘米鄉民納糧每石視二五耗有加之倍半者

歷年舊蠲欵緩有司隱匿不得沾實惠編氓飲恨數十年因災横決刼富戶擾市廛毀教堂拆衙署省郡兵雲集頡頏作氣勢上官不得已檄先生署縣事先生歎曰是民變也百姓其可勦耶星言夙駕蹕騎急趨訪正紳示諭閭閻毋疑抗電省請加辦欵分數永禁野貓手名目親視開倉平斛粒米狠戾悉歸糧戶闔邑歡聲雷動曰是眞民之父母矣其仁德又復如此浙撫某公稔先生才德兼優畀兼文案諮議局成立代理委員有疑難或興革事先生至片言立決無何世變元黃國體改易先生出佐松郡鈕惕生先生爲副司令曰吾將拯民於水火之中也踰年選充江蘇議會議員五年被選爲議長英人意將封閉松屬華奉金南川沿海鹽竈先生以茲事與百萬小民生計攸關籲請李督軍力爭議始寢迄今五縣鹽民仍食舊德額手交頌又建議南漕土貢必當罷止旋入都爲蘇民請命秕政以革既而被選參議院議員適人心譸張其中雜有賄選者先生不屑與此輩伍拂衣歸慨念前明東林復社皆能主持淸議爰仿其意設立全社見人格之宜全也宣聖有言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先生達不離道既不能兼善天下不獲已退而獨善其身先後於奉賢南橋嘉善大雲寺鎭闢地數畦躬耕隴畝與農夫野老課晴話雨往來操作其間又取蘇詩祇求五畝却歸耕之意顏所居曰祇求堂嘯詠其間有時倚聲歌大江東去行雲乍過逸興遄飛歇浦淙淙風起水湧見之者以爲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或羡其閑閑泄泄歎爲神仙中人而不知先生鬱其經世之志者正以遂其孝親之思也奉母張

太夫人承歡膝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視膳問安惟謹數十年如一日昔曾子大孝日思其親曰往而不返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遂作歸耕歌孝子不匱與歷山嶽嶽而並壽方諸昔賢何多讓焉洎張太夫人棄養先生年六十四擗踊哀號聞者莫不悽惻僉歎曰善哉白頭孝子何痛之甚也夫孝爲德本敎所由生先生居常孝德若此可爲人倫師表矣晚年修邑志纂宗譜孳孳不倦所著有前後漢匈奴表晉五胡表唐書西域傳注均已刻又三百年大事記宗鏡錄綱要手定遺居士集都若干卷待刊先生之歿也鄉人私諡之曰勤敏同鄉高君夔爲之記勤以言其德敏以言其才也自古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其事實必載於志乘吾謂先生善行非特當列於省志且當光於史策爰綜其平生以紀之俟後來者採擇焉至其宦家壹史俱詳於行述故不著

論曰大學格物之義舉凡閱歷世故通達人情靡不賅焉然後能因應世變於無極而其歸必本於讀書昔人謂作相須讀書人吾謂豈特作相哉無論爲士爲農爲工爲商爲學爲政爲出爲處爲進爲退皆萌柢於讀書周易君子道長爲泰道消爲否君子者讀書人也惟讀書迺能開物而成務輔世以長民自叔季鄙讀書爲迂鹵莽僨事國家失重心而邦以阽杌矣後之人考先生之行觀先生之政其嘗以讀書爲重哉其壹以讀書爲重哉

沈君夢蓮傳 辛巳

清光緒之季江湖間有義俠焉曰沈君夢蓮余夙耳其名而未獲一見心常嚮往之歲躔辛巳友人金君巨山將君行狀來請爲傳則君已於去歲歿矣惜哉君諱葆義夢蓮其字江蘇奉賢縣人考諱書浦妣氏周本姓錢氏世爲農家君幼失怙恃值歲饑饘粥不能給賴舅氏沈君德元撫而育之德元操舟爲業緣督綦嚴不得離舟一步君年十七德元謝世時貧窶甚附身附棺均不能周君不得已賣船殮葬又以舅氏無後易姓承祀然不忘本也清代鹽政夙主寬大明末大儒顧亭林先生倡議就場征稅之後當壹任其所之時頗有趨之者厥後官征益弛沿海貧民肩挑負販者賴以生活法網既疎遂有巨梟壟斷其間曰孔老鬍子巢湖幫匪盡屯蟻聚互相應和松江捆載私鹽于取于求睒睒萬目莫敢誰何君憤然曰小民生計爲若輩朘削盡矣爰率鄉民行守望相助法有警咸集匪不敢逞有司嫉媢之且懼縱匪殃民獲罪譴轉以君嘯聚告爲一網掃盡計當是時有奉賢郭令重光稔君賢能單騎訪君舟次謂之曰君有實心而無實權恐利民無多而害且及己遂與往謁蘇松太道袁海觀觀察袁一見深契爲請於大吏委充飛划左營右哨官既由左營前旗管帶洊升浙西鹽捕營總緝官由是君稍稍得展所長矣吾蘇素稱澤國山險水阻其間驚波浩蕩汊港紛歧加以風雨晦明潮汛靡定於是伏戎於莽取人萑苻掇奪于貨者往往不絕非有諳水性習海事者不能統治故往者曾文正彭剛直兩公規復蘇省皆以練水師爲根本計而程忠愍公縱横金閶玉峰間亦多得力於水師

因地制宜用兵者當取以爲法君既得襄佐水師權偵得孔老鬍子與積匪余孟亭巢穴在澱泖間夏沒圍剿遂殲渠魁而同時有范高頭者膂力絕人橫行歇浦君亦設計擒之置於法閭閻告寧口碑載道爲辛亥年之役國體變更士紳建軍政府於松江君任保安營統領癸丑年之役君擬乞休而郡人爲捍衛地方之計電請省府任君爲水警第一專署長移駐閔行梭緝暴徒用資鎮懾甲子年之役君昕夕宣勞目不交睫者累月厥後盧宣撫孫督軍以閔行爲蘇浙水陸交衝數年來屹然不動皆賴君之力先後任君爲水警廳長蓋江河猶人生之血脈也水警所以通脈絡而去壅滯也乃國府改組後陸警餉糈屢增而水警尚仍舊貫君以爲若是詎能鼓舞其力屢以爲言不得請遂引疾退休旋顧主席祝同欲除蘇省烟害任君爲毒品查緝所所長君慨然曰烟毒弱國之根也禁烟林文忠之志也顧邇來青年尚有耽此酖毒者豈厄運使然耶吾姑盡我心力而已君又嘗推胞與之懷好善不倦創設閔行孤兒院南橋軋花廠奉賢公共場所遐邇聞風興起莊行鎮被匪縱火合鎮悉成焦土君竊爲傷之分別請款募捐建屋招徠稽戶施振全活無算鄉里僉曰善哉可謂俠而兼義者矣而前最知己之郭令重光於辛亥年改革之際在貴陽原籍闔門被難遺子孫各一匿避獲免逃亡至蘇孤露靡依君顧念舊交沒齒周之臨卒猶詔後人繼續弗替嗚呼古人云一生一死乃見交情豈不信哉癸酉年冬籌設浦東同鄉會建大厦於愛多亞路勞瘁殫精得瞀眩證翌年遂患風疾半體麻痺

乃發疴於南橋而閔行而松江泊丁丑倭擾離松移滬自以廢疾不能爲國馳驅空懷宗忠簡渡河之志夙夜慚伊而疾不可爲矣庚辰年十月十九日遂卒春秋六十有七卒之日知友咸爲零涕云德配某氏子人傑啓麟人奇樹雲啓熊錦雯光霈錦霞光霑均恂恂孝友克世其家焉

論曰昔子輿氏言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以俠士而儗諸大賢何哉蓋天下有義俠則豪暴知所斂跡民用平康裨益非淺鮮也憶壬申春余自無錫避兵之滬道經前山泖河忽黃茅墟墓閒羣盜躍出大呼停舟發槍疾擊幸岸高水淺槍彈簌簌然從舟面掠過而小輪司機者加速力疾駛得脫至今思之猶爲心悸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勇毅之士矧茲者萬方多難奪攘矯虔伏莽如林檕人郊遂感行路難者荆天而棘地矣念君高躅不禁俯仰流連不能已已云

黃省軒先生家傳 戊寅

廣西容縣黃省軒先生爲余壬午鄉試同年長余十有餘歲稱之曰先生者敬之也曷爲特敬之性理之學不明於天下久矣邪說詖行交作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析言破律者比比皆是世道益不可問先生之修於內者曰孝曰誠其體也施於外者曰正人心曰開文化其用也內外交修本末具備一鄉人化之一邑人化之一國人化之可不謂之祥麟威鳳乎哉故特敬之也

先生諱至忠字治臣改字省軒世居容縣一里珊莘村遷波里大蓮塘村先世封贈詳家乘中父中憲公以名進士宰江蘇常熟縣洊升蘇州府與三吳夙有淵源咸豐壬子月正元日母氏覃恭人生先生於常熟縣署已知其宿因之不凡矣幼岐嶷性沈毅忠憲公延名師周蓉湖先生授之讀十歲已通經史大義文詞斐然十四五遭王父母喪隨忠憲公盡愼終禮哭泣如成人年十七忠憲公遽以疾卒於家先生感風木之悲蓼莪之痛哀毀骨立如不欲生葬之日戚容擗涕路人咸感動曰眞孝子也壬午宴鹿鳴癸未捷南宮以知縣分發山右時先生年甫三十二也顧念母春秋高乞養歸當是時張勤果公撫山西屬同鄉梁彤雲太史固招之先生婉辭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天下事無如奉母之樂也平居侍太恭人寒暖燥濕料理必周食上佐餕食下申末有原之戒太恭人有疾衣不解帶行不正履癸巳冬疾瀕危焚香籲天願以身代夜夢神人授方藥試服良驗經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誠能以先生之孝德推行於天下災害可以不生禍亂可以不作矣丙申丁內艱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凡禮所載不居內不飲酒不茹葷躬行之無間蓋先生行詣首重積誠誠則形著動變可以前知故應童試及春明會試時亦恍惚夢神人啓發迨入試文思泉湧閱者擊節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非所謂至誠如神者耶由是講學壹以誠正爲本而歸功於愼獨獨者幾也幾學肇自虞廷孔子作易傳於研幾通志摘抉杳微周子作通書謂誠無爲幾善惡誠動於此幾動於彼而思誠之道乃益宥密蓋誠僞

之辨人心生死之界也先生本至誠以感人心成己以成物而天下欺詐之風可以息矣自歐風東漸中國文化日衰偶有主持正學者率目為迂闊先生以為學術宜論是非不論新舊其主講繡江書院時倣平湖陸清獻公教法常以端本勵行勗勉諸生諄諄不倦又嘗捐鉅資與駱仰山太史倡建嶠南書院於荔村墟躬主講席嘗言周易要旨窮變通久神化宜民非特為政治萌柢文教尤貴因時禮曰教也者民之寒暑教不時則傷世於是屬鄉父老興學於內選遣子弟游學於外而要其歸在於德育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端文化而已矣顧溯其大本大源則更有在蓋自易言一陰一陽繼善存性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鮮有能統一天下之道者先生嘗詔其子曰學在後天尤重先天儒家存心養性道在執中一貫道家修心鍊性道在守中得一釋家明心見性道在空中為一道之出乎天者教本同源學無二致斯言也吾得諸忠憲公願世世子孫毋忘也竊為先生彝訓遠合邃古之初昔黃帝傳歸藏易列御寇引其語曰谷神不死是為玄牝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文王周公於坤卦著牝馬玄黃皆本歸藏孔子更譜之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非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與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誠能宗先生之心理何患澆俗之不革刦運之不消哉迨長子紹侃宰蒼梧縣攝梧州府事以書戒曰順民情除黨見庶可言治是尚書洪範之精理也繼命次子紹僑與邑人籌建中學校舍廣庇學子大雅之詩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益微太和之翔洽矣不幸於民國某年十月遘疾以卒平生所爲文過輒棄去以爲無與道要惟以刊布善書舉辦善事爲天職輯錄古今中外嘉言懿行如干卷藏諸家且示子孫曰財產不可恃反爲戕德累吾所貽爾曹者惟此而已配黎恭人繼蘇恭人皆賢淑有德子七紹侃紹傳均出嗣紹偉紹儼紹佐紹儲紹佑女四蘭馨蕙馨蓮馨芸馨孫四孫女四明德之後必有昌者戊寅夏余于役桂林及門馮生介馮生振得先生哲嗣紹儼書曰先君子行誼鄉人所稔知也紹儼營建家祠行將落成屬婁江唐先生來吾省請立言爲傳俾鐫諸石馮生等將意余特敬先生之品學且有同年誼不容辭爰敍而傳之備後世史官采擇焉

鄧君星伯家傳 己卯

嗚呼古之隱君子往往不求聞達以致潛德弗彰名不稱於來禩至足悲矣若吾鄉鄧君星伯豈非不求聞達者與闡發幽光固吾輩之責況其品詣之高卓性情之誠摯多有與余相契者今君歿二載餘矣追念平生交誼之厚未嘗不潸焉以悲也是烏可以無傳哉君姓鄧氏諱福溶星伯其字又號潤生爲南陽侯二十八世孫居無錫景雲市江陂鄉之鄧巷祖諱廷賢考諱雨亭季父諱爕和俱以名醫見稱於時紅羊亂作避難梅里椿庭棄養君年十二哭泣如成人侍母朱太夫人躬耕力學善屬詩文縋幽峻拔年二十一以醫道活人日廣乃承家學致力於醫越八載從名醫馬培之先生遊馬氏藏書宏富君晝則問業夜則手鈔祕笈方書冬則以被

擁膝藉禦觱栗夏則置足甕中用避蚊蚋而讀書不撤其堅苦卓絕如此吾嘗綜覽世所稱儒醫或僅精其一端而君於儒學則崇風雅尚躬行於醫學則穿九藏矚方垣俱登峰造極非常人所能比擬中年後命閩大著先後應彭剛直公暨任氏筱園聘之杭垣應朱氏竹石聘之吳閶厥後丁朱太夫人憂還居城南伯瀆港未嘗懸壺而大江南北求診者踵相接當道僉稱之曰善哉其揆度陰陽辨五色診病能決生死蓋古倉公之亞也而先生不以自矜每退然謙抑曰是病者當愈耳非吾功也於是經驗益宏而求診者每日恆以百數計口答手批立中竅要安車蒲輪四出八達嘗應王氏某聘兩之南通應倪氏嗣沖裴氏伯謙聘兩之蚌埠應胡氏仲銘聘之安慶應蔣氏尊禕聘之北京應馮氏齊氏聘迭之南京應楊氏聘之揚州古人有言不爲良相卽爲良醫先生利澤及人滂沛四塞口碑載道遐邇無間功不在良相下而先生天懷高曠於壽人壽世之中兼酬樂水樂山之願嘗渡江北行經曲阜謁孔陵登泰山絕頂觀日出至燕京遊三海浴溫泉循京漢路而下飲黃鶴樓自長江歸再之杭觀浙潮於海寧訪三竺六橋古蹟望之者以爲神仙中人而不知先生捄世濟民之志鬱積於中其感慨寄託者深且遠也平生廉潔自持取與不苟敦崇信義常謂我無負人之事人自無負我之心嗚呼元聖遇非義非道雖一介不輕取與何以過茲而其本性疾惡如仇梓鄉有爲政不法頹風敗俗者則必盡力爭之重名節屏虛榮河間馮氏北上任總統會君在寧馮堅請偕行欲擢以職君勉隨至

蚌稱疾返鳳凰翔於千仞豈入俗世之網羅哉晚歲由北門外南尖還居於南里棉花巷丁丑秋戰事暴作君慨欃槍之亘天嗟鴻嗷之遍野憂思焦慮夙夜旁皇抑鬱遘疾自知不起回憶生平遊長江小姑山及夜渡西沆風景最勝得句云夕陽紅裏過姑山春水綠波入南浦及月影斜穿帆影裏風聲吹入浪聲中命子學圃錄之以寄永懷其瀟洒出塵心迹如冰壺朗月洵乎君子樂天達人知命矣遂於民國二十六年夏歷九月十二日卒春秋七十有七同邑之士聞之交相慟曰吾鄉不獨失夏醫並弱一老成人矣元配朱夫人生子四長晉奎早殤次聚根次農耕福耕而聚根福耕早世撫子一學圃女一佩貞適前江蘇省議員華爾繼配張夫人蓮室陳氏生子三學稼學詩學經而學詩先殤女一婉貞待字爲農娶蔡氏念喬君次女孫二壽民壽生遺命以壽生爲福耕嗣孫女五長蕙肄業無錫國學專修館次蘭次竹次苣次滿均待字己卯孟冬其孤農來乞傳爰敍而貽之俾垂久遠云

論曰禮言執友稱其仁蓋性情氣誼於是焉爭矣君長余四歲余稱之爲兄友其德也憶乙丑歲十二月先大夫病革時值天寒雨雪君不乘輿躬操雨具日來診視洎先大夫棄養君慰唁慇懃至今思之淚涔涔下也平居相見縱談時事君慷慨激昂議論風發至丙夜不忍別去神采奕奕宛在目前悲夫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君遺命不作行狀固其韜晦謙冲之盛德然余自詡知君之心爲得撰其沒世之名而無傳乎君而有靈其許我乎

秦硯畦先生家傳 庚辰

嗚呼孔子歎善人不得見孟子道性善欲以善國性迄於近世好善優於一鄉者更不數數覯吾傳上海秦硯畦先生爲之感嘆不置焉先生諱錫田字硯畦晚號適盦世籍上海居縣之陳行鄉曾祖諱廷燮祖諱誦莪考諱榮光鄉人私謚溫毅精通乙部著作甚夥生子五先生居長幼秉庭訓孝友敬恭清光緒己卯補博士弟子員癸巳與仲弟錫圭登賢書旋納貲爲內閣中書改官湖北同知充癸卯鄉試同考官論者謂先生敭歷仕途清愼勤三字當之無愧色甲辰丁溫毅先生憂自是澹名利不復出壹致力於地方學校公益事其繼承先志者曰課勤院曰三林學校其助成當道者曰廣明師範曰浦東中學其經營善舉者曰地方款產處曰普益習藝所兼同仁輔元堂曰上海游民習勤所論者謂先生善氣迎人凡人爲善與人爲善之事蓋不勝殫述云發爲文章淳樸典雅其所著書已梓行者曰補晉書藝文志二卷曰享帚錄八卷曰漢書儒林傳搜遺一卷曰梓鄉叢錄四卷曰補晉宗室王侯表補晉異姓封爵表補晉僭國年表凡三種其待梓者曰享帚續錄詩文稿各若干卷曰上海掌故拾零若干卷此外有關志乘者協纂光緒續志總纂民國志總纂南匯志又與姚子讓先生同纂者曰民國江南水利志論者謂先生所著書志在扶植世道非苟焉作也而吾謂先生之精神尤在樂善不倦比年來培植地方元氣蒸蒸日上凡所措施皆足爲後進矜式孟子曰孳孳爲善者舜之徒先生殆其

亞歟居今之世惟有爲善可以興道德亦惟爲善可以挽殺機惟望後進之士踵先生而起也先生享壽八十德配沈夫人南匯上舍生澄江先生之女簉室某氏生子二長之望邑庠生蚤世沈出次之泉上海美術學院畢業生庶出女五適楊適沈適胡適張皆沈出少女適張庶出孫一肖曾今歲三月同人以狀來請作傳余維先生一鄉善士也儻推而達之一國天下其善國性詎有量哉乃僅止於此爲可悲也爰爲之傳用垂不朽云

論曰余於宣統初元一見先生於浦東中學其言藹然其容溫然其德粹然望而知爲君子人也前年之滬上又得聞先生之設施方欲爲之壽而先生逝矣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今則老成人又弱一个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勝慨哉

謝君鍾英家傳 辛巳

天地清明剛直之氣旁薄扶輿鍾善成性散爲人文其特立不朽者厥有兩端曰文章曰政績而吾友武進謝君爲兼得之君諱鍾英以名兼字其世系詳陳君重威所撰墓誌中厥考葆初先生妣言太孺人君六歲洪楊難作避地江北泰興縣隨太孺人拾菜根爲食朝出暮歸以爲常洎常郡復君營小販爲生不幸太孺人遘厲卒親屬凋零存者惟葆初先生與君先生督課綦嚴君刻苦劬讀年二二補博士弟子員設帳授徒居停主人藏書富有者盡假讀之常郡自惲子居先生提倡古文辭張皋文李申耆兩先生繼之李先生尤覃精輿地學於是蓺林有陽

湖文派之目顧君雖嬗鄉先進遺緒而爲文上規韓非國策下逮昌黎眉山不屑屑以宗派鳴也年三十二入南菁書院肆業益鑽研故籍爲文踔厲風發肆外閎中學政長沙王益吾先生器賞之評其文曰熟於操縱離合之法於此道三折肱矣戊子秋舉優貢生旋登賢書己丑應春明試徧交天下知名士報罷歸其秋應江蘇布政使黃子壽方伯之聘論事論政深相契合方伯盡用其言後方伯調任武昌君偕往比時南皮張孝達制軍羅致人才問方伯幕府傑出者誰黃以君對既黃卒張公遂延君任兩湖書院齋長初君纂三國疆域志補注以洪北江先生三國疆域志爲藍本旁攷歷代地志而折衷於陳壽三國志綜其事蹟年月用作定準迨入兩湖書院庋集尤夥君日夜攷訂成書一十九卷都凡三十餘萬言識者見而嘆曰北江先生有知前賢畏後生矣癸巳春台灣邵筱村撫軍延君提調台南北釐務綜覈名實剔除積弊去巨蠹十餘時請託之風孔熾甚至有以苞苴金帛啗君者君屹然不爲動甲午以後君以知縣發往湖南當是時余服官京師閱邸鈔見湘撫陳佑銘中丞薦君強毅耐勞通達時事考績稱最余大喜以爲君得展所長矣詎陳中丞以事落職君倥偬返湘欲隨陳去陳堅不可君怏怏留滯宦途會大吏檄君辦理礦務語不合遽掛冠歸前雷瓊道楊彝卿觀察寓蘇垣延君課其子姪與諸生講學以義理文理事理爲三大綱領於性理諸書及古文資治通鑑外深有會於王陽明先生致良知之學以爲精深宏大無爲而無不爲聖道端在是矣辛丑五月三十日遽

以疾卒於蘇州春秋四十有七所著書別有文集雜著若干卷德配何宜人諱青婉通達文史治家有法度子二長祥麟早殤次觀女四孫男三孫女六辛巳季春觀持狀來乞爲傳慇懃肫摯嗚呼君其可謂有後矣當光緒癸未甲申之交吾省學政瑞安黃漱蘭先生於江陰設立南菁書院長沙王益吾先生繼之招羅俊彥宏獎風流於是大江南北人才鱗萃時則有若吳縣曹君元忠江陰章君際治淮安陳君玉樹丹徒陳君慶年皆一時名儁余於乙酉歲濫竽其間君後余一年而至相與考古證今上下其議論君尤慷慨自負出語驚座人有時彼此縱飲放論高詞旁若無人者江陰古稱芙蓉城君嘗大言吾爲石曼卿芙蓉城主余笑語之曰與其爲曼卿曷若爲六一居士君瞠目曰吾文學老泉子於廬陵其庶幾乎太倉朱君映奎謂之曰君以名爲字後代子孫宜如何諱君曰何害他日當稱謝文襄公可矣其自命若此乃中年以後不獲大展其才至筆耕以沒世嗚呼可悲也已然自君歿後國體政體一再變更莽莽神州幾有陸沈之痛君蚤返蓬山爲知非福而如余者爲五十餘年前之舊交追念疇昔撫時感事豈不愴悢然故人有子際茲驚濤駭浪之中猶復抱君遺著兢兢於身後之名思繼志而述事此則世俗之所難能可爲君破涕而喜者也爰不揣弇陋謹爲之傳以慰觀等之孝思焉

尤旭齋先生家傳 丙子

尤先生旭齋諱文溶江蘇無錫縣人先世在宋代諱袤字延之者官禮部尚書謚文簡爲先生

二十四世祖傳二代諱炳字伯晦者官工禮二部尚書謚莊定爲先生二十二世祖有宋楊龜山先生自洛來錫傳道東南輾轉入閩至朱子而其學大昌論者第羨閩學之盛而不知錫學之盛亦肇於龜山龜山傳學於喻玉泉再傳於尤文簡而李實齋蔣良貴又爲文簡弟子伊洛淵源其來有自論者又謂閩之羅李朱子於洛學猶大宗錫之喻尤蔣李於洛學猶小宗余謂道統無大小其不同者名之顯晦耳尤莊定以家學兼爲王誠叟門人厥後尤氏宗祠遂有理學宗傳之額龜山得程氏心傳注重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錫邑尤文簡後至明代高忠憲出亦專主靜坐體察未發東林學脈彪炳寰區得不謂祖龜山而禰文簡者與三百年來理學衰替久矣旭齋先生初業儒困於家境迺就賈喜讀先儒語錄日手鈔爲常課寒暑靡間豈非道南之遺響旁逮於商業道德與有子之言曰孝弟爲仁之本曾子之言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蓋孝弟人倫之本也追遠孝弟之本也惠山文簡公祠在二泉右粵匪難後陊剝不治上雨旁風籓拔級遺觀瞻弗愜先生慨然曰此子孫之責也爰與族兄廣仁集貲興復重建南軒東堂審厥疆理迺宣迺畝旁收玫瑰園地俾其子桐啓之闢之擴充文簡公以上暨以下數代齋室禰祖禰思以妥以侑至於修復祖基捐置祭田敬宗收族徽田爲糧讀尤氏宗祠志先生跋語如新豈非追遠孝之闕規與孔子之言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孟子之言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蓋良知良能之發施諸家庭爲愛敬推諸天下即爲仁義先生

事親至孝視無形聽無聲父母有怒下氣婉容兄弟有過輒彌縫之恐失親歡記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也親歿後哀毀逾恆忌日不樂平居偶述父遺事輒流涕霑襟記曰孝子聞名心瞿稱諱如見親也庚申之變先生避地南鄉乃兄廣加居城中先生思兄急乘夜月踔數十里忽遇老人皓首龐眉拊其背曰城破矣將焉往推挽之反其行迅若風追抵家忽不見豈黃石之流與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也洎聞兄喪號泣不自持贍養寡嫂及其孤終身弗懈有弟曰達泉官上元訓導卒任所先生繭足數百里迎櫬挈孤以歸居恆樂善好施與稱人之長不啻自其口出貸款不歸者弗與校焚其劵曰爲吾子孫留餘地也用是和順之德蔚爲厤徵其子桐肄業江陰南菁書院品學純懿經史湛深出爲郵傳部郎官簿書洽熟守正不阿舉凡繼志述事莫不善體先人之意孝弟家風傳嬗其孫乙照寅照巽照箕照玉照等皆爲余及門弟子畢業南洋大學其他均克自樹立循循矩矱中非所謂有孝有德保我後生者與禮運篇之言曰聖人以天下爲一家在修十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等是也中庸篇之言曰天下之達道五父子兄弟等是也所以行之者三知仁勇是也自古以來綱常名敎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舉不出於家庭然而見龍在田之象極於文明普施何哉天下有愛情於家庭者乃能有愛情於社會有愛情於社會者乃能有愛情於國家世之盛也至情至性之充積天敍天秩之惇庸太和元氣洋溢乾坤是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及其衰也非孝無親之說萬口附和悖倫蔑

理莫知其繇於是不忍之心之萌芽牿亡殆盡禮義廉恥毀壞於冥昧之中而憔悴無告之民窮苦顛連宛轉呼號而莫之或卹漢延叔堅之言曰仁人之於孝猶手足之有腹心枝葉之有根本也腹心既傷遑論手足根本既戕焉附枝葉痛乎唏矣然則孝弟之道固足以善國性而救人心而欲孝弟之家喻而戶曉則非講明理學不爲功余是以傳旭齋先生之行不擇捨其瑣節特書其犖犖大者爲當世仁人孝子勸焉

王梅森先生家傳　壬午

孔子曰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孟子曰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古之君子積學勵行講貫於窮鄉寂寞之中不求聞達然其潛德弗耀久而彌光其子孫必大昌於後蓋易道陰陽剝復之幾與時消息焉聞吾邑王梅森先生之風可以興矣先生諱廷爵梅森其字世居無錫揚名鄉之青祁鎭累世以耕讀爲業考諱進邦妣朱太夫人俱敦行孝弟廉儉自給先生幼時清況維艱力貧茹苦躬自炊爨稍長試習商業然不甘居市廛閒棄而學儒貧無書輒假人鈔讀祁寒盛暑無間爲文樸實說理不尙揣摩以此縣試屢黜先生慨然曰夫學者所以考古論今砥德勵行也區區功名得失豈足道哉爰設帳授徒課以孔孟程朱之學被其化者都成謹飭有用之士嗚呼吾因之有感焉回憶先大夫從前在鄉課徒常訓文治曰天下有最易造孽亦有最易造福者塾師是也教必以正道督率學生品行熟講四書五經背誦無遺孜孜不倦此造福者也

教不以正道修身立品概置不講敷衍塞責各書不能成誦學徒跅弛蕩然禮法之外此造孽者也由鄉可以推之國由族可以推之庠固不獨塾師爲然學校教師亦當喻玆大義周易乾卦二爻見龍之象師位也聖人釋之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繼復釋之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曷爲而能文明國民皆沾聖人之文化也宋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此之謂也文治恆守此訓兢兢業業弗敢失墜每遇生徒輒以此說誥誡之余聞先生所教非所謂信庸言謹庸行者耶非所謂閑邪存誠者耶宜乎造就之宏後福無量蓋可以爲矜式矣先生事親至孝雖啜菽飲水必得親心之懽性剛直喜飲又喜論斷不平事叔季之世徭役繁興悍吏來鄉叫囂隳突先生與抗論不屈不撓悍吏氣奪逡巡散去或造鄉黨戚友家飲被酒放論莫攖其鋒然遇堂上一呼卒然斂容其言也訒其愛敬之篤不敢有慢於人非曲體親心視無形而聽無聲曷克臻此嘗因鄰居不愼爇先生第無遺結椽居處聊蔽風雨無怨無尤僉曰忍人之所難忍有古君子德焉踰年先生哲嗣堯臣禹卿兩君恢故居翬飛鳥革輪焉奐焉先生顧而樂之曰吉凶倚伏天道之常曩者回祿之厄正天之所以玉成我乎乃以守貧頻其齋志不忘也夫處席豐履厚之境而惓惓於困頓之時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平居克勤克儉每早起拂拭庭除整理書籍以爲常其訓子弟以無諂無驕立己立人爲宗旨曰孝弟勤儉之家罔不昌反是必敗至哉斯言昔崑山朱柏廬先生作家訓云黎明卽起灑掃庭除內外整潔既昏便

息鄉先輩遺風昭昭在人耳目間而執者必昌執者必敗尤與道德經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之語相合洵可謂治家之彝訓已先生又好山水遊嘗曰吾能得一名園徜徉其間於願足矣迨其歿後十有三載令嗣堯臣禹卿於錫邑西南隅構置蠡園臨流刻石用垂不朽憶吾友江陰祝君丹卿因其母夫人愛西湖三潭印月風景爲築怡園今王氏昆季與祝君相仿非皆永言孝思者歟先生生於清咸豐二年正月二日某時以民國六年六月十日某時卒年六十有六葬於東大池蔡龍山之原德配沈夫人別有傳子二長爾忠字堯臣次爾正字禹卿孫若干人余維居今之世正爲善不可失之時機而堯臣禹卿均樂善不倦禹卿與余交誼尤篤爰謹敘先生事實而爲之傳俾其子孫世守之云

贊曰龍山之陽湖水湯湯扶輿清淑佳氣滂唐篤生先生攬道精剛聚徒論學令問令望積善善報慶基大啓金友玉昆懋遷奮起蘭桂齊芬祖德靡既吾爲表彰勉哉善繼

楊君在田家傳 壬午

乾坤正直清剛之氣磅礴扶輿無時或息其顯著於天下者則爲義俠之士昔孟子論北宮黝孟施舍皆俠客也而方諸曾子子夏何哉蓋俠也而進於道矣此司馬子長作游俠傳所以往復流連而不能已也顧任俠或涉於偏激其能維持正氣匡扶大義者往往不經見吾乃於楊君在田見之君諱錦龍在田其字先世居海門三星鎮厥後懋遷至常熟沙洲市因家爲考諱

益明姚某太夫人君幼事親至孝聰穎機警而義俠之氣根於天性佐厥考服賈井然秩然老成人歎羡以爲難能及長喜交遊不畏強禦見卑鄙齷齪者流唾猶泥滓清光緒中葉邑中勢豪某盛氣凌人睚眦芥蒂有趙某者爲所侮辱君義憤塡膺於稠人中翼趙某出衆稱快勢豪銜之甚會里人曹撰升因案繫獄勢豪搆陷君株連曹案同流配河南偃師當事者察知其冤釋之歸時曹病甚君跋涉扶持之同回乃喟然曰吾知禍之所自矣爰稍變崖岸去其觚角恂恂乎儒者風矣丁父憂盡哀盡禮力貧躬耕以養母士大夫折節與交君益謙抑人咸多之且夫仁智之與勇相需爲用者也故聖人曰仁者必有勇君當三十六歲膂力方剛時兩淮緝私宋統領嘉鮮君才委爲吳淞隊長君任職五載申嚴紀律綏靖閭閻當是時江浙兵燹之後萑苻遍野莫可爬梳督軍歷城孫公憂之爰於丙寅歲委君爲崇海清鄉駐辦兼長江督察長君之任擒獲巨憝多名詰盜靖匪俾家聽戶視奸宄無所宿沙洲水陸棣通帆檣雲集富庶安樂盜匪垂涎庚午夏軍盜遂盤踞東沙灘蟻萃蜂屯四出侵暴官吏患之謀於君急圖進勦君曰匪勢方張倘進戰失利貽害滋大按諸兵法出奇之策宜分犄角勢度其不虞而會勦之庶其有濟於是常通兩邑軍民長官各率本部並密集水上公安大隊會師錦豐莊錦豐莊者君所居也維時餉糈之給養器械之鍛礪轉運之紛繁君悉任之謀既定迺偵其窟而搗其巢匪負嵎頑抗不少卻而官軍鏖戰無前合圍以殲之匪之溺於江者百數十人擒馘者數十人乞降

者亦數十人凡救出男女被擄者若千人匪既平地方長官旌君閭曰急公好義洵無愧色君勇於治軍既如此而更有可傳者在勇於公益吾蘇濱海而居胥賴海塘海塘爲之屏障遷史河渠書所謂下淇園之竹以爲揵是也當壬戌癸亥之交通境界港至澄境金雞港袤延三十餘里江水冲齧田廬岌岌不保士紳謀築海揵貧者無力富者逡巡道謀築室不潰於成君獨慨然提倡捐貲萬金保坍會用是成立而君故無寸土於其間也洎庚午辛未水潦巨浸害遍大江南北而沙洲獨無恙民咸曰君之功辛未歲常邑四五兩區因開壩蓄水彼此互爭甚至械鬭君慮傷鄉土感情且恐釀成巨案百端勸諭鄉民感其誠事遂寢當道以君片言解紛頒給見義勇爲匾額亦無愧云初南通鉅紳張君嗇庵刱辦大達輪埠公司行駛揚通滬等埠商旅咸便君以爲未足乃與陸伯鴻朱志堯兩先生就滬南別闢航業或曰同綫新航得毋有爭利之嫌乎君遂上書嗇老說以輔車相依之誼嗇老韙其議贊成之不數年營業與大達埒戊辰歲君獨資營造新大明輪被外商輪厚田第二丸撞沈於目魚沙被難者三百餘人君聞耗馳往爲流涕撈尸一一掩埋分恤其家屬並慷慨交涉卒得賠償而後已非易事也輪鉅金無所恡迨晚年益孳孳爲善舉凡施濟鰥寡孤獨窮民無告者有避難者來依君所必與共甘苦靡所間其訓誨青年也於本鄉設立錦豊小學首以敦行孝弟尊敬師友進德修業爲宗旨嘗立訓曰積財不如積德利己不如利人嗚呼可謂見道之言矣昔東吳周孝侯亦以義俠著晚

歲砥行立名以今方古君其何多讓焉君於某年某月某日生壬午秋某月某日以傾跌遽歸道山春秋幾十有幾鄉黨戚族皆失聲曰惜哉失一善人矣德配樊夫人繼茅夫人俱前卒繼室周氏子二公柏茅出畢業於復旦大學土木工程系已婚婦有振預取名厚蔭君在日所命也公烈周出幼讀女二公玉茅出公言周出適張詩曰俾爾昌而熾君行善必克昌厥後矣

論曰甚矣君至誠之感神也當君偕友人曹揖升自配所同歸時曹病暑投宿山中奄奄一息君焚香籲天罔效乃一夕竊禱曰天乎胡使離中人困厄若斯乎爲頓足者數曹竟蘇病良已而君故略有躄疾至一再頓足病亦若失異哉周易之象震爲足乾震兩卦相重爲无妄卦无妄者誠也故爻辭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又曰无妄往吉言能誠雖勿藥而疾瘉無往而不利也至誠足以感神不待占筮豈不信與晚近以來作僞者紛紜於世心勞日拙而不自知嗚呼其盍以君爲法哉其盍以君爲法哉

姚君承硯家傳 壬午

余曩官商部時常提倡商業道德以爲吾國商人非有勤儉樸質廉潔自好之品詣不足以振興事業挽捄頹風惟有道德行誼者始能維持商業於永久然求之闤闠間戛戛乎難得其人壬午孟夏執友錢塘施省之先生攜姚君承硯事略來屬爲傳文曰此姚氏哲嗣永吉等所諄託也余攷其平生忻然曰是所謂具商業道德者固不可以無傳也按君諱崇坤承硯其字浙

江諸暨人祖梅伯公清道光甲午科舉人幼有異稟讀書目十行下及長汎覽經史百家並逮道藏釋典靡不精究才識閎通都人士爭稱之考諱某字抱叔與長兄搢伯仲兄少復均服習詩書有聲庠序間生子三君居長性至孝其侍椿䕃也先意承志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柔色以溫罔有違怠時抱叔公設帳於徐家匯暨申江君恐親授讀過勞求節嗇其精神乃日往助教抱叔公循循善誘君亦輔導有方用是莘莘子弟造就日宏丁酉歲奉母太夫人憂哀毁盡禮戊戌歲抱叔公患傷寒疾君親嘗湯藥衣不解帶疾革焚香籲天誓以身代而抱叔公自知不起呼君榻前握手真冷俾措置家事君勉強慰藉淚交於睫迨抱叔公棄養君痛不欲生斬焉縗絰之中雖缾罄罍恥家無餘糧而附身附棺必誠必信親戚鄉鄰僉曰孝哉旁逮弟妹婚嫁亦均推愛友于料量曲當蓋其道德之達於倫紀者如此自歐化東漸商戰日亟梯山航海瓌貨雲集於是人咸知研商務聯商情厚商力而商智爲尤重惟其時也君於十四齡舍儒服賈即稔商場利害必以知識爲先初進信大糖坊念先人之教兢兢業業舉凡一切勞苦之事洒掃拂濯汲水執爨靡不躬親旋進載陽糖坊勤苦亦如之而辨別貨物之良窳已具有特識每值貿易時一經目驗即能察其成色人咸多其能歐陽任之君者廣幫人也聞君才大器之延攬入公昌號成績卓著不欺詐不貪私壹以信義爲主歐陽星南君者亦廣幫人也聘君入廣益號當是時廣益羣衆方沾沾自足君至相與睊睊側目君坦然處之以至誠相感格有某裝

貨受賄舞弊爲君覺察摘伏糾正之名譽日隆排擠始息遂推升營業主任越數年有袁君伯裕在南市組織萬生泰行以重金聘君堅卻之歐陽執事聞之待益厚歲己未季弟德甫君剏設華通電業機器廠商諸君君曰吾國電學方在萌芽發揚而光大之兼以培電業人才亦惟其時也亟促成之於是合營集股締造剏基君奔走贊襄日不暇給閘北天通菴路有地一方歐陽執事力勸君購置辭不獲已爰營造市廛二十餘楹爲廣益號別樹一幟爲厥後華通廠事繁榮殷軫闐溢德甫君綜持庶務鞅掌不遑請君出主持於是君乃就總務主任之職兼理財政事宜擴廠基建廠屋迺左迺右迺宣迺畝崔構崇隆輪奐焉於是稽察必周小大並宜外則德甫君經營指揮內則維君整理緣督人羨其蒸蒸日上不知其殫精覃思費幾許心血矣世變元黃烽烟滿地君迫於環境瞻顧躊躇乃於公館馬路設立臨時辦事處繼在愷定盤路設立工廠復於小沙渡路覓地自建廠屋比年來綢繆補葺得以稍復舊觀而心神愈槁竭矣其道德之貫澈於事業者又如此昔曾子云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小戴記言喪葬禮不一詩小雅常棣篇曰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此言患難之中負土營葬惟兄弟是求也乙卯歲君與弟瑩適橫山先人壟見厝而未葬者十餘郊原暴露風雨飄搖厥心惻焉爰買地營葬十九穴於顧家山而君之張氏外王父家中落有墟墓十一穴亦合資代葬焉夫孝爲德本仁人君子之用心胥孝行所推而致也其道德之見於宗族者又如此輓近以來四方多難瑣尾流離瘡痍

滿目君夙敦任恤之誼有告貸者輒傾囊佽助毋稍恡至於鰥寡孤獨窮民無告恆惻然憫之設孤兒院及救濟院尤爲功德之大者他如修道路濬河渠成輿梁特其緒餘耳夫士生今世實爲善大好良機有善因斯有善果易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君行善若此宜乎後福沾溉無窮令子長永言業商次永惠習醫三永愼四永良在大學肄業俱克世其家女一適同邑莊君學南孫三人君生於光緒某年十二月二日以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患肺瘤病卒春秋六十有幾族黨長老聞其歿也莫不痛惜而悲愴之余於是發明商業道德以爲君傳俾刊諸家乘毋忘老成之典型云

袁燮元先生家傳 壬午

粵維元默敦牂之歲壯月友人袁君履登懇懇來請曰今歲夏曆九秋爲先考妣百齡紀念將行追慶禮顧從前飾終之儀文粗備而文章之表揚闕如願請一言載諸家乘用垂不朽余敬其孝思之不匱也誼不獲辭謹按袁氏爲諸暨望族履登之尊人公諱德理燮元其字世居王家湖考之瀚公妣趙太夫人代有隱德履登之太夫人胡氏爲鎮海胡公大成之女燮元先生幼失怙恃隨諸兄躬耕隴畝瓶罄罍恥鬱鬱不得志年十九洪楊難作戈鋋滿地先生倉皇避匿猝爲匪所得迫令作縫紉事迨匪退時盡殺同事者慘酷不忍言而先生獨免蓋冥冥中有默相之者焉自是厥後蓬飄金嚴間出入狸鼪苦茹藜藿集蓼興歎數載浮沈所謂苦心志餓體

甬者備嘗之矣既而聞同族有在甬者往投之不得已傭工度日先生喟然歎曰素貧賤行乎貧賤此非動心忍性時乎年三十六胡太夫人始來歸卜居於鄞旋爲收稅吏家境稍稍豐舉二子長君卽履登也先生以爲方今世界日新非精研科學不足以通變而宜民履登尤特達聰明苕發穎豎乃令入上海約翰大學肄業洎畢業後克自樹立先生曰吾可以退隱矣履登擬建別墅奉親晨昏藉娛晚境而先生廉儉自持不欲變初服僅許在甬築室三楹而已晚近之世時局元黃民生憔悴詩有之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仁人君子蒿目時艱輒爲欷歔不置先生胞與爲懷慨然曰此正吾輩爲善時機不可失也爰與胡太夫人切商同矢善果太夫人秉性愷悌慈祥與先生同奉宗教日以孳孳行善博濟救人爲宗旨會民國十一年浙省患大水流離瑣尾民不聊生維時適居先生八十懸弧太夫人六十設帨之辰特以壽儀三千金與辛勤所得二千金悉數賙恤之越十年先生九十太夫人七十會華北旱災赤地千里又吳中海塘坍塌岌岌可危復醵壽儀暨汗血資以二萬金賑華北八千金搶修海塘飢民獲所頌聲載道十餘年前四明公所籌募棺槨葬埋集捐至三十餘萬金太夫人之力居多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氣之磅礴扶輿足以興家而昌國用是履登君建樹閎規交際交涉悉合機宜介弟賢康金友玉昆後先濟美桂蘭繞膝融融怡怡履登君配胡氏賢康君配陳氏女二長適陳永發次適趙學餘三未字孫一承樸配李氏孫女三長適徐紹康次適張翊法三待字曾孫

三永壽永年永豐曾孫女一永慧先生生於淸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歲夏曆十二月九日於民國二十七年戊寅夏曆二月二十六日卒享壽九十有六大耋期頤私諡貞靖先生太夫人生於同治二年癸亥歲夏曆正月十一日於民國二十五年丙子歲夏曆四月二十日卒享壽七十有四私諡慈惠夫人預營生壙於鄣之阿賁王寺前玉几山之麓遂合葬焉夫善人有後古訓昭然茲值百齡追慶之期吉蠲爲饎陳其宗器來歆來格降福穰穰余特大書以爲之傳深願袁君後裔永守彝訓寖熾寖昌云

論曰余讀行狀稱先生平生不啖鱔鼈美哉其用心之仁也余幼讀俞曲園先生筆記載有士人宿旅肆中夜半有人扣門問曰有鱔也無惟時肆中人皆酣睡矣忽缸內所蓄之鱔同聲應曰無絕類人聲士人大驚異翌晨告肆主悉數售之縱諸河嗚呼物猶愛生人何以堪昔蘇東坡諫用兵書曰譬諸宰殺牛羊魚鼈以爲饍羞食者甚美被食者甚苦使見其宛轉於刀俎之間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無如嗜殺者紛紛於天下也余之所以傳先生者欲人體先生用心之仁庶幾天地生生之理不絕於人心也

宗兄蕃潮家傳 壬申

有天地以來人道之所以不絕如綫者惟賴人心善念綿延繼續而弗替乃能維持世道於永久經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又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仁人孝子不徒形骸之繼續

而已必殫一生之神明以繼續吾親之志事與而不舍充而愈周於是家以康國以治天下以平余居京師即聞宗兄慕潮先生名迨居海上先生遍從察其一言一行不敢忘其親而壹真於爲善越二十年而先生卒其弟慕汾將其嫂侯夫人命徵文以紀諸家乘余歎曰孝之道大矣哉微斯人吾誰與歸先生諱宗愈慕潮其字晚號思園系出毘陵襄文公後襄文明代大儒名聞天下者也越三傳而遷無錫又越五傳諱秀林先生曾祖也又傳至諱文源先生祖也累代隱市廛宅心忠厚俱稱長者先生考諱錫晉字桐卿咸豐庚申之變闔家殉難惟桐卿公得出亂平返錫號泣呼天收忠骨於賀井中敬謹葬埋祔祀忠節祠邑中僉曰善人必有後矣先生幼有異稟才識閎通桐卿公教以孝弟忠信舉凡立身行道顯親揚名之至德與夫民胞物與博施濟衆之宏規未嘗一日離諸口亦未嘗一日去諸懷戊戌淮徐海大饑先生奉父命馳告南中戚友竭誠募款賑漣水順道回籍應縣試冠軍迨奉父召馳赴查賑稟府院試不與此人所難能者明年復賑漣水適應試入邑庠己亥冬庚子春隨父賑魯是年冬暨辛丑春夏隨父賑秦丙午夏桐卿公賑鄂是年冬暨丁未春又賑淮海辛亥春又賑江皖籌募轉輸之事先生奉父命力任之當是時馮萬庵中丞聞先生名聘任會辦江皖賑務洎桐卿公棄養先生哀毀泣血曰吾惟有積善以繼先人之志而已民國三年冬四年春賑漣水四年冬五年春賑黑龍江各屬六年春又賑漣水是年冬賑霸縣七年春賑文安新鎮霸縣同安八年春夏賑醴陵

湘潭永興郴縣新化古丈大庸華容茶陵臨湘九年夏賑安平武進丹陽商縣商南九年冬賑武安安陽涉縣林縣臨漳湯陰內黃淇縣汲縣輝縣新鄉延津封邱獲嘉濟源滑縣陽武原武濬縣冀縣南宮新河趙縣臨城寧晉廣宗邢臺內邱南和鉅鹿沙河任縣永年成安邯鄲雞澤磁縣肥鄉大名曲周故城棗強衡水武邑景縣曲陽束鹿十年春賑興平乾縣醴泉咸陽商縣雒南臨漳滄縣南宮鉅鹿寧晉唐縣磁縣冀縣永年束鹿十年冬賑銅仁省溪麻陽芷江漣水睢寧江陰靖江十一年春賑漣水灌雲東海沭陽是年冬賑漣水阜寧寶坻十二年春賑漣水阜寧新昌平鄉澠池陝縣十三年春賑漣水揚中丹陽是年夏賑張北冬賑霸縣十四年春賑平鄉磁縣臨漳十五年春賑淮陰泗陽漣水冬賑漣水邳縣十六年春賑漣水灌雲沭陽十八年春賑涇陽秋賑興平汲縣綜計施振爲省凡十有一爲縣百有奇全活百萬人其特重漣水者何父志也蓋桐鄉公嘗屢賑漣水入漣邑名宦祠者也然則先生其今之達孝者乎造物之宏人猶有慽水旱凶荒之災尤以季世爲烈余嘗欽仰漢汲長孺矯詔發粟唐曹成王棄倉食與民宋朱子定常平社倉法賴以生活者皆數百萬蓋施賑猶救火也不急治且燎原鴻鴈詩曰哀鳴嗷嗷集于中澤先生每赴災區目擊婦孺耆叟凍餓流離或攀屋呼號或自經溝壑慘怛情狀實有目不忍覩耳不忍聞者故士君子生今世所負責任惟以救人命爲先務之急先生既懷惻隱之忱益切承先之志記曰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豈非古今孝子之楷模哉

至其出而仕也始以主事籤分戶部入仕學館襄辦戶部計學館充教習游升員外郎旋由學部派赴東瀛考察政治法律經濟教育歸國後襄辦奉天法政學堂任總教兼旗員仕學館教習隨以道員用歷充奉天長春大清銀行總會辦兼巡警局總辦而先生孝思綦篤當事者奏派江寧大清銀行總辦俾遂定省軍興後任黑龍江財政廳長督辦勸業銀行等所至聲譽斕然壹以學道愛人爲本他如濬河道興農田開工廠修刑律創辦唐氏學校俱功德之犖犖大者不幸於民國十八年九月遘疾卒臨歿猶諄屬乃弟慕汾以完成仁莊義倉疏濬沂沭二水竟厥考之志而繼配侯夫人有賢德勤施與克守先生遺型子振紀振續亦能世其家天保詩曰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蓋松柏後凋非不凋也惟舊者甫謝而新者先萌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善於承也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爲善宇宙間善氣充盈而後乾坤因之不息國運因之常新人性因之不泯然則孝之道豈不大哉世有知言君子當讀先生傳而以積善行孝之大原諗諸百世

宗弟保謙家傳 丙子

歲躔丙子冬十月二十六日宗弟保謙君以疾卒於里第余往哭諸寢門之外旋聞搢紳父老嗟嘆不置而窮鄉茆屋鰥寡煢獨顛連無告之氓奔走巷哭僉曰善人逝矣吾輩焉所依益嘆君積德之厚有以感人於無窮也越數日宗姪炳源煜源姪孫瑞千等屬謝君幼庵來請文余

迺和淚而爲之傳曰君姓唐氏諱滋鎭字保謙余嘗志乃兄郛鄭墓具詳其家世孝子艮先生積善久長蔭庇無極君先意承志烝烝色養而事之鉅細足以代父之勞者有若嘗建倉廳有若淑立義莊兢兢懾懾聊慮固護必達敬宗收族之願以肯堂構處煩劇時恆數月不得歸家書中未嘗敢言勞瘁嗚呼可謂孝也已夫五行百產之精值茲天演物競紛紜軋茁道在人代天工吾錫地居衝要吸太湖之巨浸占滬瀆之上游飛輪輻輳帆檣林立農而食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其欲則勸業樂事者莫工廠若君縱目潮流高掌遠蹠匡扶實業挽回利權惟日不足有若三里橋永源生米肆有若蓉湖莊益源堆棧九豐麵粉廠有若周三浜錦豐絲廠慶豐紡織廠有若北塘福源堆棧有若慶豐第二工場及漂染所有若利農磚瓦廠其後先引銳毅力恢宏有如此者叔世澆漓萬方多難比年饑饉薦臻災祲迭發說者謂傾囊救濟毋寧做西國多營工廠爲根本之圖余以爲賑與工二者並行則不悖偏廢則有害譬之療病標本兼治能散財發粟則立時活千萬人而謂籌廠興工可不日成之乎君與乃兄郛鄭先生乃弟申伯紀雲皆樂善不倦有若辛卯本邑嚴家橋及王莊等區賑災有若甲寅江北泗陽漣水等縣水災有若乙卯天津水災有若丙辰黑龍江水災有若乙未湖北夏口孝感黃陂漢川天門五縣等災有若庚午豫陝旱災有若甲戌溧陽旱災有若乙亥魯西河決浸灌蘇北水災無歲不災君無歲不賑吾錫溥仁慈善會爰請君爲常務委員主任其事君慨

然博濟退然不敢居功迄今陜縣甘棠廟中舊災黎之感德碑巋乎屹立者父老過之猶潸焉出涕也宣聖有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近代澆淳散樸踵事增華習俗相沿恬不爲怪君曰嘻勞民傷財莫此爲甚爰詔其子若孫曰世之困阨乏絕者夥矣寧損一己之有餘以贍他人之不足余垂老矣生勿稱慶死勿靡喪作爲家箴汝曹其志之往歲君七十攬揆蠲家慶之貲以贍災會繼復詔其子若孫曰余仰維祖若考遺志特提慈善基金將歲息之半永充義舉屬續之前眞洽數四嗚呼其可風也已余原籍婁東西鄉湖川橋地居下隰昏墊靡怙君屢振之鴻嗷得奠安宅壬申歲滬戰事起太倉劉河楊林萬姓蕩析余親赴滬偕同鄉設救濟所馳歸求援於君君曰兄能自籌若干乎時余捐貲已罄姑應曰約千金耳君曰吾與兄合成萬金庶幾集事余急起三揖以謝於是災民得慶更生癸酉歲崇明水災君復捐萬金以振頌聲載道有請立生祠紀念者君堅不許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自校董孫君鶴卿逝世飄搖風雨君慨然曰方今聖道陵夷可使學子讀書失所乎遂董厥事而校基固嗚呼凡人有志者無力有力者未必宏胞與之懷若君之見義勇爲且闇然不求人知豈非厚於仁者耶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明德之後宜有達人子炳源煜源卓肇儁才善繼善述孫瑞千等五人披華啓秀必能世其家行見其寖昌而寖熾也至其他嘉言懿行備詳於錢君基博所撰墓志不重贅云

項君惠卿家傳壬申

項君諱耀仁字惠卿吾婁慈善士也家故清貧父諱子英當君年十四命其習商海上於其別時詔之曰他日有成毋忘故鄉君於是勵聰明奮志氣殫精所業入紗廠目擊外貨充斥國民貨財涓涓流出不息心痛之晝意抵制爲事先後受知於其師田文卿及友薛文泰榮宗錦諸君凡所擘畫億則屢中不數十年積貲逾三十萬蓋亦難矣當是時富商大賈皆欲聚財充牣囊橐君獨曰財者宜散而不宜聚者也聚財壅而潰矣故於慈善事業輒慷慨樂施無所吝格守乃父訓惓惓桑梓公益建築楊林塘義橋其嚆矢也至於鰥寡孤獨蒙其拯救者交口稱頌令名洋溢滬婁間而君之財由是耗矣余僑居滬上癸亥歲太倉湖川鄉遭水災飢民嗷嗷鮮食凍寒無衣褐余與君暨諸同鄉亟謀救濟君慨然自任募鉅資分赴災區散放余贊君好善之篤君喟然曰人所以吝於財者爲子孫計也不知吾正爲子孫計蓋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吾雖不學亦嘗聞教於儒者之林吾多行一善即爲子孫多增一分產業安敢聚財以爲子孫損智益過之資耶余笑曰君計良得吾聞君言其眞闤闠中出類拔萃之彥乎自古能聚能散者惟陶朱公爲著然陶朱公於功名丕著之後聚而復散易也君以寒畯起家而能散財不惜爲子孫長慮顧後若此其周且密蓋賢於陶朱公矣君笑謂不敢當壬申春劉河告警戈鋋遍地廬舍爲墟君舊居茜涇密邇劉河亦被災君向上海濟生會各慈善

家長踸請求設太倉劉河難民收容所不能得卽稽顙額爲臚會余亦至上海君大喜相與謀設收容所於崇明雇海船數艘往來太倉北各海口濟渡難友卒賴君之力營救數千人義粟仁漿口碑猶載道也乃是年秋君遽以疾卒天不佑善嗚呼可痛矣夫君之歿也劉河茜涇鄉人相與巷哭私祭屬會以追悼之可謂生榮死哀於以見公道良心之不泯矣君生於同治某年某月某日民國壬申某月某日卒享年六十有一配章氏繼程氏汪氏子三嘉澍嘉濼嘉淦女二孫三孫女二君旣歿之期年其孤嘉澍來請爲傳余維先聖有言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君之樂善不倦洵足風當世也爰敍其生平以諗來者且示其子孫

何君頌三家傳 丙子

人生天地間當修之道德曰仁曰孝自孔門有子言孝弟爲仁之本後漢延叔堅遂作仁孝論曰仁人之於孝猶手足之有腹心枝葉之有根本也故立身行己以是爲大原評論人士者亦以是爲標準世道之盛衰人心之善惡胥視此爲轉移不綦重哉友人何君頌三仁孝士也不幸遘疾以卒其子葆恩余及門弟子涕泣以書來請曰吾父畢生坎坷志不得伸小子無似莫遂顯揚敢乞先生一言俾吾父得垂不朽余悲而傳之按狀君姓何氏諱壽朋字頌三江蘇甘泉人也父諱廣生字芸齋爲昭文縣學訓導遂居常熟君自幼孝謹好讀書顧困於小試不獲卽售旣從甘泉佘賡白常熟宗薬鋤兩明經學文思日進丁酉回原籍應院試補博士弟子員

庚子例貢成均丁未同邑李振卿孝廉知湖北漢陽縣事君往佐理之逾年慨然嘆曰吾其違違游之戒乎遂歸壹意奉侍庭闈冬溫夏凊體察於無形無聲之中值兩親多病常不脫冠帶而養髮不櫛行不翔其憂勞者至矣甲辰丁母黃夫人憂丙辰丁父芸齋先生憂君先後哀毀骨立如不欲生自是經紀家政凡芸齋先生手訂揚州義田規約及一切家訓無改其道二十年如一日推及友于之誼則兄弟既翕雍雍然怡怡然罔有閒言嗚呼孝弟者人倫之本也自非孝之說興而吾國之倫常日以泯滅君之庸德庸行洵足挽末世之頹風哉比年以來四方多故水旱頻仍飢民流離失所君惻然憫之於振災事靡不盡力北平災官奔走無告君四出募振集款頗多陝西旱災江蘇水災君捐款尤鉅委託濟南紅卍字會江蘇水災振會分別施濟嘗詔其子葆恩曰天災人禍慘痛最深言念同胞奚忍坐視惟盡吾心力爲之耳葆恩受命惟謹嗚呼先儒有言叔季之世以救人命爲急務天地之大德曰生君其知之矣此蓋由孝而達之於仁者也然君運會之厄有非他人所能堪者昆季六人僅存其二癸丑歲喉症流行喪子女三人並猶子二人君以椿蔭在庭多方勸慰夜則掩泣不敢出聲然葆恩卒能獲全旋娶婦今已子女成行且學成而名立矣然則天之所以報人者惟其仁也孝也人之所以感天者亦惟其孝也仁也亶知亶能播爲和氣足以祛患釋難彼怨尤佗傺者視君爲何如哉君以清同治庚午閏十月三日生民國二十四年乙亥十一月十八日卒春秋六十有六余特爲傳其

行誼俾其後世子孫無忘先德云

金君俠聞家傳 壬午

生人之所以不朽者志行精神而已志行既正乃殫竭其精能以赴之勉勉循循鍥而不舍於是學成而名立此其詣於吾友金君俠聞得之向使天假之年得登大耋則其所造當可與鄉先賢並驅而爭衡迺偏靳其壽而僅至於此其志行精神猶有未盡者嗚呼何哀也已君姓金氏諱承望俠聞其字江蘇太倉人世居邑之璜涇鎮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生二子長曰采臣君居次自幼以孝聞厥考某先生之歿也采臣君已先卒君年僅十三哀毀如成人奉母張太夫人命出外就傅從陳達甫陶善生兩先生遊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值科舉廢止君乃入上海龍門師範學校研究經世有用之學種學績文泓涵演迤日以精進嘗慨然曰吾鄉風氣結轖閉先知先覺之責非吾輩而誰乃遄返璜涇與顧君蘭生沈君少蓺顧君星聯邵君貞居掓設兩等小學婁鄉興學自此始己未歲丁母張太夫人憂君毀瘠如不欲生服闋後益展其明體達用之才四十年來奔走經營不遑暇逸其佐理政務者有若滬鎮守使署上海衛生局社會局財政部統稅署江蘇兵災善後會上海市參議會其主持公益者有若璜涇鄉議事會太湖水利局沙溪鎮濟泰紗廠上海商品檢驗局太嘉寶救濟院籌備委員會而其畢生致力者尤在學校有若龍門師範太嘉寶崇公立中學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第二農業學校蘇州女子

織業中學沙溪初級織業中學中華織業補習學校又華龍小學君近年所創立也洎君之卒闔校師生相與擘綈哀感而其經歷所佐設之校亦靡不哀思稱道之云清光緒之季余掌太屬中學延君任學監諸生莫不翕服蓋重君之才德俱勝戊寅歲余自桂林返滬與君握手道故後南洋大學延余主講經學文學及修身立品要旨君每來聽講寒暑無間余笑語之曰詩有之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君誠不愧爲君子矣吾鄉自陸陳江盛四子講學以來陳安道先生實開鄉隅風氣闡明性理自蔚村以至桂村七十二潭蓮花皎潔媲美蓮溪二百餘年聞者莫不興起積漸故多隱君子君尤其優秀者襟懷磊落仰止確庵其聽余講貫也在五月之杪頗覺神氣蕭索余亟勸其憩養乃閲時未久行且病矣卒然聞君之歿覺患難之相共書舊之凋零身世之飄萍百感交集爲社會悁爲同志悁霑襟涙涙而不能自已也君好山水遊足跡遍燕趙汴洛著有慧余日記慧余遊記艾廬文鈔來德草堂詩稿凡若干卷待梓别有悲須女錄者蓋爲其武陵姊氏逝世哀集當時哀輓而作嫂傅氏未婚守節君於癸亥歲特爲具呈表揚苦志得旌如例嗚呼尤可見其至性之肫誠矣君以某年某月某日生以壬午年七月十日卒春秋六十有四德配任夫人同邑戴高先生次女先於乙卯年十一月某日卒子鼎勳出嗣采臣君後娶楊氏鼎聲娶徐氏繼葉氏鼎德殤女鼎彝適俞鼎文鼎采適胡敬修蓮貞婉媛保盈均殤孫男鳴一定一豫一士一鼎勳出元一守一鼎聲出孫女六鼎勳出者五鼎聲出者一君

之病也係傷寒證宜靜養而君勤不能息遂致不起其卒也遺訓鼎勳注意慈善事業恢復育嬰堂諸善舉慰王母於地下嗚呼孟子稱孳孳爲善者舜之徒君可謂盡孝盡善矣爰撮其平生作爲家傳既以盡故交之誼且俾金氏子孫毋忘君之彝訓云

論曰孟子言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蓋鄉邦有善行者宜載諸鄉土志文獻所存子弟聞之感化所以轉移風俗在無形之中非細故也吾鄉志乘失修久矣乙亥歲余與同鄉錢君誦三王君慧言纂修志稿僅成人物傳其他闕焉今又七八年矣舉凡道學儒林義烈節行有待記載者綦夥吾嘗謂大局救平而後省中宜設省志局各縣宜設邑志局各盡採訪紀錄之職若金君者當由邑志而登諸省志者也後之來者宜有採於斯文

陸君蓮士家傳 戊寅

宋歐陽子痛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人倫之際無不大壞然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作一行傳以示矜式嗚呼居今之世溫蠖穢污倫紀之間不堪復問其卓然守一行以自樹立者有幾人哉吾友陸君其庶幾乎君諱修瀛字閬仙號蓮士江蘇太倉人父成甫先生方正謹恪爲鄉里所欽君幼稟家教以嚴毅持躬入孝出弟侃侃自將其於父子兄弟之倫無愧色矣幼好讀書工楷法弱冠後補博士弟子員旋食廩餼光緒癸卯舉優行額滿獲陪取秋闈堂備未第君以爲窮達有命坦然無動於心科舉既廢乃究心

靈柩至廢食寢越數年縣壺里中收費廉赤貧者免自購藥施貧者太倉醫學會推重之當道給予證書君愈謙抑臨證不稍苟且遇有病證不能速斷者却其金曰君病未必不治然吾實不敢嘗試以牟利也由是同業咸敬憚之吾婁自陸陳江盛四先生講學以來庠序之士恆以砥礪德行樂善不倦相勉爲二百年後學說常新於社會人羣所以維人倫之大本者尤兢兢焉若君者眞能私淑鄉先生之遺風矣辛亥政變後北走京師任陸軍部被服廠文案旋在外交部庶務科辦事會錢塘施省之與余創建國學專修館乃兄勤之向廠肆廣購書籍君悉心董理編纂目錄轉運江南胥賴其力同鄉汪伯騶仲昆仲虎議在燕設立婁海山莊闢爲公墓君慨然募捐巨貲助成其事已又以館穀所入繕修其六世祖訒齋公祠堂寒素而有孝有德族中咸以爲難能丙辰余聘君爲南洋大學舍監兼教授國文課於時校中頗多知名士每當賓朋會集夜闌酒酣余縱譚學術政治君輒應如響有時出言相佐證簡而能發微辛酉歲余辭職君亦浩然歸故鄉義共進退嗚呼朋友一倫比來廢除盡矣君氣誼敦篤如此豈易得哉豈易得哉乾坤易位山冢崒崩我相此邦無不潰止君蒿目時艱憂憤無極竟於戊寅七月無疾而卒其配施孺人哀痛夫亡亦於閏七月以毀卒相距僅旬日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夫婦一倫至情至性若此而倫常中之阨又復若此戚鄰聞之靡不流涕也君初娶李氏生二女長殤次適康海平繼施氏無子以弟修祜次子牒源爲嗣甲子歲先卒以修祜次孫震緯嗣牒源後

爲孫君歿後勤之草狀來請曰君知吾弟最深乞爲文以期不朽余追維南洋舊侶若同鄉朱叔子及門李頌韓皆一時俊彥文藻斐然今頌韓卒已十餘年叔子卒亦四年矣老友凋零不勝宿草山邱之感而君則耿介寡合數奇不偶抑鬱以終天道人事俯仰茫茫尤足悲也然屈於一時者或可伸於後世乎載筆潸然以爲之傳有人倫之鑑者蓋千里外應之矣

王君慧言家傳 戊寅

王君慧言先師王太史文貞公之子文治受師恩最厚顧視君猶弟君亦待余猶兄丁丑冬君挈眷避難溧陽西黃崙戊寅二月適有風鶴其第三子鴻材迷匿深箐中流彈死君夫婦痛憤不欲生旋輾轉由無錫返太倉越數月而君病遂卒哀哉余欲傳君不忍下筆者再發憤爲之不知涕泗之橫集也君諱保謙慧言其字江蘇鎮洋縣人文貞公年五十始生君寶愛之自督課君聰穎弱冠游於庠頭角嶄然踔厲風發越數年科舉停廢又數年驟遭國變文貞公痛哭矢首陽節改號溪山老農杜門不出君壹體親心瞬然特立其志潔其行廉其學術則融會漢宋而以五子爲宗其文章則沈浸八家而上闚六經史漢兼工古今體詩其餘文理之卑劣品行之庸汙者唾之如泥滓士林頗敬憚之太原爲吾婁望族文物標光文貞公淵源家學綱羅鄉邑舊文治聞殫見如數家珍光緒中葉嘗修太倉州志繼鎮洋志之後君因是亦熟於掌故余嘗介君佐金壇馮夢華中丞分纂江蘇通志成選舉職官輿地學校人物等志凡數十卷中

丞倚重之壬戌癸亥間邑長老議修鄉土志敦請君爲纂修成乙亥志稿八十年來是非善惡炳若日星又成藝文志稿別有詩文集等著作極夥君卒後婁水人琴從茲俱杳矣梓桑文獻疇其嗣之惜哉痛哉自陸陳江盛四先生講學以來百數十年宗風衰息文貞公崛起以陸清獻三魚堂集爲先河以陳清瀾張武承爲輔佐以近代倭艮峰吳竹如爲規橅而歸本於程朱君因是篤守紫陽宗法兢兢不敢踰尺寸比年余鑒於人心風俗痼疾日深兼採王文成致良知學說以療之君頗不謂然余告之曰道一而已立教救世貴在因時孔子罕言心性而孟子暢言之者豈孟學勝於孔子歟非以春秋戰國時代不同歟何爲拘拘於門戶間歟君豁然悟余纂性理救世書屬君代撰四先生學派論成立數千言洞中窾要余大嘉鮮盡力揄揚之君卒後道統危於一髮守先待後之責光風霽月之懷誰與繼之惜哉痛哉文貞公之卒也在戊午五月余自滬馳歸入門行禮盡哀哭弔君苦次君啼不成聲余哭不能止君惟堅握余手嗚咽呼兄余神稍定慰之曰弟勿憂後事當代圖之越數年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成立聘君校讎十三經太湖之濱惠山之麓君與同鄉朱君叔子陸君景周晦明與共風雨觀摩稽古論今載酒問字不知人間世有滄桑事也無何江浙鬩牆婁城岌岌余雇小輪迎君全眷來錫居校中又踰年君膺蘇州振華女學校之聘嘗爲諸生講明歸震川先妣事略多泣下者積誠如此顧以近今文體俚俗不堪怏怏不合復來依余任國專教職寬嚴得宜丁丑秋滬戰起余還校錫

邑南郊王祥巷君挈眷偕來講貫不輟未幾事益急同人會議遷湘君潸然曰湘省道遠費鉅吾不能隨君行矣余亦泫然執手別嗚呼孰意遂成永訣耶自君別後余雇小艇四與眷屬生徒蜷伏其中道出武進丹陽飛鳥之音照明之彈吾民號哭流離之狀震耳觸目怵心抵京口寓大華旅館登英公司德和輪船泝江而上山哀淚咽離愁萬端過蕪湖夜忽舟中人驚相語曰鐵鳥在檣上迴旋矣於是燈火盡熄數時始去抵長沙未旬日忽同人競相告曰京口之大華英公司之德和俱被炸矣死者二千餘人聞之惶駭旋轉湘鄉聿爲改歲戊寅月正某丙夜夢文貞公及君神色慘沮心惡其不祥而末由探一訊未幾傷兵麕至湘鄉不得已又遷桂離湘時適逢炸衡陽夏間離桂時適逢炸桂林徼天之衷得歸海上儻當時與君偕行或者可免於難惟途中死生存亡不能前知同行者無錫侯君敬輿留武漢施生秉銎留長沙厥後諸生徒留桂林今三省城半成焦土而諸君皆不能通消息矣天運人事反復蒼黃靡所紀極亂離瘼矣君獨何罹終其永懷彌覺愴怳而我心孔疚也君生於清光緒庚寅歲九月十八日以戊寅歲九月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九初聘閻氏娶陸氏繼娶陳氏名景懿湖北長陽縣知縣玉森公女余中表妹也精書畫工詩文與君時唱和生子四長鴻楔聰敏絕倫畢業於無錫國專學校旋入上海交通大學英算輒冠儕輩諸師長嘆異之不意於己巳七月以劬學卒余曾爲辭以哀之次鴻樸丁丑正月卒三鴻材即隨君避難溧陽死者至今旅櫬猶未歸也四鴻春早殤

女一鴻彩能孝於親適嘉定張昌瑞君既殯旬日君婦涕泣來書請曰知我夫者莫若兄乞兄一文傳吾夫於不朽余感其誠尤悲君之有志莫遂而抱恨長終也爰和淚以傳之詩大雅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鄭箋解女士爲女而有士行者今君婦無愧士行宜立賢智之孫子他年紹述前徽儻能三復吾文感動奮發而興繼志述事之孝思是吾慧言地下之靈馨香而佑啓之者也

奉賢朱遯叟先生家傳 壬午

周易大象天下有山爲遯天之與山相望而不相卽其於人也品詣夐乎莫尚遯之時義大矣哉余讀朱遯叟先生事略嘆曰此古之隱君子不圖於今世見之也先生諱某某晚年字遯叟厥考史枚公生子五君居最幼天性冲和志行修潔寡言笑重然諾而當仁不讓見義勇爲識者皆知爲大器矣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旋食廩餼光緒五年己卯以第十四名舉於鄉五應禮部試不第例得揀發知縣以親老奉養庭闈辭不就職光緒十七年辛卯江南鄉試內監試劉公式通延請入闈襄助凡十八房薦卷均經先生詳細閱校鑑空衡平儒林翕服夫近人於科舉非薄之久矣然評量前代人才多出於春秋闈試吾謂人自累科舉非科舉足以累人也歲庚寅金調卿邑令聘主肇文文游兩書院講席先生以館穀所入另設附課擴充諸生膏火之資寒畯均沾實惠交口稱頌案都講之制始於唐宋厥後統稱山長必其人之道德學問足

以矜式儒林者方足當之如先生洵無愧色矣辛丑後當道者銳意變法更新先生於其時被公舉爲自治會會長兼學務公所總董旋改譽文文游兩書院爲學校並倡設開泰等各鄉鎮小學四十餘所學務公所改爲勸學所先生仍任所長清釐積弊不遺餘力化私爲公年增收入數千元以充四十餘學校經費不足更籌募公債以濟之復將歷年應得薪資補助各小學經濟之不足嗚呼若先生者可謂苦心孤詣矣往者吾婁陸桴亭先生作治鄉三約議設教長保長恤長綱舉目張釐然大備竊謂惟自治之政善而後地方可以大治光宣之間余忝任蘇省自治會總理與先生聲氣相通世變倉皇有志莫竟惜哉惜哉宣統改元後先生被舉本省諮議局議員尋爲民初第一屆省議會議員當道泄沓政務廢弛議長辭退先生倡議同儕連署偕退東南士氣爲之一振東林復社之風於玆復覩民生有氣節而後國家可立於世界之內豈不信夫縣令朱某忙漕舞弊抑勒浮收先生偕乃兄貞介先生控之府不理迺上訴撫藩查明撤職將浮收款悉充學費閭閻大快此亦振興氣節之一端也金壇馮蒿庵先生總纂江蘇通志延請先生任分纂之職先生於綱常名教之大防筆削綦嚴昌黎所謂誅奸諛於已死發潛德之幽光雖志乘可稱信史矣邑宰賴葆忱先生聘修縣志先生訂定志例數十條自章實齋文史通義後可爭光並耀焉先生著述宏富尤莫備於詩積稿之夥歲必盈寸一切詩文雜著均載日記中約二百冊有餘豈非藝林之淵藪乎且夫學道要旨曰省察曰涵養孟子盡

心知性省察之功也存心養性涵養之方也先生之家訓曰先儒晝有爲宵有得息有存瞬有養與大學湯之盤銘論語曰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同一旨趣大禹惜寸陰吾輩當惜分陰兢兢業業尙其慎旃此蓋於涵養之中寓省察之意紫陽之居敬窮理陽明之知行合一同條而共貫近人於性理之學弁髦視之以爲迂闊倘能篤信先生之學拨而張之旁搜遠紹摘抉沓微實救心救國之良藥也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先生友愛至篤自髫齡以至晚年與乃兄貞介先生怡怡無間曾子曰父母旣歿雖欲孝誰爲孝乎年旣耆艾雖欲弟誰爲弟乎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此人倫之大本尤可爲當世風勵者也貞介先生歿後先生爲校刻天香簃詩存附於曾祖鹽溪橋詩存後又因昆季同建宗祠落成而貞介先生不及見令原追痛賦詩祭告之云平生與人交無町畦樂善不倦睦婣任卹每歲不絕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先生有焉他如修橋築路行旅稱便宜乎善氣充積蔚爲休徵庚午歲重游泮水己卯歲重宴鹿鳴鄉里傳爲佳話及門亟擬稱觴先生以時局艱難堅不許惟相與賦詩用誌紀念然積善餘慶亦可見天心之攸屬矣丙子六月值先生八秩懸弧之辰令子鼇夏暨樹等將謀家慶先生聞之怒曰此何時耶不特累人適以累我嗚呼斯言也可爲老成之典型矣丁丑之變薄遊海上極目滄桑惟與陳庸盦高吹萬麗馨吾諸先生共相唱和聊示排遣不意遘中風疾遂於壬午歲十一月初七日卒享壽八十有六雖遭時不偶亦可謂福壽

全歸矣德配方夫人賢淑有德子四長聲夏邑庠生曾任縣農會會長娶范次聲鳳邑庠生前任勸學所所長娶陳三聲樹師範科貢生曾任上海三林學校校長娶張繼娶夏四聲濤留德特許工程師前任江南兵工廠砲廠主任娶張繼娶陳孫四長彝孫次硯孫三磐孫四玉孫彝孫玉孫聲濤出硯孫磐孫聲樹出子姓繁衍寖熾寖昌咸能聰聽祖考之彝訓云

論曰易言遯世無悶確乎其不可拔遯豈易言哉有身遯而心不能遯者所謂形在江湖心存魏闕是也有心遯而身不能遯者所謂小隱隱陵阿大隱隱朝市是也若夫獨醒獨清超然高舉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如先生者可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矣余悲夫世俗之汶汶也特表彰先生孝友廉潔之行以為士大夫勸

童君金輝家傳 壬午

君姓童氏諱錦蔚字金輝浙江慈谿縣望族世居邑之東鄉曾祖蕙樓善博濟剏設上海童涵春藥肆採藥精良以活病者至今猶存鄉里謳思祖蔭樓任湖州府訓導考建南某官誥授奉直大夫妣陳太夫人君敏而好學年二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文名藉甚清光緒末葉科舉停止庶政聿新各省舉辦地方自治吾蘇設事務公所於金閶余惟時忝任總理之職往來蘇滬氣求聲應當是時君以攻讀法政學校資望被選為慈谿鄉約局議董厥後歷任縣議會議員兼任鄉長九載勞苦功高百廢俱廞攷其懋績服務於桑梓者垂三十餘年量宏性介敝屣軒冕

洵難能而可貴者余嘗讀吾鄉太倉陸桴亭先生治鄉三約議設約正約副教養守衛罔不周備輒舉然高望曰曠代儻有人仿而行之者乎君其庶幾焉慈谿東鄉風氣閉僿君見微知著於光緒之季創立童氏龍江小學凡貧寒子弟來學者俱蠲免學費慎選師資以端蒙養歲入基金君隻手募集不足之數則傾私囊以補助之君曾任明華銀行董事長信用昭著家故素封丙子歲甬郡金融突起風波君所營商業折閱殆盡而維持學校之苦衷始終不渝曰吾寧撙節一家衣食之資以濟全校有無緩急仍由吾一身任之比年殫精焦思力支危局疾革時猶遺書同族汝藩諄諄爲學校善後計迄今數百青年學子慕道嚮風頌君德不置君沉默寡言笑處兄弟則勗以孝友訓子弟則方嚴不貸自奉極儉約待人接物卑以自牧親友有告貸者靡不盡力佽助之其進達之足稱者曰修宗譜其公益之最著者曰濬河渠其他不可殫舉邦人咸稱之曰此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也君生於清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以庚辰十二月二日卒享年六十有七德配張夫人繼翁夫人洪夫人子六人長遜瑗美國哥倫比大學畢業經濟學碩士次遜瑜習商業張出次遜琦殤次遜璟翁出次遜瑁遜珍洪出女九人張出者三適陳適余適周翁出者四適陳適徐適陳適李洪出者二待字孫男六人之鴻西南聯大文科畢業之鵬之鶴之鳴之鵡之鵝孫女五人寶昌寶熾知其後之必大云

論曰余嘗讀宋史載有慈谿童杜州先生者其孫子丹在至元間以才能荐授進義副尉秩滿

告歸顏所居曰一間昭其儉也即廬舍旁築室百楹爲義塾割腴田數百畝延名師以教學者君平生教思不倦病榻冥冷足以振童氏之家聲矣易蒙彖傳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習坎大象傳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君其知此義矣夫

榮熙泰先生家傳 壬午

吾婁風俗純厚鄉先賢講學論道代有傳人而以陸尊道爲最著清初如顏習齋李恕谷兩先生堅苦勵學名聞天下猶欲受業於桴亭先生之門後來私淑者百數十年傳嬗不絕其隱居侚志不求聞達者有無錫榮熙泰先生余於二十年前得交先生哲嗣宗銓君嘗語余曰太倉我第二故鄉也蓋當前清光緒十年熙泰先生赴粵應太倉朱觀察仲甫之聘佐理榷政清廉勤慎公正無私觀察倚之如左右手垂十二年因得交吾婁陸顧胡黃諸耆老聲應氣求稱莫逆焉先生邃於易學默觀天人消息之理而得其精微著占候學若千卷而不以示人曰易以義理爲重漢宋先儒各有家法術數特其緒餘耳按吾婁自沈敬亭先生著周易孔義集說學者闡明十翼莫非羲文周三聖之心傳寡過洗心藉以神明其德余不揣弇陋亦私著周易消息大義冀步武敬亭先生之後今聞熙泰先生之論易實有望塵不及者先生之言曰易以聚財爲損散財爲益損爲否而益爲泰其益且什百於損而知之者鮮旨哉言乎余維損上益下之義晦而生民因之日困泰卦之大象傳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財成輔相者利物

和義而已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今世界日新一切科學與之日新故易理亦光輝而日新彼以飛鳥遺音爲盤空器曳輪濡尾爲水火機者特其筌蹄而已先生之說易足以趣時而救世矣且純粹精微之道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故余嘗謂學易躬行之德莫重於孝弟先生年十六失怙事母袁太夫人溫凊定省罔不恪敬年三十一太夫人棄養先生纍纍瞿瞿痛爲如斬歲時祭祀輒誦歐陽子之言祭而豐不如養之薄未嘗不泣下霑襟也孝經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感宜乎孝思不匱充實於家庭元氣彌綸錫類而被祚胤也孝弟之積繼之以慈嘗訓其子宗錦宗銓曰人生立身行事當以齊家齊族爲本尤以孝弟爲之綱由近致遠推而至於一鄉一族則族齊而鄉治矣按周禮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孟子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豈非然哉繹先生之言萬石家風於茲未墜不數十年寖昌寖熾豈偶然哉君以某年某月某日生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卒春秋四十有八子二宗錦字某宗銓字德生金友玉昆後先濟美挺與麵粉紡紗各工廠由錫而滬而漢而濟南凡八所宗錦不幸逝世宗銓率子姪輩仔肩厥職實業界咸稱巨子焉女二適項適尤孫幾人曾孫幾人楚茨之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余特爲先生傳作志乘之嚆矢深望榮氏後嗣篤守先生齊家齊族之訓敦孝弟之道擴而充之綿延勿替於千百禩也

論曰余向與德生君聯道誼交德生君維持吾婁粥廠已屆三年全活者八百餘人可謂樂善

不倦矣某年君六十初度嘗印余八德詮釋以爲杖鄉之先導八德者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是也余長南洋大學時宗錦昆仲捐巨貲助建圖書館余特爲熙泰先生製銅像以資紀念此外在本鄉建設大公圖書館藏書都二十餘萬卷而商業各學校之擴充者凡十有一所可謂善推文化矣先大夫居京師時嘗蒐輯吾鄉陸桴亭先生遺書三十餘種暨思辨錄合刊二十八册德生君篤好之瀏覽不輟言行壹以尊道爲法更可謂勤學敦行者矣凡此皆熙泰先生義方之教沾溉而成之者也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豈不懿歟

李君季康家傳 癸未

人生天地間所以能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光者立德立功立言而已易乾卦文言傳曰君子以成德爲行周禮地官師氏二曰敏德以爲行本古人之於德尚已人惟培至厚之德而後可以建至大之功惟養至厚之德而後可以立至正之言吾錫邑李君雖享年未及強仕然已歷仕途立三不朽之基礎有足稱者君諱樹恩字季康江蘇無錫縣人其世系詳家譜厥考諱金鏞字秋亭辦理漠河礦務積勞卒於任贈內閣學士銜立傳國史館並於長春黑龍江等處建立專祠以彰懋績妣陳太夫人生妣尚太夫人君爲秋亭先生第四子幼失怙恃煢煢孑立顧策勵聰明奮志氣刻苦劬讀未弱冠已嶄然露頭角年二十四遊學東瀛吉林郡守選派考察日本警政君慨然曰警政者一國治亂之樞紐也警政清明則國治反是必亂吾國比年以來寇

盜充斥四方繹騷殺人于貨不一而足革新改進非吾輩之責而誰爰殫精竭慮周咨考察以爲改良警政首在陶鑄警務人才乃於歸國後本歷年心得擬辦吉林省巡警學堂奉派爲監督昕夕申儆恭嚴凡經訓練而服務社會者靡不克盡厥職由是聲譽鵲起當道大器之年二十六出任農安縣知縣下車伊始百廢俱廞自改進警政外如表彰節義擬辦學校振興實業提倡手工業改良監獄等凡扶植名教樂利羣生者不可僂指計其尤足稱者先是農安縣地處僻壤面積之多寡版章無可考見君之任則派員分赴各鄉實地考察凡關於風土人情均繪圖紀載瞭如指掌比時風氣閉塞邑民頗多耽鴉片毒俾晝作夜奄奄罔克自拔君之任慨然太息曰煙毒爲害烈矣不早斬絕蔓延何所底止用是釐訂刑章風行雷厲有敢犯者罪無肆赦法令既行未吸者藉立法以保餘生已吸者因戒煙以全生命嗚呼止辟之大權豈非好生之盛德哉回溯鴉片流入中國漏卮不可殫計林文忠公厲禁於前至今國民尚有未經覺悟者可哀也君長農安縣二年著有行政報告書如干種洪纖畢舉志在匡維世道啓發後來年二十八洊升賓州府知府益勵精圖治庶政聿新既以江浙育蠶之法倡導蠶業復開發鑛產前民利用上游倚畀愈隆旋調任吉林府知府擢升長春西南路兵備道君年才三十耳方是時長春鼠疫流行賴君防範周至幸未釀巨患好生之德與前長農安縣之禁煙同年三十一調奉天興奉道時安東大水民交走死無弔君聞之不避艱險躬操舟楫往救舟覆幾滅頂

賴傑從護救得免詎落任未久辛亥革命之事起爰解組歸田民國肇造以當道堅請復出任吉林實業司司長調任陝西中國銀行行長方期於金融事業大展經綸詎突患喉證病殁於北京德國醫院嗚呼以君之德之才苟天假之年則其事業之彪炳造福於社會者庸有既耶今乃厪至於斯惜哉惜哉君以清光緒七年辛巳六月十六日生於民國五年丙辰七月十一日卒春秋三十有六葬於無錫惠麓之送子殿德配唐夫人有賢德子二長國幹早卒次國昌娶婦唐穎琳孫一宗堯孫女蕙瑾蓮瑾等五人癸未之春余姪淞源持狀慇慇來請傳曰此吾姑毋所請求也爰敍而傳之俾載諸家譜云

周君念耕家傳 癸未

君姓周氏念耕其字世居錫邑懷上市張涇橋孝弟力田代有隱德祖諱雲閣丁洪楊亂同治癸亥官軍攻克錫城君襄辦籌餉得功奬六品銜考諱國華初業儒後習商設兩肆於本鎮折閱殆盡家道奚落君於諸昆季爲長幼聰慧出就外傅讀書冠童儔因貧輟學改入恆生米肆爲練習生勤慎將事肆主盧穀豐器之歷數載君年寖長信用漸著同業交口稱譽會盧患沉痾綿惙時委君爲經理衆皆服悉心規畫經營三載氣象聿新曰吾淸夜捫心庶幾不負我主人矣無何星霜變易時異勢殊恆生轉讓於人君迺偕盧星耀合資創設恆盛米肆又在北塘獨資創設恆茂麵粉號繫之以恆不忘初也甲子歲又與父執周贊臣單紹聞組織糧食同業

公會并出資置產於縣前街建立會所得平準之意丙子歲又與同里父老在蘇合組太和麵粉公司丁丑歲避難之渝又與同鄉合資創設光農麵粉廠邁往精神歷常變不渝遐稽洪範八政一曰食左氏傳引書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之以穀中國以農立國米麥爲民食大宗故皋陶謨又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周頌思文之詩祀后稷以配天則曰貽我來牟來牟麰麳之省文小麥大麥也晚近產米資源供不應求用是采麥碎之爲粉運輸棣通調濟民食而祖獪或從中龍斷以漁利君坦然無私埽除弊竇其積善於社會有如此者鐵政肇自管子其論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然後其事立上溯攷工記攻金之工六鐵爲五金之一上古範金由來舊已後代工業浡興製造萬彙驅水火而運電力者曰趣殷賑君於戊寅之秋道港返滬先與友朋集貲組織益生鉸鏈工廠德泰鐵工廠高掌遠蹠前民利用與前此殫精於麵粉各工廠一也未幾而新生電機廠大中華織造廠又歸乎成立矣往時西人嘗論國中不必有金銀鑛而患無鐵鑛鐵者強國之基君之隱益於國家又有如此者乙丑甲子之交齊盧構釁蘇軍敗退四郊繹騷斗城岌岌莫保邑士紳楊君翰西錢君孫卿奔走號呼協同地方軍警商團縣門不發苦守八日君褁多數餱糧移充餉糈無稍悋時文治奉諱讀禮己稔知君之名忽忽幾二十年感槩滄桑爲何如也君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樂善不倦迄老弗衰天不慭遺僅至於此豈不惜哉君生於甲申

年二月二十八日以辛巳年十二月四日卒春秋五十有八德配上舍顧夫人有賢德子三長錫麟娶楊次錫驊娶張均能世其業三錫驥蚤殤女三長箴適石長芳適唐咸待字孫三德蓀永蓀錫麟出蔭孫錫驊出癸未之春錫麟等介吾執友錢君孫卿持狀來徵文爰爲之傳俾載諸家譜云

論曰昔神農經言積貯之法謂雖有金城湯池帶甲十萬而無米粟弗能守也又近時西人言國以綱鐵爲命根國無煤鐵鑛亦不能立國善夫君經營貿易注重於斯二者其深知此意者乎抑余更有進者古人有云農力服先疇之畎畝工用高曾之規矩比年以來士習囂薄往往蔑視先民有如書無逸篇所斥不知稼穡之艱難以爲昔之人無聞知者此所謂既誕且妄人心之所以日下刦運之所以侵尋也周君商人而所爲樸實若是有益於國家若是積善流慶正未有艾聞其風者亦可以少愧矣

項母張太夫人家傳 庚辰

光緒三十年甲辰余攝商部左侍郎任倡建實業學校於京師青浦項生鎮方來應試列高等旋來受業恂恂儒雅有君子風余深器之丁未赴滬瀆任南洋大學校長鎮方之尊人蓮生先生來過從覲其貌莊然儼然聆其言井然秩然論及教育則浩然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若駕輕車就熟路無不周悉其利弊余大欽服逌歎鎮方之受教於家庭者有繇也既而鎮方見

知於泗州楊杏城先生任國府秘書數載旋蓮生先生以奔走教育積勞病卒士林皆歎惋不置民國丁丑兵事驟起余自漢湘經桂林歷香港輾轉至海上時鎮方亦避地之滬屢過我談道德兼出示哀齡追憶錄多至情至性之語益歎其家庭孝弟之有繇也庚辰六月忽聞其遭繼妣張太夫人之喪旋遣其子某持狀來泣告曰鎮方爲無母之人矣伏念先妣一生仁孝慈祥勤儉寬厚深澹懿行弗彰敢乞先生文用垂不朽按狀蓮生先生德配黃太夫人先卒張太夫人其繼室也爲青浦張炳齋先生長女幼淑慎儉勤嘗佐祖母陳太夫人操井臼治鍼黹乃祖曉河公見其昕夕不倦歎曰此女克勤克儉必有後福非碌碌者可比也年二十一來歸蓮生先生嫺內則訓一門無閒言時女鎮工甫五齡鎮方尚在襁褓太夫人撫之如已出光緒之季當事者廢科舉立學校蓮生先生見風會所趨或至棄本逐末爰奔走教育界大聲疾呼提倡道德日昃不遑食太夫人深以爲憂越數載果以積勞攖中風證竟不起太夫人擘擗銜哀詔鎮方等曰汝父盡瘁教育賫志以歿恨也何如然繼志述事禮有明訓願汝曹勉承父志夙興夜寐毋忝所生他日學成克光先烈吾雖衰病終當黽勉有無以俟汝曹畢業慎毋貽於半途也鎮方等泣志之辛亥夏爲鎮方娶婦金氏逾年鎮方遘熱疾劇女鎮苑亦病甚太夫人常守視鎮方榻側曰吾非不愛鎮苑但主器所關當先其所急其知大體如此民國三年甲寅爲鎮藩娶婦程氏生子不育越數載輔以郭氏厥後鎮方昆季于役燕北菽水之費不虞缺乏太

夫人宜稍享含飴之樂矣而儉勤不稍懈親族鄉黨有告貸者則傾囊與之僉曰仁哉項氏有賢母也不幸世事元黃一困於江浙齊盧之役項氏居閔行當孔道烽火驚傳倉皇急避太夫人賴族姪某扶掖以行顛躓者數輾轉之鎮病不能興鎮方昆季急自燕京返滬侍奉湯藥越半載始告痊立命將病中醫治之煙具投之浦江曰吾家不應有是物也嗚呼此士大夫之所難而太夫人嚴正堅毅又如此迺益歎蓮生先生刑于之化御于家邦者有繇也旋再困於丁丑中日交爭之役鎮藩先迎太夫人於滬寓鎮方挈眷隨之海上地窄人擁鎮方不得已別賃一室每至寢門省視太夫人輒先詢鎮方近狀蓋因鎮方曾患風疾也撫我育我恩斯勤斯鎮方每述之爲潸然出涕庚辰春偶攖末疾會女鎮苑由燕京遠道歸省太夫人爲之喜慰迺五月中病體轉劇加以泄瀉遂不起以庚辰六月十二日寅時卒距生於清同治三年十二月初九日酉時享壽七十有五子女五人長女鎮工長子鎮方均黃太夫人出鎮工適李先卒次女鎮蓁次子鎮藩季女鎮苑均太夫人出鎮蓁鎮苑適葉鎮蓁先卒長媳金氏次媳程氏郭氏孫三人毓元毓亮鎮方出毓元娶黃氏毓申鎮藩出孫女四毓琪毓琳鎮方出蓉萊鎮藩出曾孫女二蔚華蔚蘭嗚呼以太夫人之仁孝淑德宜乎克享遐齡乃天厄之若此豈所謂積善不獲報者歟雖然其困厄於生前者當可流芳於後代爰撮其平生載之項氏壼史用備他年志乘之採擇云

論曰齊家之道必衷於經易家人卦之彖辭曰利女貞其上爻象傳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今蓮生先生道德協乎威如而太夫人則在中饋而貞吉矣詩大雅既醉之五章曰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卒章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鄭君箋謂女而有士行者當生賢智子孫以隨之太夫人無愧爲女士賢智子孫蘭階並美鎮方昆仲其尚勉之哉其尚勉之哉

顧嫂高恭人家傳辛巳

重光大荒落建亥之月門人顧生毓曾流涕來請曰毓曾常爲無母之人矣伏念先母畢生勤苦訓迪諸子夙夜忞慎勿懈淑德懿行舉足矜式來茲深懼湮沒不彰重滋罪戾敬乞先生一言以爲重謹按恭人姓高氏無錫人考曰述甫先生妣顧恭人高氏世席華膴而家規整肅恭人幼嫻姆訓服習詩書年二十一來歸同邑顧君康伯當是時太姑張夫人舅幹臣先生暨姑秦淑人俱建在恭人隨其姑侍奉慈闈視無形聽無聲槃匜滫瀡棗栗脂膏靡不時其起居問所欲而敬進之怡色柔聲維孝維謹未幾太姑暨舅姑先後棄養佐康伯君治喪葬盡禮盡哀歲時祭祀必誠必敬家紀整飭壹循內則之文舉凡內外尊長之敬禮姑姊妹季弟娣婦之和洽推之親戚餽問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嗚呼可謂孝且賢矣居恆性坦易待人以誠自奉儉約守敦樸家風雖竹頭木屑零縑殘炙不忍棄捐曰天地生財祇有此數矧物力艱難惜財正以

養福嗚呼可謂勤且明矣性好施與無所悋施衣施米施棺常傾囊以卹之每歲寒暑靡間御下以寬童僕幼婢未嘗夏楚受其惠者喁喁誦德迨恭人之歿也莫不流涕夫善氣者一家之寶卽一國之寶也善氣充積則家道興隆理有必然者故易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孟子以樂善不倦爲天爵康伯君夙昔好善若恭人之相夫可謂達於至善矣其訓子女也以敦品力學爲根本曰人之立身四維爲重四維者禮義廉恥也人有四體缺其一不可以爲成人人有四維缺其一不可以爲成德邇來科學浡興宜各就性之所近殫心研究體用兼全方可出而應世嗚呼恭人可謂周知世務者矣歲躔丁丑世變元黃爰命子毓澄移居單嶂山暫避烽火當是時諸子音問梗阻憂思不解旣而悉諸子均無恙忻然曰吾可以慰翁姑於地下矣恭人以操勞體羸弱時患痰厥卒之前九日爲姑秦淑人忌辰猶扶病躬親祭饗越數日益不支緜惙不起康伯君哭之慟曰嗚呼余與恭人自結褵以至白首從無間言今一旦先我而去余精魂與之俱往矣恭人以清同治十一年壬申七月十一日生民國三十年辛巳七月十五日卒享年七十生男五毓曾毓燧毓方毓澄毓慶女三毓昭毓宜毓梅媳五章氏孫氏孫氏高氏楊氏孫男八景儀景施景修景順景壽景鏐景㬎景泰孫女五景寅景玲景珉景麗景窬恭人旣卒四月卜葬於舜柯山河灣新阡余嘉毓曾輩之孝而欽康伯君之義也爰爲之傳

陳母凌太夫人家傳 壬午

凡閨閣賢婦之德不必壹出於經傳而常有與經義隱相符合者其良知所發至於可泣可歌令人興起奮發不能自已而名教綱常賴以不墜焉可以無傳歟鹽城陳君瑀爲余再傳弟子恂恂儒雅篤實君子與余相識有年壬午孟夏將其太夫人行狀愊愊來告曰吾母棄養歲星一周矣大懼湮沒不彰敢以請於先生余聞其所述太夫人淑德迺與歸熙甫張臯文兩先生所述先妣事略相埒肅然曰是所謂良知之發皆隱合於經傳者也可爲家庭矜式矣在孝經曰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太夫人惟有合於立身揚名之旨故能教子以義方承先而啓後攷其淵源所自太夫人系出凌氏諱兆蘭髫齡時事厥考石樵先生妣蔡太君以孝敬聞於戚鄰洎來歸子芹先生時姑許太君年高目眚侍奉恪謹柔色以溫忠養罔懈閨門之內悉合禮經太君嘆曰吾婦之賢雖吾有息女無以過之也孝經云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太夫人兼有之矣乃運丁墋蹟鴛鴦分飛子芹先生有蘊未施病瘵而卒維時瑀甫五齡次子瑄在襁褓中太夫人年僅二十九距結褵之歲僅六載耳哀毀之餘誓以身殉許太君哭而諭之曰兒乎汝獨不爲陳氏宗祀計乎汝豈不能代汝夫送我終乎死易立孤難汝詎不爲其難者乎太夫人聞之煢煢瞿瞿者再遂抱瑀等跪而泣誓曰姑乎兒當謹代吾夫以事姑豈忍舍姑去乎於是強起治喪顛躓料量斡維厄運易言苦節又言安節享甘節吉由苦而安而甘天道之報施不爽也太夫人既內主家政復外和族鄰蓋自子芹先生逝世後負郭之田都割讓償宿逋嚮罄

質珥刺繡緝麻浣洗紉綴十指交枯夜深飲泣淚溢枕簟瑀等每聞毋泣不知其慟之深也每
當寒食清明攜瑀等適壟祭掃必哭而告曰大兒幾歲讀書幾册小兒幾歲識字若干斯時也
太夫人肝腸寸斷矣禮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鬼神實鑒之矣子芹先生之伯兄曰慶安
娶董氏說輹失和董遽返母家不歸洎慶安逝世董孤苦無依太夫人迎養於家朝虀莫鹽辛
苦與共閱十餘年而卒太夫人命瑀爲之後謹宗法也仲兄曰濯之晚娶無子卒後命瑄兼祧
重宗支也同族長老咸嘆曰子芹在不是過矣自晚近俗尙奢靡家庭教育寖廢灑掃應對之
節周旋揖讓之文闕而不講太夫人綜督兩子恭嚴謹則令入塾夜則續麻課讀一燈熒然毋
子三人祁寒盛暑無稍間洎乎長成太夫人曰兩人讀費不貲毋寧一學一商之爲愈乃命瑀
卒讀畢業於之江大學先後執教皖滬中學大學並視學滬市令聞昭著瑄經商揚州興化勤
愼稱職主事者倚重之天心佑善家道稍豐瑀昆弟請稍供甘旨則訓之曰勤能補拙儉可養
廉魯敬姜之論勞逸汝輩不聞之乎卒守約帥初如故丁丑春爲太夫人六秩設帨之辰瑀等
謀稱觴爲壽謂四方多難堅命不許無何蚩霧障天戈鋋滿地太夫人避難田家亟命治後事
曰未亡人何所繫戀事急吾即隨吾夫於地下耳但願兩兒無墜先人遺德賙恤貧窮樂善不
倦足矣自是蒿目時艱竟鬱鬱以卒眞洽時訓瑀等曰立身之道務在正直君子固窮貧不足
慮又曰親族中賢者當敬之困者當助之庶幾無忝所生嗚呼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斯詒

也豈非閫中之師範耶太夫人以戊寅歲二月八日生己卯歲四月十六日卒享年六十有四葬鹽邑新興市永豐壇東陳橋長子瑀娶婦吳繼娶婦左生子二女一次子琯娶婦王生子女五育者三余嘉瑀等之孝思不匱也爰敍而傳之云

論曰周易家人卦初爻閑有家四爻富家大吉閑者防閑也有閑而志不變是以晉于富家太夫人其利女貞之兆歟易又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綜太夫人生平皆從艱難辛苦而出亦皆由積善而來觀其訓瑀等昆弟之言其家必能興業久大可以前知也余故本原經義特表太夫人之懿德用備志乘之採擇且屬載諸譜牒永永毋忘嗚呼其念之哉其勉之哉

黄室唐夫人家傳 辛巳

歲躔辛巳正月宗兄翔儒先生愴然來告曰吾弱女亡矣其平生頗多淑德不忍其湮沒不彰請君爲傳用垂來禩余聞其言亦慨歎不能已也謹案行狀夫人姓唐氏諱文秀江蘇崑山縣人爲翔儒先生第三女生而聰穎天性純摯七歲就讀本鄉淞南小學十二歲肄業吳江周莊鎮東江女學民國初元入上海務本女校畢業後攷取蘇州女子師範學校旋改入禅文女學年二十適六合黄君鐘結褵之日鄉黨宗族交賀僉曰黄氏得賢婦矣黄君離鄉日久赴滬求學向本飄泊無以爲家賴精於岐黄遠近知名求診者連踵夫人于歸後主持中饋秩然有條理而家道益隆周易家人卦四爻曰富家大吉夫人足以當之矣而其懿行之尤著者大本惟

孝其至誠蓋乎天性常以翔衢先生年高母氏多病幼弟方穉無日不以庭闈爲念每間二三日必歸省祇敬几履愼護起居禮記所謂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察其溫凊罔不周至每値堂上攬揆吉日輒駕安輿迎至其家偕黃君儐爾籩豆雍雍焉穆穆焉極天倫之樂事矣由是推其純孝之懷默然有會於孟子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之語以爲太上貴德其次施報睦婣任恤見善勇爲凡家屬親戚故舊新知無論貧富貴賤靡不一視同仁平等無軒輊見有困難則熱心慷慨視如己事必竭其力之所能殫心援助隱行其德恐恐乎畏人知嘗有同學某女士在校貧困夫人時賙濟之並爲紹介成婚未幾年而其夫歿女士伶仃孤苦無以爲生復撫育其子女至於成立有稱譽之者則欿然曰朋友爲五倫之一此分內事曷足稱道嗚呼古書中所美室家之壼不過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至於博愛周施立人達人生死不相背負此士君子之所難何期於閨閤中得之豈非吾宗之光寵哉滬上爲豪華汰侈之場夫人自奉儉約食不求甘旨衣不求華美昧爽而起孳孳爲善不稍倦怠曩歲爲其弟文彝完婚壹稟堂上意黽勉有無悉中於禮而其款待賓朋幾於有口皆碑不幸於庚辰臘月遘疾術者云大限在二十八日至期果病作春正稍愈矣已而疾大漸正月二十日竟卒遺一女名鸝黃君大慟曰吾家失所憑恃矣翔衢先生大慟曰婿家失所憑恃矣宗族鄉鄰凡百閨秀皆大慟曰吾輩失所憑恃矣嗚呼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余故特爲之傳表其淑行俾載諸譜牒以永千秋焉

薛氏烈婦張嘉卉傳 丁丑

嗚呼詩有之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竊嘗讀而悲之今聞吾婁張烈婦嘉卉殉夫事益嘆天之厄嘉卉何其酷也然使其沒世之名稱於千百載後則天之所以成全之者固未爲薄也嗚呼斯豈梅栗所可比儗哉蓋歲寒松柏無踰於是矣易言苦節又言甘節烈婦其視苦如甘者歟而其從容取義無愧成仁則尤人間世所難能也烈婦名嘉卉太倉人賓南君長女母氏多病其從父賓孚君撫爲己女幼聰慧淑慎讀烈女傳諷誦不輟其良知根於天性者深矣小學畢業後入縣立中學初乃祖子誠先生患中風證不起烈婦習聞其事引爲大戚願學岐黃從師潛研三載年十七入上海中國醫學院院長薛君文元大器之令在診所實習經驗益宏薛君爰屬校師朱君鶴皋等作介聘爲其孫南瑞婦年二十一學成乙亥某月來歸薛氏南瑞溫文爾雅比肩佐皷孝養重闈國人稱願咸曰孝哉迺氣數墋黷丙子九月南瑞遘厲虐疾卒烈婦長號曰天乎何厄我至此乎欲自裁者數舅姑父母迭哭慰之曰兒乎汝死吾輩何以爲情乎乃不敢言死然昕夕對南瑞像焚香泣拜會詩說載衛寡夫人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又曰靜言思之寤擗有摽烈婦擗心如鐵石矣於是舅姑爲螟蛉一子名曰慰萱冀少殺其悲烈婦雖幸南瑞之有後而之死矢靡忒丁丑春寒食哭南瑞墓製其夫瓷像幷自製像擬碣諸墓先期爲其母祝壽蓋訣別父母之意也肝腸寸斷不使父母知也越月爲其姑

祝壽洗手作羹歡愉曲盡蓋訣別舅姑之意也厥心如斬不使舅姑覺如有鬼神臨之在上是夜遂仰藥越日死時維丁丑四月十六日年二十有三檢其遺篋得絕筆書二皆慰藉父母之辭且殷殷以撫養慰萱爲念傷心哉實乎慟之甚草狀來乞傳且曰女孝養未終撫孤未遂果應死耶果不應死耶余於是大書以明烈婦之志曰自古忠臣孝子義烈節婦當其赴死之時浩氣凜然一往不返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蓋是非且無暇較更何論乎利害彼貪生畏死之徒理欲交戰於中不能自決卒至身敗名裂而雖悔莫追善哉烈婦之死君子嘉其能決也人莫不有一死烈婦之名重於泰山而實乎有不應死之疑者痛心之極而爲此辭也吾鄉自陸陳二先生講學以來禮義廉恥之說浸漬於人心故雖深閨弱質亦皆深明大義末俗淪胥綱常名教掃地殆盡烈婦平居見朝秦暮楚者流輒憤慨嚴詈深痛昏姻之禮廢夫婦之道苦至是而一死樹倫紀之大坊以愧夫天下後世之夫不夫婦不婦者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又曰復見天地之心是豈特吾鄉之光榮抑乾坤正氣所留貽也余獨者表揚鄉里義烈之事不下數十人而如嘉卉者尤可悲也爰爲之傳屬實乎告薛氏鐫石墓旁俾後來修志乘者知所採擇焉

翁文端文恭兩公墨蹟記 壬午

壬午歲孟夏常熟翁生崇慶攜家乘數則見眎內有先太師翁文端公暨先師文恭公手蹟洵

瑰寶也攷其所述最要者爲恩旌貞節王太孺人行略茹苦食貧歷萬艱之境皎然不易其守嗚呼可與日月爭光矣周易水澤爲節澤水爲困至困窮而通於是亨莫大焉詩言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太孺人歷盡艱苦松柏之貞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以子孫繩繩累數世而簪纓不絕天之報節孝由苦而甘曷嘗或爽哉光緒壬辰春文治應禮部試受知於文恭公之門旋招入府課其曾姪孫之潤暨嗣曾孫之廉讀當是時國步孔艱文恭公恆招文治夜譚常喟然曰今時事杌隉名下士輒諷我去官吾譬諸西席賓值東家孤寡僅存何忍舍之而去耶蓋其時公方在毓慶宮授德宗讀也越四年戊戌公獲譴剛毅力搆陷之欲治公以編管賴仁和王相國文韶力爭之始免公坦然曰是欲吾效蕭望之自殺耶吾當拭目俟之已而剛以提倡拳匪禍國殃民伏法當公出國門之日送行者寥寥道旁有泣下者公歸遂廬文端公墓側不問時事又越四年薨於里第自輓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而後吾知免夫宣統紀元開復原官又越三十餘年文治赴常熟謁公廬墓所一老家人導余歷歷指示曰此公臥室也此公膳所也此公遊憩處也屋皆偪窄僅丈許旋至公墓夾道皆松樹青翠欲滴拾級至墓前行四拜禮追念知己之感不禁涕泗之橫流也迨退歸徘徊不忍去云嗚呼故家世臣與國運相爲終始翁氏衰而清室遂瀕於屋豈不痛哉今崇慶來請爲記文治俯仰世變不知何以爲情也崇慶爲蘭墅世兄哲嗣蘭墅曩曾受業於先大夫極相得今爲斯記益感家國之滄桑矣

吳粤生先生鞫鎮洋寃獄記 丙子

光緒十九年癸巳光州吳粤生先生宰鎮洋時有璜涇鎮新涇口碰龍廟尼姑果緣者爲人諷經頗裕於貲時往來璜涇鎮周阿福家阿福者以操舟爲業妻某氏工心計嘗貸果緣銀三百元無以償圖害之正月某日璜涇賽燈阿福妻邀果緣往觀焉越日果緣將歸阿福妻曰吾送汝二人同乘一車抵三家市車夫先歸時天薄暮步行至岳王市相近之石頭塘橋上天瞑黑阿福妻遽推果緣河心中果緣哀呼無救者時潮水方落屍體隨潮流至下游有漁者張網撈起知爲碰龍廟尼鳴於官廟中尼徒亦出訴訟粤生先生密訪鎮中人及車夫云維時果緣確與阿福妻同行乃逮鞫之堅不認先生患無佐證乃於丙夜坐堂皇然香燭先命尼徒稽首禱告繼命阿福妻跪拜曰上帝臨汝明燭照汝心跡阿福妻方驚怖間忽陰風驟起燭盡滅尼徒皆哭泣先生在黑暗中拍案厲聲曰寃鬼在汝側尚不供認耶阿福妻毛髮盡豎乃一一吐實抵罪如律踰月阿福操舟至某鄉舟覆淹死屍浮出卽昔日果緣浮屍處也鄉人皆曰天報可畏哉耿耿良心其不容沬於是縉紳士大夫咸服先生神道設教故能雪此寃獄後二十餘年同鄉徐君蘭孫爲余言之或曰其時在歲之杪果緣收債回阿福妻覬其有巨資過徒杠先巧言代攜其行李乃推諸河中云粤生先生工文章敦品行戊子冬之鎮洋任下車伊始訪先大夫談文甚驩洽卽延請入署課其子姪敬修昆仲方是時宜黃程太夫子序東牧太倉州兩公

政續俱報最尤愛才葺南園開文會所拔多知名士而粵生先生廣濬楊林七浦諸海口至今民賴其利焉嗚呼學道愛人久不得見若先生可謂循吏矣

重繪婁東十老圖後記 壬午

保存文化與推廣文化功孰大曰推廣爲大推廣文化與陶鑄文化功孰大曰陶鑄爲大然惟能保存而後能推廣能推廣而後能陶鑄則三者亦未可以軒輊論也婁東十老圖者吾婁文化之樞紐也當時吳門高士張永暉繪圖延陵吳謇施作記威儀動作紀載綦詳越二百餘年蘇州袁君容舫攜其所藏臨摹本眎余時維辛已冬也及門朱君屺瞻亟爲付諸縮印又越一載壬午仲秋及門孫君煜峰假袁氏所藏圖屬雲閒于君小蓮重摹别本以贈余雖展轉過臨而精神不減甚矣其可感也當有明季葉吾鄉人才風起雲從前乎十老者有王鳳洲昆季之文章有王文肅之相業暨奉常之名畫與十老同時者有張天如南郭昆仲之文學吳祭酒之詩才後乎十老者有顧行人沈光祿之經學有王相國藻儒之紹述文肅又有王麓臺侍郎之紹述奉常迨清咸同年間葉徵君涵溪規撫先正紹述顓勤功不可沒先師王文貞公紫翔先生提倡理學陸總憲伯葵先生丰裁峻厲而先大夫在北京時編輯陸子遺書二十八種斯皆十老之遺緒綿延於來祺者也世變元黄滄桑屢易又越數十年得孫君爲表揚之斯道之在人心詎有一日或息哉比年來藝林之士或不免厭薄老成弁髦掌故幸吾婁風氣純樸澆薄

之習吾知免矣惟余意鄉邦文獻不第保存之而已將欲推廣而陶鑄之俾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他日必有繼尊道安道諸先賢而起者孫君茲舉厥功甚偉用持紀其始末並附錄葉徵君跋以志源流後之覽者知所興起焉

鎮洋王文貞公遺書室記 己卯

嗚呼此鎮洋王文貞公遺書室也其門人唐文治謹爲之記曰先師自幼爲學聰穎邁倫嘗自謂吾讀書雖不能一目十行亦能一目五六行其居本邑時雖日間酬應紛繁而獨晦讀書至少以一册爲度非涉獵也蓋躬行心得之要皆能揭其奧窔矣平生痛惡功利之習於君子小人之界辨别綦嚴遊其門者靡不束身自好自癸未通籍壬辰散館後出任河南湯陰中牟令其政績載行狀及年譜中晚年主講徐州宿遷崇明瀛洲及本邑婁東尊道安道各書院受業者不下二三千人士林矜式肅肅如雍雍如也其府第藏書約近萬卷先師歿後哲嗣慧言繼先志益擴而充之丁丑歲中日戰事事起慧言挈眷避難溧陽其長子鴻楑極聰慧不幸先卒次子鴻楧繼卒三子鴻材避難溧陽西黃畨猝中流彈死非命慧言婦陳氏景懿文治中表妹也夫婦痛憤俱不欲生戊寅四月輾轉流離始回太倉慧言抑鬱於九月五日卒景懿欲自裁屢矣文治移書勸告冀其爲王氏功臣不必作烈婦景懿固通曉大義遂不萌死志而從事於立孤遍閱嗣孫已定有人名曰福承戚友及諸同門共相慰藉謂明德必有後也茲景懿整理

書目分經史子集各部都凡若干種懼日後散佚特刊刻文貞公遺書圖記俾垂久遠並以書來屬文治爲記竊不禁潸焉流涕曰此先師與慧言數十年心血所流貽也先師躬膺道統之寄其精神當傳數百年而不沫然則欲保守先師之精神必先保守先師之遺籍手澤桮棬體物不遺靈爽實式憑之矣後人其兢兢焉寶藏之哉

祝氏怡春閣記丁丑

澄江余五十年前舊游地也肄業南菁書院凡四年性情蘊結夢寐弗諼強仕而後南歸居無錫聞江陰有孝子曰祝君廷華字丹卿余之世交也歲躔丙子冬應陶社約因請余之澄至則歡然道故導余游其所築怡園亭榭林樹盤紅延綠布綴咸宜迤邐過怡春閣指謂余曰往者隨吾母游西湖覽三潭印月勝景吾母愛之流連不忍去曰吾常居此於願足矣廷華聞之怦然動於中適年適築怡園爰仿三潭印月景爲是閣不敢告老人知也迨閣成因吾母艱步履爰坐籐椅左右扶持來游於此吾母見之瞿然曰噫是殆因我往年有是言乎然過費矣於是子婦相與歡顏侍老人談笑盤桓經宿而去厥後春秋佳日必來游也余聞其言喟然嘆曰善哉君之能先意承志也孝經曰居則致敬養則致樂呂氏春秋紀孝行篇論養親之道有養體養目養耳養口養志五端代進而厚用之乃可謂之善養所謂代進者何吾親之嗜欲有時而變遷或昔愛之而今厭之或昔棄之而今好之惟賴孝子之視無形聽無聲常以吾親之心爲

心本其良知良能以爲巧變之方而曲中吾親之意曰察其耳目口體志之移易毋拂其欲更迭而與之爲新夫然後能致其樂無所不用其極聖人言父母之年不可不知竊謂父母之壽與不壽係乎人子之孝與不孝如其孝也和樂且湛父母年齡之永可知也如不孝也鬱伊不暢父母年齡之促可知也然此猶淺誼也世之人不乏層樓崔構五鼎大烹以奉其親而問其利祿之所自或不免愧怍於厥心以視祝君之無求於人自得於己南陔潔養春滿庭闈其天性神明之澹定人倫道德之純全相去爲何如哉昔曾子養曾晳常以皓皓是以曾晳眉壽後代大賢尊其善養志也祝君蓋知此義矣抑吾考天保詩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既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自來大孝之士不獨自盡其孝必擴而充之使人人皆有以盡其孝祝君設利用工廠以宏施濟之功設徵存學校以申孝弟之義非所謂徧爲孝德錫類無窮者耶若夫曲禮之訓內則之經少事長賤事貴雖男女未冠笄者亦皆佐具侍餕柔色以溫一門之內洩洩融融名教之樂無逾於此祝君治家威儀孔時用能介爾景福太夫人康彊逢吉視聽不衰而其子若孫寖熾寖昌方興未艾仁孝獲慶理有固然君山嶪嶪江水湯湯太夫人之慈愛與祝君之孝思同山高而水長也文治於辛亥歲卜築錫山拓地數畝略蒔花木擬顏曰壽椿先君固不許遽止恆覺悵然負歉於懷茲者敬祝君之行羨祝君之福更有先得吾心之同然者固不可以無記也君癸卯進士立陶社於怡園集羣賢唱和其中且印先哲遺書數十種闡發

幽光尤知交中之傑出者爰並書之俾後之人有所矜式云

歲寒軒記 乙亥

歲躔乙亥孟冬之月吾鄉友人陸君勤之以書來告曰震澤近築歲寒軒表揚施孺人皇甫氏節孝事請一言爲記孺人名維熊世居吳江湖濱葉港少性端慤喜讀書年十九歸震澤施君民久名澤甫踰月施君遽病卒孺人日夜哀慟欲絕乃舅文卿茂才暨姑氏亦常相與悲泣孺人乃哭告舅姑入鎮之東柵敬節堂矢柏舟節敬節堂者即今之淨業社也爲女界所組建孺人居其中歷十餘年間日必返定省翁姑視膳滌衣恪供婦職可謂節而兼孝者矣歲寒軒之庭植松竹梅三本所以表孺人之苦志也余聞而歎曰天地正大之氣其留貽於茲乎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凡人之所以立身者氣節而已昔者周公繫易節卦之爻辭曰苦節又曰甘節惟其志節之堅故能茹苦如甘也孔子繫易恆卦象傳撫韋編而有感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從一者大節不可奪也婦人之氣節無異士夫之氣節故曰忠臣不事二君節婦不事二夫今欲強國性淑民情必當養士夫之氣節俾正氣彌綸於兩間而顧屈婦人之節悖禮而忘義則是禮義廉恥之說徒有名而無實詎非背道而馳歟或曰西國風俗婦人易節不以爲怪如子之言無乃違風尚歟余曰是大不然吾往者遊英國泛地中海某夜見英人於膳堂中投匭籌女賓衣飾甲乙羼謂穪最必極麗都比揭白則一縞素婦坐隅形容憔悴褎然稱首亟詢之即

吾國所謂節婦是也迺大驚歎嗚呼西人敬節若此豈非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歟中國夙重倫常而邇時顧以守節爲非不使有聞於閭里寧非傎歟余欽陸君斯舉有裨於人倫教育之大於名教風化所關非細也於是乎書

王母沈太孺人二百齡誕辰記 辛巳

歲躔辛巳正月六日爲崇明王母沈太孺人二百齡誕辰譜兄王先生丹揆以書來請曰先高祖漢明公隨宦居崇遂占崇籍先高祖母沈太孺人來歸凡生四子先高祖於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棄養時年四十有四而先高祖母年才三十有六守節撫孤飲冰茹蘗有非人境所堪者洎先曾祖蔭巖公成立太孺人流涕告之曰吾撫汝曹心力瘁矣今日爲汝曹計惟有習商藉謀生路但願汝立志向上爲諸弟表率毋忝家聲吾無憾矣蔭巖公泣受命棄儒就賈幸叔弟亦有幹才四方奔走懋遷有無由是家計稍豐太孺人始稍享甘旨之奉撫四子恩斯勤斯靡不申以孝弟之義兄弟怡怡不忍析產慈幃教育蓋有超出尋常萬萬者然蔭巖公雖不得已輟學而訓迪子弟壹以詩書執禮爲教溯自道光以來迄光緒之季五十餘年孫曾中得十二秀才其間歲貢一廩生二增貢試用訓導一而小子以增貢幸捷戊子北闈庚寅成進士仰叨祖蔭殆非偶然請君一言以紀吾祖德且俾後嗣作爲家訓其可乎文治迺作而歎曰吾聞江海之浩瀚也源遠則流長喬木之蘢葱也本實則枝茂今王氏積德若斯之厚宜

其後裔之方興而未艾也文治服官京師時得侍坐譜伯葆卿公之側公嚴毅而剛正貌峻而神完平生痛惡鴉片流毒故於丹揆先生誕降之初錫名曰穆字曰希林蓋景仰林文忠公之遺型也丹揆先生恪遵庭訓簡而文溫而理一動一靜罔不悉衷乎禮今復虛懷若谷謙挹徵文竊維家庭教育慈孝而已慈孝本原詩禮而已昔孔子詔伯魚學詩學禮吾黨舍孔門家法更復何求小雅天保篇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韓詩說謂保五常之德於以貞固其性命故其五章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言徧爲孝德也其六章曰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言後嗣若松柏之有心繼繼繩繩而不已也昔者曾文正公喜讀詩小宛篇余嘗紬繹其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懷先德也各敬爾儀天命不又畏天命也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啓後賢也日邁月征無忝所生礪學問敦品行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救無告也至於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則謹身之大義也禮記載孔子詳述儒行莫精於憂思一章其辭曰雖危起居竟伸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此卽小宛詩之旨也若夫事親之道莫詳於曲禮內則二篇曲禮言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惟能如此是以事天明事地察孝經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也內則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謂降孝德也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節目綦詳家禮具備上慈下孝康樂和親而曾子所言孝子養老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事親若曾子者可也父母其順矣乎丹揆先生夙以慈孝持家以詩禮訓其子弟惟望其後人勿替引之則豈特今日爲

沈太孺人祝二百齡之紀念將四百齡八百齡一千齡之紀念永永於無窮也已敢拜手以爲記

孝烈吳許氏殉姑殉夫記 丁丑

孝烈吳許氏安徽無爲人曷稱其孝以死殉姑也曷稱其烈以死殉夫也曷爲言孝而兼言烈殉姑卽以殉夫而殉夫之烈在殉姑中也孝烈婦名彙鈺祖某字竺軒某科孝廉任蜀中某縣令余執友吏部孫師鄭君曾紀其政績父正區字寅九妣徐孺人乙卯十月十八日孝烈生五日而徐卒哀哉生而不識母天之厄之者酷矣幸繼母劉孺人賢撫之如己出而孝烈依劉孺人膝下亦無異所生稍長通書史明大義歲乙亥四月歸溧水吳祝萱茂才之子達銘伉儷和睦相敬如賓家非素封孝烈親操井臼以代姑勞姑孟孺人鍾愛之曰幸哉吾家得賢婦矣丙子三月生一女名淑招是年冬達銘遘疾孝烈料量湯藥目不交睫者數旬而達銘竟於丁丑正月卒嗚呼天之厄之者酷矣孝烈痛不欲生欲自裁者數孟孺人撫之而泣曰爾其奈我何孝烈憬然念事姑與立孤大事忍死須臾初孝烈叔父壽萱有子達琦時尚未昏乃亟請於姑助五百金爲娶婦費約得子先爲達銘後戊寅某月孟孺人不幸逝世嗚呼天之厄之者尤酷矣孝烈心神傷悴痛爲如斬哭失音瞿瞿梅梅不顧不食逮於六月二十五日毀瘠以殉年僅二十四君子曰哀哉是殉姑也卽以殉夫也孝而兼烈也余昔年爲吾妻薛氏烈婦張嘉卉作

傳嘉卉因夫南瑞蚤世欲以身殉而其姑與母防之周丁丑春寒食嘉卉哭南瑞墓歸慇懃爲其母壽越月又爲其姑壽洗手作羹家人不料其死也而嘉卉遂於四月十六日殉夫死嗚呼天之厄嘉卉者亦酷矣二人者處境不同而其苦心苦節則一也

論曰易恆卦言恆其德貞婦人吉貞而稱吉者從一而終也彼其成仁取義正氣存天壤間君子謂之福與吉矣晚近以來大義晦氣節乃特顯於閨門之內豈不尤可悲歎哉

茹經堂文集四編目錄

卷八　碑銘類

茹經堂文集四編卷八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碑銘類

松禪圖書館紀念碑 壬午

天生斯民厥有恆性道在敦本而已矣水之汪洋灝漾也在濬其本無本則涸木之輪囷離奇也在庇其本無本則槁日月星辰繫焉者本乎天也五嶽四瀆載焉者本乎地也自有子創本立道生之說而人知立天下之大本小戴禮記申其義曰三王祭川先河後海或源或委此謂務本人其可忘本乎哉常熟邑城之中有圖書館焉崔構雄峙輪焉奐焉過之者曰此翁文恭公松禪圖書館也建築之者厥惟南通陳君名琛字葆初經始於某年月日訖工於某年月日陳君曷爲而建斯館紀念松禪相國即以紀念南通殿撰張嗇嗇庵也人第知南通實業之興首推嗇庵而不知其萌芽所自本於葆初尊人楚濤先生人第知南通紗廠著名江南北而不知其間接而成之者本於松禪相國蓋大生紗廠肇造之初楚濤先生實爲商董上承母訓稔知當地蠶桑棉產足以開闢利源於是奔走通滬矻矻孜孜鍥而不舍兼其時風氣固僿官商之間動多隔閡楚濤先生苦心孤詣謀通其郵介嗇奄出任其事殫精擘畫卒底於成而先生

竟以積勞身殉矣葆初師事齋庵繼先人之志供職紗廠專壹於茲蓋不忘本如此且夫故家大族邦國之本也道德文章儒林之本也性情氣誼人倫師友之本也有淸之隆以敬禮師傅爲本而師傅以松禪相國爲尤著相國旣以道德文章揄揚齋庵而齋庵復以性情氣誼上事相國嚮使齋庵皓首窮經終老牖下誰與知之哉而齋庵以乙酉秋試掄南元出相國門下厥後屢上春官不第相國輒爲延譽公卿間甲午遂大魁天下科名之赫奕於齋庵無加而南通之實業乃因齋庵科名而大盛班書云利祿之途然也豈非然哉當是時相國方以協揆直軍機主譯署齋庵亦多所獻替而外侮頻仍一蹶不能復振越四年而相國獲譴歸田里又越二年庚子禍作乘輿播遷又越三年而相國薨國運之盛衰繫於故家大族之興廢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君子觀於世運之升降未嘗不流涕長太息也迨宣統改元詔復相國原官追謚文恭而公寃始白矣又越三十八年而葆初有松禪圖書館之籌建公道之在人心豈非千古不磨者哉夫葆初非富者也割田若干畝易金若干萬以立斯館將蒐羅四部暨中外有用圖籍庋藏館中餉遺多士蓋以代齋庵報相國知遇之恩而即以完楚濤先生未竟之志於是屬太倉唐文治爲之記曰親者人之本也師者道之本也葆初能不忘其親兼使齋庵不忘其師又使南通諸君子不忘實業所自始蓋一舉而數善備焉所謂探一本而更立其大本者也文治與相國有知已之感而與齋庵曾聯僚友之誼且深敬葆初孝義敦本其奚敢以蕪陋辭爰維本

天本親本師之義並撮相國平生行實而系之以銘其詞曰

虞山之陽言子之鄉篤生名臣聿宣國光造化扶輿靈氣蔥蘢有開必先文端是崇文勤繼之丕顯文恭公之爲學純粹閎通百家騰躍盡入環中公之立品敦行孝弟屏黜豪華動用中禮公之爲文日光玉瑩萬言奏疏利用厚生公之爲詩澹泊明志絃外愔愔撫時感事公之榮遇大魁督使三年報續始應館試公之立朝方嚴見憚訏謨入告監災武英不急之工請罷圓明特達之知兩朝帝師治平寶鑑啓沃在茲公之爲政蠲除煩苛司農理財恤民疾苦黜邪遠佞侃侃不阿居敬行簡庶氓戶誦維公憂國夜以繼日殫竭血誠恪恭乾惕伊犂疆埸行人失辭公佐俄約國體匡持動魄恫心甲午之役南撤藩籬天步大棘咎在酣嬉文武曠職老臣迸淚不可收拾滔滔河水從此東流人事陧傺天道爲愁維公愛君柱石元勳都講毓慶緯史經經每當盛暑流汗霡霂泥濘車滯屢至顛覆或值祁寒積雪沒脛徒步宮門舍車致敬密勿造陳上希天聖帝曰俞哉治法孔孟慈聖怡悅爾位共靖恩禮頻頒聿嘉忠正省墓南歸馳驛是賜戒勿海航惟康安止太常宮蝶來依蹁躚公視之酒栩栩回旋人曰瑞兆莫知其然緊公精誠上格於天文治弇陋辱荷祓飾超擢掄揚延致西席每論時事公恆慼頷匪我戀祿藐孤受託古之大臣不計禍福肥遯鳴高焉用臣子嗚呼公心天日可誓朙爲蹇蹇偹遭巖讒搆陷者誰禍首旗某反噬肆毒羅織萋斐彼何人斯哆兮侈兮側肩帖耳成是南箕戊戌政變一再辛螫

昌議編菅幾罹不測仁和爭之始免於阨維公孝思廬墓戀祠烈烈飄風蔚蔚青松思君思親抱憾靡窮朝聞夕死范文祈祝天下蒼生同聲一哭載越四年幼冲登極百僚師師追維公德直道不泯下降綸音禮復舊官是非始明維公天性愛才如命杞梓楩楠衆材畢列其心好之不啻口出度長絜短惟器是適公去十年載胥及溺荆棘銅駝哀哉清室麥秀黍離中心如噎綜公平生司馬君實遭際靡常晚年異轍屹屹豐碑瑯嬛貞珉縹緗萬卷餉我後生文化大啓靈爽式憑橫經論道縱漎莘莘尙湖靜夜丕煥文星麟炳璀璨疇董厥成再傳弟子陳君可欽後有來者其考茲銘

丁恪敏公神道碑銘 辛巳

歲躔己未山陽丁公卒於上海上聞震悼予謚恪敏飾終之典備焉天下無論識與不識靡不欷息或且泣下曰嗟乎丁公可謂始終不渝克全名節者矣公諱寶銓字衡甫號默存江蘇山陽縣籍曾祖諱峻附監生旌表孝子孝弟傳家淵源有自祖諱奏南附生誥贈光祿大夫父諱賜第附貢生浙江試用同知司獄署寧波府經歷海運出力賞加六品銜誥授光祿大夫妣陳氏誥授一品夫人公頎而長音清若鸞鳳幼靈警聰明克岐克嶷家故寒素讀書古寺中有鬼魅夜擾之公怒拍案大叱燈滅有物掠耳側如冰亟燭之血縷縷濡襟耳固無恙自是怪遂絕蓋其正氣已懾幽冥矣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光緒戊子登賢書己丑捷南宮由吏部主事考

取寘機章京充文選司掌印轉補考功司員外郎陞補稽勳司郎中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甲午以後國步艱難乙未禮闈前新會梁某假宣南松筠庵招集數千人標榜炫衆公獨斥其非分干政屏不與通越二年庚子京師拳匪禍作相國徐桐蔭軒實陰主之朝議依違莫衷一是公獨昌言曰妖民紊亂國紀法誅無赦輦轂之下詎容狐鼠橫行致生肘腋之變於是大忤徐意幾遭不測已而果釀巨禍兩宮西狩公忠憤填膺奔赴行在辛丑扈蹕還京師旋授廣東惠潮嘉兵備道粵省吏治窳敗公至懲貪墨捕巨盜浚河道保僑民風氣丕肅氓庶戶歌丁毋憂去官服除授山西冀寧道未幾升按察使初山西商務局與義商福公司訂辦盂縣平定州等處煤鐵礦期限六十年旣由英商哲美森改約合辦禁華人開採案懸十稔不決會公以臬司入覲與英使朱爾典集議援公義伸民情卒寢約歸我自辦於是朝廷嘉其能以爲梁棟之才堪膺封疆之寄矣擢布政使宣統紀元洊升山西巡撫以勤儉率下先勞無勸風清弊絕政通民和惟痛朝政日非狂瀾澒洞非隻手可挽三年遂引疾去官行李蕭然無有知其爲顯官者不數月而武昌變作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復隍命亂公早燭其先幾矣項城枋政欲羅致公屢介將意公曰先聖有言於止知其所止烏禽擇木吾聞之熟矣屹不爲動天地正大之氣其命於人也曰清曰剛清以興廉剛以振靡公膺天賦兼茲二德爲國楨幹乃造物旣生公才且大用矣而卒不竟其用聽其肥遯以出國門豈運會之俶擾民生之憔悴非人力所能挽耶

君子觀於公之進退而知國家廢興存亡之故蓋有繇也天不佑善己未正月八日晨出忽遭狙擊聞當時公卒然曰咄我無讎何以至此逮入醫院遂不能言抵暮卒至今莫測其由哀哉余與公締交日下公少余二歲呼余爲兄論文講道俱無間然或會飲蕭齋抵掌談世變鬱塞感槩洒同情之淚世俗驚駭目以爲狂至於臧否人物公引繩批根不少假借余則稍留餘地然善善惡惡之誠則會歸於一也洎聞公凶耗爲驚慟悲愴迄不能釋越二十年敍公行誼猶霑襟之涙涙也公享年五十有一德配楊夫人簉室管氏吳氏子三晉生晉東晉成皆吳氏出女一管氏出適儀徵吳懋賢公雅喜余文嘗謂古文三不朽吾兩人當共勉旃然則闡幽之作詎可以辭爰爲銘曰

懿歟我公德位交崇虎符龍節晉土胙封懿歟我公淮海英靈發奸摘伏出類超倫懿歟我公渟淵峙嶽論辨江河文章驚驁懿歟我公標高尊己有不當意唾猶泥滓懿歟我公精神奕奕爲龍爲光爲世矜式懿歟我公無忝無祗照耀千禩穆愉萬年

重修唐荆川先生讀書處碑 庚辰

距武進南郭五里曰陳渡橋舊有園爲吾宗大賢荆川先生讀書處也三百餘年世變滄桑一度易姓昔時挍揚文化之地幾爲荒烟蔓草之區歲次甲戌當事者聞而歎曰荆川先生吾國名世之英也今遺堂傾圮名勝就湮不卽不圖能毋欿然爰由武進候厚宗邑令與武錫兩邑

宗人悉力經營衆工齊事踰年工告訖功屬文治爲文以鐫之石攷謝應芝襄文讀書記載是
園清溪一曲樓觀環抱其東北隅一楹曰嬾雲閣其西樓五楹曰五言樓又西室五楹曰春池
館又西迤北壓溪榭三楹西壁有石刻先生外孫同邑孫愼行書曰荆川先生讀書處蓋先生
藏修之所實維五言樓厥旁莢樹紫藤盤曲而下垂者先生所手植也今重建者堂樓三楹別
度隙地所宜綴以亭榭花木徘徊景仰彌令人懷先正之遺型云先生於學無所不闚自天文
地理樂律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靡不究極原委嘗取古今載籍分別部居爲左右文武儒
稗六編今散失者夥矣儻加意蒐羅庋藏於斯尤攷古博聞之淵藪也文治生長婁東幼從事
於陸桴亭先生之學弱冠又聞先生之風而慕之先生與桴亭先生同闡性理同講時務同習
武事先生撰武編而桴亭先生著八陣發明然先生伏波戰績震耀當世書於史官今讀書處
亦粗具輪奐矣而桴亭先生蠖屈終身鄉老故家不知其墓訪淮雲寺講學故址牆墉剝缺蓬
蒿沒人昔賢身後之遇有幸與不幸殆有天命存乎其間邪俯仰今古世道人心之任吾儒抱
負之大要在淑民性順民情持民之志無暴民之氣用能體用賅備允武允文百姓尊君親上
保鄉保國而不辭是豈外襲無本而致然哉先生紹明正學以天機爲心體以無欲爲極功治
心以治兵蓋與王文成言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戚武毅言克一嚴城易克一私欲難若合
符節而其浩然正大之氣充塞宇宙至今而不磨是故善言政治學術者必自精研性理始登

斯處也豪傑之士可以爆然悟躍然興知以聖賢道德爲師矣是役之成爲費凡萬餘金武邑公帑補助三千金而武錫後裔共襄盛舉在武進者曰肯字企林任捐貲曰駝字子權任監造在無錫者曰滋鎮字保謙曰殿鎮字騤廷曰圻鎮字申伯曰鎣鎮字紀雲爭共醵資以蕆事十餘世雲礽追遠若此洵可謂有孝有德維持世教者矣於是乎書

甲戌脩築海塘紀續碑 乙卯

政治之原理愛民而已矣愛民之要道保民命而已矣古之聖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凡所設施無非以愛惜民命爲先務之急故曰爲生民立命蓋惟立其命而後能遂其生也吾蘇海塘自浙江綿亘迤西而松江而金山而川沙而上海而寶山而太倉而常熟人民廬舍田原貲產胥藉此以資保障蓋是塘也爲數百萬生靈託命久矣民國紀元特設江南水利局主其事十九年建設廳長沈百先先生涖任先生因精研水利慨然以保全民命爲天職爰設塘工委員會程其功旋因省府改組離職二十一年海氛障空藺石雷吼塘堤摧燬土石齧缺情勢岌岌吾民其魚沿海人士與滬上諸君爰有塘工善後委員會之設籲請當道修築然以工鉅費絀僅能補苴險要未竟厥功會沈先生復掌建設廳務申請省政府委員會重加建築預算經費五十二萬元詢謀僉同遂得邀准經始於二十三年四月迄十月工告蕆事當是時旱魃爲虐而庶民子來流汗霡沐奔走相屬罔敢自休甫半載塘堤完固海波不興實賴沈

先生屢次蒞工指揮緣督監修委員太倉朱愷儔洪景平寶山張嘉璈趙正平金侯城松江閔瑞芝沈思齊工程師彭禹謨羅振球顧厚熙陳政佐理工程師黃壽珍許銘第屠耀彬戚允中胡瑞麟徐謨嘉等相與切實指導用能勞勩聿章綜計太寶松常四段共用費銀四十萬九千元有奇覈諸預算撙節頗鉅閭閻感德喁喁交頌適年同鄉人士書來屬余爲記余維往哲治河者輒謀一勞永逸之策然人情惡勞好逸其弊也但求其逸而罔知其勞今日之塘工可恃矣乎未可恃也夫海塘建築莫盛於林文忠公豐功偉烈梓鄉父老至今猶樂道之然數十年來亦屢經出險矣未可恃也民國二十年秋八月二十五日颶風爲災勢驕力猛日夜胥濤衝盪馮夷披猖上海寶山劉河等處全堤行將潰決鄉民猝不及備舉升屋攀樹號哭遍野慘不忍聞幸風轉向始得次第搶修而農民損失已不可勝數嗚呼吾聞大同郅治以中國爲一家視百姓若赤子宋朱子同安放賑詩云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往復雒誦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民命所懸在茲一綫其可忘乎哉昔明季吾婁白登明知州開濬劉河大興水利陸桴亭先生記載其事詳婁江志中文治學行不逮前賢萬一而沈先生愛民如子汲汲皇皇保護惟恐不至當與白知州後先媲美無疑矣惟願邦人君子以先生之愛民者愛先生他日者蔽芾甘棠循良報最盛德大業終不可諼更願沈先生推保惠吾鄉之心作四方之矜式也

重建金沈祠碑記 己卯

聿維歲次己卯建寅之月寶山同鄉金其源其堡其照昆季慇懃來請作重建金沈祠碑記葢先時祠宇已燬於兵燹矣其源之言曰先妣沈太夫人爲先外王父子封公女子子封公無後而其源等皆其體胤今擬重建祠屋恭奉先王父佩湘公先考心葵公先外王父子封公栗主於龕擬於得姓近族之鼻祖親盡不祧或亡於禮者之禮與文治竊維禮由義起大雅思齊之詩頌周文之所以聖首載太姜太任太姒繼之以惠於宗公是以斯干之詩似續妣祖妣在祖先周頌雝詩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孝經父母生之續莫大焉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考妣合祧並重則外家并享亦爲天經地義之不可易者然則金沈二姓合祠非所謂協諸義而協得禮之意者哉君子之爲孝也雖造次顛沛未嘗須臾忘其親故禮曰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生我之恩銘諸心鐫諸骨追祭祀之時則結諸心形諸色精誠之至通於神明文治常謂悽愴怵惕之心不必拘於春露秋霜之節僾見愾聞之感不必囿於周還奉薦之時曾子不忍食羊棗見所獨而感觸見所同而未嘗不感觸隨在不忘其親也且夫事業之成根於心理中庸素夷狄患難卽繼以願父母又繼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盛矣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是率性之道不可須臾離者也今其源等於患難之餘亟思重建兩姓宗祠天必有以玉其成行見旣勤旣斲因故爲新大啓爾宇不日成之徧集宗人舉

復祀典鐘鼓噌吰笙管悠揚其陶陶遂遂則宗子之威儀也其僮僮祁祁則主婦之薦益也其肅肅雝雝小大稽首則子姓之祼將瞻拜也於是而繼志述事勿替引之之念洋溢於本心之亘知矣衆咸曰孝哉孝子之至人情之實也而其端自其源等於造次顛沛之時不忘親始既醉之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美矣室家之壼史也使推而布之於一鄉又推而布之於一國則保合太和之氣漸漬於寰區矣爰敍而書之貽其源等勒諸石用勗後世之子孫銘曰

屠維單閼星孛長槍妖霧彍風堂旗標光燔爐千里蓬蒿縣鄉寶山頟頟城復於隍頹垣圮壁狐鼠跳踉厥惟孝子蠶焉悅愴劌心怵目霑襟浪浪不卽不圖夙夜旁皇矧茲一體二胤是宗蔦蘿松栢枝連氣同築室百堵跂翼棟隆安祖之宅復神之宮德音秩秩俎豆莘莘本支百世吉蠲嘗烝妥侑穆愉用介景福孝哉君子天被爾祿

廬江吳先生墓表 丙子

廬江吳先生既歿之三十年將自栗樹崗月形地改葬於葛家廟其孫常森將父憲升命持狀來請表墓意殷殷然不獲辭按狀先生諱家齊字一齋先世居青陽明末遷合肥又還廬江累代孝友潛德弗曜傳十三世當道咸間諱天宏者積軍功官至總兵生二子先生居長總兵公嘗以節槩武略見知於湘鄉曾文正公先生幼而岐嶷紹承家學讀書不屑屑章句薄制舉文不爲浩然淵然殫精於經史蓋自考據學盛行士或鉤稽訓詁或沈溺詞章於天下大勢經濟

鴻猷憯焉昧焉罕會厥通先生豪邁絕倫高掌遠蹠諳達時務援古證今以為如是則治如彼則亂由此則盛由彼則衰洞微中窾悉如其言嘗慨然謂居今之世握維執紐犖犖數大端宜廢科舉行保甲改易兵制設建農官俾民間孝弟力田敦重本務若夫黃流南趨淮水汎濫尤可隱憂昔大禹治水濬畎澮距川小水治則大水無不治亟宜利導疏瀹順水性猶善國性也崇論閎議聞者初驚怖終折服庸詎知先生學術有本有原蓋其內行更有足欽者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所以通明德也先生自少慕總兵公為善奉作矜式及長痛厥考蚤棄養事太夫人維謹先意承志雖有盛怒見太夫人即斂容為懽旨甘佐餕柔色以溫膝下依依或終日道古今事記曰孝子有深愛者必有愉色婉容又曰居則致敬養則致樂先生有焉洎太夫人卒則以事母者事庶母復撫弱弟飲食教誨和樂且孺乃弟嘗曰吾不知無父之苦者以有賢兄也於是推親親以仁民初總兵公嘗於巢湖之濱築大同圩凡數萬畝捍患禦災民食其利總兵公卒後豪猾盤踞閭閻側目先生怒逐去之益修堤工濬溝洫歲則大禾五穀胥熟湖匪侵暴蜂屯蟻聚乃實行保甲法郊野安堵鄉里貧乏推解任卹虛廩不辭他處有以偏災告者博施無稍怯恫桑扈之啄粟奠嗷鴻以安居先生慨然念之矣於是又擴其至誠之行以感羣倫嘗過市有相鬥於室者聞先生足音跫然驚曰此吳先生也斂手不復校他時遇械鬥者勢洶洶將併命先生亟勸導之至於流涕皆泣拜去嗚呼此可見三代直道之人於今不泯矣

某大姓者先生姻婭也強售民田其人來訴顧本訥不能言先生曰民雖愚不可欺爲白邑宰卒返民田大姓亦自知其不直而感先生爲之積德也自是鄉里益服先生高義凡是非曲直之糾紛者咸質成於先生爭訟之風戢息者數十年嗚呼晚近以來新舊之論相持不決久矣其偏於新者曰舊邦維新古有明訓也其偏於舊者曰天方艱難告爾舊止維今之人不尙有舊也凡茲二說一往一復一玄一黃而民生之憔悴迺無底止夫自書契以來萬端經緯所以損益而因革者時勢爲之也自古立法以垂後者千古之常經而因時以制宜者天下之通義古聖賢旣竭心思探賾索隱要在求其是而已故凡政治學術當究是非不當論新舊新而是也不必拘乎舊其拘舊者陋儒也舊而是也不必徇乎新其徇新者莽夫也先生際末流之會講經世之謨可謂剷舊以新迨世變多故則以孝弟爲善躬行一鄉可謂救新以舊乃懷抱瑰琰小試其才不獲大展其用著書數千篇都歸散佚或付焚如祇存類稿二卷終其身未嘗顯達僅援例以知縣候選加同知銜春秋方盛乃享年四十四而遽卒學與時相違而時與人又不相值惜哉惜哉然大雅詩有言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蓋天之所以報先生者闇然日章而必求於後世也德配丁宜人有賢德生丈夫子八憲晉憲漸憲益憲升憲恆憲泰憲豫憲震女二適虞適許孫十三人常煦常熙常勳常烈常輝常珍常瑞常瓊常璧常璉常燾常照常熊女孫五憲升去歲見余於錫山篤實恂恂克承堂構常燾劬學勵行余深

冀其通經致用能繩祖武也乃掇先生之生平敘而書之以表於墓略述其抱負磊落之奇與夫溝通新舊之志用諗後世拜先生之阡者

錢氏三代墓表 辛巳

聿維辛巳之歲三月執友錢君詩棣誦三寄所撰王父白齋公曁厥考安之公墓記且貽書告曰詩棣值時艱家難之餘卜葬先人營建墓寓以妥以侑稍遂私衷而納壙之文未備墓門之表闕如敢乞表阡之文用光泉壤文治受其記而讀之舉凡兆域之方位享室之攸芋旁逮松楸榆柳槐銀諸植鉅細靡遺凡所以揭虔妥靈者亦罔不周備蓋其心志之縝密無與倫比而其孝思之深長尤爲不可及也錢氏世有潛德自白齋公以下敦行孝弟任恤鄉鄰至今父老猶有能稱道之者而世丈安之公與先大夫爲至友春秋文會殆無虛月先大夫嘗爲文治言當時社友多者百餘人少亦五六十人奇文欣賞疑義相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可稱一時之盛洎同治改元初遭寇難吾鄉設清糧局釐正田畝安之公算學最精與先大夫昕夕共事蓋文章道義之交切磋彌摯世誼親矣密矣其哲嗣誦三復三兩君金友玉昆後先濟美雖國難家變復三君早歸道山然而善氣之扶輿尚彌綸於里閈間文治常謂今世之人徒知空氣之無所不在而不知積善之氣可以化及鄉邦周易大車以載是爲大有之善因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陰陽消息綿延溉於五世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繼善成性豈凡人所能測哉

錢氏之積善厚矣昔曾文正公以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作爲程課今誦三君孳孳好善庶幾近之雖氣數偶有屈伸豈足道哉故特大書鐫之於石用諗吾鄉後進俾知一鄉之善士充之即一國天下之善士如錢氏之累葉相承樂善不倦可以爲矜式矣

陳石遺先生墓誌銘 丁丑

陳先生石遺侯官詩文學大名家與余鄉試同年長余九歲尊之曰先生光緒中葉相識於嘉興沈子培先師座中其氣剛以直其言辨以晳其品高峻不可方物余心折之然蹤跡猶疏迨辛未歲門人葉長青介先生來無錫佐余主國學專修學校講席懽然道故聚首七年丁丑四月去之閩無離別可憐色迺七月得耗先生死矣驚怛欲哭而無淚踰月其孫光度來稽首請銘嗚呼余雖不忍銘先生然後死之責不容不銘先生家世潛德祖諱起龍考諱用賓俱贈如例兄弟四人曰書曰豫曰遷用賓公年五十生先生故名曰衍石遺其字姿稟特異五歲已能背誦四子書毛詩春秋左氏傳少長讀書數行下長老名宿皆嘆奇之光緒壬午舉於鄉主試寶竹坡學士於是文名藉甚再試春官不中第遂無意進取作詩古文辭下筆迅捷日盈者寸年三十一出賓臺撫劉公銘傳幕越四年湖南學使閩同鄉張文厚公燮鈞函聘總校得人爲盛當是時南皮張文襄公之洞督兩湖以經術文學號召天下其幕府極一時之選聞先生名安車以徵先生年四十三矣賓主相得極懽每當長夜張燈集諸名士賦詩飲酒論古證今先

生一言出率屈其座人文襄敬禮之值四方多故外患迭乘國家銳意變政文襄高掌遠蹠開鐵路興工廠遣留學儲通材苦費無所出用先生言仿造外國暗字銀紙剏鑄當十銅元行用南北十數省餘利至千百萬有裨國用至巨先生又請以中國自有金鑄造金幣以百十萬建織呢廠可支三十年國用文襄遲回未克行厥後有以銅元流弊訾建議者先生曰吾知裕國便民而已知我罪我非所計也光緒壬寅開經濟特科招績學異能之士文襄以先生薦及終試文襄索先生卷不得則已爲他人所抑矣先生笑曰吾豈以此爲重耶學部剏立徵先生爲主事兼禮部禮學館凡有關學術邪正盛衰興亡必奏記長官侃侃無詘旋應北京大學教職先後講授南北各大學垂四十年口講指畫胥歸實用士林爭附矣嘗纂福建通志竭晚年精力是非褒貶壹秉大公別立儒行傳敦崇庸德庸言蓋前史志所未有云自古元黃交戰之會必有剛毅英傑之才扶持乾坤之正氣以貞下而起元我國自政體改革以來紀綱廢弛綴學之徒叫囂隳突醉心歐化侮慢聖賢甚至倡廢孔之議先生人格嚴峻凜然不可犯其言曰孔子聖之時贊易則言革命禮運則表大同惛不知者乃於孔教有違言可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嗚呼斯言也非能體天地之心而開貞下起元之運者耶洎先生歿後風雲驟變飛鳥以凶民生之慘罹其毒者至於口不忍言筆不忍述而先生不及見甯非福乎惟余與先生皓首訂交訴合無間回憶壬申之春時局不靖先生避居余寓一角危樓患難與共譚論經史往往莫

逆於心相視而笑此景宛然目前一旦長別感念人琴愴懷身世情何以堪先生爲文凡四五千篇體曲而直辭矯以健他人或出於作爲先生則純任自然平淡蒼老於子厚介甫爲近其所爲詩風骨高騫時時發明哲理天懷高曠自言得於山水游爲多其他所著書凡數十種都百餘萬言余嘗總序其目其平生事實具詳年譜特舉其犖犖大者著於篇用備史官採擇先生生於清咸豐丙辰四月八日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八日卒享壽八十有二配蕭夫人諱道管常隨先生遊歷諸名勝卓然女學儒宗著有列女傳集解等書數種載清史館列傳篋室李氏子七聲暨聲漸聲被聲訖蕭夫人出皆前卒桐吉亮吉雍吉李氏出女二蘭卿適林師葛適吳亦蕭出孫六光威光度光衡光量光權光準明德之後必有昌者以時事孔棘卽於歿後一月渴葬於西門外文筆山之原銘曰

閩學權輿龜山浡興羅李紹述紫陽丕承氣節挺秀松柏菁菁先生體茲正直勁清蔚爲文章緯史經經擴爲詩話藝苑式型天縱大雅俶儻不羣活國大計胸羅無垠中年佐幕廣雅心傾經濟鴻博浩氣縱横都講大學竹箭南金大成小造天下門生足跡所歷西華北嶽昔年羅浮今春巴蜀炳炳烺烺書篇盈橐子長追蹤名山鉅作七六來錫題我新屋一燈熒然論文角逐四月言別後期宿諾天胡不憖靈光驟落學人莘莘羣失矩矱烽烟滿地望風遙哭有子觥觥有孫擢擢我銘以貞千秋高躅

夏君應堂墓碑銘　丙子

天命之謂性性命之重於世大矣其無形以救之者曰仁心有形以捄之者曰醫術醫術之精者莫不本仁心以爲之主徐靈胎葉天士而後醫學之有聞於世者較尠能闡而大之者厥惟吾友上海夏君君諱紹庭字應堂先世江都望族遭洪楊難乃考嶽山先生自江北徙滬遂家焉君幼聰慧絕倫讀書數行下嶽山先生問所志則對曰業醫以救人嶽山先生喜甚嘉其志之閎遠也蓋醫之爲道本與宓犧畫卦后稷教稼並重是以狄梁公功在社稷而有腦後下鍼鼻端疣落之術范文正公先憂後樂而有不爲良相即爲良醫之願若君者其天授之才乎許先生菊泉江寧名醫也君從之遊鑽研靈素諸經鍥而不舍年未弱冠許先生曰子可問世矣遂出懸壺聲譽日著嘗病醫家處方龐雜擬方三列列三味引二味之法爲世所稱自是厥後益宏博濟願求診者晝夜恆達百餘人君心維手書應變不稍倦貧苦者不取值兼設藥肆賙給之活人以數萬計於是名益彰交益廣近自虞婁諸邑遠至浙皖各省以達日本神戶足跡所至靡不奏效當光宣之際科學浸灌西醫風行於是中西學交相爲痡君慨然曰是宜會而通之不當偏執一見矧內經本草經垂數千年兩之九竅之變參之九藏之動載在禮經爲吾國粹詎可廢乎爰與李通敏諸君創設醫藥研究會醫藥聯合會與殷受田諸君創設紅十字會又設中醫專門學校時疫醫院開診所又任中央國醫館分館長以此名聞天下然人第知

君閭澤之滂流而不知其本於天性之仁厚君事嶽山先生至孝痛母氏吳太夫人早逝恪事繼母馬太夫人椿萱色養侍膳問安下氣怡聲匑匑維敬親歿後哀毀盡禮壹本孝經居恆布袍一襲屛珍羞不御有古君子風焉余之始識君也值宣統二年第三子慶增病有以君名告者卽以安車迓君至時慶增患傷寒已數月口噤神昏十餘日旋腦後腰際均發癰疽呼號數晝夜君令進參苓先治外證旬日後外證愈內熱亦漸殺君賀曰令郎愈矣踰數年先大夫病餐不下咽諸醫謂虛弱就君診視君切脈曰此濕阻也可無慮投以化濕劑兼旬而愈闔家感念不置余特贈君功侔良相之額君歿之前二年慶增往訪君矍然曰子卽患傷寒證者耶詳詢慶增年歲笑曰子壯且強矣無恙余之老也並問余起居甚悉嗚呼孰知余不復見君耶世之衰也視人命如草芥歲旱凶荒間歲迭告戈鋌寇盜所過成墟鴻嗷於飛哀鳴中澤余嘗謂國之病在於環境之窮迫人之病在於心術之澆漓生斯世也爲斯世也有醫國手出必以救人心拯民命爲先務之急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安得如君者遍醫中國之瞑眩而俾之成善國哉君生於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九日卒於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九日春秋六十有六德配曹夫人先卒繼配陸夫人生子六秉鈞秉鐸秉彝秉琦秉楨秉權女一孫男八孫女十曾孫一曾孫女一以君之積善必克昌厥後也銘曰

訑訑桓侯諱疾驕越人三見亟遁逃如彼樓苴且潰止雖有和緩將焉侍脈書禁方淳于意五

色診病精腠理仲景緒墜庸傖多刀圭殺人如操戈我欽夏君德愔愔不律和墨涕縱橫願天護君賢子孫於千百年有傳人哀此悼獨瘵蒼生

唐永齡先生墓誌銘 辛巳

我唐氏自稽古錫姓後康叔受封至五代時李氏復取以爲代號厥後子姓之散處南方者以有明正嘉時荊川公最著文武爲憲功在史策其餘無錫太倉之唐譜牒有可考見賡續者有亹聞罕漫來由考證者然繼別爲宗推而上之爲一家無疑也歲在辛巳宗人鳴鳳君將其尊人永齡先生行述慇慇來請銘余歎曰此所謂闡潛德之幽光也其奚敢辭先生諱與三永齡其字其先世在元代時有諱選者由某郡遷江陰馬鎮之安樂里遂占江陰籍曾祖諱旦縣庠生治經通易學祖諱承謨殉咸豐庚申難其氣節固已彪炳一時矣考諱江耆年碩德江蘇學政唐公景崇旌其廬曰行式枌鄉蓋無愧色妣謝孺人先生幼而岐嶷值洪楊亂輾轉遷徙亂平甫就讀窮年兀兀精研四子書攻舉子業祈青一衿博堂上歡顧應郡縣試恆前列而院試輒被黜困舉子業者三十年爲童蒙師者亦三十年士林爲之扼腕而先生無纖毫芥蒂者何哉蓋際遇聽之於天者也道德修之於己者也自古才賢有蘊於中或精思入窈冥或高吟出金石處若忘行若遺而內重外輕視世俗庸愚不屑屑稍介於懷者詩書之味深則功名之味淡也平生嚴義利不苟取與宗族鄉黨交遊靡不出以至誠其訓子語曰敬曰恕又曰半絲半

粟爲天地惜物毋暴殄一飲一啄爲人生惜福毋亂費儉爲德之本能儉則處身無不裕居官無不廉洵乎其名箴也蓋敬者德之聚也恕者德之推也而儉者德之恭也周易否卦大象傳曰君子以儉德辟難先儒謂能忍天下不能忍之窮乃能避天下不能避之難先生斯言尤可爲今世素患難者之矜式矣中年闢先世純嘏堂舊址建屋六楹顏曰蘭孫堂蓋追念祖考蘭先公繼繩堂構之意其孝思不匱如此又慨宗譜失修旁徵八世分支至丹徒辛豐彪社邨訪同族頗繁大都貧窶不能自存先生賙而恤之慨然曰收族爲敬宗敬宗爲尊祖苟吾族也雖貧不棄非吾族也雖富不收其識大體又如此論語首篇曰君子務本本立道生又曰慎終追遠先生敦行孝弟不愧先賢之訓矣先生生于咸豐二年壬子十月二十日以民國五年丙辰十二月二十日卒享壽六十有五德配王孺人同邑王元章先生女德性純厚主中饋秩然有條理先卒某年某月合葬於楊匯祖塋次昭穴生子三長鳴鳳優廩生畢業江蘇法政學校福建平潭晉江惠安等縣承審員旋應司法官考試中選分發江西歷任南昌九江地方審判職權事次鳴鸞三夔和幼卒孫七爾莫爾純爾豐爾穀爾鈞鳴鳳出爾聯前卒爾羣鳴鸞出生女一適周銘曰

君子固窮惟窮迺通六經之腴道義是充我心則泰奚必豐隆文德之鄉佳氣葱蘢有儒一生吟詠其中培植蘭桂克昌厥宗薛家三鳳荀氏八龍孝弟人瑞毓毓融融太湖沆瀁水長山穹

君安於斯百世攸崇

張君璚隱墓誌銘 壬午

君諱鴻原名澂字映南別字璚隱江蘇常熟縣人曾祖諱廷烓祖諱定埜父諱錫圭君幼聰穎踔厲風發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光緒己丑登賢書援例報捐內閣中書改戶部主事丙申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稍稍得發展矣甲辰成進士廷試居三甲首奉旨以戶部主事歸原班維時余居東城新開路君居東城總布同胡胡同者衖之切音也於是常熟徐兆瑋少逵黃炳元謙齋孫同康師鄭太倉姚鵬圖柳屛皆一時名儁日相往來每置酒醵飲評騭時賢醉則呼嘯狂歌互相應和極友朋樂事無何國事蜩螗風流雲散伊人道左天各一方三十年來朋舊凋零師鄭柳屛先卒往歲少逵謝世而君又繼之今存者惟謙齋與余耳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俯仰身世追維舊雨不禁悲從中來歐陽子謂賢豪不能常聚而善人君子欲使久存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而況國步斯頻至於斯極哉君既任外部主事洊升郎中記名御史益研研外交學出爲日本長崎領事再爲仁川領事扶桑浴日詩卷留存鷄林賈人聲價倍重已而時事日非遂掛冠歸里買宅於常熟辛峰巷燕園其地有茂林修竹芳草清池爲嘉道間邑名士蔣伯生故居君嘯咏其間載酒問字者無虛日虞山曾氏故有虛霩園曾君籀齋賓主之燕園繼起相與頡頏見者歎羨以爲神仙中人而君匡時救世之懷鬱而必發維時教

育莪滋厚情疑沮君排黜浮言與同邑徐念慈諸君剏立塔前小學又以張氏義莊貲產剏立孝友小學於施家橋旋擴爲中學邑中子弟縱縱焉莘莘焉咸來就學常邑教育之興自此始詩曰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君其庶幾焉天地之大人猶有憾維時貧民旣衆苦兒尤多君設苦兒院於家飲食教誨胥躬自緣督之圖書爲文化嚆矢君長邑館出藏書若干種庋諸館中餉遺多士蓋君自丙辰返珂里備享湖山之福凡二十年運厄陽九乾坤變色君倉皇出走自蘇而鄂而湘而桂維時余亦避地桂林患難班荊握手慰藉會君道出漢皋下樓傷足不能步然見余時談笑自若絕不作頹喪態每日必在病榻閱書十數册非所謂素位而行者耶海波稍戢相約同歸余因事暫留君與其戚岑君有常先回滬瀆或勸之歸里君喟然曰吾七十老人所欠一死誰甘嬰姍入里門受醉尉呵耶然君內懷悒憤而風疾作矣辛巳冬十月二十五日考終上海寓次春秋七十有五傷哉後之君子讀其書論其人靡不悲其世矣配翁氏生子夏先卒女森適同邑邵曾蔭賢而早寡君少懷大志自甲午後痛時不可爲放懷詩歌以抒其浩然之氣旣棲心禪悅究空明寂照之旨所著有蠻巢詩詞稿三卷同邑楊君无恙瞿君鳳起醵資刊行之仙游詩一卷別行譯成吉思汗實錄若干卷別有文稿及筆記都若干卷藏於家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阡其同里錢生萼孫來請曰先生與璠隱先生有相知之雅其可無銘余聞而愴然爰敍而志之且爲銘曰

虞山之英文學之菁湯湯尙湖委宛揚波緊君靈秀實鍾於是我銘君墓照耀千祀

許君弼丞墓志銘 丙子

民國二十有五年歲躔丙子十一月七日許君弼丞以中風疾卒君爲余姊婿情若昆季訃至驚悼箏涕不怡者數日君子鴻逵以書來請銘嗚呼余何忍銘君之墓耶然誼不獲辭爰於邑而爲之銘君諱沐鑅初字夔卿後改弼丞江蘇太倉州人考諱錫瓚邑庠生篤實謙和鄉黨稱長者妣胡氏君幼聰穎踔厲英時光緒己卯冬郡試余始遇之於文場衆皆指而目之曰此神童許某也庚辰春院試君與余同游郡庠時君與余姊訂婚先君與先妣咸喜壬午夏郡守吳政祥例行鄉試決科拔君第一文名藉甚顧君困於棘闈不即售戊子始見知於主試王仁堪可莊然數奇誤中副車邑人爲君賀兼爲君惜也自後君肄業尊道書院以課徒爲業爲文藻耀高翔日大以肆先君嘗慨然謂文治曰弼丞才氣邁倫實勝於汝其如不遇何辛丑秋余隨使東瀛道出申江君來帷然道故余力勸其出山是年冬君遂如京師會漢軍張德彝載初奉駐英公使之命調君充隨員壬寅夏英皇加冕余亦參贊專使於三月赴英見君於倫敦使館余出地中海輪舟跳舞曲眎君君亦以道途中所見狀互爲詩以相唱和至樂也張星使以隨員溢額有裁減之議余亟爲白於駐義公使無錫許珏靜山調君赴義館兼充商務隨員考察義大利財政譯輯專書精詳中窾許星使嘆服回國後郵傳部尙書陳璧玉蒼調任主事旋改

交通部補僉事歷任科長兼署司長矢志清廉一介不苟同寮靡不欽重之壬申春忽患風疾杜門養痾丙子疾益篤遂卒鄉父老皆痛惜曰老成人益復凋零矣君植品法鄉先賢陸陳二先生務至誠不欺平居盡心公牘句梳字櫛務妥以周其教後進與子言孝與弟言弟指導切偲務獎成其美其殫心公益務與人爲善比年邑館陊剝不治君修葺之以爲常其居家敦友于誼弟二如先逝君哀悼甚爲之立後贍養其弟婦歷二十年不懈嗚呼是近世之所難矣余與君交垂六十年弱冠而後文酒之會無月不與酣暢淋漓互相角逐當丙午甲子二年先妣先君先後棄養君來弔躬自會葬握余手痛哭以承先啓後爲勗骨肉之愛無逾於斯辛未春君來過錫訪余強健猶昔爾時同游於庠者尚有蔣君伯言張君仲翔二人三四年間相繼殂謝今君卒余益煢煢矣念萬方之多難撼懷舊之幽情俯仰滄桑萬感交集既悲逝者行自傷也君生於清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享壽七十有三初聘唐繼娶張氏石氏子一鴻逵累任要職現充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委員會專員女一適唐孫一京生孫女五卽於今年十二月葬於太倉東門外之某阡銘曰

弇山之背婁水之英扶輿淑氣鍾毓於君蚤年馳譽芹藻揚芬壯歲奮翼天池鯤鵬錫山許公同氣同聲羅馬舊都歐海之濱三載考績計學書陳交通郵電官牘紛紜郎曹十稔臣精銷沈太拳形意奧窔開明胡天不弔奄忽老成我作銘辭涕淚縱橫幸哉有子卓犖不羣君其無憾

穆愉九京

宗弟申伯墓志銘 丁丑

君諱圻鎮字申伯江蘇無錫人考子良先生積善有陰德每當歲暮偵鄉里中貧不能舉火者叩其門詭稱還逋投一二十金而去後有知者詢之則堅稱無其事云生六子君居第五自幼孝弟謹信達聖門訓及長守子良先生家風而其天性之篤惻隱之誠尤有大過人者終其身恆以樂善賑恤爲懷無一日倦怠每值各省水旱兵戈之災偶有所聞若身歷其境輒中夜不寐展轉籌維思拯同胞於溝壑之中伯兄郛鄭仲兄保謙季弟紀雲皆善士君每與商榷賑務而比年以來偏災迭告甲賑未竟乙賑丙賑繼之際困難萬急之時君輒繞屋旁皇甚至兄弟對泣相誓必盡心竭力而後已於時庚午豫省旱災辛未泰興靖江水災江西吉安匪災興化水災壬申太倉水災癸酉山東濟寧旱災甲戌溧陽旱災乙亥濟寧崇明兩處水災乞賑者踵相接君與本邑溥仁慈善會紅卍字會諸耆紳董其成嘗慨然曰吾輩力薄但得施粥數盂衣數襲俾災民苟延殘喘幸遇豐稔數十萬生靈不賴茲復活乎今年春始豫省陝縣災賑君首爲之倡諸會友助之推張子振藍仲和兩君往主其事維時君病已不支易簀之前夕適張藍二君歸君嘆曰吾一息尚存幸聞豫賑告成死可瞑目嗚呼仁人之言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矣君子之救民也如慈母伏其將死之子宋朱子官同安散賑詩謂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

間父母心千古憂箴君真能深體斯意者矣其對於桑梓之誼尤誠且摯庚午壬申兩歲錫邑水潦旱虐極備極無君與保謙君賡續施濟先是天上市界涇孔家等圩岸有崩潰狀綿亘里許君屬施君襄臣改築鞏固獨任其資迨甲戌初夏稍露旱象君以天下市黃梅夾山地居高原夙稱貧瘠乃與蔣君歐蓀謀濬彼地幹河黃泥壩督促蕆事逾月訖工灌溉所及雖大旱亦豐稔數千戶被其澤而君切誡施蔣二君勿使人知嘗曰凡人行善若製衣然宜爲裏勿爲表君子闇然惡其著也其他如修武進荆川公祠辦理益友惠黎二學校掩埋暴骨諸公益不勝枚舉嘗一任省議員及本邑懷下市市董凡所獻替必以民生爲重鄉里稱頌迄今弗衰下逮農夫販婦踵其門者恆切戒子弟予值必寬權度斗量必公必平毋侵漁小利以朘削鄉民嗚呼人者天地之心也造物生人本以彌兩間之缺憾君抱己飢己溺之願披覽流民圖常恨不捐頂糜踵於其間曰吾幸此時未爲災民否則亦若是矣故其勞心焦思發於天命之本性自然之憂知非常人所能形容詩曰瘨我饑饉民卒流亡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吾讀變雅之篇未嘗不掩卷零涕茲者天之方懠殆靡有底嗟彼窮黎憔悴顛隮胡天奪君之速耶豈氣數之墮驗耶抑四方多難先死者轉爲福耶嗚呼唏矣君生於清光緒四年戊寅十一月朔日卒於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三月十三日享壽六十德配蔡夫人賢明有德子二溥源早卒淞源有孝行當君病篤奔走祈禱幾不欲生克昌厥後維是之賴女三穎芝適蔡穎林適李穎瑚早卒

孫五乘千晉千運千齊千祚千孫女一絢千將於今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新阡紀雲弟嗚咽來請曰吾兄平生君知之最稔非君孰爲之銘余聞而愴然銘曰

哀哀籲天吾民族知臧瘝在昌云淑嗷鴻中澤率啄粟瞻烏爰止依誰屋維君合衆補不足奈何脫屣棄悼獨山鬼野叫沴氛惡百萬災黎同一哭吾聞天道不遠復後必有賢繼君躅

周君贊堯墓誌銘 戊寅

君諱傳經字贊堯江蘇嘉定縣附貢生祖諱煥妣葉氏考諱家祥妣龔氏劉氏君生而聰穎舞象勺時已通四子五經入上海廣方言館兼攻西學文采斐然縣試時值蘇州鄒詠春先生在署衡文見君卷大器之曰此逸才也拔第一補博士弟子員旋詣京師入同文館研法文究世故學益閎通光緒二十一年奉派赴東三省考察路政委充外務部繙譯官當是時朝廷求治甚急由是維新者詆舊學爲迂疏守舊者斥新學爲浮雜彼此交爭迄無實用君獨折厥衷消融新舊之見無所偏倚庚子後余自歐洲考察政治歸國居東城紹氏愚園延君課長子慶詒法文夜則縱論時政或述太嘉掌故以釋煩愁王夔石相國舊隸嘉定籍與君尊人故交欲汲引君而君終無求於相國也數年遷外務部主事乙巳松江雷譜桐京卿奉使奧邦君隨往充二等參贊擘畫詳審歷練滋深歸任外交部僉事辛亥國變後充通商司司長先後凡十七年上海陸子興尚書亟賞之洎陸引退君鬱鬱不得志書來每歎時局多艱因應與國不得其當

謂外交固有竅要若事幾膜隔比如果實外爛內腐一旦河決堤崩必至不可收拾其語絕痛國府南徙君亦圖南丙子任鐵道部專員丁丑秋中日戰事驟起君息影滬濱侘傺無聊翌年遽患中風疾卒余時避難桂林聞耗駭悼益痛老成之凋謝舊雨之淒清也君生於同治十三年甲戌十月十三日歿於民國二十七年戊寅二月初五日春秋六十有五德配黃夫人子三庸邨道平道洪女一蘭徵適無錫唐慶增將以本年某月葬於某鄉其遺孤來請銘揆諸情誼其奚可辭爰爲銘曰

乾坤易位星孛長欃黃霧蒙驛萇血滂洋君蟄東海我竄南荒歷期未半家國滄桑君昔有言交涉招尤迷昧輕重顚倒剛柔郭曾許陸闃絕千秋維今之疚棲苴滋惡朝露先晞庸知非福撮君平生哽聲吞哭

楊君玉書墓誌銘 辛巳

乾坤瑰瑋清淑之氣往來闔闢發爲人文品次變化至於不可勝窮或攀躋顯秩或隱處窮廬而其間有激昂青雲之上克展其設施而實則不得已而相就者則其志終菀結而不得伸其氣亦鬱勃不能達若吾執友楊君爲可悲也君諱寶森字玉書考諱某字松琴籍鎭洋居吳門君幼秀慧爲文倜儻瓌瑋書法秀勁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旋食廩餼試輒高等光緒乙酉科江南鄉試以第四人中式冠其房曹顧屢上春官不第迺放志詩酒傾倒一時京外達官貴人

爭相延致浙江布政使胡君某奉天將軍趙爾巽東三省總督徐世昌黑龍江巡撫周樹模江蘇巡撫程德全先後以安車迓君君嘆曰吾志願發攄文學今奔走衣食未免寄籬命也夫顧於機密政要批答如流案無留牘當道益器之出爲黑龍江省綏化府知府地當呼蘭河流域所屬有餘慶湯原通河三縣治羣羨以爲臨仕而君蕭然廉介益自淬勵待民以寬與人以善誘掖後學訓以道德文章孳孳不倦歲己酉創設江蘇會館於黑省蘇人之旅黑者得所依歸輿誦翔洽共和改革君俯仰身世感喟滄桑雅不欲再服官政而袁項城黎黃陂先後賁束帛君不獲已勉任國務院及機要局秘書等職鞅掌勤劬以積勞卒於任享年六十有一士林聞者莫不流涕惋惜曰君之長才乃僅止於是耶年少時跅弛不羈有翩翩不富之慨屢不得志比時余居宣南太倉館君輒與余痛飲擊節高歌旁若無人者時人或以爲狂旣而痛自斂抑束躬圭璧又喜與余譚經一日余論易乾卦見龍在田中孚卦鳴鶴在陰皆與言行無涉而宣聖作傳歸之言行以爲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猛省曰論語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豈非好爵之縻與易義相通乎余笑曰君會心不遠矣當項城時代改屯田爲民田定章繳價而當時屯戶類多鰥寡孤獨涕泣相告奔走無所爲計君與余故隸鎭海衞籍函電交馳君爭議於內余堅持於外得從輕減人第知君爲文章家不知其爲政治家更不知其爲樂善家也嗚呼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君於某年某月某日生某年某月某日卒葬於某所之某阡德配某氏